

列传第一百八十二

吴泳 徐范 李韶 王迈 史弥巩 陈埧 子蒙 赵与簪
李大同 黄庶 杨大异

吴泳，字叔永，潼川人。嘉定二年进士，历官为军器少监，行太府寺丞，行校书郎，升秘书丞兼权司封郎官，兼枢密院编修官，升著作郎，时暂兼权直舍人院。

轮对，言：“愿陛下养心，以清明约己，以恭俭进德，以刚毅发强，毋以旨酒违善言，毋以嬖御嫉壮士，毋以靡曼之色伐天性。杜渐防微，澄源正本，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。夫然后移所留之聪明以经世务，移所舍之精神以强国政，移所用心力以恤罢民，移所当省之浮费以犒边上久戍之士，则不惟可以消弭灾变，攘除奸凶，殄灭寇贼，虽以是建久安长治之策可也。”

他日入对，又言：“诵往哲之遗言，进谋国之上策，实不过曰内修政事而已。然所谓内修者，非但车马器械之谓也。袞职之阙，所当修也；官师之旷，所当修也；出令之所弗清，所当修也；本兵之地弗严，所当修也；直言敢谏之未得其职，所当修也；折冲御侮之弗堪其任，所当修也。陛下退修于其上，百官有司交修于其下，朝廷既正，人心既附，然后申警国人，精讨军实，合内修外攘为一事，神州赤县，皆在吾指顾中矣。”

火灾，应诏上封曰：“京城之灾，京城之所见也。四方有败，陛下亦得而见之乎？夫惨莫惨于兵也，而连年不戢，则甚

于火矣。酷莫酷于吏也，而频岁横征，则猛于火矣。闽之民困于盗，浙之民困于水，蜀之民困于兵。横敛之原既不澄于上，包苴之根又不绝于下。譬彼坏木，疾用无枝，而内涸之形见矣。”

迁秘书少监，兼权中书舍人，寻迁起居舍人兼权吏部侍郎，兼直学士院。疏言：“世之识治体而忧时几者，以为天运将变矣，世道将降矣，国论将更矣，正人将引去而旧人将登用矣。执持初意，封植正论，兹非砥柱倾颓之时乎？若使廉通敏慧者专治财赋，淑慎晓畅者专御军旅，明清敬谨者专典刑狱，经术通明使道训典，文雅丽则使作训辞，秉节坚厉使备风宪，奉法循理使居牧守，刚直有守者不听其引去，恬退无竞者不听其里居，功名慷慨者不佚之以祠庭，言论闳爽者不置之于外服，随才器使，各尽其分，则短长小大，安有不适用者哉！”又言谨政体、正道揆、厉臣节、综军务四事。

权刑部尚书兼修玉牒，以宝章阁直学士知宁国府，提举太平兴国宫，进宝章阁学士，差知温州。赴官，道间闻温州饥，至处州，乞蠲租科降，救饿者四万八千有奇，放夏税一十二万有奇，秋苗二万八千有奇，病者复与之药。事闻，赐衣带鞍马。改知泉州，以言罢。所著有《鹤林集》。

徐范，字彝父，福州候官人。少孤，刻苦授徒以养母。与兄同举于乡，入太学，未尝以疾言遽色先人。

丞相赵汝愚去位，祭酒李祥、博士杨简论救之，俱被斥逐。同舍生议叩阁上书，书已具，有闽士亦署名，忽夜传韩侂胄将置言者重辟，闽士怖，请削名，范之友亦劝止之。范慨然曰：“业已书名矣，尚何变？”书奏，侂胄果大怒，谓其扇摇国是，各送五百里编管。范谪临海，与兄归同往，禁锢十余年。

登嘉定元年进士第。授清江县尉，辟江、淮制置司准备差遣。属边事纷纠，营砦子弟募隶军籍者未及涅，汹汹相惊。一

夕，秉烛招刺千余人，踊跃争奋。差主管户部架阁，改太学录，迁国子监主簿。入对，言：“时平，不急之务、无用之官，犹当痛加裁节，矧多事之秋，所贵全万民之命，纾一时之急，独奈何坐视其无救而以虚文自蔽哉！愿惩既往之失，废无用之文，一意养民，以培国本。”

丐外，添差通判泽州。湖湘大旱，振救多所裨益。知邵武军，寻召赴行在，言：“功利不若道德，刑罚不若恩厚，杂伯不若纯王，异端不若儒术，谀佞不若直谏，便嬖不若正人，奢侈不若诗书，盘游不若节俭，玩好不若宵衣旰食，穷黷不若偃兵息民。是非两立，明白易见。几微之际，大体所关。积习不移，治道舛矣。”迁国子监丞，徙太常丞，权都官郎官，改秘书丞、著作郎、起居郎、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。以朝奉大夫致仕。卒，赠朝请大夫、集英殿修撰。

李韶，字元善，弥逊之曾孙也。父文饶，为台州司理参军，每谓人曰：“吾司臬多阴德，后有兴者。”韶五岁，能赋梅花。嘉定四年，与其兄宁同举进士。调南雄州教授。校文广州，时有当国之亲故私报所业，韶却之。调庆元。丞相史弥远荐士充学职，韶不与。袁燮求学官射圃益其居，亦不与，燮以此更敬韶。

以廉勤荐，迁主管三省架阁文字，迁太学正，改太学博士。上封事谏济王竝狱，且以书晓弥远，言甚恳到。又救太学生宁式，迁学官。丐外，添差通判泉州。郡守游九功素清严，独异顾韶。改知道州。葺周惇颐故居，录其子孙于学宫，且周其家。绍定四年，行都灾，韶应诏言事。提举福建市舶。会星变，又应诏言事。入为国子监丞，改知泉州兼市舶。

端平元年，召。明年，转太府寺丞，迁都官郎官，迁尚左郎官。未几，拜右正言。奏乞以国事、边防二事专委丞相郑清

之、乔行简各任责。论汰兵、节财及襄、蜀边防。又论史嵩之、王遂和战异议，迄无成功，请出遂于要藩，易嵩之于边面，使各尽其才。史宅之将守袁州，韶率同列一再劾之。俱不报。乞解言职，拜殿中侍御史，辞，不允。奏曰：“顷同臣居言职者四人，未逾月徐清叟去，未三月杜范、吴昌裔免，独臣尚就列。清叟昨言‘三渐’，臣继其说，李宗勉又继之，陛下初不加怒，而清叟竟去，犹曰清叟倡之也。今臣与范、昌裔言，未尝不相表里，二臣出台，臣独留，岂臣言不加切于二臣邪？抑先去二臣以警臣，使知择而后言邪？清叟所言‘三渐’，臣犹以为未甚切。今国柄有陵夷之渐，士气有委靡之渐，主势有孤立之渐，宗社有阽危之渐，上下偷安，以人言为讳，此意不改，其祸岂直三渐而已。”

时魏了翁罢督予祠，韶讼曰：“了翁刻志问学，几四十年，忠言谏论，载在国史，去就出处，具有本末。端平收召，论事益切。去年督府之遣，体统不一，识者逆知其无功。了翁迫于君命，黽勉驱驰，未有大阙，襄州变出肘腋，未可以为了翁罪。枢庭之召，未几改镇，改镇未久，有旨予祠。不知国家四十年来收拾人才，焯然有称如了翁者几人？愿亟召还，处以台辅。”又劾奏陈洵益刑余腐夫，粗通文墨，扫除贱隶，窃弄威权，乞予洵益外祠。劾女冠吴知古在宫掖招权纳贿，宜出之禁庭。帝怒，韶还笏殿陛乞归。会祀明堂，雷电，免二相，韶权工部侍郎、正言，迁起居舍人。复疏洵益、知古，不报。辞新命，不许。应诏上封事，几数千言。帝谕左右曰：“李韶真有爱朕忧国之心。”凡三辞不获，以生死祈哀乞去。帝蹙额谓韶曰：“曲为朕留。”退，复累疏乞补外，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，号称廉平。朝廷分遣部使者诸路称提官楮，韶疏极言其敝。

嘉熙二年，召。明年，上疏乞寝召命云：

端平以来，天下之患，莫大于敌兵岁至，和不可，战不能，楮券日轻，民生流离，物价踊贵，遂至事无可为。臣窃论以为必自上始，九重菲衣恶食，卧薪尝胆，使上下改虑易听，然后可图。今二患益深，虽欲效忠，他莫有以为说。此其不敢进者一。

史宅之，故相子，予郡，外议皆谓扳援之徒将自是复用，故尝论列至再。今圣断赫然，用舍由己，人才一变矣。环视前日在廷之臣，流落摈弃，臣虽欲贪进，未知所以处其身。此其不敢进者二。

始臣为郎，蜀受兵方亟，庙堂已遣小使至，特起嵩之于家，而言者攻击不已。臣妄论以为讲和固非策，而首兵亦岂能无罪。故居言路，首乞出高论者付以兵事，使稍知敌情者尝试其说于阍外。不知事势推移，遂竟罢废，而款敌无功者，白麻扬廷矣。或者将议臣前日有所附会。此臣重不敢进者三。

又臣昨弹内侍女冠，不行，退惟圣主高明，必不容其干政。然未几首相去位，臣亦出台，传闻其人谓臣受庙堂风旨，故决意丐外。今臣言迄不行，苟贪君命，窃恐或者讥臣向何所闻而去，今何所见而来。此臣重不敢进者四。

四年，诏趣赴阙，辞，迁户部侍郎，再辞，不许。五年，改礼部侍郎，辞，诏不允，令所在州军护遣至阙。嵩之遣人谓诏曰：“毋言济邸、宫媪、国本。”韶不答。上疏曰：“臣生长淳熙初，犹及见度江盛时民生富乐，吏治修举。事变少异，政归私门，绍定之末，元气索矣。端平更化，陛下初意岂不甚美。国事日坏，其人或罢或死，莫有为陛下任其责者。考论至是，天下事岂非陛下所当自任而力为乎？《左氏》载史墨言：‘鲁公世从其失，季氏世修其勤。’盖言所由来者渐矣。陛下临御日久，宜深思熟念，威福自己，谁得而盗之哉？舍此不为，

悠悠玩卜妻，乃几于《左氏》所谓‘世从其失者。’盖以世卿风嵩之也。疏出，嵩之不悦，曰：“治《春秋》人下语毒”当是时，杜范亦在列，二人廉直，中外称为“李、杜”。

兼侍讲，累辞，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，辞，迁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，三辞，不许。淳祐二年，疏言：“道揆之地，爱善类不胜于爱爵禄，畏公议不胜于畏权势。陛下以腹心寄之大臣，大臣以腹心寄之一二都司，恐不能周天下之虑。故以之用人，则能用其所知，岂能用其所不知；以之守法，则能守其所不与，必不能守于其所欲与。”又及济王、国本、宫媪。三上疏乞归，以宝章阁直学士知泉州，辞，乞畀祠，不许。既归，三辞，仍旧职提举鸿庆宫。

淳祐五年，韶被召，再辞，诏本州通判劝勉赴阙。迁礼部侍郎，三辞，迁权礼部尚书，复三辞，不许。入见，疏曰：“陛下改畀正权，并进时望，天下孰不延颈以觐大治。臣窃窥之，恐犹前日也。君子小人，伦类不同。惟不计近功，不急小利，然后君子有以自见；不恶闻过，不讳尽言，然后小人无以自托。不然，治乱安危，反覆手尔。”

又曰：“陛下所谋者嫔妃近习，所信者贵戚近亲。按《政和令》：‘诸国戚、命妇若女冠、尼，不因大礼等辄求入内者，许台谏觉察弹奏。’乞申严禁廷之籍，以绝天下之谤。世臣贵戚，牵联并进，何示人以不广也。借曰以才选，他时万一有非才者援是以求进，将何以抑之耶！”

又曰：“今土地日蹙者未反，人民丧败者未复，兵财止有此数，旦旦而理之，不过椎剥州县，朘削里闾。就使韩、白复生，桑、孔继出，能为陛下强兵理财，何补治乱安危之数，徒使国家负不韪之名。况议论纷然，贤者不过苟容而去，不肖者反因是以媒其身，忠言至计之不行，浅功末利之是计，此君子

小人进退机括所系，何不思之甚也！”

又曰：“闻之道路，德音每下，昆虫草木咸被润泽，恩独不及于一枯槁。威断出，自公卿大夫莫敢后先，令独不行于一老嫗。小大之臣积劳受爵，皆得以延于世，而国储君副，社稷所赖以灵长，独不蚤计而豫定。”又疏乞还，不许。兼侍读，三辞，不许。又三疏乞归。

时游似以人望用，然有牵制之者，韶奏云：“人主职论一相而已，非其人不以轻授。始而授之，如不得已，既乃疑之，反使不得有所为，是岂专任责成之体哉！所言之事不必听，所用之人不必从，疑畏忧沮，而权去之矣。”擢翰林学士兼知制诰、兼侍读，不拜，诏不许，又三辞，不许。

嵩之服除，有乡用之意，殿中侍御史章琰、正言李昂英、监察御史黄师雍论列嵩之甚峻，诏落职予祠。韶同从官抗疏曰：“臣等谨按《春秋》桓公五年书：‘蔡人、卫人、陈人从王伐郑。’春秋之初，无君无亲者莫甚于郑庄。二百四十二年之经，未有云‘王伐国’者，而书‘王’书‘伐’，以见郑之无王，而天王所当声罪以致讨。未有书诸侯从王以伐者，而书三国从王伐郑，又见诸侯莫从王以伐罪，而三国之微者独至，不足伸天王之义，初不闻以其尝为王卿士而薄其伐。今陛下不能正奸臣之罪，其过不专在上，盖大臣百执事不能辅天子以讨有罪，皆《春秋》所不赦。乞断以《春秋》之义，亟赐裁处。”诏嵩之勒令致仕。既而嵩之进观文殿大学士，韶上疏争之甚力。未几，琰、昂英他有所论列，并罢言职。韶复上疏留之。

七年，韶十上疏丐去，以端明殿学士提举玉隆宫。时直学士院应卨、中书舍人赵汝腾拜疏留韶内祠，未报。韶陛辞，疏甚剴切，其略曰：“彼此相视，莫行其志，而

剴裁庶政，品量人物，相与运于冥冥之中者，不得不他有

人焉。是中书之手可束，而台谏之口可钤，朝廷之事所当力为，不可枚举，皆莫有任其责者，甚非所以示四方、一体统。”改提举万寿观兼侍读，即出国门，力辞，道次三衢，诏趣受命，再辞，仍奉祠玉隆。

八年，被召，辞，不许。再辞，仍旧职奉祠万寿兼侍读，令守臣以礼趣行。又辞，不许。九年，仍奉祠玉隆。十一年，祠满再任。卒，年七十五。韶忠厚纯实，平粹简淡，不溺于声色货利，默坐一室，门无杂宾云。

王迈字贯之，兴化军仙游人。嘉定十年进士，为潭州观察推官。丁内艰，调浙西安抚司干官。考廷试，详定官王元春欲私所亲置高第，迈显撻其缪，元春怒，嗾谏官李知孝诬迈在殿庐语声高，免官。

调南外睦宗院教授。真德秀方守福州，迈竭忠以裨郡政。赴都堂审察，丞相郑清之曰：“学官掌故，不足浼吾贯之。”俄召试学士院，策以楮币，迈援据古今，考究本末，谓：“国贫楮多，弊始于兵。乾、淳初行楮币，止二千万，时南北方休息也。开禧兵兴，增至一亿四千万矣。绍定有事山东，增至二亿九千万矣。议者徒患楮穷，而弗惩兵祸，姑以今之尺籍校之，嘉定增至二十八万八千有奇。用寡谋之人，试直突之说，能发而不能收，能取而不能守。今无他策，核军实，窒边衅，救楮币第一义也。”又言：“修内司营缮广，内帑宣索多，厚施缁黄，滥予嫔御，若此未尝裁撙，徒闻有括田、榷盐之议者。向使二事可行，故相行之久矣。更化伊始，奈何取前日所不屑行者而行之乎？”又因楮以及时事，言：“君子之类虽进，而其道未行；小人之迹虽屏，而其心未服。”真德秀病危，闻迈所对，善之。

帝再相乔行简，或传史嵩之复用，迈上封事曰：“天下之

相，不与天下共谋之，是必冥冥之中有为之地者。且旧相奸儉刻薄，天下所知，复用，则君子空于一网矣。”又言吴知古、陈洵益挠政。轮对，言：“君不可欺天，臣不可欺君，厚权臣而薄同气，为欺天之著。”迈由疏远见帝，空臆无隐，帝为改容。言者劾迈论边事过实，魏了翁侍经筵，为帝言惜其去，改通判漳州。禋祀雷雨，迈应诏言：“天与宁考之怒久矣。曲糞致疾，妖冶伐性，初秋逾旬，旷不视事，道路忧疑，此天与宁考之所以怒也。隐、刺覆绝，攸、熹尊宠，纲沦法斲，上行下效，京卒外兵，狂悖迭起，此天与宁考之所以怒也。陛下不是之思，方用汉灾异免三公故事，环顾在廷，莫知所付。遥相崔与之，臣恐与之不至，政柄他有所属，此世道否泰，君子小人进退之机也。”于是台官李大同言迈交结德秀、了翁及洪咨夔以收虚誉，削一秩免。蒋岷劾迈前疏妄论伦纪，请坐以非所宜言之罪，削二秩。久之，复通判赣州，改福州、建康府、信州，皆不行。淳祐改元，通判吉州。右正言江万里袖疏榻前曰：“迈之才可惜，不即召，将有老不及之叹。”帝以为然。有尼之者，遂止。

知邵武军。在郡，诏以亢旱求言，迈驿奏七事，而以彻龙翔宫、立济王后为先。时郑清之再相，以左司郎官召，力辞。以直秘阁提点广东刑狱，亦辞，改侍右郎官，谏官焦炳炎论罢。予祠，卒，赠司农少卿。

迈以学问词章发身，尤练世务。易祓戒潭人曰：“此君不可犯。”夺势家冒占田数百亩以还民。李宗勉尝论迈，然迈评近世宰辅，至宗勉，必曰“贤相”。徐清叟与迈有违言，迈晚应诏，谓清叟有人望可用。世服其公云。

史弥巩，字南叔，弥远从弟也。好学强记。绍熙四年，入太学，升上舍。时弥远柄国，寄理不获试，淹抑十载。嘉定十

年，始登进士第。

时李 开鄂阍，知弥巩持论不阿，辟咨幕府事。寿昌戍卒失律，欲尽诛其乱者，乃请诛倡者一人，军心感服。改知溧水县，首严庠序之教。端平初，入监都进奏院。转对，有君子小人才不才之奏，护蜀保江之奏。嘉熙元年，都城火，弥巩应诏上书，谓修省之未至者有五。又曰：“天伦之变，世孰无之。陛下友爱之心亦每发见。洪咨夔所以蒙陛下殊知者，谓雪川之变非济邨之本心，济邨之死非陛下之本心，其言深有以契圣心耳，矧以先帝之子，陛下之兄，乃使不能安其体魄于地下，岂不干和气，召灾异乎？蒙蔽把握，良有以也。”

出提点江东刑狱。岁大旱，饶、信、南康三郡大侵，谓振荒在得人，俾厘户为五，甲乙以等第赇，丙为自给，丁余而戊济，全活为口一百一十四万有奇。徽之休宁有淮民三十余辈，操戈劫人财，逮捕，法曹以不伤人论罪。弥巩曰：“持兵为盗，贷之，是滋盗也。”推情重者僇数人，一道以宁。饶州兵籍溢数，供亿不继，请汰冗兵。令下，营门大噪。乃呼诸校谓曰：“汰不当，许自陈，敢哗者斩。”咸叩头请罪，诸营帖然，稟给亦大省。召为司封郎中，以兄子嵩之入相，引嫌丐祠，遂以直华文阁知婺州。时年已七十，丐祠，提举崇禧观。里居绝口不道时事。卒，年八十。真德秀尝曰：史南叔不登宗衮之门者三十年，未仕则为其寄理，已仕则为其排摈，皜然不污有如此。

五子，长肯之，终刑部郎官，能之、有之、胄之俱进士。肯之子蒙卿，咸淳元年进士，调江阴军教授，蚤受业色川阳恪，为学淹博，著书立言，一以朱熹为法。

陈垞，字和仲，庆元府鄞人。大父叔平与同郡楼钥友善，死，钥哭之。垞才四岁，出揖如成人。钥指盘中银杏使属对，垞应声曰：“金桃。”问何所据？对以杜诗“鸚鵡啄金桃。”

钥竦然曰：“亡友不死矣。”长受《周官》于刘著，顷刻数千百言辄就。试江东转运司第一，试礼部复为第一。

嘉定十年，登进士第。调黄州教授。丧父毁瘠，考古礼制时祭、仪制、祭器行之。忽叹曰：“俗学不足学。”乃师事杨简，攻苦食淡，昼夜不怠。免丧，史弥远当国，谓之曰：“省元魁数千人，状元魁百人，而恩数逾等，盍令省元初授堂除教授，当自君始。”坝谢曰：“庙堂之议甚盛，举自坝始，得无嫌乎？”径部注处州教授以去，士论高之。

理宗即位，诏求言，坝上封事曰：“上有忧危之心，下有安泰之象，世道之所由隆。上有安泰之心，下有忧危之象，世道之所由污。故为天下而忧，则乐随之。以天下为乐，则忧随之。有天下者，在乎善审忧乐之机而已。今日之敝，莫大于人心之不合，纪纲之不振，风俗之不淳，国敝人偷而不可救。愿陛下养之以正，励之以实，莅之以明，断之以武。”而坝直声始著于天下。与郡守高似孙不合，去，归奉其母。召为太学录，逾年始至。转对，言：“天道无亲，民心难保。日月逾迈，事会莫留。始之锐，久则怠。始之明，久则昏。垂拱仰成，盛心也，不可因以负有为之志。遵养时晦，至德也，不可因以失乘时之机。”上嘉纳之。迁太学博士，主宗正寺簿。都城火，坝步往玉牒所，尽藏玉牒于石室。诏迁官，不受。应诏言应上天非常之怒者，当有非常之举动，历陈致灾之由。又有吴潜、汪泰亨上弥远书，乞正冯楫、王虎不尽力救火之罪，及行知临安府林介、两浙转运使赵汝惮之罚。人皆壮之。

迁太常博士，独为袁燮议谥，余皆阁笔，因叹曰：“幽、厉虽百世不改，谥有美恶，岂谥墓比哉？”会朱端常子乞谥，坝曰：“端常居台谏则逐善类，为藩牧则务刻剥，宜得恶谥，以戒后来。”乃谥曰荣愿。议出，宰相而下皆肃然改容。考功

郎陈耆覆议，合宦者陈洵益欲改，损终不答。

李全在楚州有异志，损以书告弥远：“痛加警悔，以回群心。蚤正典刑，以肃权纲。大明黜陟，以饬政体。”不纳。未几，贾贵妃入内，损又言：“乞去君侧之蛊媚，以正主德；从天下之公论，以新庶政。”弥远召损问之曰：“吾甥殆好名邪？”损曰：“好名，孟子所不取也。夫求士于三代之上，惟恐其好名；求士于三代之下，惟恐其不好名耳。”力丐去，添差通判嘉兴府。弥远卒，召为枢密院编修官。入对，首言：“天下之安危在宰相。南渡以来，屡失机会。秦桧死，所任不过万俟卨、沈该耳。侂胄死，所任史弥远耳。此今日所当谨也。”次言：“内廷当严宦官之禁，外廷当严台谏之选。”于是洵益阴中之，监察御史王定劾损，出知常州，改衢州。

寇卜日发溱坑，遵江山县而东。损获谍者，即遣人致牛酒谕之曰：“汝不为良民而为劫盗，不事耒耜而弄甲兵，今享汝牛酒，冀汝改业，否则杀无赦。”于是自首者日以百数，献器械者重酬之，遂以溃散。改提点都大坑冶，徙福建转运判官。侍御史蒋岷常与论《中庸》，不合，又劾之。主管崇道观。逾年，迁浙西提点刑狱。岁旱，盗起，捕斩之，盗惧徙去。安吉州俞垓与丞相李宗勉连姻，恃势黩货，损亲按临之。弓手戴福以获潘丙功为副尉，宗勉倚之为腹心，盗横贪害，损至，福闻风而去。贻书宗勉曰：“损治福，所以报丞相也。传间实走丞相，贤辅弼不宜有此。”宗勉答书曰：“福罪恶贯盈，非君不能治。宗勉虽不才，不敢庇奸凶。惟君留意。”及获福豫章，众皆欲杀之，损曰：“若是则刑滥矣。”乃加墨徇于市，囚之圜土。以吏部侍郎召，及为国子司业，诸生咸相庆，以为得师。

未几，兼玉牒检讨、国史编修、实录修撰，乃辞兼史馆。历陈境土之蹙，民生之艰，国计之匮，“既无经理图回之素，

惟有感动转移之策，必有为之本者，本者何？复此心之妙耳”。又言：“履泰安而逸乐者，有习安致危之理。因艰危而克惧者，有虑危图安之机。明用舍以振纪纲，躬节俭以汰冗滥，屏奸妄以厉将士，抑贵近以宽棗，结乡社以防窃发，黜增创以培根本。今任用混穀，薰莠同器，遂使贤者耻与同群。”谏议大夫金渊见之，怒。顷乞补外，不许，又辞免和余转官赏，亦不许。知温州，未上，以言罢。

顷家居，时自娱于泉石，四方学者踵至。轻财急义，明白洞达，一言之出，终身可复。忽卧疾，戒其子抽架上书占之，得《吕祖谦文集》，其《墓志》曰：“祖谦生于丁巳岁，没于辛丑岁。”顷曰：“异哉！我生于庆元丁巳，今岁在辛丑，于是一甲矣。吾死矣夫！”

子蒙，年十八，上书万言论国事。吴子良奇之，妻以女。为太府寺主簿。入对，极言贾似道为相时国政阙失，文多不录。为淮东总领，似道诬以贪污，贬建昌军簿，录其家，惟青毡耳。德祐初，礼部侍郎李珣乞放便，以刑部侍郎召，不赴，卒。

赵与簪，字德渊，太祖十世孙。居湖州。嘉定十三年进士。历官差主管官告院，迁将作监主簿，差知嘉兴府，迁知大宗正兼权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，寻为都官郎官，加直宝章阁、两浙转运判官。进焕章阁、知庆元府，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，拜司农少卿，仍兼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。迁浙西提点刑狱，授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，拜司农卿兼知临安府，主管浙西安抚司公事，权刑部侍郎兼详定敕令官，权兵部侍郎，迁户部侍郎，权户部尚书，时暂兼吏部尚书，寻为真，兼户部尚书，时暂兼浙西提举常平，加端明殿学士、提领户部财用，皆依旧兼知临安府。与执政恩泽，加资政殿大学士。以观文殿学士知绍兴府、浙东安抚使；知平江府兼淮、浙发运使，时暂兼权浙

西提点刑狱；授沿江制置使，知建康府、江东安抚使、马步军都总管兼行宫留守，节制和州、无为军、安庆府三郡屯田使；时暂兼权扬州、两淮安抚制置使，改兼知扬州，寻兼知镇江府，兼淮东总领，提举洞霄宫；复为淮、浙发运使，差知平江府，特转两官致仕。景定元年八月，卒，特赠少师。与簪所至急于财利，几于聚敛之臣矣。

李大同，字从仲，婺州东阳人。嘉定十六年进士。历官为秘书丞兼崇政殿说书，拜右正言兼侍讲。疏言：“赵、冀分野，乃有荧惑犯填星之变，则我师之出，岂无当长虑而却顾者。故臣愿陛下勿以星文为小异而或加忽。一话一语，一政一事，必求有以格天心而弭灾变。至于进兵攻讨，尤切谨重。”迁太常少卿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，兼侍讲，兼权侍立修注官，迁起居郎，拜殿中侍御史，权刑部侍郎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，选吏部侍郎，进工部尚书，以宝谟阁直学士知平江府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。乞致仕，不许，后卒于家。

黄庙，字子耕，隆兴分宁人。尝从郭雍、朱熹学，熹深期之，而庙亦以道自任，反复论辨，必无所疑然后止。举太学进士，为瑞昌主簿，监文思院，知卢阳县，五溪獠犷悍，庙为诗谕之，獠感悦，有公事莫敢违。

通判处州，经、总制有额无钱，俗号殿最纲，庙会十年中成赋酌取之，阁免逋负，钱额钧等，独以最闻。主管官告院、大理寺簿、军器监丞，岁余三迁，庙乃不乐。间行西湖，慨然曰：“我昔在南、北山，一水一石，无不自题品，今无复情味，何邪？”

丐外，知台州。谢良佐子孙居台者既播越流落，庙求之民间，收而教之。勤苦夙夜，先劝后禁，讼牒销缩，郡称平治。为济菜仓，为抵当库，葬民之栖寄暴露者为棺千五百，置养济

院，又创安济坊以居病囚，皆自有子本钱，使不废。故叶适谓庶条目建置，忧民如家。迁袁州，哭从弟哀甚，得疾卒。所著有《复斋集》。

杨大异，字同伯，唐天平节度使汉公之后，十世祖祥避地醴陵，因家焉。祥事亲孝，亲亡哀毁，泣尽继以血，庐墓终身，有白芝、白乌、白兔之瑞。事闻于朝，褒封至孝公，赐名木植墓道，以旌其孝。大异从胡宏受《春秋》大义。登嘉定十三年进士第。授衡阳主簿，有惠政。经龙泉尉，摄邑令。适岁饥，提刑司遣吏和余米二万石于邑，米价顿增，民乏食，大异即以提刑司所余者如价发糶，民甚德之。提刑赵与簪大怒，摭其罪弗得，坐以方命，移安远尉。

邑有峒寇扰民，官兵致讨，积年弗获，檄大异往治之。大异以一仆负告身自随，肩舆入贼峒，传呼尉至，贼露刃成列以待，徐谕以祸福，皆伏地叩头，愿改过自新。留告身为质，偕其渠魁数辈出降。以赏迁吉州户曹，改广西经干，复以弭盗赏，除四川制置司参议官。北兵入成都，大异从制置使丁黼巷战，兵败，身被数创死，阖门皆遇难。诘旦，其部曲窃往瘞之，大异复苏，负以逃，获免。进朝奉郎，宰石门县，就除通判溧阳，摄州事，皆有惠政。去官之日，老弱攀号留之，大异易服潜去。擢知登闻鼓院，迁大理寺丞，平反冤狱者七。召对，极言时政得失，迁宰相意，出知澧州。理宗曰：“是四川死节更生者杨大异耶？论事剴切，有用之材也。何遽出之？”对曰：“是人尤长于治民。”命予节兼庾事，进直秘阁、提点广东刑狱兼庾事。

时常平司逋负山积，械系追索，奸蠹百出。大异与之约，悉纵遣之，负者如期毕输，吏无所容其奸。访张九龄曲江故宅，建相江书院，以祀九龄。改提点广西刑狱兼漕、庾二司，所至

奸吏屏息，寇盗绝迹。凡可以为民兴利除害者，必奏行之。复建宣成书院祀张栻、吕祖谦。广海幅员数千里，道不拾遗，报政为最。未六十即丐致仕，不允，章四上，除秘阁修撰、太中大夫，提举崇禧观、醴陵县开国男，食邑三百户，赐紫金鱼袋。归里第，与居民无异，学者从之，讲肄谆谆，相与发明经旨，条析理学。食祠禄者二十四年，卒，年八十二。子霆、霖。霆在《忠义传》。

论曰：正论之在天下，未尝亡也。徐范之于韩侂胄，吴泳、李韶、王迈之于史氏，皆能无所回挠，正色直言。至于史弥巩则弥远之弟，陈垓其甥也，不以私亲而废天下之公论。抑孟子所谓“寡助之至”者欤？赵与簪扬历最久，甘为聚敛之臣。李大同以乡人乔行简为相，荐起之。黄庙出仕，以恤民尊贤为急，可谓知本。大异节义如此，宜其善政之著称于世也。

列传第一百八十三

陆持之 徐鹿卿 赵逢龙 赵汝腾 孙梦观 洪天锡
黄师雍 徐元杰 孙子秀 李伯玉

陆持之，字伯微，知荆门军九渊之子也。七岁能为文。九渊授徒象山之上，学者数百人，有未达，持之为敷绎之。荆门郡治火，持之仓卒指授中程，九渊器之。

韩侂胄将用兵，持之忧时之悻，乃历聘时贤，将有以告，见徐谊于九江，时议防江，持之请择僚吏察地形，孰险而守，孰易而战，孰隘而伏，毋专为江守。具言：“自古兴事造业，非有学以辅之，往往皆以血气盛衰为锐情。故三国、两晋诸贤，多以盛年成功名。公更天下事变多矣，未举一事，而朝思夕惟，利害先入于中，愚恐其为之难也。”谊恍然。又之鄂谒薛叔似、项安世，之荆谒吴猎，争欲留之，寻皆谢归。著书十篇，名《慧说》。

嘉定三年，试江西转运司预选，常平使袁燮荐于朝，谓持之议论不为空言，缓急有可倚仗。不报。豫章建东湖书院，连帅以书币强起持之。嘉定十六年，宁宗特诏持之秘书省读书，固辞，不获。既至，又诏以迪功郎入省，乞归，不许。理宗即位，转修职郎，差干办浙西安抚司，以疾请致仕，特命改通直郎。所著有《易提纲》、《诸经杂说》。

徐鹿卿，字德夫，隆兴丰城人。博通经史，以文学名于乡，后进争师宗之。嘉定十六年，廷试进士，有司第其对居二，详

定官以其直抑之，犹置第十。

调南安军学教授。张九成尝以直道谪居，鹿卿摭其言行，刻诸学以训。先是周惇颐、程颢与其弟颐皆讲学是邦，鹿卿申其教，由是理义之学复明。立养士纲条，学田多在溪峒，异时征之无艺，农病之，鹿卿抚恤，无逋租者。其后盗作，环城屋皆毁，惟学宫免，曰：“是无挠我者。”

辟福建安抚司干办公事。会汀、邵寇作，鹿卿赞画备御，动中机会。避寇者入城，多方振济，全活甚众。郡多火灾，救护有方。会都城火，鹿卿应诏上封事，言积阴之极，其征为火，指言惑嬖宠、溺燕私、用小人三事尤切。真德秀称其气平论正，有忧爱之诚心。改知尤溪县。德秀守泉，辟宰南安，鹿卿以不便养辞。德秀曰：“道同志合，可以拯民，何惮不来？”鹿卿入白其母，欣然许之。既至，首罢科敛之无名者，明版籍，革预借，决壅滞，达冤抑，邑以大治。德秀寻帅闽，疏其政以劝列邑。岁饥，处之有法，富者乐分，民无死徙。最闻，令赴都堂审察。以母丧去。

诏服闋赴枢密稟议，首言边事、楮币。主管官告院，干办诸司审计司。故相子以集英殿修撰食祠禄，又帮司农少卿米麦，鹿卿曰：“奈何为一人坏成法。”持不可。迁国子监主簿。入对，陈六事，曰：“洗凡陋以起事功，昭劝惩以收主柄，清班著以储实才，重藩辅以蔽都邑，用闽、越舟师以防海，合东南全力以守江。”上皆嘉纳。改枢密院编修官，权右司，赞画二府，通而守法。会右史方大琮、编修刘克庄、正字王迈以言事黜，鹿卿赠以诗，言者并劾之，太学诸生作《四贤诗》。知建昌军，未上，而崇教、龙会两保与建黎原、铁城之民修怨交兵，鹿卿驰书谕之，敛手听命。既至，则宽赋敛，禁掊克。汰赃滥，抑强御，恤寡弱，黥黠吏，训戍兵，创百丈砦，择兵官，城属

县，治行大孚，田里歌诵。

督府横取秋苗斛面，建昌为米五千斛。鹿卿争之曰：“守可去，米不可得。”民恐失鹿卿，请输之以共命。鹿卿曰：“民为守计则善矣。守独不为民计乎？”卒争以免。召赴行在，将行，盗发南丰，捕斩渠首二十人，余不问。擢度支郎官兼右司。入对，极陈时敝。改侍右郎官兼敕令删修官，兼右司。鹿卿又言当时并相之敝。宰相以甘言诱鹿卿，退语人曰：“是牢笼也，吾不能为宰相私人。”言者以他事诋鹿卿，主管云台观。越月，起为江东转运判官。岁大饥，人相食，留守别之杰讳不诘，鹿卿命掩捕食人者，尸诸市。又奏援真德秀为漕时拨钱以助振给，不报。遂出本司积米三千余石减半贾以糶，及减抵当库息，出缗钱万有七千以予贫民，劝居民收字遗孩，日给钱米，所活数百人。宴集不用乐。

会岳珂守当涂，制置茶盐，自诡兴利，横敛百出，商旅不行，国计反屈于初。命鹿卿核之，吏争窜匿。鹿卿宽其期限，躬自钩考，尽得其实。珂辟置贪刻吏，开告讦以罔民，没其财，民李士贤有稻二千石，囚之半年。鹿卿悉纵舍而劝以其余分，皆感泣奉命。珂罢，以鹿卿兼领太平，仍暂提举茶盐事。弛苛征，蠲米石、芜湖两务芦税。江东诸郡飞蝗蔽天，入当涂境，鹿卿露香默祷，忽飘风大起，蝗悉度淮。之杰密请移鹿卿浙东提点刑狱，加直秘阁兼提举常平。鹿卿言罢浮盐经界硷地，先撤相家所筑，就捕者自言：“我相府人。”鹿卿曰：“行法必自贵近始。”卒论如法。丞相史弥远之弟通判温州。利韩世忠家宝玩，籍之，鹿卿奏削其官。

初，鹿卿檄衢州推官冯惟说决婺狱，惟说素廉平，至则辨曲直，出淹禁。大家不快其为，会乡人居言路，乃属劾惟说。州索印纸，惟说笑曰：“是犹可以仕乎？”自题诗印纸而去。

衢州郑逢辰以缪举，鹿卿以委使不当，相继自劾，且共和其诗。御史兼二人劾罢之。及知泉州，改赣州，皆辞。迁浙西提点刑狱、江淮都大坑冶，皆以病固辞，遂主管玉局观。及召还，又辞，改直宝章阁知宁国府，提举江东常平，又辞。

淳祐三年，以右司召，犹辞。丞相杜范遗书曰：“直道不容，使人击节。君不出，岂以冯惟说故耶？惟说行将有命矣。”鹿卿乃出。擢太府少卿兼右司。入对，请定国本、正纪纲、立规模，“时事多艰，人心易摇，无独力任重之臣，无守节仗义之士，愿蚤决大计”。上嘉纳之。兼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，兼崇政殿说书。逾年，兼权吏部侍郎。时议使执政分治兵财，鹿卿执议不可。以疾丐祠，迁右文殿修撰、知平江府兼发运副使。力丐祠，上谕丞相挽留之。召权兵部侍郎，固辞，上令丞相以书招之，鹿卿至，又极言君子小人，切于当世之务。兼国子祭酒，权礼部侍郎，兼同修国史，兼实录院同修撰，兼侍讲，兼权给事中。鹿卿言“琐闼之职无所不当问，比年命下而给舍不得知，请复旧制”。从之。

上眷遇采笱而忌者浸多，有撰伪疏托鹿卿以传播，历诋宰相至百执事，鹿卿初不知也，遂力辨上前，因乞去，上曰：“去，则中奸人之计矣。”令临安府根捕，事连势要，狱不及竟。迁礼部侍郎。累疏告老，授宝章阁待制、知宁国府，而引年之疏五上，不允，提举鸿禧观，遂致仕，进华文阁待制。卒，遗表闻，赠四官。

鹿卿居家孝友，喜怒不形，恩怨俱泯，宗族乡党，各得欢心。居官廉约清峻，豪发不妄取，一庐仅庇风雨。所著有《泉谷文集》、奏议、讲义、《盐楮议政稿》、《历官对越集》，手编《汉唐文类》、《文苑菁华》，谥清正。

赵逢龙，字应甫，庆元之鄞人。刻苦自修，为学淹博纯实。

登嘉定十六年进士第。授国子正、太学博士，历知兴国、信、衢、衡、袁五州，提举广东、湖南、福建常平。每至官，有司例设供张，悉命撤去，日具蔬饭，坐公署，事至即面问决遣。为政务宽恕，抚谕恻怛，一以天理民彝为言，民是以不忍欺。居官自常奉外，一介不取。民赋有逋负，悉为代输。尤究心荒政，以羨余为平糶本。迁将作监，拜宗正少卿兼侍讲。凡道德性命之蕴，礼乐刑政之事，缕缕为上开陈。疏奏甚众，稿悉焚弃。年八十有八终于家。

逢龙家居讲道，四方从游者皆为钜公名士。丞相叶梦鼎出判庆元，修弟子礼，常谓师门庠陋，欲市其邻居充拓之。逢龙曰：“邻里粗安，一旦惊扰，彼虽勉从，我能无愧于心！”逢龙寡嗜欲，不好名，扬历日久，泊然不知富贵之味。或问何以裕后，逢龙笑曰：“吾忧子孙学行不进，不患其饥寒也。”

赵汝腾，字茂实，宗室子也。居福州。宝庆二年进士。历官差主管礼、兵部架阁，迁籍田令，召试馆职，授秘书省正字，升校书郎，寻升秘书郎兼史馆校勘。轮对，言节用先自乘舆宫掖始。兼玉牒所检讨官，以直焕章阁知温州，进直徽猷阁、江东提点刑狱，又进直宝文阁，差知婺州。召赴阙，迁起居舍人，兼权中书舍人，升起居郎，时暂兼权吏部侍郎，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，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，兼侍讲，迁吏部侍郎兼侍讲，权工部尚书兼权中书舍人，皆兼同修撰，以左司谏陈垓论罢。召为礼部尚书兼给事中，兼修国史、实录院修撰。入奏，言：“前后奸谏之臣，伤善害贤，自取穹官要职，何益于陛下，而深损于圣德。兴利之臣，移东就西，顺适宫禁，自遂溪壑无厌之欲，何益于陛下，而深戕于国脉。则陛下私惠群小之心，可以息矣。”又言：“陛下有用君子之名，无用君子之实。”

兼直学士院，拜翰林学士兼知制诰，兼侍读。辞归故里，累召，力辞，以龙图阁学士知绍兴府、浙东安抚使。召至阙，以端明殿学士提举佑神观，兼翰林学士承旨，知泉州、知州南外宗正事，复提举佑神观兼侍读。兼翰林学士承旨。景定二年，卒，遗表上，特赠四官。

孙梦观，字守叔，庆元府慈溪人。宝庆二年进士。调桂阳军教授、浙西提举司干办公事，差主管吏部架阁文字，为武学谕。轮对，言：“人主不容有所惮，尤不容有所玩，惮则有言而不能容，玩则虽容其言而不能用。”力请外，添差通判严州，主管崇道观，召为武学博士、太常寺丞兼诸王宫大小学教授，大宗正丞兼屯田郎官、将作少监。知嘉兴府，仍旧班兼右司郎官、将作监。转对，极言：“风宪之地，未闻有十八疏攻一竦者。封驳之司，未闻有三舍人不肯草制者。道揆不明，法守滋乱，天下之权将有所寄，而倒持之患作。”当路者滋不悦。出知泉州兼提举市舶，改知宁国府。蠲逋减赋，无算泛入者尽籍于公帑。户部遣官督赋，急若星火，阖郡皇骇，莫知为计。梦观曰：“吾宁委官以去，毋宁病民以留。”力丐祠，且将以府印牒所遣官，所遣官闻之夜遁。他日梦观去宁国，人言之为之流涕。

丞相董槐召还，帝问江东廉吏，槐首以梦观对，帝说，乃迁司农少卿兼资善堂赞读。轮对，谓：“今内外之臣，恃陛下以各遂其私，而陛下独一无可恃，可为寒心！”次论：“郡国当为斯民计，朝廷当为郡国计。乞命大臣应自前主计之臣夺州县之利而归版曹者，复归所属，庶几郡国蒙一分之宽，则斯民亦受一分之赐。”帝善其言。迁太府卿、宗正少卿，兼给事中、起居舍人、起居郎。八上章辞免，以监察御史吴燧论罢，直龙图阁与祠，授秘阁修撰、江淮等路提点铸钱司公事。甫至官，

即复召为起居郎兼侍右侍郎、给事中兼赞读，兼国子祭酒，权吏部侍郎。奏事抗论益切，以宠赂彰、仁贤逝、货财偏聚为言，且谓“未易相之前，敝政固不少；既易相之后，敝政亦自若。”在廷之士皆危之。梦观曰：“吾以一布衣蒙上恩至此，虽捐躯无以报，利钝非所计也。”

力求补外，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宁府。蠲租税，省刑罚，郡人徐清叟、蔡抗以为有古循吏风。民有梦从者甚郡，迎祠山神，出视之则梦观也。俄而梦观得疾，口授遗表，不忘规谏，遂卒。帝悼惜久之，赠银帛三百。梦观退然若不胜衣，然义所当为，奋往直前；其居败屋数间，布衣蔬食，而重名节云。

洪天锡，字君畴，泉州晋江人。宝庆二年进士。授广州司法。长吏盛气待僚属，天锡纠正为多。丁内艰，免丧，调潮州司理。势家夺民田，天锡言于守，还之。

帅方大琮辟真州判官，留置幕府。改秩知古田县。行乡饮酒礼。邑剧，牒诉猥多，天锡剖决无留难。有倚王邸势杀人者，诛之不少贷。调通判建宁府。大水，擅发常平仓振之。擢诸司粮料院，拜监察御史兼说书。累疏言：“天下之患三：宦官也，外戚也，小人也。”劾董宋臣、谢堂、厉文翁，理宗力护文翁，天锡又言：“不斥文翁，必为王府累。”上令吴燧宣谕再三，天锡力争，谓：“贵幸作奸犯科，根柢蟠固，乃迟回护惜，不欲绳以法，势焰愈张，纪纲愈坏，异时祸成，虽欲治之不可得矣。”上又出御札，俾天锡易疏，欲自戒饬之。天锡又言：“自古奸人虽凭怙，其心未尝不畏人主之知，苟知之而止于戒饬，则凭怙愈张，反不若未知之为愈也。”章五上，出关待罪。诏二人已改命，宋臣续处之。天锡言：“臣留则宋臣去，宋臣留则臣当斥，愿早赐裁断。”越月，天雨土，天锡以其异为蒙，力言阴阳君子小人之所以辨，又言修内司之为民害者。

蜀中地震，浙、闽大水，又言：“上下穷空，远近怨疾，独贵戚巨阍享富贵耳。举天下穷且怨，陛下能独与数十人者共天下乎？”会吴民仲大论等列诉宋臣夺其田，天锡下其事有司，而御前提举所移文谓田属御庄，不当白台，仪鸾司亦牒常平。天锡谓：“御史所以雪冤，常平所以均役，若中贵人得以控之，则内外台可废，犹为国有纪纲乎？”乃申劾宋臣并卢允升而枚数其恶，上犹力护之。天锡又言：“修内司供缮修而已，比年动曰‘御前’，奸赃之老吏，迹捕之凶渠，一窜名其间，则有司不得举手，狡者献谋，暴者助虐，其展转受害者皆良民也。愿毋使史臣书之曰：‘内司之横自今始。’”疏上至六七，最后请还御史印，谓：“明君当为后人除害，不当留患以遗后人。今朝廷轻给舍台谏，轻百司庶府，而北司独重，仓卒之际，臣实惧焉。”言虽不果行，然终宋世阍人不能窃弄主威者，皆天锡之力，而天锡亦自是去朝廷矣。改大理少卿，再迁太常，皆不拜。

改广东提点刑狱，五辞。明年，起知潭州，久之始至官。戢盗贼，尊先贤，逾年大治。直宝谟阁，迁广东转运判官，决疑狱，劾贪吏，治财赋，皆有法。召为秘书监兼侍讲，以聩辞，升秘阁修撰、福建转运副使，又辞。度宗即位，以侍御史兼侍读召，累辞，不许，在道间，监察御史张桂劾罢之。乃疏所欲对病民五事：曰公田，曰关子，曰银纲，曰盐钞，曰赋役。又言：“在廷无严惮之士，何以寢奸谋？遇事无敢谏之臣，何以临大节？人物稀疏，精采销爽，隐情惜己者多，忘身徇国者少。”进工部侍郎兼直学士院，加显文阁待制、湖南安抚使、知潭州，改潭州，皆力辞。

又明年，改福建安抚使，力辞，不许。亭户买盐至破家隍身者，天锡首罢之，民作佛事以报。罢荔枝贡。召为刑部尚书，

诏宪守之臣趣行无虚日，不起。久之，进显文阁直学士，提举太平兴国宫，三降御札趣之，又力辞。逾年，进华文阁直学士，仍旧宫观，寻致仕，加端明殿学士，转一官。疾革，草遗表以规君相。上震悼，特赠正议大夫，谥文毅。

天锡言动有准绳，居官清介，临事是非不可回折。所著奏议、《经筵讲义》、《进故事》、《通祀辑略》、《味言发墨》、《阳岩文集》。

黄师雍，字子敬，福州人。少从黄幹学。入太学。宝庆二年，举进士。诏为楚州官属。出盗贼白刃之冲，不畏不慑。李全反状已露，师雍密结忠义军别部都统时青图之，谋泄，全杀青，师雍不为动，全亦不加害。秩满，朝议褒异，师雍耻出史弥远门，不往见之。调婺州教授，学政一以吕祖谦为法。李完勉、赵必愿、赵汝谈皆荐之。

师雍慕徐侨有清望，欲谒之，会其有召命，师雍曰：“今不可往也。”侨闻而贤之，至阙，以其学最闻，宗勉在政府，力言于丞相乔行简，行简已许以朝除。师雍以书见行简，劝其归老，行简不悦，宗勉之请遂格。

知遂之龙溪，转运使王伯大上其邑最。行简罢，宗勉与史嵩之入相，召师雍审察，将至而宗勉卒。嵩之延师雍，密示相亲意，师雍不领；迁粮料院，又曰：“料院与相府密迩，所以相处。”师雍亦不领。嵩之独相，权势浸盛，上下惧祸，未有发其奸者。博士刘应起首疏论嵩之，帝感悟，思逐嵩之。师雍与应起相善，故嵩之疑师雍左右之，讽御史梅杞击师雍，差知兴化军，旋夺之，改知邵武军。及应起为监察御史，师雍迁宗正寺簿，寻亦拜监察御史。首疏削金渊秩，送外居住。再疏斥赵纶、项容孙、史肯之。嵩之终丧，正言李昂英、殿中侍御史章琰共疏乞窜斥之，师雍亦上疏论列，帝感悟，即其日诏勒令

致仕。权直舍人院刘克庄封还词头，乞畀嵩之以贴职如宰臣去国故事，遂得守金紫光禄大夫、观文殿学士致仕。议者曰：“大夫，官也。观文，职也。元降御笔但云‘守官’，无‘本官职’之辞。观文之命，自克庄启之。朋邪顾望，不可赦。”师雍遂劾克庄临事失身犯义，免所居官，琰亦继劾克庄，师雍又乞籍嵩之家隶张叔仪，皆从之。

未几，昴英劾临安尹赵与簪及执政，琰亦劾执政，帝怒昴英并及琰。郑采乘间劾琰、昴英，又曠同列再疏，以昴英属某人，琰属师雍。师雍毅然不从，独击叶闾乃与簪腹心。琰、昴英去国，采于是荐周坦、叶大有入台，首劾程公许、江万里，善类日危矣。未逾月，坦攻参政吴潜去，陈垓为监察御史，时采、与簪、坦、垓、大有合为一，师雍独立。采恶之尤甚，思所以去师雍，未得，招四人共谋之。会大旱求言，应招者多指采、坦等为起灾之由，牟子才、李伯玉、卢钺语尤峻。坦等伪撰匿名书，诬三士，师雍榻前辨，谓：“匿名书条令所禁，非公论也，不知何为至前。”因发其伪撰之迹。适钺疏誉师雍，采乃以钺附师雍，帝不听，擢师雍左司谏。

未几，采入政府，谢方叔、赵汝腾疏其奸，采遂罢去。师雍与丞相郑清之故同舍，然以劾刘用行、魏岷皆清之亲故，清之不乐。坦喜曰：“吾得所以去之矣。”遣其妇日造清之妻，谮曰：“彼去用行、岷，乃去丞相之渐也。”帝将以师雍为侍御史，清之曰：“如此，则臣不可留。”迁起居舍人兼侍讲，即力丐去。清之犹冀师雍少贬，师雍曰：“吾欲为全人。”终不屈。数月，坦卒劾师雍及高斯得俱罢。久之，以直宝文阁奉祠，陈垓又曠同列寝之。清之卒，起师雍为左史，既而改江西转运使，迁礼部侍郎，命下而卒于江西官舍。

师雍简淡寡欲，靖厚有守，言若不出口，而于邪正之辨甚

明，视外物轻甚，故博采公论，当官而行，爱护名节，无愧师友云。

徐元杰，字仁伯，信州上饶人。幼颖悟，诵书日数千言，每冥思精索。闻陈文蔚讲书铅山，实朱熹门人，往师之。后师事真德秀。绍定五年，进士及第。签书镇东军节判官厅公事。

嘉熙二年，召为秘书省正字，迁校书郎。奏否泰、剥复之理，因及右辖久虚，非骨鲠耆艾，身足负荷斯世者，不可轻畀。又言皇子竑当置后及蚤立太子，乞蚤定大计。时谏官蒋岷方力排竑置后之说，遂力请外，不许，即谒告归，丐祠，章十二上。三年，迁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，以疾辞。差知安吉州，辞。召赴行在奏事，辞益坚。

淳祐元年，差知南剑州。会峡阳寇作，擒渠魁八人斩之。余释不问。父老或相语曰：“侯不来，我辈鱼肉矣。”郡有延平书院，率郡博士会诸生亲为讲说。民讼，率呼至以理化诲，多感悦而去。输苗听其自概，阖郡德之。丁母忧去官，众遮道跪留。既免丧，授侍左郎官。言敌国外患，乞以宗社为心。言钱塘驻蹕，骄奢莫尚，宜抑文尚质。兼崇政殿说书，每入讲，必先期斋戒。尝进仁宗诏内降指挥许执奏及台谏察举故事为戒，语多切宫壶。拜将作监，进杨雄《大匠箴》，陈古节俭。时天久不雨，转对，极论《洪范》天人感应之理及古今遇灾修省之实，辞益忠恳。

丞相史嵩之丁父忧，有诏起复，中外莫敢言，惟学校叩阍力争。元杰时适轮对，言：“臣前日晋侍经筵，亲承圣问以大臣史嵩之起复，臣奏陛下出命太轻，人言不可沮抑。陛下自尽陛下之礼，大臣自尽大臣之礼，玉音赐俞，臣又何所容喙。今观学校之书，使人感叹。且大臣读圣贤之书，畏天命，畏人言。家庭之变，哀戚终事，礼制有常。臣窃料其何至于忽送死之大

事，轻出以犯清议哉！前日听庭出命之易，士论所以凜凜者，实以陛下为四海纲常之主，大臣身任道揆，扶翊纲常者也。自闻大臣有起复之命，虽未知其避就若何，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声涕零，是果何为而然？人心天理，谁实无之，兴言及此，非可使闻于邻国也。陛下乌得而不悔悟，大臣乌得而不坚忍？臣恳恳纳忠，何敢诋讦，特为陛下爱惜民彝，为大臣爱惜名节而已。”疏出，朝野传诵，帝亦察其忠亮，每从容访天下事，以筵益申前议。未几，夜降御笔黜四不才台谏，起复之命遂寝。

元老旧德次第收召，元杰亦兼右司郎官，拜太常少卿，兼给事中、国子祭酒，权中书舍人。杜范入相，复延议军国事。为书无虑数十，所言皆朝廷大政，边鄙远虑。每裁书至宗社隐忧处，辄阁笔挥涕，书就随削稿，虽子弟无有知者。六月朔，轮当侍立，以暴疾谒告。特拜工部侍郎，随乞纳，诏转一官致仕。夜四鼓。遂卒。

先，元杰未死之一日，方谒左丞相范钟归，又折简察院刘应起，将以冀日奏事。是夕，俄热大作，诘朝不能造朝，夜烦愈甚，指爪忽裂，以死。朝绅及三学诸生往吊，相顾骇泣。讣闻，帝震悼曰：“徐元杰前日方侍立，不闻有疾，何死之遽耶？”亟遣中使问状，赙赠银绢二百计。已而太学诸生伏阙诉其为中毒，且曰：“昔小人有倾君子者，不过使之自死于蛮烟瘴雨之乡，今蛮烟瘴雨不在领海，而在陛下之朝廷。望奋发睿断，大明典刑。”于是三学诸生相继叩阍讼冤，台谏交疏论奏，监学官亦合辞闻于朝。二子直谅、直方乞以恤典充赏格。有旨付临安府逮医者孙志宁及常所给使鞠治。既又改理寺，诏殿中侍御史郑采董之，且募告者赏缗钱十万、官初品。大理寺正黄涛谓伏暑证，二子乞斩涛谢先臣。然狱迄无成，海内人士伤之，帝悼念不已，赐官田五百亩、缗钱五千给其家。赐谥忠愍。

孙子秀，字元实，越州余姚人。绍定五年进士。调吴县主簿。有妖人称“水仙太保”，郡守王遂将使治之，莫敢行，子秀奋然请往，焚其庐，碎其像，沈其人于太湖，曰：“实汝水仙之名矣。”妖遂绝。日诣学宫与诸生讨论义理。辟淮东总领所中酒库，檄督宜兴县围田租。既还，白水灾，总领恚曰：“军饷所关，而敢若此，独不为身计乎？”子秀曰：“何敢为身计，宁罪去尔。”力争之，遂免。

调滁州教授，至官，改知金坛县。严保伍，厘经界，结义役，一切与民休息。讼者使贳牒自诣里正，并邻证来然后行，不实者往往自匿其牒，惟豪黠者有犯，则痛绳不少货。淮民流入以万计，振给抚恤，树庐舍，括田使耕，拔其能者分治之。崇学校，明教化，行乡饮酒礼。访国初茅山书院故址，新之，以待远方游学之士。

通判庆元府，主管浙东盐事。先是，诸场盐百袋附五袋，名“五厘盐”，未几，提举官以为正数，民困甚，子秀奏蠲之。辟干办行在诸司粮料院。衢州寇作，水冒城郭，朝廷择守，属子秀行。子秀谓捕贼之责，虽在有司，亦必习土俗之人，乃能翦其凭依，裁其奔突。乃立保伍，选用土豪，首旌常山县令陈谦亨、寓土周还淳等捍御之劳，且表于朝，乞加优赏，人心由是竞劝。未几，盗复起江山、玉山间，甫七日，而众禽四十八人以来。终子秀之任，贼不复动，水潦所及，则为治桥梁，修堰闸，补城壁，浚水原，助葺民庐，振以钱米，招通邻籴。奏蠲秋苗万五千石有奇，尽代纳其夏税，并除公私一切之负；埧溪沙壅之田，请于朝，永蠲其税，民用复苏。

南渡后，孔子裔孙寓衢州，诏权以衢学奉祀，因循逾年，无专飨之庙。子秀撤废佛寺，奏立家庙如阙里。既成，行释菜礼。以政最迁太常丞，以言罢。未几，迁大宗正丞，迁金部郎

官。金部旧责州郡以必不可辨之泛数，吏颠倒为奸欺。子秀日夜讨论，给册转递以均其输，人人如债切身，不遣一字而输足。迁将作监、淮东总领，辞。改知宁国府，辞。为左司兼右司，再兼金部。与丞相丁大全议不合，去国。差知吉州，寻镌罢。

时嬖幸朱熠凡三劾子秀。开庆元年，为浙西提举常平。先是，大全以私人为之，尽夺亭民盐本钱，充献羨之数；不足，则估籍虚摊。一路骚动，亭民多流亡。子秀还前政盐本钱五十余万贯，奏省华亭茶盐分司官，定衡量之非法多取者，于是流徙复业。徙浙西提点刑狱兼知常州。淮兵数百人浮寓贡院，给饷不时，死者相继，子秀请于朝，创名忠卫军，置砦以居，截拨上供贍之。盗劫吴大椿，前使者讳其事，诬大椿与兄子焞争财，自劫其家，追毁大椿官，编置千里外，徙黥其臧获。子秀廉得实，乃悉平反之。寻以兼郡则行部非便，得请专臬事。击贪举廉，风采凜然，犴狱为清。

进大理少卿，直华文阁、浙东提点刑狱兼知婺州。婺多势家，有田连阡陌而无赋税者，子秀悉核其田，书诸牒，势家以为厉己，噤言者罢之。寻迁湖南转运副使，以迎养非便辞，移浙西提点刑狱。子秀冒暑周行八郡三十九县，狱为之清。安吉州有妇人诉人杀其夫与二仆，郡守捐赏万缗，逮系考掠十余人，终莫得其实。子秀密访之，乃妇人赂宗室子杀其夫，仆救之，并杀以灭口。一问即伏诛，又释伪会之连逮者，远近称为神明。

初，狱讼之滞，皆由期限之不应。使者下车，或亲书戒州县勿违，而违如故，则怒之。怒之，改匣，又违则又重怒之，至再三。而专卒四出，巡尉等司缴限抱匣费不贖，则其势必违。子秀与州县约，到限者径诣庭下，吏不得要索，亦无违者。其后创循环总匣属各州主管官，凡管内诸司报应皆并入匣，一日一遣，公移则又总实于匣以往。于是事无小大，纤悉毕具，而

风闻者反谓专卒凌州县，劾罢之，子秀笑而已。移江东提点刑狱。度宗即位，进太常少卿兼右司，寻兼知临安府，以言罢。起知婺州，卒。

子秀少从上虞刘汉弼游，磊落英发，抵掌极谈，神采飞动。与人交久而益亲，死生患难，营救不遗力。闻一善则手录之。

李伯玉，字纯甫，饶州余干人。端平二年，进士第二。初名诚，以犯理宗潜讳更今名。授观察推官、太学正兼庄文府教授、太学博士。召试馆职，历诋贵戚大臣，直声暴起。改校书郎，奏言：“台评迎合上意，论罢尤焮、杨栋、卢钺三人，忠邪不辨，乞同罢。”帝不允。监察御史陈垓连劾罢之。

奉云台祠，差知南康军，迁著作佐郎兼沂靖惠王府教授，兼考功郎官，兼尚书右司员外郎。引故事弹台臣萧隶来，迁著作郎。帝怒，降两官罢叙。复知邵武军，改湖北提点刑狱，移福建，迁尚右郎官。侍御史何梦然论伯玉乃吴潜之死党，奉祀，迁福建提举常平、淮西转运判官。召赴经筵，迁考功郎兼太子侍读，拜太府少卿、秘书少监、起居郎、工部侍郎。

度宗即位，兼侍讲，权礼部侍郎，升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。贾似道尝集百官议事，忽厉声曰：“诸君非似道拔擢，安得至此！”众默然莫敢应者，伯玉答曰：“伯玉殿试第二名，平章不拔擢，伯玉地步亦可以至此。”似道虽改容而有怒色。既退，即治归。以显文阁待制知隆兴府，右正言黄万石论罢。召入觐，擢权礼部尚书兼侍读。似道益专国柄，帝以伯玉旧学，进之卧内，相对泣下，欲用以参大政，似道益忌之，而伯玉寻病卒。

伯玉尝请罢童子科，以为非所以成人材，厚风俗。赵汝腾尝荐八士，各有品目，于伯玉曰“铜山铁壁”。立朝风节，大较似之。所著有《斛峰集》。

论曰：陆持之学足以承其家，而不幸蚤丧，徐鹿卿论议明达，克施有政，赵逢龙之清操，汝腾之不挠，孙梦观之平直，洪天锡、黄师雍、徐元杰、李伯玉皆悉心直言，不避权势，孙子秀政绩著见，皆当时之杰出云。

列传第一百八十四

刘应龙 潘枋 洪芹 赵景纬 冯去非 徐霖 徐宗仁
危昭德 陈瓘杨文仲 谢枋得

刘应龙，字汉臣，瑞州高安人。嘉熙二年进士。授零陵主簿，饶州录事参军。有毛隆者，务剽掠杀人，州民被盜，遥呼盜曰：“汝毛隆也？”盜亦曰：“我毛隆也。”既，讼于官，捕隆置狱，应龙曰：“盜诚毛隆，其肯自谓？”因言于州，州不可，乃委它官，隆诬伏抵死，未几盜败，应龙繇是著名。改知崇仁县。淮西失守，江西诸州有残破者，县佐贰闻变先遁，应龙固守不去。

先是，理宗久未有子，以弟福王与芮之子为皇子，丞相吴潜有异论，帝已不乐。大元兵度江，朝野震动，逐丞相丁大全，复起潜为相，帝问潜策安出，潜对曰：“当迁幸。”又问卿如何，潜曰：“臣当死守于此。”帝泣下曰：“卿欲为张邦昌乎？”潜不敢复言。未几北兵退，帝语群臣曰：“吴潜几误朕。”遂罢潜相。帝怒潜不已，应龙朝受命，帝夜出象简书疏稿授应龙，使劾潜，应龙谓：“潜本有贤誉，独论事失当，临变寡断。祖宗以来，大臣有罪未尝轻肆诛戮。欲望姑从宽典，以全体貌。”帝大怒。乃按劾丁大全，请加窜斥，疏言：“内莫急于苏民瘼以固国本，外莫急于讨军实以振国威。”又言时政四事，广发稟以振民饥，通商贩以助民食，劝分富室以助官余，严等第以核民数，稽检放以苏民穷，严戢盜以除民害。贾似道

素忌潜，会京师米贵，应龙为《劝糶歌》宦者取以上闻，帝问知应龙所作，问似道米价高，当亟处之，似道访其由，亦怒应龙。迁司农少卿，寻以右谏议大夫孙附凤言，遂去国。

景定三年，湖南饥，起提举常平。以救荒功，迁直宝章阁、广南东路转运判官。迁秘书监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。知隆兴府兼江西转运副使，奏免和籴二十万石。擢权户部侍郎兼侍讲。时似道当国，百官奏对稍切直者辄黜，应龙言：“臣观今日之事，可言者多矣。迩日以来，靖恭自守者以论事为忌，指陈稍切者联翩引去，岂两省缴驳过甚，重其疑欤？抑廷臣奏对拂意，速其畏欤？朝廷清明之时，而言者已怀疑畏，臣恐正臣夺气，鯁臣吃舌，宜非盛世所有。”遂迁当路，自侍从、两省以下无不切齿。未几，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宁府，亟辞，中书舍人卢钺希指封还录黄。久之，起为江东转运使，辞。

南海寇作，朝廷患之，乃以显谟阁待制知广州、广东纱略安抚使。寇闻应龙至，遁去。应龙剿逐之，南海大治。特旨屡召，拜户部侍郎仍兼侍读，七上奏辞免。德祐元年，迁兵部尚书、宝章阁直学士、知赣州，兼江西兵马钤辖、青海军节度使，力辞，隐九峰。

子元高亦举进士，知候官县。没，洪天锡叹曰：“朝廷失一御史矣。”

潘枋字庭坚，福州闽人。端平二年策进士，枋对曰：“陛下承休上帝，皈德匹夫，何异为人子孙，身荷父母劬劳之赐，乃指豪奴悍婢为恩私之地。欲父母无怒，不可得也。”又曰：“陛下手足之爱，生荣死哀，反不得视士庶人。此如一门之内，骨肉之间未能亲睦，是以僮仆疾视，邻里生侮。宜厚东海之恩，裂淮南之土，以致人和。”时对者数百人，庭坚语最直。

会殿中侍御史蒋岷劾方大琮、刘克庄、王迈前倡异论，并

诬舛姓同逆贼，策语不顺，请皆论以汉法。舛调镇南军节度推官、衢州推官，历浙西提举常平司。迁太学正，旬日，出通判潭州。日食，应诏上封事曰：“熙宁初元日食，诏郡县掩骼，著为令。故王一抔不浅土，其为暴骸亦大矣。请以王礼改葬。”又移书丞相游似申言之，似心善其言，方将收用之，而舛卒。

洪芹，尚书右仆射适之曾孙，以大父泽入官，甫更调，登进士第。自南平司法改钦州教授。部使者爱其才，先后并荐之，有旨召审察。丁内外艰。入主省架阁，迁太学博士。轮对，发明絜矩之道。擢国子博士，出通判南剑，入为太常博士，累迁将作少监。属词臣无当上意，慨然思得天下士，丞相程元凤言当今地望无逾洪芹者，进兼翰林，权直秘书少监。

开庆元年，升直学士院，继权礼部侍郎、中书舍人。属兵兴，帝悟柄任非人，自贻国祸，诏书所至，闻者奋激，盖芹所草也。丁大全罢相，出典乡郡。芹迁礼部侍郎，缴奏：“大全鬼蜮之资，穿窬之行，暴戾淫黷，引用凶恶，陷害忠良，遏塞言路，浊乱朝纲。乞尽从谏臣所请，追官远窜，以伸国法，以谢天下。”沈炎乘上怒，攻丞相吴潜，芹独缴奏曰：“方国本多虞，潜星驰赴阙，理纷镇浮，陈力为多。一旦视为弁髦，得无如《诗》所谓‘将安将乐女转弃予’乎？”慷慨敢言，天下义之。

迁礼部侍郎，帝锐意乡用而以论去，退寓永嘉，怡然自适。咸淳初，起知宁国府。卒。有文集。

赵景纬字德父，临安府于潜人。少勤学，弱冠得周惇颐、程颢兄弟诸书读之，恨不及登朱熹之门。熹门人叶味道谓之曰：“度正，吾党中第一人。”遂往见，首诲以求放心为本。由是往来味道、正之间，研索益精。入太学，登淳祐元年进士第。授江阴军教授，诸生守其桀度。丁母忧，以禄不逮养，服阙不

调。作《读易庵悬霭山》。江东提点刑狱吴势卿辟为干办公事，不就。召为史馆检阅，辞，不许；乞换待次教授，不许；乞岳祠，又不许；乞致仕，不报。有旨特与改合入官，主管崇道观，三辞，不许。景定元年，特授秘书郎，两辞，不许。迁著作郎，辞，不许。以疾丐祠，差主管佑神观兼史馆校勘。史成，两乞外祠，进直秘阁，与在外宫观，辞职名，不许。差主管崇禧观。

台州守王华甫建上蔡书院，礼景纬为堂长，以疾辞。依旧职差知台州，两辞，不许，趣命益严。至郡，以化民成俗为先务，首取陈述古《谕俗文》书示诸邑，且自为之说，使其民更相告谕、讽诵、服行，期无失坠。约束官吏扰民五事。取《孝经庶人章》为四言咏赞其义，使朝夕歌之，至有为之感涕者。举遗逸车若水、林正心于朝。旌孝行，作《训孝文》以励其俗。平重刑，惩哗讟，治豪横。建黄岩县社仓六十有六。浚河道九十里，筑堤路三十里。节浮费，为下户代输秋苗。奏蠲五邑坊河渡钱。

斯年之内，乞归田里者再。进考功郎官，再辞，不许。兼沂靖惠王府教授，辞，不许。是冬，四辞新命，且乞祠，皆不许。乃乞于赤城、桐柏之间采药著书，庶几有补后学，使病废之身不为无用于圣世，不许。御笔兼崇政殿说书，三辞，不许。乃造朝，侍缉熙殿，以《易》进讲，论“圣人体元之妙在惟几，人君得此，则天下有治而无乱，人事有吉而无凶矣”。又曰：“惕厉祗惧，乃天心之所存。圣人先处于忧，故能无忧，先处以危，故能无危；若乃先自处于安乐，则忧危乘之矣。”又论监司守令，其说曰：“知人之难，自古已然。人才乏使，莫今为甚。或观望而挠于势，或阿私而徇于情，或是非不公而以枉为直，或毁誉失实而以污为廉。遂使举刺不当，不足以服天下之心。与其纠劾于有罪之后，而未必尽得其情；孰若精择于未

用之先，而使之各称其职。”

彗出于柳，景纬应诏上封事曰：

今日求所以解天意者，不过悦人心而已。百姓之心即天心也。锢私藏而专天下之同欲，则人不悦。保私人而违天下之公议，则人不悦。閭閻之糟糠不厌，而燕私之供奉自如，则人不悦。百姓之膏血日涸，而符移之星火愈急，则人不悦。不公于己而欲绝天下之私，则人不悦。不澄其源而欲止天下之贪，则人不悦。夫必有是数者，斯足以召怨而致灾。

愿陛下捐内帑以绝壅利之谤；出嫔嬙以节用度之奢。弄权之貂寺素为天下之所共恶者，屏之绝之；毒民之恩泽侯尝为百姓之所愤者，黜之弃之。择忠鲠敢言之士置之台谏，以通关鬲之壅；选慈惠忠信之人使为守宰，以保元气之残。又必稽乾、淳以来，凡利源窠名之在百司庶府者，悉隶其旧，以济经用之急；公田派买不均之弊，听民自陈，随宜通变，以安田里之生。则人心悦、天意解矣。人之常情，惧心每发于灾异初见之时，不能不潜移于谄谀交至之后。万一过听左右宽譬之言，曲为它说以自解，毛举细故以塞责，而恐惧之初心弛，则下拂人心，上违天意，国之安危或未可知。

又曰：“损玉食，不若损内帑、却贡奉之为实。避正朝，不若塞幸门、广忠谏之为实。肆大箴固所以广仁恩，又不若择循良、黜贪暴之为实。盖天意方回而未豫，人心乍悦而旋疑，此正阴阳胜复之会，眷命隆替之机也。”兼国史院编修官、实录院检讨官，辞，不许。转对，言：“愿明辨义利之限，力破系吝之私，以天自处而绝内外之分，以道制欲而黜耳目之累。毋以閭閻之贱干公议，毋以戚畹之私紊国常。”乞归田里，不许。拜太府少卿，兼职仍旧，再辞，不许。复上疏乞归，不许。

以直敷文阁知嘉兴府，辞，仍乞奉祠，皆不许。咸淳元年

至郡，首以护根本、正风俗为先务。三乞辞，不许。拜宗正少卿，御笔兼侍讲，辞，不许。乃还家，三乞祠，御笔趣行，犹乞宽告，不许。至国门，御笔兼权工部侍郎，时暂兼权中书舍人，三辞，不许。以《礼记》进讲，开陈敬恕之义。封还滥恩词头，帝从之。又言：“损德害身之大莫过于嗜欲，而窒嗜欲之要莫切于思。居处则思敬，动作则思礼，祭祀则思诚，事亲则思孝。每御一食，则思天下之饥者。每服一衣，则思天下之寒者。嫔嫗在列，必思夏桀以嬖色亡其国。饮燕方欢，必思商纣以沈湎丧其身。念起而思随之，则念必息。欲萌而思制之，则欲必消。志气日以刚健，德性日以充实，岂不盛哉。”

又曰：“雷发非时，窃迹今日之事而有疑焉。内批叠降而名器轻，宫闱不严而主威衰，横恩之滥已收而复出，戢贪之诏方严而随弛。宫正什伍之令所以防奇邪，而或纵于乞怜之卑祠。缙黄出入之禁所以严宸居，而间惑于襁褓之小数。以至弹墨未干，而扞拭之旨已下；驳奏未几，而捷出之径已开。命令不疑，则阳纵而不收。主意不坚，则阴闭而不密。陛下可不思致灾之由，而亟求所以正之哉？愿清其天君，以端出治之源；谨其号令，以肃纪纲之本。毋牵于私恩而挠公法，毋迁于迕言而乱旧章，去谗而远色，贱货而贵德，则人心悦而天意得，可以开太平而兆中兴也。”

进权礼部侍郎兼修玉牒，再辞，不许。升兼侍读，辞，不许。进《圣学四箴》：一曰惜日力以致其勤，二曰精体认以充其知，三曰屏嗜好以专其业，四曰谨行事以验其用。五乞归田里，帝勉留之，请益力。特授集英殿修撰、知建宁府，辞，不许，乃还家。召为中书舍人，三辞，不许，请益力。进显文阁待制，依所乞予祠，辞职名，不许，遂差提举玉隆万寿宫。有疾，谢医却药，曰：“使我清心以顺天命，毋重恼我怀。”拱

手三揖乃卒。诏特赠四官至中奉大夫，谥文安。景纬天性孝友，雅志冲淡，亲没无意仕进，故其立朝之日不久云。

冯去非字可迁，南康都昌人。父椅字仪之，家居授徒，所注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、《太极图》、《西铭辑说》、《孝经章句》、《丧礼小学》、《孔子弟子传》、《读史记》及诗文、志录，合二百余卷。

去非，淳祐元年进士。尝干办淮东转运司，治仪真，欧阳脩东园在焉，使者黄涛欲以为佛寺，时已许荐，去非力争不得，宁不受使者荐，谒告而去。宝祐四年，召为宗学谕。丁大全为左谏议大夫，三学诸生叩阁言不可。帝为下诏禁戒，诏立石三学，去非独不肯书名碑之下方。监察御史吴衍、翁应弼劾诸生下狱，去非复调护宗学生之就逮者。未几，大全签书枢密院事、参知政事，蔡抗去国，去非亦以言罢。归舟泊金、焦山，有僧上谒，去非不虞其为大全之人也，周旋甚款。僧乘间致大全意，愿毋遽归，少俟收召，诚得尺书以往，成命即下。去非奋然正色曰：“程丞相、蔡参政牵率老夫至此，今归吾庐山，不复仕矣，斯言何为至我！”绝之，不复与言。

徐霖字景说，衢州西安人。年十三，有志圣人之道，取所作文焚之，研精《六经》之奥，控躋先儒心传之要。淳祐四年，试礼部第一。知贡举官入见，理宗曰：“第一名得人。”嘉奖再三。登第，授沅州教授。

时宰相史嵩之挟边功要君，植党颍国。霖上疏历言其奸深之状，以为：“其先也夺陛下之心，其次夺士大夫之心，而其甚也夺豪杰之心。今日之士大夫，嵩之皆变化其心而收摄之矣。且其变化之术甚深，非章章然号于人使之为小人也。常于善类择其质柔气弱易以夺之者，亲任一二，其或稍有异已，则潜弃而摈远之，以风其余。彼以名节之尊不足以易富贵之愿，义利

之辨亦终暗于妻妾宫室之私，则亦从之而已。”疏奏，见者吐舌，为霖危之。未几，嵩之匿父丧求起复，君子并起而攻之，上大感悟。

丞相范钟进所召试馆职二人，上思霖之忠，亲去其一，易霖名。及试，则曰：“人主无自强之志，大臣有患失之心，故元良未建，凶奸未窜。”是时，丞相杜范已薨，而钟虽得位，畏奸人覆出为己祸故也。擢秘书省正字，霖辞不获命，遂就职。会日食，霖应诏上封事曰：“日，阳类也，天理也，君子也。吾心之天理不能胜乎人欲，朝廷之君子不能胜乎小人。宫闈之私暱未屏，琐闼之奸邪未辨，台臣之讨贼不决，精禋感浹，日为之食。”又数言建立太子。迁校书郎。七年夏，大旱，霖应诏言：“谏议大夫不易则不雨，京兆尹不易则不雨。”不报，去国。上遣著作郎姚希得留之，不还。御笔改合入官，乃改宣教郎。霖屡辞，曰：“向为身死而不敢欺其君父，今以官高而自眩于平生，失其本心，何以暴其忠志？”又曰：“志贵乎洁，忠尚乎精，即有取，则自蹈于垢污矣。”

八年夏，添差通判信州，霖皆力辞，竟未拜，改秩之命故也。寻令守臣勉谕之，特改宣教郎、主管云台观，霖乃拜受。十二年，迁秘书省著作郎，累辞，不许。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，上曰：“今日所当言者，当备陈之。”霖复以正太子名为言，又奏：“万化之本在心，存心之法在敬。”兼权尚左郎官，兼崇政殿说书。乃上疏言：“叶大有阴柔奸黠，为群愆冠，不宜久长台谏，乞斥去。”不报。兼权左司。霖知无不言，于是谗嫉者思以中伤，而上亦不悦。乞补外，知抚州。祠先贤，宽租赋，振饥穷，诛悍将，建营砦，几一月而政举化行。以言去，士民遮道，不得行，及暝，始由径以出。

宝祐元年，差知衡州。三年，当之官，遂辞，差知袁州。

五年，丁外艰，哀毁号绝，水浆不入口七日。明年开庆元年，差主管崇禧观。景定二年，知汀州。明年，卒。将终，语其长子心亨曰：“有生必有死，自古圣贤皆然，吾复何憾。”尚书省请加优异，诏与一子恩泽。度宗赐祭田百亩，以旌直臣。霖间居衢，守游钓筑精舍，聘霖为学者讲道，是日听者三千余人。

徐宗仁字求心，信之永丰人。淳祐十年进士。历官为国子监主簿。开庆元年，伏阙上书曰：

赏罚者，军国之纲纪。赏罚不明，则纲纪不立。今天下如器之欹而未坠于地，存亡之机，固不容发。兵虚将惰，而力匮财殫，环亮四境，类不足恃；而所恃以维持人心、奔走豪杰者，惟陛下赏罚之微权在耳。权在陛下，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，则未坠者安保其终不坠乎？臣为此惧久矣。

陛下当危急之时，出金币赐土田，授节钺，分爵秩，尺寸之功，在所必赏。故当悉心效力，图报万分可也。而自干腹之兵越江逾广以来，凡阅数月，尚未闻有死战阵、死封疆、死城郭者，岂赏罚不足以劝惩之耶？今通国之所谓佚罚者，不过丁大全、袁玠、沈翥、张镇、吴衍、翁应弼、石正则、王立爰、高铸之徒，而首恶则董宋臣也。是以廷绅抗疏，学校叩阍，至有欲借尚方剑为陛下除恶。而陛下乃释而不问，岂真欲爱护此数人而重拂千万人之心？天下之事势急矣，朝廷之纪纲坏矣。若误国之罪不诛，则用兵之士不勇。今东南一隅天下，已半坏于此数人之手，而罚不损其豪毛。彼方拥厚货，挟声色，高卧华屋，而使陛下与二三大臣焦心劳思，可乎？三军之在行者，岂不愤然不平曰：“稔祸者谁欤，而使我捐躯兵革之间？”百姓之罹难者，岂不群然胥怨曰：“召乱者谁欤，而使我流血锋镝之下？”陛下亦尝一念及此乎？

又极论边事，谓惠衰而威不振。论董宋臣盘固日久，蒙蔽

日久。又请“使有言责者皆得以尽其言，则国论伸而国威振，臣虽屏处山林，亦有生气”。迁国子监丞、秘书省著作佐郎，主管崇禧观。迁考功郎官兼崇政殿说书，进读《敬天图》。迁太府少卿兼侍讲、兼侍立修注官，迁太常少卿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。知宁国府。监察御史郭闾论罢。

德祐元年，起授吏部侍郎兼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，兼提领丰储仓所，兼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，侍左侍郎。乞假督府名称往本州同守臣防拓，不允。权礼部尚书兼益王府赞读。卫益王走海上，厓山兵败，死焉。

危昭德，邵武人。宝祐元年进士。历官为史馆检阅校勘、武学谕、宗正寺簿兼崇政殿说书，迁秘书郎。疏言：“国之命在民，民之命在士大夫。士大夫不廉，腴民膏血，为己甘腴，民不堪命矣。”又言：“愿陛下与二三大臣察利害之实，究安危之本，明诏郡国，申严号令，俾急其所急，凡荒政之当举者，不可一日而置念；缓其可缓，凡苛赋之肆扰者，易为此时之宽征。固结人心，乃所以延天命也。”又言：“愿陛下举考课之事，内以责诸弹纠之职，外以责诸监司、郡守之计。贪浊昏庸，固在必惩。廉能正直，尤当示劝。察之精则黜陟之咸服，行之力则观听之具孚，而课吏之实得矣。”

进兼侍讲。又言：“民者，邦之命脉，欲寿国脉，必厚民生，欲厚民生，必宽民力。”且条上厉民四敝。又言：“愿陛下为万世根本之虑，为一时仓卒之防，必求安节之亨，毋招不节之咎，节之又节，则宫闈之费差省，帑藏之积自充，上用足而下不匮矣。”又乞“察欣瘁休戚之故，酌利害损益之宜，孰为当因，孰为当革，孰为可罢，孰为可行，则折衷泉货而远近便，开通关梁而商贾行。下修身奉法之诏，而吏得自新；出输仓助贷之令，而民免贵余；窒墨敕之门，而无官府黜陟之异；

止输台之议，而无疆界彼此之分，则气脉苏醒、意向翕合矣”。

迁起居舍人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，寻迁殿中侍御史、侍御史。谏作宗阳宫。权工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，乞致仕，特转一官。昭德在经筵，以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大学衍义》进讲，反覆规正者甚多。所著《春山文集》。

子彻孙，咸淳元年进士。

陈瓘字子爽，嘉兴人。历京湖制置使司主管机宜文字，差知德安府，加直宝谟阁、江西提点刑狱，改直敷文阁、提举千秋鸿禧观，转司农寺丞、主管崇道观、知安庆府。召赴阙，加直显谟阁、湖南提点刑狱。再召为右司郎官，加直宝文阁知隆兴府、江西安抚使，改知江州，主管江西安抚司事。召为右司郎官，进直龙图阁、浙西提点刑狱，迁司农少卿，以秘阁修撰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，迁大理卿，进右文殿修撰、知平江府兼淮、浙发运使。

户部侍郎赵必愿举瓘最，诏特转一官，迁太府卿、司农卿，权工部侍郎兼同详定敕令官，兼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。入奏，言：“愿陛下转移世道之枢机，砥砺士大夫之廉耻，使知名义为重，利禄为轻。久去国以恬退闻者召之，久立朝以更迭请者从之，甘言容悦者必斥，真情丐闲者勿留。如此，则君臣上下皆以真实相与，四维既张，士大夫难进易退之风，当见于圣世，人才幸甚！”又言：“请以从官仿古昔人从出藩之意，其从臣为诸路宪漕，则以提点刑狱使、转运使系衔，假之‘使’名，示与庶官别，仍乞除授自臣始。”自是屡言于帝前，不许。以言罢。

未几，进集英殿修撰、知婺州，改知太平州兼江东转运副使。请蠲放诸郡灾伤。加户部侍郎、淮东总领，寻提领江、淮茶盐所兼知太平州。发公帑代三县输折丝帛钱五十万九千三百

六十余贯。又作浮淮书堂以处两淮之民而教之。进显谟阁待制、知广州，权兵部尚书，又进宝章阁直学士、知婺州，迁权户部尚书，寻为真，时暂兼吏部尚书，以宝文阁学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。召赴阙，以旧职提举太平兴国宫，加龙图阁学士，依旧宫观。久之，加端明殿学士。咸淳四年，卒，谥清毅。

垚屡历麾节，军民爱戴，幕客盛多，而垚又乐荐士。所著《可斋瓠稿》二十卷。

杨文仲字时发，眉州彭山人。七岁而孤。母胡，年二十有八，守节自誓，教养诸子。文仲既冠，以《春秋》贡，其母喜曰：“汝家至汝，三世以是经收效矣。”

淳祐七年，文仲以胄试第一入太学。九年，又以公试第一升内舍。时言路颇壅，因季冬雷震，首帅同舍叩阁极言时事，有曰：“天本不怒，人激之使怒。人本无言，雷激之使言。”一时争传诵之。升上舍，为西廊学录。丞相谢方叔尝问文仲曰：“今日何事最急？”对曰：“国本未建，莫大于此。上意未喻，当以死请可也。”宝祐元年，登进士第。丁母忧，释服，属从叔父栋守婺州罢归，寓余杭，文仲往问伊、洛之学。

调复州学教授。转运使印应飞辟入幕。明嫠妇冤狱，应飞悉从文仲议，且荐之。荆湖宣抚使赵葵署文仲佐分司幕。姚希得、江万里合荐文仲学为有用。辟四川宣抚司准备差遣，添差沿海制置司干办公事。召为户部架阁，迁太学正，升博士。时栋为祭酒，讲学益诣精邃。迁国子博士。丐外，添差通判台州。故事，守贰尚华侈，正月望，取灯民间，吏以白，文仲曰：“为吾然一灯足矣。”劭农东郊，守因欲泛湖，文仲即先驰归。添差通判扬州。牙契旧额岁为钱四万缗，累政增至十六万，开告讦以求羨。文仲曰：“希赏以扰民，吾不为也。”卒增十八界一而已。制置使李庭芝檄主管机宜文字。时有沙田，使者欲

举行之，文仲力争，以为：“事不可妄兴，盖与民之惠有限，不扰之惠无穷。江北风寒之地，民力竭矣，为利几何，安忍重扰吾民乎！”事遂不行。

召为宗学博士。郊祀，摄圜坛子阶监察御史。近辅兵变水患，轮对，言：“皇天眷命，垂四百年，天命久熟之余，国脉癯老之候，此岂非一大喜惧之交乎？愿陛下一初清明，自作主宰。”又曰：“春多沈阴，岂但麦秋之忧。于时为《 》，尤轸菟陆之虑。天目则洪水发焉，苏、湖则弄兵兴焉。峨冠于于，而每见大夫之乏使；佩印累累，而常虑贪渎之无厌。将习黄金横带之娱，兵疲赤籍挂虚之穴。蚩蚩编氓，得以轻统府；琐琐警遽，辄以忧朝廷。设不幸事有大于此者，国何赖焉？”帝竦听，顾问甚至。迁太常丞，寻兼权仓部郎官，兼崇政殿说书，迁将作少监，又迁将作监。

文仲在讲筵，每以积成感动，尝进读《春秋》，帝问五霸何以为三王罪人，文仲奏云：“齐桓公当王霸升降之会，而不能为向上事业，独能开世变厉阶。臣考诸《春秋》，桓公初年多书‘人’，越二十年，伐楚定世子之功既成，然后书‘侯’之辞迭见，此所以为尊王抑伯之大法。然王岂徒尊哉？盖欲周王子孙率修文、武、成、康之法度，以扶持文、武、成、康之德泽，则王迹不熄，西周之美可寻，如此方副《春秋》尊王之意。”帝曰：“先帝圣训有曰：‘丝竹之乱耳，红紫之眩目，良心善性，皆本有之。’又曰：‘得圣贤心学之指要，本领端正，家传世守，以是而君国子民，以是而祈天永命，以是而贻谋燕翼。’大哉先训，朕朝夕服膺。”时帝以疾连不视朝，文仲奏：“声色之事，若识得破，元无可好。”帝敛容端拱久之。

盛夏，建宗阳宫，坏徙民居，畿甸骚然。文仲疏谏：“移闾阖之聚，为香火之庭，不得为善计矣。陛下绍祖宗之位，岂

以黄、老之居为轻重哉。”翼日面奏，益恳至，丞相贾似道怒曰：“杨文仲多言！”绍卿监以上荐人才，文仲荐陈存、吕折、钟季玉等十有八人，名士二人，金华王柏、天台车若水也。兼国子司业，兼侍立修注官。又以救太学教谕彭成大迂似道，主管崇禧观，出知衡州。运饷有法而民不扰，以所当得米八千石立思济仓。召为秘书少监，寻兼崇政殿说书。以疾乞致仕，不许。兼国史院编修官、实录院检讨官，迁太常少卿兼国子司业，迁起居舍人。

瀛国公即位，授权工部侍郎兼权侍右郎官，寻兼给事中。有事明堂，议以上公摄行，文仲议曰：“今祇见天地之始，虽在幼冲，比即丧次，已胜拜跪，执礼无违，所当亲飨。”时丞相王 龠、陈宜中不协，文仲上疏言：“事危且急矣。祖宗所深赖，亿兆所寄命，在乎二相，苟以不协之故，今日不战，明日不征，时不再来，后悔何及！”寻兼国子祭酒。请谥金华何基及柏。时大元兵度江，畿甸震动，朝士多弃去者，侍从班惟文仲一人，诏旌在列不去者二阶。文仲疾益甚，丐祠，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，三上章乞致仕，改知泉州。因将家逾岭南待次，卒，而宋亡矣。有《见山文集》焉。

谢枋得，字君直，信州弋阳人也。为人豪爽。每观书，五行俱下，一览终身不忘。性好直言，一与人论古今治乱国家事，必掀髯抵几，跳跃自奋，以忠义自任。徐霖称其“如惊鹤摩霄，不事笼絜。”

宝祐中，举进士，对策极攻丞相董槐与宦官董宋臣，意擢高第矣，及奏名，中乙科。除抚州司户参军，即弃去。明年复出，试教官，中兼经科，除教授建宁府。未上，吴潜宣抚江东西，辟差干办公事。团结民兵，以扞饶、信、抚，科降钱米以给之。枋得说邓、传二社诸大家，得民兵万余人，守信州，暨

兵退，朝廷核诸军费，几至不免。

五年，彗星出东方，枋得考试建康，撻似道政事为问目，言：“兵必至，国必亡。”漕使陆景思衔之，上其稿于似道，坐居乡不法，起兵时冒破科降钱，且讪谤，追两官，谪居兴国军。咸淳三年，赦，放归。德祐元年，吕文焕导大元兵东下鄂、黄、蕲、安庆、九江，凡其亲友部曲皆诱下之，遂屯建康。枋得与吕师夔善，乃应诏上书，以一族保师夔可信，乞分沿江诸屯兵，以之为镇抚使，使之行成，且愿身至江州见文焕与议。从之，使以沿江察访使行，会文焕北归，不及而反。

以江东提刑、江西招谕使知信州。明年正月，师夔与武万户分定江东地，枋得以兵逆之，使前锋呼曰：“谢提刑来。”吕军驰至，射之，矢及马前。枋得走入安仁，调淮士张孝忠逆战团湖坪，矢尽，孝忠挥双刀击杀百余人。前军稍却，后军绕出孝忠后，众惊溃，孝忠中流矢死。马奔归，枋得坐敌楼见之，曰：“马归，孝忠败矣。”遂奔信州。师夔下安仁，进攻信州，不守。枋得乃变姓名，入建宁唐石山，转茶坂，寓逆旅中，日麻衣躡履，东乡而哭，人不识之，以为被病也。已而去，卖卜建阳市中，有来卜者，惟取米屨而已，委以钱，率谢不取。其后人稍稍识之，多延至其家，使为弟子论学。天下既定，遂居闽中。

至元二十三年，集贤学士程文海荐宋臣二十二人，以枋得为首，辞不起。又明年，行省丞相忙兀台将旨诏之，执手相勉劳。枋得曰：“上有尧、舜，下有巢、由，枋得名姓不祥，不敢赴诏。”丞相义之，不强也。二十五年，福建行省参政管如德将旨如江南求人材，尚书留梦炎以枋得荐，枋得遗书梦炎曰：“江南无人材，求一瑕吕飴甥、程婴、杵臼廝养卒，不可得也。纣之亡也，以八百国之精兵，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论，武王、

太公凜凜无所容，急以兴灭继绝谢天下。殷之后遂与周并立。使三监、淮夷不叛，武庚必不死，殷命必不黜。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惨矣。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请，明年遣使问安。王伦一市井无赖、狎邪小人，谓梓宫可还，太后可归。终则二事皆符其言。今一王伦且无之，则江南无人材可见也。今吾年六十余矣，所欠一死耳，岂复有它志哉！”终不行。郭少师从瀛国公入朝，既而南归，与枋得道时事，曰：“大元本无意江南，屡遣使使顿兵，令毋深入，待还岁币即议和，无枉害生灵也。张宴然上书乞敛兵从和，上即可之。兵交二年，无一介行李之事，乃挈数百年宗社而降。”因相与痛哭。

福建行省参政魏天祐见时方以求材为急，欲荐枋得为功，使其友赵孟卸来言，枋得骂曰：“天祐仕闽，无毫发推广德意，反起银冶病民，顾以我辈饰好邪？”及见天祐，又傲岸不为礼，与之言，坐而不对。天祐怒，强之而北。枋得即日食菜果。

二十六年四月，至京师，问谢太后櫜所及瀛国所在，再拜恸哭。已而病，迁悯忠寺，见壁间《曹娥碑》，泣曰：“小女子犹尔，吾岂不汝若哉！”留梦炎使医持药杂米饮进之，枋得怒曰：“吾欲死，汝乃欲生我邪？”弃之于地，终不食而死。伯父徽明以特奏恩为当阳尉，摄县事，时天基节上寿，大元兵奄至，徽明出兵战死，二子趋进抱父尸，亦死。

论曰：刘应龙不附贾似道，冯去非不附丁大全，潘枋论皇子竝事，坎壈以终。洪芹讼吴潜，伟哉。赵景纬。醇儒也，而无躁竞之心。徐霖进则直言于朝，退则讲道于里。徐宗仁国亡与亡，异乎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。危昭德经筵进对之言，悉载诸故史。陈瓘能以意气感人，杨文仲当抢攘之时，犹能荐士，谢枋得嵌崎以全臣节，皆宋末之卓然者也。

列传第一百八十五 循吏

陈靖 张纶 邵晔 崔立 鲁有开 张逸 吴遵路 赵尚宽 高赋 程师孟 韩晋卿 叶康直

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：太祖之世，牧守令录，躬自召见，问以政事，然后遣行，简择之道精矣；监司察郡守，郡守察县令，各以时上其殿最，又命朝臣专督治之，考课之方密矣；吏犯赃遇赦不原，防闲之令严矣。

承平之世，州县吏谨守法度以修其职业者，实多其人。其间必有绝异之绩，然后别于赏令，或自州县善最，他日遂为名臣，则抚子之长又不足以尽其平生，故始终三百余年，循吏载诸简策者十二人。作《循吏传》。

陈靖，字道卿，兴化军莆田人。好学，颇通古今。父仁壁，仕陈洪进为泉州别驾。洪进称臣，豪猾有负险为乱者，靖徒步谒转运使杨克巽，陈讨贼策。召还，授阳翟县主簿。契丹犯边，王师数不利，靖遣从子上书，求入奏机略。诏就问之，上五策，曰：明赏罚；抚士众；持重示弱，待利而举；帅府许自辟士；而将帅得专制境外。太宗异之，改将作监丞，未几，为御史台推勘官。

时御试进士，多擢文先就者为高等，士皆习浮华，尚敏速。靖请以文付考官第甲乙，俟唱名，或果知名士，即置上科。丧父，起复秘书丞，直史馆，判三司开拆司。淳化四年，使高丽还，提点在京百司，迁太常博士。

太宗务兴农事，诏有司议均田法，靖议曰：“法未易遽行也。宜先命大臣或三司使为租庸使，或兼屯田制置，仍择三司判官选通知民事者二人为之贰。两京东西千里，检责荒地及逃民产籍之，募耕作，赐耕者室庐、牛犁、种食，不足则给以库钱。别其课为十分，责州县劝课，给印纸书之。分殿最为三等：凡县管垦田，一岁得课三分，二岁六分，三岁九分，为下最；一岁四分，二岁七分，三岁至十分，为中最；一岁五分，未及三岁盈十分者，为上最。其最者，令佐免选或超资；殿者，即增选降资。每州通以诸县田为十分，视殿最行赏罚。候数岁，尽罢官屯田，悉用赋民，然后量人授田，度地均税，约井田之制，为定以法，颁行四方，不过如此矣。”太宗谓吕端曰：“朕欲复井田，顾未能也，靖此策合朕意。”乃召见，赐食遣之。

他日，帝又语端。曰：“靖说虽是，第田未必垦，课未必入，请下三司杂议。”于是诏盐铁使陈恕等各选判官二人与靖议，以靖为京西劝农使，命大理寺丞皇甫选、光禄寺丞何亮副之。选等言其功难成，帝犹谓不然。既而靖欲假缗钱二万试行之，陈恕等言：“钱一出，后不能偿，则民受害矣。”帝以群议终不同，始罢之，出靖知婺州，再迁尚书刑部员外郎。

真宗即位，复列前所论劝农事，又言：“国家御戎西北，而仰食东南，东南食不足，则误国大计。请自京东、西及河北诸州大行劝农之法，以殿最州县官吏，岁可省江、淮漕百余万。”复诏靖条上之，靖请刺史行春，县令劝耕，孝悌力田者赐爵，置五保以检察奸盗，籍游惰之民以供役作。又下三司议，皆不果行。

历度支判官，为京畿均田使，出为淮南转运副使兼发运司公事，徙江南转运使。极论前李氏横赋于民凡十七事，诏为罢其尤甚者。徙知潭州，历度支、盐铁判官。祀汾阴，为行在三

司判官。又历京西、京东转运使，知泉、苏、越三州，累迁太常少卿，进太仆卿、集贤院学士，知建州，徙泉州，拜左谏议大夫。初，靖与丁谓善，谓贬，党人皆逐去，提点刑狱、侍御史王耿乃言靖老疾，不宜久为乡里官，于是以秘书监致仕，卒。

靖平生多建画，而于农事尤详，尝取淳化、咸平以来所陈表章，目曰《劝农奏议》，录上之，然其说泥古，多不可行。

张纶，字公信，颍州汝阴人。少倜傥任气。举进士不中，补三班奉职，迁右班殿直。从雷有终讨王均于蜀，有降寇数百据险叛，使纶击之，纶驰报曰：“此穷寇，急之则生患，不如谕以向背。”有终用其说，贼果弃兵来降。以功迁右侍禁、庆州兵马监押，擢阁门祗候，益、彭、简等州都巡检使。所部卒纵酒掠居民，纶斩首恶数人，众乃定。徙荆湖提点刑狱，迁东头供奉官、提点开封府界县镇公事。

奉使灵夏还，会辰州溪峒彭氏蛮内寇，以知辰州。纶至，筑蓬山驿路，贼不得通，乃遁去。徙知渭州。改内殿崇班、知镇戎军。奉使契丹，安抚使曹玮表留之，不可。蛮复入寇，为辰州、澧鼎等州缘边五溪十峒巡检安抚使，谕蛮酋祸福，购还所掠民，遣官与盟，刻石于境上。

久之，除江、淮制置发运副使。时盐课大亏，乃奏除通、泰、楚三州盐户宿负，官助其器用，盐入优与之直，由是岁增课数十万石。复置盐场于杭、秀、海三州，岁入课又百五十万。居二岁，增上供米八十万。疏五渠，导太湖入于海，复租米六十万。开长芦西河以避覆舟之患，又筑漕河堤二百里于高邮北，旁镗钜石为十达，以泄横流。泰州有捍海堰，延袤百五十里，久废不治，岁患海涛冒民田。纶方议修复，论者难之，以为涛患息而畜潦之患兴矣。纶曰：“涛之患十九，而潦之患十一，获多而亡少，岂不可邪？”表三请，愿身自临役。命兼权知泰

州，卒成堰，复逋户二千六百，州民利之，为立生祠。

居淮南六年，累迁文思使、昭州刺史。契丹隆绪死，为吊慰副使。历知秦、瀛二州，两知沧州，再迁东上阁门使，真拜乾州刺史，徙知颍州，卒。纶有材略，所至兴利除害。为人恕，喜施予，在江、淮，见漕卒冻馁道死者众，叹曰：“此有司之过，非所以体上仁也。”推奉钱市絮襦千数，衣其不能自存者。

邵晔，字日华，其先京兆人。唐末丧乱，曾祖岳挈族之荆南谒高季兴，不见礼，遂之湖南。彭玕刺全州，辟为判官。会贼鲁仁恭寇连州，即署岳国子司业、知州事，遂家桂阳。祖崇德，道州录事参军。父简，连山令。

晔幼嗜学，耻从辟署。太平兴国八年，擢进士第，解褐，授邵阳主簿，改大理评事、知蓬州录事参军。时太子中舍杨全知州，性悍率蒙昧，部民张道丰等三人被诬为劫盗，悉置于死，狱已具，晔察其枉，不署牒，白全当核其实。全不听，引道丰等抵法，号呼不服，再系狱按验。既而捕获正盗，盗丰等遂得释，全坐削籍为民。晔代还引对，太宗谓曰：“尔能活吾平民，深可嘉也。”赐钱五万，下诏以全事戒谕天下。授晔光禄寺丞，使广南采访刑狱。俄通判荆南，赐绯鱼。迁著作佐郎、知忠州。历太常丞、江南转运副使，改监察御史。以母老乞就养，得知朗州。入判三司磨勘司，迁工部员外郎、淮南转运使。

景德中，假光禄卿，充交址安抚国信使。会黎桓死，其子龙钺嗣立，兄龙全率兵劫库财而去，其弟龙廷杀钺自立，龙廷兄明护率扶兰砦兵攻战。晔驻岭表，以事上闻，改命为缘海安抚使，许以便宜设方略。晔贻书安南，谕朝廷威德，俾速定位。明护等即时听命，奉龙廷主军事。初，诏晔俟其事定，即以黎桓礼物改赐新帅。晔上言：“怀抚外夷，当示诚信，不若俟龙廷贡奉，别加封爵而宠赐之。”真宗甚嘉纳。使还，改兵部员

外郎，赐金紫。初受使，假官钱八十万，市私覷物，及为安抚，已偿其半，余皆诏除之。尝上《邕州至交州水陆路》及《宜州山川》等四图，颇详控制之要。

俄判三司三勾院，坐所举季随犯赃，晬当削一官，上以其远使之勤，止令停任。大中祥符初，起知兖州，表请东封，优诏答之。及遣王钦若、赵安仁经度封禅，仍判州事，就命晬为京东转运使。封禅礼毕，超拜刑部郎中，复判三勾院，出为淮南、江、浙、荆湖制置发运使。四年，改右谏议大夫、知广州。州城濒海，每蕃舶至岸，常苦飓风，晬凿内濠通舟，飓不能害。俄遘疾卒，年六十三。

崔立，字本之，开封鄆陵人。祖周度，仕周为泰宁军节度判官。慕容彦超叛，周度以大义责之，遂见杀。立中进士第。为果州团练推官，役兵犇官物，道险，乃率众钱，佣舟载归。知州姜从革论如率敛法，当斩三人，立曰：“此非私己，罪杖尔。”从革初不听，卒论奏，诏如立议。真宗记之，特改大理寺丞，知安丰县。大水坏期斯塘，立躬督缮治，逾月而成。进殿中丞，历通判广州、许州。

会滑州塞决河，调民出刍楗，命立提举受纳。立计其用有余，而下户未输者尚二百万，悉奏弛之。知江阴军，属县有利港久废，立教民浚治，既成，溉田数千顷，及开横河六十里，通运漕。累迁太常少卿，历知棣、汉、相、潞、兖、郟、泾七州。兖州岁大饥，募富人出谷十万余石振饿者，所全活者甚众。

立性淳谨，尤喜论事。大中祥符间，帝既封禅，士大夫争奏上符瑞，献赞颂，立独言：“水发徐州，旱连江、淮，无为烈风，金陵火，天所以警骄惰、戒淫泆也，区区符瑞，尚何足为治道言哉？”前后上四十余事。以右谏议大夫知耀州，改知濠州，迁给事中。告老，进尚书工部侍郎致仕，卒。识韩琦于

布衣，以女妻之，人尝服其鉴云。

鲁有开，字元翰，参知政事宗道从子也。好《礼》学，通《左氏春秋》。用宗道荫，知韦城县。曹、濮剧盗横行旁县间，闻其名不敢入境。知确山县，大姓把持官政，有开治其最甚者，遂以无事。兴废陂，溉民田数千顷。富弼守蔡，荐之，以为有古循吏风。

知金州，有蛊狱，当死者数十人，有开曰：“欲杀人，衷谋之足矣，安得若是众邪？”讯之则诬。天方旱，狱白而雨。知南康军，代还。熙宁行新法，王安石问江南如何，曰：“法新行，未见其患，当在异日也。”以所对乖异，出通判杭州。

知卫州，水灾，人乏食，擅贷常平钱粟与之，且奏乞蠲其息。徙冀州，增堤，或谓：“郡无水患，何以役为？”有开曰：“豫备不虞，古之善计也。”卒成之。明年河决，水果至，不能冒堤而止。朝廷遣使河北，民遮诵有开功状，召为膳部郎中，元祐中，历知信阳军、洛滑州，复守冀，官至中大夫，卒。

张逸，字大隐，郑州荥阳人。进士及第，为试秘书省校书郎。知襄州邓城县，有能名。积州谢泌将荐逸，先设几案，置章其上，望阙再拜曰：“老臣为朝廷得一良吏。”乃奏之。他日引对，真宗问所欲何官，逸对曰：“母老在家，愿得近乡一幕职官，归奉甘旨足矣。”授澶州观察推官，数日，以母丧去。服除，引对，帝又固问之，对曰：“愿得京官。”特改大理寺丞。帝雅贤泌，再召问逸者，用泌荐也。

知长水县，时王嗣宗留守西京，厚遇之，及徙青神县，贫不自给，嗣宗假奉半年使办装。既至县，兴学校，教生徒。后邑人陈希亮、杨异相继登科，逸改其居曰桂枝里。县东南有松柏滩，夏秋暴涨多覆舟，逸祷江神，不逾月，滩为徙五里，时人异之。再迁太常博士、知尉氏县。擢监察御史，提点益州路

刑狱，开封府判官。使契丹，为两浙转运使。徙陕西，未赴，又徙河东，居数月，复徙陕西。以龙图阁待制知梓州。

累迁尚书兵部郎中，知开封府。有僧求内降免田税，而逸固执不许。仁宗曰：“有司能守法，朕何忧也。”又言：“顷禁命妇干禁中恩，比来稍通女谒，愿令官司纠劾。”从之。

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。逸凡四至蜀，谕其民风。华阳驺长杀人，诬道旁行者，县吏受财，狱既具，乃使杀人者守囚。逸曰：“囚色冤，守者气不直，岂守者杀人乎？”囚始敢言，而守者果服，立诛之，蜀人以为神。会岁旱，逸使作堰壅江水，溉民田，自出公租减价以振民。初，民饥多杀耕牛食之，犯者皆配关中。逸奏：“民杀牛以活将死之命，与盗杀者异，若不禁之，又将废穡事。今岁少稔，请一切放还，复其业。”报可。未几，卒于官。

吴遵路，字安道。父淑，见《文苑传》。第进士，累官至殿中丞，为秘阁校理。章献太后称制，政事得失，下莫敢言。遵路条奏十余事，语皆切直，忤太后意，出知常州。尝预市米吴中，以备岁俭，已而果大乏食，民赖以济，自他州流至者亦全十八九。累迁尚书司封员外郎，权开封府推官，改三司盐铁判官，加直史馆，为淮南转运副使。会罢江、淮发运使，遂兼发运司事。尝于真楚泰州、高邮军置斗门十九，以畜泄水利。又广属郡常平仓储蓄至二百万，以待凶岁。凡所规画，后皆便之。

迁工部郎中，坐失按蕲州王蒙正故入部吏死罪，降知洪州。徙广州，辞不行。是时发运司既复置使，乃以为发运使，未至，召修起居注。元昊反，建请复民兵。除天章阁待制、河东路计置粮草。受诏料拣河东乡民可为兵者，诸路视以为法。进兵部郎中、权知开封府，驭吏严肃，属县无追逮。

时宋庠、郑戩、叶清臣皆宰相吕夷简所不悦，遵路与三人雅相厚善，夷简忌之，出知宣州。上《御戎要略》、《边防杂事》二十篇。徙陕西都转运使，迁龙图阁直学士、知永兴军，被病犹决事不辍，手自作奏。及卒，仁宗闻而悼之，诏遣官护丧还京师。

遵路幼聪敏，既长，博学知大体。母丧，庐墓蔬食终制。性夷雅慎重，寡言笑，善笔札。其为政简易不为声威，立朝敢言，无所阿倚。平居廉俭无他好，既没，室无长物，其友范仲淹分奉赙其家。

子瑛，为尚书比部员外郎，不待老而归。

赵尚宽，字济之，河南人，参知政事安仁子也。知平阳县。邻邑有大囚十数，破械夜逸，杀居民，将犯境，尚宽趣尉出捕，曰：“盗谓我不能来，方怠惰，易取也。宜亟往，毋使得散漫，且为害。”尉既出，又遣徼巡兵蹑其后，悉获之。

知忠州，俗畜蛊杀人，尚宽揭方书市中，教人服药，募索为蛊者穷治，置于理，大化其俗。转运使持盐数十万斤，谭民易白金，期会促，尚宽发官帑所储副其须，徐与民为市，不扰而集。

嘉祐中，以考课第一知唐州。唐素沃壤，经五代乱，田不耕，土旷民稀，赋不足以充役，议者欲废为邑。尚宽曰：“土旷可益垦辟，民稀可益招徕，何废郡之有？”乃按视图记，得汉召信臣陂渠故迹，益发卒复疏三陂一渠，溉田万余顷。又教民自为支渠数十，转相浸灌。而四方之民来者云布，尚宽复请以荒田计口授之，及贷民官钱买耕牛。比三年，榛莽复为膏腴，增户积万余。尚宽勤于农政，治有异等之效，三司使包拯与部使者交上其事，仁宗闻而嘉之，下诏褒焉，仍进秩赐金。留于唐凡五年，民像以祠，而王安石、苏轼作《新田》、《新渠》诗

以美之。

徙同、宿二州，河中府神勇卒苦大校贪虐，刊匿名书告变，尚宽命焚之，曰：“妄言耳。”众乃安。已而奏黜校，分士卒隶他营。又徙梓州。尚宽去唐数岁，田日加辟，户日益众，朝廷推功，自少府监以直龙图阁知梓州。积官至司农卿，卒，诏赐钱五十万。

高赋子正臣，中山人。以父任为右班殿直。复举进士，改奉礼郎，四迁太常博士。历知真定县，通判剑刑石州、成德军。知衢州，俗尚巫鬼，民毛氏、柴氏二十余家世蓄蛊毒，值闰岁，害人尤多，与人忿争辄毒之。赋悉擒治伏辜，蛊患遂绝。

徙唐州，州田经百年旷不耕，前守赵尚宽菑垦不遗力，而榛莽者尚多。赋继其后，益募两河流民，计口给田使耕，作陂堰四十四。再满再留，比其去，田增辟三万一千三百余顷，户增万一千三百八十，岁益税二万二千二百五十七。玺书褒谕，宣布治状以劝天下，两州为生立祠。擢提点河东刑狱，又加直龙图阁、知沧州。程昉欲于境内开西流河，绕州城而北注三塘泊。赋曰：“沧城近河，岁增堤防，犹惧奔溢，矧妄有开凿乎？”昉执不从，后功竟不成。

历蔡、潞二州，入同判太常寺，进集贤院学士。在朝多所建明，尝言：“二府大臣或僦舍委巷，散处京城，公私非便。宜仿前代丞相府，于端门前列置大第，俾居之。”又言：“仁宗朝为兖国公主治第，用钱数十万缗。今有五大长公主，若悉如前比，其费无艺。愿讲求中制，裁为定式。”请诸道提点刑狱司置检法官，庶专平讞，使民不冤。乞于禁中建阁，绘功臣像，如汉云台、唐凌烟之制。言多施行。以通议大夫致仕，退居襄阳，卒年八十四。

程师孟，字公辟，吴人。进士甲科。累知南康军、楚州，

提点夔路刑狱。泸戎数犯渝州边，使者治所在万州，相去远，有警，率浹日乃至。师孟奏徙于渝。夔部无常平粟，建请置仓，适凶岁，振民不足，即矫发他储，不俟报。吏惧，白不可，师孟曰：“必俟报，俄者尽死矣。”竟发之。

徙河东路。晋地多土山，旁接川谷，春夏大雨，水浊如黄河，俗谓之“天河”，可溉灌。师孟劝民出钱开渠筑堰，淤良田万八千顷，哀其事为《水利图经》，颁之州县。为度支判官。知洪州，积石为江堤，浚章沟，揭北闸，以节水升降，后无水患。

判三司都磨勘司，接拌契丹使，萧惟辅曰：“白沟之地当两属，今南朝植柳数里，而以北人渔界河为罪，岂理也哉？”师孟曰：“两朝当守誓约，涿郡有案牘可覆视，君舍文书，腾口说，讵欲生事耶？”惟辅愧谢。

出为江西转运使。盗发袁州，州吏为耳目，久不获，师孟械吏数辈送狱，盗即成擒。加直昭文馆，知福州，筑子城，建学舍，治行最东南。徙广州，州城为侂寇所毁，他日有警，民骇窜，方伯相踵至，皆言土疏恶不可筑。师孟在广六年，作西城，及交址陷邕管，闻广守备固，不敢东。时师孟已召还，朝廷念前功，以为给事中、集贤殿修撰，判都水监。

贺契丹主生辰，至涿州，契丹命席，迎者正南向，涿州官西向，宋使价东向。师孟曰：“是卑我也。”不就列，自日昃争至暮，从者失色，师孟辞气益厉，叱候者易之，于是更与迎者东西向。明日，涿人钱于郊，疾驰过不顾，涿人移雄州以为言，坐罢归班。复起知越州、青州，遂致仕，以光禄大夫卒，年七十八。

师孟累领剧镇，为政简而严，罪非死者不以属吏。发隐撻伏如神，得豪恶不逞跌宕者必痛惩艾之，至剿绝乃已，所部肃

然。洪、福、广、越为立生祠。

韩晋卿，字伯修，密州安丘人。为童子时，日诵书数千言。长以《五经》中第，历肥乡嘉兴主簿、安肃军司法参军、平城令大理详断、审刑详议官，通判应天府，知同州、寿州，奏课第一，擢刑部郎中。

元祐初，知明州，两浙转运使差役法复行，诸道处画多仓卒失叙，独晋卿视民所宜而不戾法指。入为大理少卿，迁卿。

晋卿自仁宗朝已黄讼臬，时朝廷有疑议，辄下公卿杂议。开封民争鹑杀人，王安石以为盗拒捕斗而死，杀之无罪，晋卿曰：“是斗杀也。”登州妇人谋杀夫，郡守许遵执为按问，安石复主之，晋卿曰：“当死。”事久不决，争论盈庭，终持之不肯变，用是知名。

元丰置大理狱，多内庭所付，晋卿持平考核，无所上下。神宗称其才，每谏狱虽明，若事连贵要、屡鞠弗成者，必以委之，尝被诏按治宁州狱，循故事当入对，晋卿曰：“奉使有指，三尺法具在，岂应刺候主意，轻重其心乎？”受命即行。

诸州请谏大辟，执政恶其多，将劾不应谏者。晋卿曰：“听断求所以生之，仁恩之至也。苟谏而获谴，后不来矣。”议者又欲引唐日覆奏，令天下庶戮悉奏决。晋卿言：“可疑可矜者许上请，祖宗之制也。四海万里，必须系以听朝命，恐自今庾死者多于伏辜者矣。”朝廷皆行其说，故士大夫间推其忠厚，不以法家名之。卒于官。

叶康直，字景温，建州人。擢进士第，知光化县。县多竹，民皆编为屋，康直教用陶瓦，以宁火患。凡政皆务以利民。时丰稷为谷城令，亦以治绩显，人歌之曰：“叶光化，丰谷城，清如水，平如衡。”

曾布行新法，以为司农属。历永兴、秦凤转运判官，徙陕

西，进提点刑狱、转运副使。五路兵西征，康直领泾原粮道，承受内侍梁同以饷恶妄奏，神宗怒，械康直，将诛之，王安礼力救，得归故官。

元祐初，加直龙图阁，知秦州。中书舍人曾肇、苏辙劾康直谄事李宪，免官，究实无状，改知河中府，复为秦州。夏人侵甘谷，康直戒诸将设伏以待，歼其二酋，自是不敢犯境。进宝文阁待制、陕西都运使。以疾请知亳州，通浚积潦，民获田数十万亩。召为兵部侍郎，卒，年六十四。

列传第一百八十六 道学一

周敦颐 程颢 程颐 张载 弟戩 邵雍

“道学”之名，古无是也。三代盛时，天子以是道为政教，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，党、庠、术、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，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。是故盈覆载之间，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，以遂其性。于斯时也，道学之名，何自而立哉。

文王、周公既没，孔子有德无位，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渐被斯世，退而与其徒定礼乐，明宪章，删《诗》，修《春秋》，赞《易象》，讨论《坟》、《典》，期使五三圣人之道昭明于无穷。故曰：“夫子贤于尧、舜远矣。”孔子没，曾子独得其传，传之子思，以及孟子，孟子没而无传。两汉而下，儒者之论大道，察焉而弗精，语焉而弗详，异端邪说起而乘之，几至大坏。

千有余载，至宋中叶，周敦颐出于舂陵，乃得圣贤不传之学，作《太极图说》、《通书》，推明阴阳五行之理，命于天而性于人者，了若指掌。张载作《西铭》，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，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，灼然而无疑焉。仁宗明道初年，程颢及弟颐实生，及长，受业周氏，已乃扩大其所闻，表章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二篇，与《语》、《孟》并行，于是上自帝王傅心之奥，下至初学入德之门。融会贯通，无复余蕴。

迄宋南渡，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，其学加亲切焉。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，明善诚身为要，凡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六艺之文，

与夫孔、孟之遗言，颠错于秦火，支离于汉儒，幽沉于魏、晋六朝者，至是皆焕然而大明，秩然而各得其所。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，而上接孟氏者欤。其于世代之污隆，气化之荣悴，有所关系也甚大。道学盛于宋，宋弗究于用，甚至有厉禁焉。后之时君世主，欲复天德王道之治，必来此取法矣。

邵雍高明英悟，程氏实推重之，旧史列之隐逸，未当，今置张载后。张栻之学，亦出程氏，既见朱熹，相与博约又大进焉。其他程、朱门人，考其源委，各以类从，作《道学传》。

周敦颐，字茂叔，道州营道人。元名敦实，避英宗旧讳改焉。以舅龙图阁学士郑向任，为分宁主簿。有狱久不决，敦颐至，一讯立辨。邑人惊曰：“老吏不如也。”部使者荐之，调南安军司理参军。有囚法不当死，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。逵，酷悍吏也，众莫敢争，敦颐独与之辨，不听，乃委手版归，将弃官去，曰：“如此尚可仕乎！杀人以媚人，吾不为也。”逵悟，囚得免。

移郴之桂阳令，治绩尤著。郡守李初平贤之，语之曰：“吾欲读书，何如？”敦颐曰：“公老无及矣，请为公言之。”二年果有得。徙知南昌，南昌人皆曰：“是能辨分宁狱者，吾属得所诉矣。”富家大姓、黠吏恶少，惴惴焉不独以得罪于令为忧，而又以污秽善政为耻。历合州判官，事不经手，吏不敢决。虽下之，民不肯从。部使者赵抃惑于谮口，临之甚威，敦颐处之超然。通判虔州，抃守虔，熟视其所为，乃大悟，执其手曰：“吾几失君矣，今而后乃知周茂叔也。”

熙宁初，知郴州。用抃及吕公著荐，为广东转运判官，提点刑狱，以洗冤泽物为己任。行部不惮劳苦，虽瘴疠险远，亦缓视徐按。以疾求知南康军。因家庐山莲花峰下。前有溪，合于溢江，取营道所居濂溪以名之。抃再镇蜀，将奏用之，未及

而卒，年五十七。

黄庭坚称其“人品甚高，胸怀洒落，如光风霁月。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，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，菲于奉身而燕及芻蕘，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。”

博学行力，著《太极图》，明天理之根源，究万物之终始。其说曰：

无极而太极。太极动而生阳，动极而静，静而生阴，静极复动，一动一静，互为其根，分阴分阳，两仪立焉。阳变阴合，而生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，五气顺布，四时行焉。五行一阴阳也，阴阳一太极也。太极本无极也。五行之生也，各一其性。无极之真，二五之精，妙合而凝，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二气交感，化生万物，万物生生，而变化无穷焉。

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，形既生矣，神发知矣，五性感动而善恶分，万事出矣。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，立人极焉。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，日月合其明，四时合其序，鬼神合其吉凶。君子修之吉，小人悖之凶。故曰：“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。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。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。”又曰：“原始反终，故知死生之说。”大哉《易》也，斯其至矣。

又著《通书》四十篇，发明太极之蕴。序者谓“其言约而道大，文质而义精，得孔、孟之本源，大有功于学者也。”

掾南安时，程珦通判军事，视其气貌非常人，与语，知其为学知道，因与为友，使二子颢、颐往受业焉。敦颐每令寻孔、颜乐处，所乐何事，二程之学源流乎此矣。故颢之言曰：“自再见周茂叔后，吟风弄月以归，有‘吾与点也’之意。”侯师圣学于程颐，未悟，访敦颐，敦颐曰：“吾老矣，说不可不详。”留对榻夜谈，越三日乃还。颐惊异之，曰：“非从周茂叔来耶？”其善开发人类此。

嘉定十三年，赐谥曰元公，淳祐元年，封汝南伯，从祀孔子庙庭。

二子寿、焘，焘官至宝文阁待制。

程颢，字伯淳，世居中山，后从开封徙河南。高祖羽，太宗朝三司使。父珦，仁宗录旧臣后，以为黄陂尉。久之，知龚州。时宜獠区希范既诛，乡人忽传其神降，言“当为我南海立祠”，于是迎其神以往，至龚，珦使诘之，曰：“比过浔，浔守以为妖，投祠具江中，逆流而上，守惧，乃更致礼。”珦使复投之，顺流去，其妄乃息。徙知磁州，又徙汉州。尝宴客开元僧舍，酒方行，人欢言佛光见，观者相腾践，不可禁，珦安坐不动，顷之遂定。熙宁法行，为守令者奉命唯恐后，珦独抗议，指其未便。使者李元瑜怒，即移病归，旋致仕，累转太中大夫。元祐五年，卒，年八十五。

珦慈恕而刚断，平居与幼贱处，唯恐有伤其意，至于犯义理，则不假也。左右使令之人，无日不察其饥饱寒燠。前后五得任子，以均诸父之子孙。嫁遣孤女，必尽其力。所得奉禄，分贍亲戚之贫者。伯母寡居，奉养甚至。从女兄既适人而丧其夫，珦迎以归，教养其子，均于子侄。时官小禄薄，克己为义，人以为难。文彦博、苏颂等九人表其清节，诏赐帛二百，官给其葬。

颢举进士，调鄆、上元主簿。鄆民有借兄宅居者，发地得瘞钱，兄之子诉曰：“父所藏。”颢问：“几何年？”曰：“四十年。”彼借居几时？”曰：“二十年矣。”遣吏取十千视之，谓诉者曰：“今官所铸钱，不五六年即遍天下，此皆未藏前数十年所铸，何也？”其人不能答。茅山有池，产龙如蜥蜴而五色。祥符中尝取二龙入都，半涂失其一，中使云飞空而逝。民俗严奉不懈，颢捕而脯之。

为晋城令，富人张氏父死，旦有老叟踵门曰：“我，汝父也。”子惊疑莫测，相与诣县。叟曰：“身为医，远出治疾，而妻生子，贫不能养，以与张。”颙质其验。取怀中一书进，其所记曰：“某年月日，抱儿与张三翁家。”颙问：“张是时才四十，安得有翁称？”叟骇谢。

民税粟多移近边，载往则道远，就余则价高。颙择富而可任者，预使贮粟以待，费大省。民以事至县者，必告以孝弟忠信，入所以事其父兄，出所以事其长上。度乡村远近为伍保，使之力役相助，患难相恤，而奸伪无所容。凡孤茕残废者，责之亲戚乡党，使无失所。行旅出于其途者，疾病皆有所养。乡必有校，暇时亲至，召父老与之语。儿童所读书，亲为正句读，教者不善，则为易置。择子弟之秀者，聚而教之。乡民为社会，为立科条，旌别善恶，使有功有耻。在县三岁，民爱之如父母。

熙宁初，用吕公著荐，为太子中允、监察御史里行。神宗素知其名，数召见，每退，必曰：“频求对，欲常常见卿。”一日，从容咨访，报正午，始趋出，庭中人曰：“御史不知上未食乎？”前后进说甚多，大要以正心窒欲、求贤育材为言，务以诚意感悟主上。尝劝帝防未萌之欲，及勿轻天下士，帝俯躬曰：“当为卿戒之。”

王安石执政，议更法令，中外皆不以为便，言者攻之甚力。颙被旨赴中堂议事，安石方怒言者，厉色待之。颙徐曰：“天下事非一家私议，愿平气以听。”安石为之愧屈。自安石用事，颙未尝一语及于功利。居职八九月，数论时政，最后言曰：“智者若禹之行水，行其所无事也；舍而之险阻，不足以言智。自古兴治立事，未有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成者，况于排斥忠良，沮废公议，用贱陵贵，以邪干正者乎？正使徽幸有小成，而兴利之臣日进，尚德之风浸衰，尤非朝廷之福。”遂乞去言

职。安石本与之善，及是虽不合，犹敬其忠信，不深怒，但出提点京西刑狱。颢固辞，改签书镇宁军判官。司马光在长安，上疏求退，称颢公直，以为己所不如。

程昉治河，取漕卒八百而虐用之，众逃归。群僚畏昉，欲勿纳。颢曰：“彼逃死自归，弗纳必乱。若昉怒，吾自任之。”即亲往启门拊劳，约少休三日复役，众欢踊而入。具以事上，得不遣。昉后过州，扬言曰：“漕卒之溃，盖程中允诱之，吾且诉于上。”颢闻之，曰：“彼方惮我，何能为。”果不敢言。

曹村埽决，颢谓郡守刘涣曰：“曹村决，京师可虞。臣子之分，身可塞亦所当为，盍尽遣厢卒见付。”涣以镇印付颢，立走决所，激谕士卒。议者以为势不可塞，徒劳人尔。颢命善泅者度决口，引巨索济众，两岸并进，数日而合。

求监洛河竹木务，历年不叙伐阅，特迁太常丞。帝又欲使修《三经义》，执政不可，命知扶沟县。广济、蔡河在县境，濒河恶子无生理，专胁取行舟财货，岁必焚舟十数以立威。颢捕得一人，使引其类，赏宿恶，分地处之，令以挽繹为业，且察为奸者，自是境无焚剽患。内侍王中正按阅保甲，权焰章震，诸邑竞侈供张悦之，主吏来请，颢曰：“吾邑贫，安能效他邑。取于民，法所禁也，独有令故青帐可用尔。”除判武学，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为异论，罢归故官。又坐狱逸囚，责监汝州盐税。哲宗立，召为宗正丞，未行而卒，年五十四。

颢资性过人，充养有道，和粹之气，盎于面背，门人交友从之数十年，亦未尝见其忿厉之容。遇事优为，虽当仓卒，不动声色。自十五六时，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，遂厌科举之习，慨然有求道之志。泛滥于诸家，出入于老、释者几十年，返求诸《六经》而后得之。秦、汉以来，未有臻斯理者。

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，诚意至于平天下，洒扫应对至于穷

理尽性，循循有序。病学者厌卑近而鹜高远，卒无成焉，故其言曰：“道之不明，异端害之也。昔之害近而易知，今之害深而难辨。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，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。自谓之穷神知化，而不足以开物成务，言为无不周遍，实则外于伦理，穷深极微，而不可以入尧、舜之道。天下之学，非浅陋固滞，则必入于此。自道之不明也，邪诞妖妄之说竞起，涂生民之耳目，溺天下于污浊，虽高才明智，胶于见闻，醉生梦死，不自觉也。是皆正路之蓁芜，圣门之蔽塞，辟之而后可以入道。”

颢之死，士大夫识与不识，莫不哀伤焉。文彦博采众论，题其墓曰明道先生。其弟颐序之曰：“周公没，圣人之道不行；孟轲死，圣人之学不传。道不行，百世无善治；学不传，千载无真儒。无善治，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，以淑诸人，以传诸后；无真儒，则贸贸焉莫知所之，人欲肆而天理灭矣。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，得不传之学于遗经，以兴起斯文为己任，辨异端，辟邪说，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，盖自孟子之后，一人而已。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，则孰知斯人之为功；不知所至，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。”

嘉定十三年，赐谥曰纯公。淳祐元年封河南伯，从祀孔子庙庭。

程颐，字正叔。年十八，上书阙下，欲天子黜世俗之论，以王道为心。游太学，见胡瑗问诸生以颜子所好何学，颐因答曰：

学以至圣人之道也。圣人可学而至欤？曰：然。学之道如何？曰：天地储精，得五行之秀者为人，其本也真而静，其未发也。五性具焉，曰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形既生矣，外物触其形而动其中矣，其中动而七情出焉，曰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、恶、欲。情既炽而益荡，其性凿矣。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，

正其心，养其性；愚者则不知制之，纵其情而至于邪僻，梏其性而亡之。

然学之道，必先明诸心，知所养；然后力行以求至，所谓“自明而诚”也。诚之之道，在乎信道笃，信道笃则行之果，行之果则守之固，仁义忠信不离乎心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，出处语默必于是，久而弗失，则居之安，动容周旋中礼，而邪僻之心无自生矣。

故颜子所事，则曰：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”仲尼称之，则曰：“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。”又曰：“不迁怒，不贰过。”“有不善未尝不知，知之未尝复行。”此其好之笃，学之得其道也。然圣人则不思而得，不勉而中；颜子则必思而后得，必勉而后中。其与圣人相去一息，所未至者守之也，非化之也。以其好学之心，假之以年，则不日而化矣。

后人不达，以谓圣本生知，非学可至，而为学之道遂失。不求诸己，而求诸外，以博闻强记、巧文丽辞为工，荣华其言，鲜有至于道者。则今之学，与颜子所好异矣。

璩得其文，大惊异之，即延见，处以学职。吕希哲首以师礼事颀。

治平、元丰间，大臣屡荐，皆不起。哲宗初，司马光、吕公著共疏其行义曰：“伏见河南府处士程颀，力学好古，安贫守节，言必忠信，动遵礼法。年逾五十，不求仕进，真儒者之高蹈，圣世之逸民。望擢以不次，使士类有所矜式。”诏以为西京国子监教授，力辞。

寻召为秘书省校书郎，既入见，擢崇政殿说书。即上疏言：“习与智长，化与心成。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，亦必延名德之士，使与之处，以薰陶成性。况陛下春秋之富，虽睿圣得

于天资，而辅养之道不可不至。大率一日之中，接贤士大夫之时多，亲寺人宫女之时少，则气质变化，自然而成。愿选名儒入侍劝讲，讲罢留之分直，以备访问，或小有小失，随事献规，岁月积久，必能养成圣德。” 颐每进讲，色甚庄，继以讽谏。闻帝在宫中盥而避蚊，问：“有是乎？”曰：“然，诚恐伤之尔。” 颐曰：“推此心以及四海，帝王之要道也。”

神宗丧未除，冬至，百官表贺，颐言：“节序变迁，时思方切，乞改贺为慰。” 既除丧，有司请开乐置宴，颐又言：“除丧而用吉礼，尚当因事张乐，今特设宴，是喜之也。” 皆从之。帝尝以疮疹不御迓英累日，颐诣宰相问安否，且曰：“上不御殿，太后不当独坐。且人主有疾，大臣可不知乎？” 翌日，宰相以下始奏请问疾。

苏轼不悦于颐，颐门人贾易、朱光庭不能平，合攻轼。胡宗愈、顾临诋颐不宜用，孔文仲极论之，遂出管勾西京国子监。久之，加直秘阁，再上表辞。董敦逸复摭其有怨望语，去官。绍圣中，削籍窜涪州。李清臣尹洛，即日迫遣之，欲入别叔母亦不许，明日赉以银百两，颐不受。徽宗即位，徙峡州，俄复其官，又夺于崇宁。卒年七十五。

颐于书无所不读。其学本于诚，以《大学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为标指，而达于《六经》。动止语默，一以圣人为师，其不至乎圣人不止也。张载称其兄弟从十四五时，便脱然欲学圣人，故卒得孔、孟不传之学，以为诸儒倡。其言之旨，若布帛菽粟然，知德者尤尊崇之。尝言：“今农夫祁寒暑雨，深耕易耨，播种五谷，吾得而食之；百工技艺，作为器物，吾得而用之；介冑之士，被坚执锐，以守土宇，吾得而安之。无功泽及人，而浪度岁月，晏然为天地间一蠹，唯缀缉圣人遗书，庶几有补尔。” 于是著《易》、《春秋传》以传于世。《易传序》

曰：

《易》，变易也，随时变易以从道也。其为书也，广大悉备，将以顺性命之理，通幽明之故，尽事物之情，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。圣人之忧患后世，可谓至矣。去古虽远，遗经尚存，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，后学诵言而忘味，自秦而下，盖无传矣。予生千载之后，悼斯文之湮晦，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，此《传》所以作也。

“《易》有圣人之道四焉：以言者尚其辞，以动者尚其变，以制器者尚其象，以卜筮者尚其占”。吉凶消长之理、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，推辞考卦可以知变，象与占在其中矣。“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，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”，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，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。至微者理也，至著者象也。体用同源，显微无间，观会通以行其典礼，则辞无所不备。故善学者，求言必自近，易于近者，非知言者也。予所传者辞也，由辞以得意，则在乎人焉。

《春秋传序》曰：

天之生民，必有出类之才起而君长之，治之而争夺息，导之而生养遂，教之而伦理明，然后人道立，天道成，地道平。二帝而上，圣贤世出，随时有作，顺乎风气之宜，不先天以开人，各因时而立政。暨乎三王迭兴，三重既备，子、丑、寅之建正，忠、质、文之更尚，人道备矣，天运周矣。圣王既不复作，有天下者虽欲仿古之迹，亦私意妄为而已。事之繆，秦至以建亥为正；道之悖，汉专以智力持世，岂复知先王之道也。

夫子当周之末，以圣人不复作也，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，于是作《春秋》，为百王不易之大法。所谓“考诸三王而不繆，建诸天地而不悖，质诸鬼神而无疑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”者也。先儒之传，游、夏不能赞一辞，辞不待赞者也，言不能与

于斯尔。斯道也，唯颜子尝闻之矣。“行夏之时，乘殷之辂，服周之冕，乐则《韶舞》，此其准的也。后史以吏视《春秋》，谓褒善贬恶而已，至于经世之大法，则不知也。

《春秋》大义数十，其义虽大，炳如日星，乃易见也。惟其微辞隐义、时措从宜者，为难知也。或抑或纵，或予或夺，或进或退，或微或显，而得乎义理之安，文质之中，宽猛之宜，是非之公，乃制事之权衡，揆道之模范也。夫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神，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，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心，非上智不能也。故学《春秋》者，必优游涵泳，默识心通，然后能造其微也。后王知《春秋》之义，则虽德非禹、汤，尚可以法三代之治。

自秦而下，其学不传，予悼夫圣人之志不明于后世也，故作《传》以明之，俾后之人通其文而求其义，得其意而法其用，则三代可复也。是《传》也，虽未能极圣人之蕴奥，庶几学者得其门而入矣。

平生诲人不倦，故学者出其门最多，渊源所渐，皆为名士。涪人祠颐于北岩，世称为伊川先生。嘉定十三年，赐谥曰正公。淳祐元年，封伊阳伯，从祀孔子庙庭。

门人刘绚、李吁、谢良佐、游酢、张绎、苏昞皆班班可书，附于左。吕大钧、大临见《大防传》。

张载，字子厚，长安人。少喜谈兵。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。年二十一，以书谒范仲淹，一见知其远器，乃警之曰：“儒者自有名教可乐，何事于兵。”因劝读《中庸》。载读其书，犹以为未足，又访诸释、老，累年究极其说，知无所得，反而求之《六经》。尝坐虎皮讲《易》京师，听从者甚众。一夕，二程至，与论《易》，次日语人曰：“比见二程，深明《易》道，吾所弗及，汝辈可师之。”撤坐辍讲。与二程语道学之要，涣

然自信曰：“吾道自足，何事旁求。”于是尽弃异学，淳如也。

举进士，为祈州司法参军，云岩令。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，每月吉，具酒食，召乡人高年会县庭，亲为劝酬。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，因问民疾苦，及告所以训戒子弟之意。

熙宁初，御史中丞吕公著言其有古学，神宗方一新百度，思得才哲士谋之，召见问治道，对曰：“为政不法三代者，终苟道也。”帝悦，以为崇文院校书。他日见王安石，安石问以新政，载曰：“公与人为善，则人以善归公；如教玉人琢玉，则宜有不受命者矣。”明州苗振狱起，往治之，未杀其罪。

还朝，即移疾屏居南山下，终日危坐一室，左右简编，俯而读，仰而思，有得则识之，或中夜起坐，取烛以书。其志道精思，未始须臾息，亦未尝须臾忘也。敝衣蔬食，与诸生讲学，每告以知礼成性、变化气质之道，学必如圣人而后已。以为知人而不知天，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，此秦、汉以来学者大蔽也。故其学尊礼贵德、乐天安命，以《易》为宗，以《中庸》为体，以《孔》、《孟》为法，黜怪妄，辨鬼神。其家昏丧葬祭，率用先王之意，而傅以今礼。又论定井田、宅里、发敛、学校之法，皆欲条理成书，使可举而措诸事业。

吕大防荐之曰：“载之始终，善发明圣人之遗旨，其论政治略可复古。宜还其旧职，以备谘访。”乃诏知太常礼院。与有司议礼不合，复以疾归，中道疾甚，沐浴更衣而寝，旦而卒。贫无以敛，门人共买棺奉其丧还。翰林学士许将等言其恬于进取，乞加赠恤，诏赐馆职半贖。

载学古力行，为关中士人宗师，世称为横渠先生。著书号《正蒙》，又作《西铭》曰：

乾称父而坤母，予兹藐焉，乃混然中处。故天地之塞吾其体，天地之帅吾其性，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。

大君者，吾父母宗子；其大臣，宗子之家相也。尊高年所以长其长，慈孤幼所以幼其幼，圣其合德，贤其秀也。凡天下疲癯残疾、恂独鰥寡，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。“于时保之”，子之翼也。“乐且不忧”，纯乎孝者也。违曰悖德，害仁曰贼，济恶者不才，其践形惟肖者也。

知化则善述其事，穷神则善继其志，不愧屋漏为无忝，存心养性为匪懈。恶旨酒，崇伯之子顾养；育英材，颖封人之锡类。不弛劳而底豫，舜其功也；无所逃而待烹，申生其恭也。体其受而归全者，参乎；勇于从而顺令者，伯奇也。富贵福泽，将厚吾之生也；贫贱忧戚，庸玉女于成也。存，吾顺事；殁，吾宁也。

程颐尝言：“《西铭》明理一而分殊，扩前圣所未发，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，自孟子后盖未之见。”学者至今尊其书。

嘉定十三年，赐谥曰明公。淳祐元年封郟伯，从祀孔子庙庭。弟戡。

戡，字天祺。起进士，调闾乡主簿，知金堂县。诚心爱人，养老恤穷，间召父老使教督子弟。民有小善，皆籍记之。以奉钱为酒食，月吉，召老者饮劳，使其子孙侍，劝以孝弟。民化其德，所至狱讼日少。

熙宁初，为监察御史里行。累章论王安石乱法，乞罢条例司及追还常平使者。劾曾公亮、陈升之、赵抃依违不能救正，韩绛左右徇从，与为死党，李定以邪谄窃台谏。且安石擅国，辅以绛之诡随，台臣又用定辈，继续而来，芽蘖渐盛。吕惠卿劾薄辩给，假经术以文奸言，岂宜劝讲君侧。书数十上，又诣中书争之，安石举扇掩面而笑，戡曰：“戡之狂直宜为公笑，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。”赵抃从旁解之，戡曰：“公亦不得

为无罪。”抹有愧色。遂称病待罪。

出知公安县，徙监司竹监，至举家不食笋。常爱用一卒，及将代，自见其人盗笋箨，治之无少贷；罪已正，待之复如初，略不介意，其德量如此。卒于官，年四十七。

邵雍字尧夫。其先范阳人，父古徙衡漳，又徙共城。雍年三十，游河南，葬其亲伊水上，遂为河南人。

雍少时，自雄其才，慷慨欲树功名。于书无所不读，始为学，即坚苦刻厉，寒不炉，暑不扇，夜不就席者数年。已而叹曰：“昔人尚友于古，而吾独未及四方。”于是逾河、汾，涉淮、汉，周流齐、鲁、宋、郑之墟，久之，幡然来归，曰：“道在是矣。”遂不复出。

北海李之才摄共城令，闻雍好学，尝造其庐，谓曰：“子亦闻物理性命之学乎？”雍对曰：“幸受教。”乃事之才，受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、《宓义》八卦六十四卦图像。之才之传，远有端绪，而雍探赜索隐，妙悟神契，洞彻蕴奥，汪洋浩博，多其所自得者。及其学益老，德益邵，玩心高明，以观夫天地之运化，阴阳之消长，远而古今世变，微而走飞草木之性情，深造曲畅，庶几所谓不惑，而非依仿象类、亿则屡中者。遂衍宓羲先天之旨，著书十余万言行于世，然世之知其道者鲜矣。

初至洛，蓬荜环堵，不庇风雨，躬樵爨以事父母，虽平居屡空，而怡然有所甚乐，人莫能窥也。及执亲丧，哀毁尽礼。富弼、司马光、吕公著诸贤退居洛中，雅敬雍，恒相从游，为市园宅。雍岁时耕稼，仅给衣食。名其居曰“安乐窝”，因自号安乐先生。旦则焚香燕坐，晡时酌酒三四瓯，微醺即止，常不及醉也，兴至辄哦诗自咏。春秋时出游城中，风雨常不出，出则乘小车，一人挽之，惟意所适。士大夫家识其车音，争相迎候，童孺厮隶皆欢相谓曰：“吾家先生至也。”不复称其姓

字。或留信宿乃去。好事者别作屋如雍所居，以候其至，名曰“行窝”。

司马光兄事雍，而二人纯德尤乡里所慕向，父子昆弟每相饬曰：“毋为不善，恐司马端明、邵先生知。”士之道洛者，有不之公府，必之雍。雍德气粹然，望之知其贤，然不事表襮，不设防畛，群居燕笑终日，不为甚异。与人言，乐道其善而隐其恶。有就问学则答之，未尝强以语人。人无贵贱少长，一接以诚，故贤者悦其德，不贤者服其化。一时洛中人才特盛，而忠厚之风闻天下。

熙宁行新法，吏牵迫不可为，或投劾去。雍门生故友居州县者，皆贻书访雍，雍曰：“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，新法固严，能宽一分，则民受一分赐矣。投劾何益耶？”

嘉祐诏求遗逸，留守王拱辰以雍应诏，授将作监主簿，复举逸士，补颍州团练推官，皆固辞乃受命，竟称疾不之官。熙宁十年，卒，年六十七，赠秘书省著作郎。元祐中赐谥康节。

雍高明英迈，迥出千古，而坦夷浑厚，不见圭角，是以清而不激，和而不流，人与交久，益尊信之。河南程颢初侍其父识雍，论议终日，退而叹曰：“尧夫，内圣外王之学也。”

雍知虑绝人，遇事能前知。程颐尝曰：“其心虚明，自能知之。”当时学者因雍超诣之识，务高雍所为，至谓雍有玩世之意；又因雍之前知，谓雍于凡物声气之所感触，辄以其动而推其变焉。于是摭世事之已然者，皆以雍言先之，雍盖未必然也。

雍疾病，司马光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晨夕候之，将终，共议丧葬事外庭，雍皆能闻众人所言，召子伯温谓曰：“诸君欲葬我近城地，当从先茔尔。”既葬，颢为铭墓，称雍之道纯一

不杂，就其所至，可谓安且成矣。所著书曰《皇极经世》、《观物内外篇》、《渔樵问对》，诗曰《伊川击壤集》。

子伯温，别有传。

列传第一百八十七 道学二（程氏门人）

刘绚 李吁 谢良佐 游酢 张绎 苏昞 尹焞 杨时
罗从彦 李侗

刘绚字质夫，常山人。以荫为寿安主簿、长子令，督公家逋赋，不假鞭扑而集。岁大旱，府遣吏视伤所，蠲财什二，绚力争不得，封还其楬，请易之。富弼叹曰：“真县令也。”元祐初，韩维荐其经明行修，为京兆府教授。王岩叟、朱光庭又荐为太学博士，卒于官。绚力学不倦，最明于《春秋》。程颢每为人言：“他人之学，敏则有矣，未易保也，若绚者，吾无疑焉。”

李吁字端伯，洛阳人。登进士第。元祐中为秘书省校书郎，卒。程颐谓其才器可以大受，及亡也，祭之以文曰：“自予兄弟倡明道学，能使学者视仿而信从者，吁与刘绚有焉。”

谢良佐字显道，寿春上蔡人。与游酢、吕大临、杨时在程门，号“四先生”。登进士第。建中靖国初，官京师，召对，忤旨去。监西京竹木场，坐口语系诏狱，废为民。良佐记问该赡，对人称引前史，至不差一字。事有未彻，则颢有泄。与程颐别一年，复来见，问其所进，曰：“但去得一‘矜’字尔。”颐喜，谓朱光庭曰：“是子力学，切问而近思者也。”所著《论语说》行于世。

游酢字定夫，建州建阳人。与兄醇以文行知名，所交皆天下士。程颐见之京师，谓其资可以进道。程颢兴扶沟学，招使

肄业，尽弃其学而学焉。第进士，调萧山尉。近臣荐其贤，召为太学录。迁博士，以奉亲不便，求知河清县。范纯仁守颍昌府，辟府教授。纯仁入相，复为博士。签书齐州、泉州判官。晚得监察御史，历知汉阳军、和舒濠三州而卒。

张绎字思叔，河南寿安人。家甚微，年长未知学，佣力于市，出闻邑官传呼声，心慕之，问人曰：“何以得此？”人曰：“此读书所致尔。”即发愤力学，遂以文名。预乡里计偕，谓科举之习不足为，尝游僧舍，见僧道楷，将祝发从之。时周行己官河南，警之曰：“何为舍圣人之学而学佛？异日程先生归，可师也。”会程颐还自涪，乃往受业，颐赏其颖悟。读《孟子》“志士不忘在沟壑，勇士不忘丧其元”，慨然若有得。未及仕而卒。颐尝言“吾晚得二士”，谓绎与尹焞也。

苏昞字季明，武功人。始学于张载，而事二程卒业。元祐末，吕大中荐之，起布衣为太常博士。坐元符上书入邪籍，编管饶州，卒。

尹焞字彦明，一字德充，世为洛人。曾祖仲宣七子，而二子有名：长子源字子渐，是谓河内先生；次子洙字师鲁，是谓河南先生。源生林，官至虞部员外郎。林生焞。

少师事程颐，尝应举，发策有诛元祐诸臣议，焞曰：“噫，尚可以干禄乎哉！”不对而出，告颐曰：“焞不复应进士举矣。”颐曰：“子有母在。”享归告其母陈，母曰：“吾知汝以善养，不知汝以禄养。”颐闻之曰：“贤哉母也！”于是终身不就举。焞之从师，与河南张绎同时，绎以高识，焞以笃行。颐既没，焞聚从洛中，非吊丧问疾不出户，士大夫宗仰之。

靖康初，种师道荐焞德行可备劝讲，召至京师，不欲留，赐号和靖处士。户部尚书梅执礼、御史中丞吕好问、户部侍郎邵溥、中书舍人胡安国合奏：“河南布衣尹焞学穷根本，德备

中和，言动可以师法，器识可以任大，近世招延之士无出其右者。朝廷特召，而命处士以归，使焯韬藏国器，不为时用，未副陛下侧席求贤之意。望特加识擢，以慰士大夫之望。”不报。

次年，金人陷洛，焯阖门被害，焯死复苏，门人舁置山谷中而免。刘豫命伪帅赵斌以礼聘焯，不从则以兵恐之。焯自商州奔蜀，至阆，得程颐《易传》十卦于其门人吕稽中，又得全本于其婿邢纯，拜而受之。绍兴四年，止于涪。涪，颐读《易》地也，辟三畏斋以居，邦人不识其面。侍读范冲举焯自代，授左宣教郎，充崇政殿说书，以疾辞。范冲奏给五百金为行资，遣漕臣奉诏至涪亲遣。六年，始就道，作文祭颐而后行。

先是，崇宁以来，禁锢元祐学术，高宗渡江，始召杨时置从班，召胡安国居给舍，范冲、朱震俱在讲席，荐焯甚力。既召，而左司谏公辅上疏攻程氏之学，乞加屏绝。

焯至九江，上奏曰：“臣僚上言，程颐之学惑乱天下。焯实师颐垂二十年，学之既专，自信甚笃。使焯滥列经筵，其所敷绎，不过闻于师者。舍其所学，是欺君父，加以疾病衰耗，不能支持。”遂留不进。胡安国奉祠居衡阳，上书言：“欲使学者蹈中庸，师孔、孟，而禁不从程颐之学，是入室而不由户。”

朱震引疾告去，时赵鼎去位，张浚独相，于是召安国，俾以内祠兼侍读，而上章荐焯，言其拒刘豫之节，且谓其所学所养有大过人者，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国门。复以疾辞，上曰：“焯可谓恬退矣。”诏以秘书郎兼说书，趣起之，焯始入见就职。八年，除秘书少监，未几，力辞求去。上语参知政事刘大中曰：“焯未论所学渊源，足为后进矜式，班列得老成人，亦是朝廷气象。”乃以焯直徽猷阁，主管万寿观，留侍经筵。资善堂翊善朱震疾亟，荐焯自代。辅臣入奏，上惨然曰：“杨时物故，胡安国与震又亡，朕痛惜之。”赵鼎曰：“尹焯学问

渊源，可以继震。”上指奏牍曰：“震亦荐焯代资善之职，但焯微聩，恐教儿费力尔。”除太常少卿，仍兼说书。未几，称疾在告，除权礼部侍郎兼侍讲。

时金人遣张通古、萧哲来议和，焯上疏曰：

臣伏见本朝有辽、金之祸，亘古未闻，中国无人，致其猾乱。昨者城下之战，诡诈百出，二帝北狩，皇族播迁，宗社之危，已绝而续。陛下即位以来十有二年，虽中原未复，仇敌未殄，然而赖祖宗德泽之厚，陛下勤抚之至，亿兆之心无有离异。前年徽宗皇帝、宁德皇后崩问遽来，莫究不豫之状，天下之人痛心疾首，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，以迎奉梓宫、请问讳日为事。今又为此议，则人心日去，祖宗积累之业，陛下十二年勤抚之功，当决于此矣。不识陛下亦尝深谋而熟虑乎，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？

《礼》曰：“父母之仇不共戴天，兄弟之仇不反兵。”今陛下信仇敌之谲诈，而觊其肯和以纾目前之急，岂不失不共戴天、不反兵之义乎？又况使人之来，以诏谕为名，以割地为要，今以不戴天之仇与之和，臣切为陛下痛惜之。或以金国内乱，惧我袭己，故为甘言以缓王师。倘或果然，尤当鼓士卒之心，雪社稷之耻，尚何和之为务？

又移书秦桧言：

今北使在廷，天下忧愤，若和议一成，彼日益强，我日益怠，侵寻腠削，天下有被发左衽之忧。比者，窃闻主上以父兄未返，降志辱身于九重之中有年矣，然亦自是未闻金人悔过，还二帝于沙漠。继之梓宫崩问不详，天下之人痛恨切骨，金人狼虎贪噬之性，不言可见。天下方将以此望于相公，觐有以革其已然，岂意为之已。甚乎。

今之上策，莫如自治。自治之要，内则进君子而远小人，

外则赏当功而罚当罪，使主上孝弟通于神明，道德成于安强，勿以小智子义而图大功，不胜幸甚。

疏及书皆不报，于是焯固辞新命。

九年，以徽猷阁待制提举万寿观兼侍讲，又辞，且奏言：

臣职在劝讲，蔑有发明，期月之间，病告相继，坐窃厚禄，无补圣聪。先圣有言：“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”此当去者一也。臣起自草茅，误膺召用，守道之语，形于训词，而臣贪恋宠荣，遂移素守，使朝廷非常不次之举，获怀利苟得之人。此当去者二也。比尝不量分守，言及国事，识见迂陋，已验于今，迹其庸愚，岂堪时用。此当去者三也。臣自擢春官，未尝供职，以疾乞去，更获超迁，有何功劳，得以祇受。此当去者四也。国朝典法，揆之礼经，年至七十，皆当致仕。今臣年齿已及，加以疾病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得。此当去者五也。臣闻圣君有从欲之仁，匹夫有莫夺之志，今臣有五当去之义，无一可留之理，乞检会累奏，放归田里。

疏上，以焯提举江州太平观。引年告老，转一官致仕。

焯自入经筵，即乞休致，朝廷以礼留之；浚、鼎既去，秦桧当国，见焯议和疏及与桧书已不乐，至是，得求去之疏，遂不复留。十二年，卒。

当是时，学于程颐之门者固多君子，然求质直弘毅、实体力行若焯者盖鲜。颐尝以“鲁”许之，且曰：“我死，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。”其言行见于《涪陵记善录》为详，有《论语解》及《门人问答》传于世。

杨时字中立，南剑将乐人。幼颖异，能属文，稍长，潜心经史。熙宁九年，中进士第。时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、孟绝学于熙、丰之际，河、洛之士翕然师之。时调官不赴，以师礼见颢于颍昌，相得甚欢。其归也，颢目送之曰：“吾道南矣。”

四年而颢死，时闻之，设位哭寝门，而以书赴告同学者。至是，又见程颐于洛，时盖年四十矣。一日见颐，颐偶瞑坐，时与游酢侍立不去，颐既觉，则门外雪深一尺矣。关西张载尝著《西铭》，二程深推服之，时疑其近于兼爱，与其师颐辩论往复，闻理一分殊之说，始豁然无疑。

杜门不仕者十年，久之，历知浏阳、余杭、萧山三县，皆有惠政，民思之不忘。张舜民在谏垣，荐之，得荆州教授。时安于州县，未尝求闻达，而德望日重，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，号曰龟山先生。

时天下多故，有言于蔡京者，以为事至此必败，宜引旧德老成置诸左右，庶几犹可及，时宰是之。会有使高丽者，国主问龟山安在，使回以闻。召为秘书郎，迁著作郎。及面对，奏曰：

尧、舜曰“允执厥中”，孟子曰“汤执中”，《洪范》曰“皇建其有极”，历世圣人由斯道也。熙宁之初，大臣文六艺之言以行其私，祖宗之法纷更殆尽。元祐继之，尽复祖宗之旧，熙宁之法一切废革。至绍圣、崇宁抑又甚焉，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，皆焚之以灭其迹。自是分为二党，缙绅之祸至今未殄。臣愿明诏有司，条具祖宗之法，著为纲目，有宜于今者举而行之，当损益者损益之，元祐、熙、丰姑置勿问，一趋于中而已。

朝廷方图燕云，虚内事外，时遂陈时政之弊，且谓：“燕云之师宜退守内地，以省转输之劳，募边民为弓弩手，以杀常胜军之势。”又言：“都城居四达之衢，无高山巨浸以为阻卫，士人怀异心，缓急不可倚仗。”执政不能用。登对，力陈君臣警戒，正在无虞之时，乞为《宣和会计录》，以周知天下财物出入之数。徽宗首肯之。

除迓英殿说书。闻金人入攻，谓执政曰：“今日事势如积

薪已然，当自奋励，以竦动观听。若示以怯懦之形，委靡不振，则事去矣。昔汲黯在朝，淮南寝谋。论黯之才，未必能过公孙弘辈也，特其直气可以镇压奸雄之心尔。朝廷威望弗振，使奸雄一以弘辈视之，则无复可为也。要害之地，当严为守备，比至都城，尚何及哉？近边州军宜坚壁清野，勿与之战，使之自困。若攻战略地，当遣援兵追袭，使之腹背受敌，则可以制胜矣。”且谓：“今日之事，当以收人心为先。人心不附，虽有高城深池、坚甲利兵，不足恃也。免夫之役，毒被海内，西城聚敛，东南花石，其害尤甚。前此盖尝罢之，诏墨未干，而花石供奉之舟已衔尾矣。今虽复申前令，而祸根不除，人谁信之？欲致人和，去此三者，正今日之先务也。”

金人围京城，勤王之兵四集，而莫相统一。时言：“唐九节度之师不立统帅，虽李、郭之善用兵，犹不免败衄。今诸路乌合之众，臣谓当立统帅，一号令，示纪律，而后士卒始用命。”又言：“童贯为三路大帅，敌人侵疆，弃军而归，孥戮之有余罪，朝廷置之不问，故梁方平、何灌皆相继而遁。当正典刑，以为臣子不忠之戒。童贯握兵二十余年，覆军杀将，驯至今日，比闻防城仍用阉人，覆车之辙，不可复蹈。”疏上，除右谏议大夫兼侍讲。

敌兵初退，议者欲割三镇以讲和，时极言其不可，曰：“河朔为朝廷重地，而三镇又河朔之要藩也。自周世宗迄太祖、太宗，百战而后得之，一旦弃之北庭，使敌骑疾驱，贯吾腹心，不数日可至京城。今闻三镇之民以死拒之，三镇拒其前，吾以重兵蹙其后，尚可为也。若种师道、刘光世皆一时名将，始至而未用，乞召问方略。”疏上，钦宗诏出师，而议者多持两端，时抗疏曰：“闻金人驻磁、相，破大名，劫虜驱掠，无有纪极，誓墨未干，而背不旋踵，吾虽欲专守和议，不可得也。夫越数

千里之远，犯人国都，危道也。彼见勤王之师四面而集，亦惧而归，非爱我而不攻。朝廷割三镇二十州之地与之，是欲助寇而自攻也。闻肃王初与之约，及河而返，今挟之以往，此败盟之大者。臣窃谓朝廷宜以肃王为问，责其败盟，必得肃王而后已。”时太原围闭数月，而姚古拥兵逗留不进，时上疏乞诛古以肃军政，拔偏裨之可将者代之。不报。

李纲之罢，太学生伏阙上书，乞留纲与种师道，军民集者数十万，朝廷欲防禁之。吴敏乞用时以靖太学，时得召对，言：“诸生伏阙纷纷，忠于朝廷，非有他意，但择老成有行谊者，为之长贰，则将自定。”钦宗曰：“无逾于卿。”遂以时兼国子祭酒。首言：“三省政事所出，六曹分治，各有攸司。今乃别辟官属，新进少年，未必贤于六曹长贰。”又言：

蔡京用事二十余年，蠹国害民，几危宗社，人所切齿，而论其罪者，莫知其所本也。盖京以继述神宗为名，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，故推尊安石，加以王爵，配飨孔子庙庭。今日之祸，实安石有以启之。

谨按安石挟管、商之术，饬六艺以文奸言，变乱祖宗法度。当时司马光已言其为害当见于数十年之后，今日之事，若合符契。其著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，而败坏其心术者，不可缕数，姑即一二事明之。

昔神宗尝称美汉文惜百金以罢露台，安石乃言：“陛下若能以尧、舜之道治天下，虽竭天下以自奉不为过，守财之言非正理。”曾不知尧、舜茅茨土阶。禹曰：“克俭于家”，则竭天下以自奉者，必非尧、舜之道。其后王黼以应奉花石之事，竭天下之力，号为享上，实安石有以倡之也。其释《鳧鷖》守成之诗，于末章则谓：“以道守成者，役使群众，泰而不为骄，宰制万物，费而不为侈，孰弊弊然以爱为事。”《诗》之所言，

正谓能持盈则神祇祖考安乐之，而无后艰尔。自古释之者，未有泰而不为骄、费而不为侈之说也。安石独倡为此说，以启人主之侈心。后蔡京辈轻费妄用，以侈靡为事。安石邪说之害如此。

伏望追夺王爵，明诏中外，毁去配享之像，使邪说淫辞不为学者之惑。疏上，安石遂降从祀之列。士之习王氏学取科第者，已数十年，不复知其非，忽闻以为邪说，议论纷然。谏官冯澥力主王氏，上疏诋时。会学官中有纷争者，有旨学官并罢，时亦罢祭酒。

时又言：“元祐党籍中，惟司马光一人独褒显，而未及吕公著、韩维、范纯仁、吕大防、安燾辈。建中初言官陈瓘已褒赠，而未及邹浩。”于是元祐诸臣皆次第牵复。

寻四上章乞罢谏省，除给事中，辞，乞致仕，除徽猷阁直学士、提举嵩山崇福宫。时力辞直学士之命，改除徽猷阁待制、提举崇福宫。陛辞，犹上书乞选将练兵，为战守之备。

高宗即位，除工部侍郎。陛对言：“自古圣贤之君，未有不以典学为务。”除兼侍读。乞修《建炎会计录》，乞恤勤王之兵，乞宽假言者。连章丐外，以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。已而告老，以本官致仕，优游林泉，以著书讲学为事。卒年八十三，谥文靖。

时在东郡，所交皆天下士，先达陈瓘、邹浩皆以师礼事时。暨渡江，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。与胡安国往来讲论尤多。时浮沉州县四十有七年，晚居谏省，仅九十日，凡所论列皆切于世道，而其大者，则辟王氏经学，排靖康和议，使邪说不作。凡绍兴初崇尚元祐学术，而朱熹、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，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。

子迪，力学通经，亦尝师程颐云。

罗从彦字仲素，南剑人。以累举恩为惠州博罗县主簿。闻同郡杨时得河南程氏学，慨然慕之，及时为萧山令，遂徒步往学焉。时熟察之，乃喜曰：“惟从彦可与言道。”于是日益以亲，时弟子千余人，无及从彦者。从彦初见时三日，即惊汗浹背，曰：“不至是，几虚过一生矣。”尝与时讲《易》，至《乾》九四爻，云：“伊川说甚善。”从彦即鬻田走洛，见颐问之，颐反覆以告，从彦谢曰：“闻之龟山具是矣。”乃归卒业。

沙县陈渊，杨时之婿也，尝诣从彦，必竟日乃返，谓人曰：“自吾交仲素，日闻所不闻，奥学清节，真南州之冠冕也。既而筑室山中，绝意仕进，终日端坐，间谒时将溪上，吟咏而归，恒充然自得焉。”

尝采祖宗故事为《遵尧录》，靖康中，拟献阙下，会国难不果。尝与学者论治曰：“祖宗法度不可废，德泽不可恃。废法度则变乱之事起，恃德泽则骄佚之心生。自古德泽最厚莫若尧、舜，向使子孙可恃，则尧、舜必传其子。法度之明莫如周，向使子孙世守文、武、成、康之遗绪，虽至今存可也。”又曰：“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，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，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，故治。小人在朝则天下乱，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，使人主多乐而怠心生，故乱。”又曰：“天下之变不起于四方，而起于朝廷。譬如人之伤气，则寒暑易侵；木之伤心，则风雨易折。故内有林甫之奸，则外必有禄山之乱，内有卢杞之奸，则外必有朱泚之叛。”

其论士行曰：“周、孔之心使人明道，学者果能明道，则周、孔之心，深自得之。三代人才得周、孔之心，而明道者多，故视死生去就如寒暑昼夜之移，而忠义行之者易。至汉、唐以经术古文相尚，而失周、孔之心，故经术自董生、公孙弘倡之，古文自韩愈、柳宗元启之，于是明道者寡，故视死生去就如万

钧九鼎之重，而忠义行之者难。呜呼，学者所见，自汉、唐丧矣。”又曰：“士之立朝，要以正直忠厚为本。正直则朝廷无过失，忠厚则天下无嗟怨。一于正直而不忠厚，则渐入于刻。一于忠厚而不正直，则流入于懦。”其议论醇正类此。

朱熹谓：“龟山倡道东南，士之游其门者甚众，然潜思力行、任重诣极如仲素，一人而已。”绍兴中卒，学者称之曰豫章先生，淳祐间谥文质。

李侗字愿中，南剑州剑浦人。年二十四，闻郡人罗从彦得河、洛之学，遂以书谒之，其略曰：

侗闻之，天下有三本焉，父生之，师教之，君治之，阙其一则本不立。古之圣贤莫不有师，其肄业之勤惰，涉道之浅深，求益之先后，若存若亡，其详不可得而考。惟洙、泗之间，七十二弟子之徒，议论问答，具在方册，有足稽焉，是得夫子而益明矣。孟氏之后，道失其传，枝分派别，自立门户，天下真儒不复见于世。其聚徒成群，所以相传授者，句读文义而已尔，谓之熄焉可也。

其惟先生服膺龟山先生之讲席有年矣，况尝及伊川先生之门，得不传之道于千五百年之后，性明而修，行完而洁，扩之以广大，体之以仁恕，精深微妙，各极其至，汉、唐诸儒无近似者。至于不言而饮人以和，与人并立而使人化，如春风发物，盖亦莫知其所以然也。凡读圣贤之书，粗有识见者，孰不愿得授经门下，以质所疑，至于异论之人，固当置而勿论也。

侗之愚鄙，徒以习举子业，不得服役于门下，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，以谓所求有大于利禄也。抑侗闻之，道可以治心，犹食之充饱，衣之御寒也。人有迫于饥寒之患者，皇皇焉为衣食之谋，造次颠沛，未始忘也。至于心之不治，有没世不知虑，岂爱心不若口体哉，弗思甚矣。

侗不量资质之陋，徒以祖父以儒学起家，不忍坠箕裘之业，孜孜矻矻为利禄之学，虽知真儒有作，闻风而起，固不若先生亲炙之得于动静语默之间，目击而意全也。今生二十有四岁，茫乎未有所止，烛理未明而是非无以辨，宅心不广而喜怒易以摇，操履不完而悔吝多，精神不充而智巧袭，拣焉而不净，守焉而不敷，朝夕恐惧，不啻如饥寒切身者求充饥御寒之具也。不然，安敢以不肖之身为先生之累哉。

从之累年，授《春秋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之说。从彦好静坐，侗退入室中，亦静坐。从彦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，而求所谓“中”者，久之，而于天下之理该摄洞贯，以次融释，各有条序，从彦亟称许焉。

既而退居山田，谢绝世故余四十年，食饮或不充，而怡然自适。事亲孝谨，仲兄性刚多忤，侗事之得其欢心。闺门内外，夷愉肃穆，若无人声，而众事自理。亲戚有贫不能婚嫁者，则为经理振助之。与乡人处，饮食言笑，终日油油如也。

其接后学，答问不倦，虽随人浅深施教，而必自反身自得始。故其言曰：“学问之道不在多言，但默坐澄心，体认天理。若是，虽一毫私欲之发，亦退听矣。”又曰：“学者之病，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冻释处。如孔门诸子，群居终日，交相切磨，又得夫子为之依归，日用之间观感而化者多矣。恐于融释而不脱落处，非言说所及也。”又曰：“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，而即吾身以求之，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，皆可勉而进矣。若直求之文字，以资诵说，其不为玩物丧志者几希。”又曰：“讲学切在深潜缜密，然后气味深长，蹊径不差。若概以理一，而不察其分之殊，此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。”尝以黄庭坚之称濂溪周茂叔“胸中洒落，如光风霁月”，为善形容有道者气象，尝讽诵之，而顾谓学者存此于胸中，庶几

遇事廓然，而义理少进矣。

其语《中庸》曰：“圣门之传是书，其所以开悟后学无遗策矣。然所谓‘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’者，又一篇之指要也。若徒记诵而已，则亦奚以为哉？必也体之于身，实见是理，若颜子之叹，卓然若有所见，而不违乎心目之间，然后扩充而往，无所不通，则庶乎其可以言《中庸》矣。”其语《春秋》曰：“《春秋》一事各是发明一例，如观山水，徙步而形势不同，不可拘以一法。然所以难言者，盖以常人之心推测圣人，未到圣人洒然处，岂能无失耶？”

侗既闲居，若无意当世，而伤时忧国，论事感激动人。尝曰：“今日三纲不振，义利不分。三纲不振，故人心邪僻，不堪任用，是致上下之气间隔，而中国日衰。义利不分，故自王安石用事，陷溺人心，至今不自知觉。人趋利而不知义，则主势日孤，人主当于此留意，不然，则是所谓‘虽有粟，吾得而食诸’也。”

是时吏部员外郎朱松与侗为同门友，雅重侗，遣子熹从学，熹卒得其传。沙县邓迪尝谓松曰：“愿中如冰壶秋月，莹彻无瑕，非吾曹所及。”松以谓知言。而熹亦称同：“姿稟劲特，气节豪迈，而充养完粹，无复圭角，精纯之气达于面目，色温言厉，神定气和，语默动静，端详闲泰，自然之中若有成法。平日恂恂，于事若无甚可否，及其酬酢事变，断以义理，则有截然不可犯者。”又谓自从侗学，辞去复来，则所闻益超绝。其上达不已如此。

侗子友直、信甫皆举进士，试吏旁郡，更请迎养。归道武夷，会闽帅汪应辰以书币来迎，侗往见之，至之日疾作，遂卒，年七十有一。

信甫仕至监察御史，出知衢州，擢广东、江东宪，以特立

宋史

·3362·

不容于朝云。

列传第一百八十八 道学三

朱熹 张栻

朱熹，字元晦，一字仲晦，徽州婺源人。父松字乔年，中进士第。胡世将、谢克家荐之，除秘书省正字。赵鼎都督川陕、荆、襄军马，招松为属，辞。鼎再相，除校书郎，迁著作郎。以御史中丞常同荐，除度支员外郎，兼史馆校勘，历司勋、吏部郎。秦桧决策议和，松与同列上章，极言其不可。桧怒，风御史论松怀异自贤，出知饶州，未上，卒。

熹幼颖悟，甫能言，父指天示之曰：“天也。”熹问曰：“天之上何物？”松异之。就傅，授以《孝经》，一阅，题其上曰：“不若是，非人也。”尝从群儿戏沙上，独端坐以指画沙，视之，八卦也。年十八贡于乡，中绍兴十八年进士第。主泉州同安簿，选邑秀民充弟子员，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，禁女妇之为僧道者。罢归请祠，监潭州南岳庙。明年，以辅臣荐，与徐度、吕广问、韩元吉同召，以疾辞。

孝宗即位，诏求直言，熹上封事言：“圣躬虽未有过失，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。朝政虽未有阙遗，而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。利害休戚虽不可遍举，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。陛下毓德之初，亲御简策，不过风诵文辞，吟咏情性，又颇留意于老子、释氏之书。夫记诵词藻，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；虚无寂灭，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。帝王之学，必先格物致知，以极夫事物之变，使义理所存，纤悉毕照，则自然意诚心正，

而可以应天下之务。”次言：“修攘之计不时定者，讲和之说误之也。夫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则不可和也明矣。愿断以义理之公，闭关绝约，任贤使能，立纪纲，厉风俗。数年之后，国富兵强，视吾力之强弱，观彼衅之浅深，徐起而图之。”次言：“四海利病，系欺民之休戚，斯民休戚，系守令之贤否。监司者守令之纲，朝廷者监司之本也。欲斯民之得其所，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。今之监司，奸赃狼籍、肆虐以病民者，莫非宰执、台谏之亲旧宾客。其已失势者，既按见其交私之状而斥去之；尚在势者，岂无其人，顾陛下无自而知之耳。”

隆兴元年，复召。入对，其一言：“大学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。陛下虽有生知之性，高世之行，而未尝随事以观理，即理以应事。是以举措之间动涉疑贰，听纳之际未免蔽欺，平治之效所以未著。”其二言：“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。今日所当为者，非战无以复仇，非守无以制胜。”且陈古先圣王所以强本折冲、威制远人之道。时相汤思退方倡和议，除熹武学博士，待次。乾道元年，促就职，既至而洪适为相，复主和，论不合，归。

三年，陈俊卿、刘珙荐为枢密院编修官，待次。五年，丁内艰。六年，工部侍郎胡铨以诗人荐，与王庭珪同召，以未终丧辞。七年，既免丧，复召，以禄不及养辞。九年，梁克家相，申前命，又辞。克家奏熹屡召不起，宜蒙褒录，执政俱称之，上曰：“熹安贫守道，廉退可嘉。”特改合入官，主管台州崇道观。熹以求退得进，于义未安，再辞。淳熙元年，始拜命。二年，上欲奖用廉退，以励风俗，龚茂良行丞相事以熹名进，除秘书郎，力辞，且以手书遗茂良，言一时权幸。群小乘间谗毁，乃因熹再辞，即从其请，主管武夷山冲佑观。

五年，史浩再相，除知南康军，降旨便道之官，熹再辞，

不许。至郡，兴利除害，值岁不雨，讲求荒政，多所全活。讼事，奏乞依格推赏纳粟人。间诣郡学，引进士子与之讲论。访白鹿洞书院遗址，奏复其旧，为《学规》俾守之。明年夏，大旱，诏监司、郡守条其民间利病，遂上疏言：

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，而恤民之本，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。盖天下之纪纲不能以自立，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，无偏党反侧之私，然后有所系而立。君心不能以自正，必亲贤臣，远小人，讲明义理之归，闭塞私邪之路，然后乃可得而正。

今宰相、台省、师傅、宾友、谏诤之臣皆失其职，而陛下所与亲密谋议者，不过一二近习之臣。上以蛊惑陛下之心志，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，而说于功利之卑说，不乐庄士之谏言，而安于私吝之鄙态。下则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，文武汇分，各入其门。所喜则阴为引援，擢置清显。所恶则密行訾毁，公肆挤排。交通货赂，所盗者皆陛下之财。命卿置将，所窃者皆陛下之柄。陛下所谓宰相、师傅、宾友、谏诤之臣，或反出入其门墙，承望其风旨；其幸能自立者，亦不过齷齪自守，而未尝敢一言以斥之；其甚畏公论者，乃能略警逐其徒党之一二，既不能深有所伤，而终亦不敢正言以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。势成威立，中外靡然向之，使陛下之号令黜陟不复出于朝廷，而出于一二人之门，名为陛下独断，而实此一二人者阴执其柄。

且云：“莫大之祸，必至之忧，近在朝夕，而陛下独未之知。”上读之，大怒曰：“是以我为亡也。”熹以疾请祠，不报。

陈俊卿以旧相守金陵，过阙入见，荐熹甚力。宰相赵雄言于上曰：“士之好名，陛下疾之愈甚，则人之誉之愈众，无乃适所以高之。不若因其长而用之，彼渐当事任，能否自见矣。”上以为然，乃除熹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。旋录救荒之劳，除

直秘阁，以前所奏纳粟人未推赏，辞。

会浙东大饥，宰相王淮奏改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，即日单车就道，复以纳粟人未推赏，辞职名。纳粟赏行，遂受职名。入对，首陈灾异之由与修德任人之说，次言：“陛下即政之初，盖尝选建英豪，任以政事，不幸其间不能尽得其人，是以不复广求贤哲，而姑取软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。于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贱，始得以奉燕间，备驱使，而宰相之权日轻。又虑其势有所偏，而因重以壅己也，则时听外廷之论，将以阴察此辈之负犯而操切之。陛下既未能循天理、公圣心，以正朝廷之大体，则固已失其本矣，而又欲兼听士大夫之言，以为驾驭之术，则士大夫之进见有时，而近习之从容无间。士大夫之礼貌既庄而难亲，其议论又苦而难入，近习便辟侧媚之态既足以蛊心志，其胥史狡狴之术又足以眩聪明。是以虽欲微抑此辈，而此辈之势日重，虽欲兼采公论，而士大夫之势日轻。重者既挟其重，以窃陛下之权，轻者又借力于所重，以为窃位固宠之计。日往月来，浸淫耗蚀，使陛下之德业日隳，纲纪日坏，邪佞充塞，货赂公行，兵愁民怨，盗贼间作，灾异数见，饥馑荐臻。群小相挺，人人皆得满其所欲，惟有陛下了无所得，而顾乃独受其弊。”上为动容。所奏凡七事，其一二事手书以防宣泄。

熹始拜命，即移书他郡，募米商，蠲其征，及至，则客舟之米已辐凑。熹日钩访民隐，按行境内，单车屏徒从，所至人不及知。郡县官吏惮其风采，至自引去，所部肃然。凡丁钱、和买、役法、榷酤之政，有不便于民者，悉厘而革之。从救荒之余，随事处画，必为经久之计。有短熹者，谓其疏于为政，上谓王淮曰：“朱熹政事却有可观。”

熹以前后奏请多所见抑，幸而从者，率稽缓后时，蝗旱相仍，不胜忧愤，复奏言：“为今之计，独有断自圣心，沛然发

号，责躬求言，然后君臣相戒，痛自省改。其次惟有尽出内库之钱，以供大礼之费为收余之本，诏户部免征旧负，诏漕臣依条检放租税，诏宰臣沙汰被灾路分州军监司、守臣之无状者，遴选贤能，责以荒政，庶几犹足下结人心，消其乘时作乱之意。不然，臣恐所忧者不止于饥殍，而将在于盗贼；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，而上及于国家也。”

知台州唐仲友与王淮同里为姻家，吏部尚书郑丙、侍御史张大经交荐之，迁江西提刑，未行。熹行部至台，讼仲友者纷然，按得其实，章三上，淮匿不以闻。熹论愈力，仲友亦自辩，淮乃以熹章进呈，上令宰属看详，都司陈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究实，仍令熹速往旱伤州郡相视。熹时留台未行，既奉诏，益上章论，前后六上，淮不得已，夺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，辞不拜，遂归，且乞奉祠。

时郑丙上疏诋程氏之学以沮熹，淮又擢太府寺丞陈贾为监察御史。贾面对，首论近日搢绅有所谓“道学”者，大率假名以济伪，愿考察其人，摈弃勿用。盖指熹也。十年，诏以熹累乞奉祠，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观，既而连奉云台、鸿庆之祠者五年。十四年，周必大相，除熹提点江西刑狱公事，以疾辞，不许，遂行。

十五年，淮罢相，遂入奏，首言近年刑狱失当，狱官当择其人。次言经总制钱之病民，及江西诸州科罚之弊。而其末言：“陛下即位二十七年，因循荏苒，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。尝反覆思之，无乃燕闲蠖濩之中，虚明应物之地，天理有所未纯，人欲有所未尽，是以为善不能充其量，除恶不能去其根，一念之顷，公私邪正、是非得失之机，交战于其中。故体貌大臣非不厚，而便嬖侧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；寤寐英豪非不切，而柔邪庸缪得以久窃廊庙之权。非不乐闻公议正论，而有时不

容；非不聖讒说殄行，而未免误听；非不欲报复陵庙仇耻，而未免畏怯苟安；非不爱养生灵财力，而未免叹息愁怨。愿陛下自今以往，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：此为天理耶，人欲耶？果天理也，则敬以充之，而不使其少有壅阏；果人欲也，则敬以克之，而不使其少有凝滞。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，用人处事之际，无不以是裁之，则圣心洞然，中外融澈，无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间，而天下之事将惟陛下所欲为，无不如志矣。”是行也，有要之于路，以为“正心诚意”之论上所厌闻，戒勿以为言。熹曰：“吾平生所学，惟此四字，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？”及奏，上曰：“久不见卿，浙东之事，朕自知之，今当处卿清要，不复以州县为烦也。”

时曾觌已死，王抃亦逐，独内侍甘昇尚在，熹力以为言。上曰：“昇乃德寿所荐，谓其有才耳。”熹曰：“小人无才，安能动人主。”翌日，除兵部郎官，以足疾丐祠。本部侍郎林栗尝与熹论《易》、《西铭》不合，劾熹：“本无学术，徒窃张载、程颐绪余，谓之‘道学’。所至辄携门生数十人，妄希孔、孟历聘之风，邀索高价，不肯供职，其伪不可掩。”上曰：“林栗言似过。”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，足疾未廖，勉强登对。上曰：“朕亦见其跛曳。”左补阙薛叔似亦奏援熹，乃令依旧职江西提刑。太常博士叶适上疏与栗辨，谓其言无一实者，“谓之道学”一语，无实尤甚，往日王淮表里台谏，阴废正人，盖用此术。诏：“熹昨入对，所论皆新任职事，朕谅其诚，复从所请，可疾速之任。”会胡晋臣除侍御史，首论栗执拗不通，喜同恶异，无事而指学者为党，乃黜栗知泉州。熹再辞免，除直宝文阁，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。未逾月再召，熹又辞。

始，熹尝以为口陈之说有所未尽，乞具封事以闻，至是投匭进封事曰：

今天下大势，如人有重病，内自心腹，外达四支，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。且以天下之大本与今日之急务，为陛下言之：大本者，陛下之心；急务则辅翼太子，选任大臣，振举纲纪，变化风俗，爱养民力，修明军政，六者是也。

古先圣王兢兢业业，持守此心，是以建师保之官，列谏诤之职，凡饮食、酒浆、衣服、次舍、器用、财贿与夫宦官、宫妾之政，无一不领于冢宰。使其左右前后，一动一静，无不制以有司之法，而无纤芥之隙、瞬息之顷，得以隐其毫发之私。陛下所以精一克复而持守其心，果有如此之功乎？所以修身齐家而正其左右，果有如此之效乎？宫省事禁，臣固不得而知，然爵赏之滥，货赂之流，闾巷窃言，久已不胜其籍籍，则陛下所以修之家者，恐其未有以及古之圣王也。

至于左右便嬖之私，恩遇过当，往者渊、颀、说、抃之徒势焰熏灼，倾动一时，今已无可言矣。独有前日臣所面陈者，虽蒙圣慈委曲开譬，然臣之愚，窃以为此辈但当使之守门传命，供扫除之役，不当假借崇长，使得逞邪媚、作淫巧于内，以荡上心，立门庭、招权势于外，以累圣政。臣闻之道路，自王抃既逐之后，诸将差除，多出此人之手。陛下竭生灵膏血以奉军旅，顾乃未尝得一温饱，是皆将帅巧为名色，夺取其粮，肆行货赂于近习，以图进用，出入禁闼腹心之臣，外交将帅，共为欺蔽，以至于此。而陛下不悟，反宠暱之，以是为我之私人，至使宰相不得议其制置之得失，给谏不得论其除授之是非，则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，未能及古之圣王又明矣。

至于辅翼太子，则自王十朋、陈良翰之后，官僚之选号为得人，而能称其职者，盖已鲜矣。而又时使邪佞儇薄、闾冗庸妄之辈，或得参错于其间，所谓讲读，亦姑以应文备数，而未闻其有箴规之效。至于从容朝夕、陪侍游燕者，又不过使臣宦

者数辈而已。师傅、宾客既不复置，而詹事、庶子有名无实，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，既无以发其隆师亲友、尊德乐义之心，又无以防其戏慢蝶狎、奇邪杂进之害。宜讨论前典，置师傅、宾客之官，罢去春坊使臣，而使詹事、庶子各复其职。

至于选任大臣，则以陛下之聪明，岂不知天下之事，必得刚明公正之人而后可任哉？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，而反容鄙夫之窃位者，直以一念之间，未能彻其私邪之蔽，而燕私之好，便嬖之流，不能尽由于法度，若用刚明公正之人以为辅相，则恐其有以妨吾之事，害吾之人，而不得肆。是以选择之际，常先排摈此等，而后取凡疲懦软熟、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，又于其中得其至庸极陋、决可保其不至于有所妨者，然后举而加之于位。是以除书未出，而物色先定，姓名未显，而中外已逆知其决非天下第一流矣。

至于振肃纪纲，变化风俗，则今日宫省之间，禁密之地，而天下不公之道，不正之人，顾乃得以窟穴盘据于其间。而陛下目见耳闻，无非不公不正之事，则其所以熏烝销铄，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，疾恶之意不深，其害已有不可胜言者矣。及其作奸犯法，则陛下又未能深割私爱，而付诸外廷之议，论以有司之法，是以纪纲不正于上，风俗颓弊于下，其为患之日久矣。而浙中为尤甚。大率习为软美之态、依阿之言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为得计，甚者以金珠为脯醢，以契券为诗文，宰相可啖则啖宰相，近习可通则通近习，惟得之求，无复廉耻。一有刚毅正直、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，则群讥众排，指为“道学”，而加以矫激之罪。十数年来，以此二字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，复如昔时所谓元祐学术者，排摈诋辱，必使无所容其身而后已，此岂治世之事哉？

至于爱养民力，修明军政，则自虞允文之为相也，尽取版

曹岁入窠名之必可指拟者，号为岁终羨余之数，而输之内帑。顾以其有名无实、积累挂欠、空载簿籍、不可催理者，拨还版曹，以为内帑之积，将以备他日用兵进取不时之须。然自是以来二十余年，内帑岁入不知几何，而认为私贮，典以私人，宰相不得以式贡均节其出入，版曹不得以簿书勾考其在亡，日销月耗，以奉燕私之费者，盖不知其几何矣，而曷尝闻其能用此钱以易敌人之首，如太祖之言哉。徒使版曹经费阙乏日甚，督促日峻，以至废去祖宗以来破分良法，而必以十分登足为限；以为未足，则又造为比较监司、郡守殿最之法，以诱胁之。于是中外承风，竞为苛急，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。

诸将之求进也，必先培植士卒，以殖私利，然后以此自结于陛下之私人，而薪以姓名达于陛下之贵将。贵将得其姓名，即以付之军中，使自什伍以上节次保明，称其材武堪任将帅，然后具奏牍而言之陛下之前。陛下但见等级推先，案牍具备，则诚以为公荐而可以得人矣，而岂知其谐价输钱，已若晚唐之债帅哉？夫将者，三军之司命，而其选置之方乖刺如此，则彼智勇材略之人，孰肯抑心下首于宦官、宫妾之门，而陛下之所得以为将帅者，皆庸夫走卒，而犹望其修明军政，激劝士卒，以强国势，岂不误哉！

凡此六事，皆不可缓，而本在于陛下之一心。一心正则六事无不正，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间，则虽欲惫精劳力，以求正夫六事者，亦将徒为文具，而天下之事愈至于不可为矣。

疏入，夜漏下七刻，上已就寝，亟起秉烛，读之终篇。明日，除主管太一宫，兼崇政殿说书。熏力辞，除秘阁修撰，奉外祠。

光宗即位，再辞职名，仍旧直宝文阁，降诏奖谕。居数月，除江东转运副使，以疾辞，改知漳州。奏除属县无名之赋七百

万，减经总制钱四百万。以习俗未知礼，采古丧葬嫁娶之仪，揭以示之，命父老解说，以教子弟。土俗崇信释氏，男女聚僧庐为傅经会，女不嫁者为庵舍以居，熏悉禁之。常病经界不行之害，会朝论欲行泉、汀、漳三州经界，熏乃访事宜，择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。而土居豪右侵渔贫弱者以为不便，沮之。宰相留正，泉人也，其里党亦多以为不可行。布衣吴禹圭上书讼其扰人，诏且需后，有旨先行漳州经界。明年，以子丧请祠。

时史浩入见，请收天下人望，乃除熏秘阁修撰，主管南京鸿庆宫。熏再辞，诏：“论撰之职，以宠名儒。”乃拜命。除荆湖南路转运副使，辞。漳州经界竟报罢，以言不用自劾。除知静江府，辞，主管南京鸿庆宫。未几，差知潭州，力辞。黄裳为嘉王府翊善，自以学不及熏，乞召为宫僚，王府直讲彭龟年亦为大臣言之。留正曰：“正非不知熏，但其性刚，恐到此不合，反为累耳。”熏方再辞，有旨：“长沙巨屏，得贤为重。”遂拜命。会洞獠扰属郡，熏遣人谕以祸福，皆降之。申敕令，严武备，戢奸吏，抑豪民。所至兴学校，明教化，四方学者毕至。

宁宗即位，赵汝愚首荐熏及陈傅良，有旨赴行在奏事。熏行且辞，除焕章阁待制、侍讲，辞，不许。入对，首言：“乃者，太皇太后躬定大策，陛下寅绍丕图，可谓处之以权，而庶几不失其正。自顷至今三月矣，或反不能无疑于逆顺名实之际，窃为陛下忧之。犹有可诿者，亦曰陛下之心，前日未尝有求位之计，今日未尝忘思亲之怀，此则所以行权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。充未尝求位之心，以尽负罪引慝之诚，充未尝忘亲之心，以致温清定省之礼，而大伦正，大本立矣。”复面辞待制、侍讲，上手札：“卿经术渊源，正资劝讲，次对之职，勿复劳辞，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。”遂拜命。

会赵彦逾按视孝宗山陵，以为土肉浅薄，下有水石。孙逢吉覆按，乞别求吉兆。有旨集议，台史惮之，议中辍。熹竟上议状言：“寿皇圣德，衣冠之藏，当博访名山，不宜偏信台史，委之水泉沙砾之中。”不报。时论者以为上未还大内，则名体不正而疑议生；金使且来，或有窥伺。有旨修葺旧东宫，为屋三数百间，欲徙居之。熹奏疏言：

此必左右近习倡为此说以误陛下，而欲因以遂其奸心。臣恐不惟上帝震怒，灾异数出，正当恐惧修省之时，不当兴此大役，以拂谴告警动之意；亦恐畿甸百姓饥饿流离、阡于死亡之际，或能怨望忿切，以生他变。不惟无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，以致未有进见之期，亦恐寿皇在殡，因山未卜，几筵之奉不容少弛，太皇太后、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，茕然在忧苦之中，晨昏之养尤不可阙。而四方之人，但见陛下亟欲大治宫室，速得成就，一旦翩然委而去之，以就安便，六军万民之心将有扼腕不平者矣。前鉴未远，甚可惧也。

又闻太上皇后惧忤太上皇帝圣意，不欲其闻太上之称，又不欲其闻内禅之说，此又虑之过者。殊不知若但如此，而不为宛转方便，则父子之间，上怨怒而下忧恐，将何时而已。父子大伦，三纲所系，久而不图，亦将有借其名以造谤生事者，此又臣之所大惧也。愿陛下明诏大臣，首罢修葺东宫之役，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、重华之间，草创寝殿一二十间，使粗可居。若夫过宫之计，则臣又愿陛下下诏自责，减省舆卫，入宫之后，暂变服色，如唐肃宗之改服紫袍、执控马前者，以伸负罪引愆之诚，则太上皇帝虽有忿怒之情，亦且霍然消散，而欢意浹洽矣。

至若朝廷之纪纲，则臣又愿陛下深诏左右，勿预朝政。其实有勋庸而所得褒赏未惬众论者，亦诏大臣公议其事，稽考令

典，厚报其劳。而凡号令之弛张，人才之进退，则一委之二三大臣，使之反覆较量，勿循己见，酌取公论，奏而行之。有不当者，缴驳论难，择其善者称制临决，则不惟近习不得干预朝权，大臣不得专任己私，而陛下亦得以益明习天下之事，而无所疑于得失之算矣。

若夫山陵之卜，则愿黜台史之说，别求草泽，以营新宫，使寿皇之遗体得安于内，而宗社生灵皆蒙福于外矣。

疏入不报，然上亦未有怒熹意也。每以所讲编次成帙以进，上亦开怀容纳。

熹又奏勉上进德云：“愿陛下日用之间，以求放心为本，而于玩经观史，亲近儒学，益用力焉。数召大臣，切劘治道，群臣进对，亦赐温颜，反覆询访，以求政事之得失，民情之休戚，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长，庶于天下之事各得其理。”熹奏：“礼经敕令，子为父，嫡孙承重为祖父，皆斩衰三年；嫡子当为其父后，不能袭位执丧，则嫡孙继统而代之执丧。自汉文短丧，历代因之，天子遂无三年之丧。为父且然，则嫡孙承重可知。人纪废坏，三纲不明，千有余年，莫能厘正。寿皇圣帝至性自天，易月之外，犹执通丧，朝衣朝冠皆用大布，所宜著在方册，为万世法程。间者，遗诰初颁，太上皇帝偶违康豫，不能躬就丧次。陛下以世嫡承大统，则承重之服著在礼律，所宜遵寿皇已行之法。一时仓卒，不及详议，遂用漆纱浅黄之服，不惟上违礼律，且使寿皇已行之礼举而复坠，臣窃痛之。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，唯有将来启殡发引，礼当复用初丧之服。”

会孝宗祔庙，议宗庙迭毁之制，孙逢吉、曾三复首请并祧僖、宣二祖，奉太祖居第一室，裕祭则正东向之位。有旨集议：僖、顺、翼、宣四祖祧主，宜有所归。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

庙，治平间，议者以世数浸远，请迁僖祖于夹室。后王安石等奏，僖祖有庙，与稷、契无异，请复其旧。时相赵汝愚雅不以复祀僖祖为然，侍从多从其说。吏部尚书郑侨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。熹以为藏之夹室，则是以祖宗之主下藏于子孙之夹室，神宗复奉以为始祖，已为得礼之正，而合于人心，所谓有举之而莫敢废者乎。又拟为《庙制》以辨，以为物岂有无本而生者。庙堂不以闻，即毁撤僖、宣庙室，更创别庙以奉四祖。

始，宁宗之立，韩侂胄自谓有定策功，居中用事。熹忧其害政，数以为言，且约吏部侍郎彭龟年共论之。会龟年出护使客，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窃柄之失，在讲筵复申言之。御批云：“悯卿耆艾，恐难立讲，已除卿宫观。”汝愚袖御笔还上，且谏且拜。内侍王德谦径以御笔付熹，台谏争留，不可。楼钥、陈傅良旋封还录黄，修注官刘光祖、邓驸封章交上。熹行，被命除宝文阁待制，与州郡差遣，辞。寻除知江陵府，辞，仍乞追还新旧职名，诏依旧焕章阁待制，提举南京鸿庆宫。庆元元年初，赵汝愚既相，收召四方知名之士，中外引领望治，熹独惕然以侂胄用事为虑。既屡为上言，以数以手书启汝愚，当用厚赏酬其劳，勿使得预朝政，有“防微杜渐，谨不可忽”之语。汝愚方谓其易制，不以为意。及是，汝愚亦以诬逐，而朝廷大权悉归侂胄矣。

熹始以庙议自劾，不许，以疾再乞休致，诏：“辞职谢事，非朕优贤之意，依旧秘阁修撰。”二年，沈继祖为监察御史，诬熹十罪，诏落职罢祠，门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编管。四年，熹以年近七十，申乞致仕，五年，依所请。明年卒，年七十一。疾且革，手书属其子在及门人范念德、黄干，拳拳以勉学及修正遗书为言。翌日，正坐整衣冠，就枕而逝。

熹登第五十年，仕于外者仅九考，立朝才四十日。家故贫，

少依父友刘子羽，寓建之崇安，后徙建阳之考亭，箪瓢屡空，晏如也。诸生之自远而至者，豆饭藜羹，率与之共。往往称贷于人以给用，而非其道义则一介不取也。

自熹去国，侂胄势益张。何澹为中司，首论专门之学，文诈沽名，乞辨真伪。刘德秀仕长沙，不为张栻之徒所礼，及为谏官，首论留正引伪学之罪。“伪学”之称，盖自此始。太常少卿胡纮言：“比年伪学猖獗，图为不轨，望宣谕大臣，权住进拟。”遂召陈贾为兵部侍郎。未几，熹有夺职之命。刘三杰以前御史论熹、汝愚、刘光祖、徐谊之徒，前日之伪党，至此又变而为逆党。即日除三杰右正言。右谏议大夫姚愈论道学权臣结为死党，窥伺神器。乃命直学士院高文虎草诏谕天下，于是攻伪日急，选人余嘉至上书乞斩熹。

方是时，士之绳趋尺步、稍以儒名者，无所容其身。从游之士，特立不顾者，屏伏丘壑；依阿巽懦者，更名他师，过门不入，甚至变易衣冠，狎游市肆，以自别其非党。而熹日与诸生讲学不休，或劝以谢遣生徒者，笑而不答。有籍田令陈景思者，故相康伯之孙也，与侂胄有姻连，劝侂胄勿为已甚，侂胄意亦渐悔。熹既没，将葬，言者谓：四方伪徒期会，送伪师之葬，会聚之间，非妄谈时人短长，则缪议时政得失，望令守臣约束。从之。

嘉泰初，学禁稍弛。二年，诏：“朱熹已致仕，除华文阁待制，与致仕恩泽。”后侂胄死，诏赐熹遗表恩泽，谥曰文。寻赠中大夫，特赠宝谟阁直学士。理宗宝庆三年，赠太师，追封信国公，改徽国。

始，熹少时，慨然有求道之志。父松病亟，尝属熹曰：“籍溪胡原仲、白水刘致中、屏山刘彦冲三人，学有渊源，吾所敬畏，吾即死，汝往事之，而惟其言之听。”三人，谓胡宪、

刘勉之、刘子翬也。故熹之学既博求之经传，复遍交当世有识之士。延平李侗老矣，尝学于罗从彦，熹归自同安，不远数百里，徒步往从之。

其为学，大抵穷理以致其知，反躬以践其实，而以居敬为主。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，圣经之旨不明，而道统之传始晦。于是竭其精力，以研究圣贤之经训。所著书有：《易》本义、启蒙、《蓍卦考误》，《诗集传》，《大学中庸》章句、或问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集注、《太极图》、《通书》、《西铭解》、《楚辞》集注、辨证，《韩文考异》；所编次有：《论孟集议》，《孟子指要》，《中庸辑略》，《孝经刊误》，《小学书》，《通鉴纲目》，《宋名臣言行录》，《家礼》，《近思录》，《河南程氏遗书》，《伊洛渊源录》，皆行于世。熹没，朝廷以其《大学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训说立于学官。又有《仪礼经传通解》未脱稿，亦在学官。平生为文凡一百卷，生徒问答凡八十卷，别录十卷。

理宗绍定末，秘书郎李心传乞以司马光、周敦颐、邵雍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、朱熹七人列于从祀，不报。淳祐元年正月，上视学，手诏以周、张、二程及熹从祀孔子庙。

黄干曰：“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，自周以来，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，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，一二人而止耳。由孔子而后，曾子、子思继其微，至孟子而始著。由孟子而后，周、程、张子继其绝，至熹而始著。”识者以为知言。

熹子在，绍定中为吏部侍郎。

张栻字敬夫，丞相浚子也。颖悟夙成，浚爱之，自幼学，所教莫非仁义忠孝之实。长师胡宏，宏一见，即以孔门论仁亲切之旨告之。栻退而思，若有得焉，宏称之曰：“圣门有人矣。”栻益自奋厉，以古圣贤自期，作《希颜录》。

以荫补官，辟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，除直密阁，时

孝宗新即位，浚起谪籍，开府治戎，参佐皆极一时之选。栻时以少年，内赞密谋，外参庶务，其所综画，幕府诸人皆自以为不及也。间以军事入奏，因进言曰：“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，下闵中原之涂炭，惕然于中，而思有以振之。臣谓此心之发，即天理之所存也。愿益加省察，而稽古亲贤以自辅，无使其或少息，则今日之功可以必成，而因循之弊可革矣。”孝宗异其言，于是遂定君臣之契。

浚去位，汤思退用事，遂罢兵讲和。金人乘间纵兵入淮甸，中外大震，庙堂犹主和议，至敕诸将无得辄称兵。时浚已没，栻营葬甫毕，即拜疏言：“吾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异时朝廷虽尝兴縞素之师，然旋遣玉帛之使，是以讲和之念未忘于胸中，而至忱恻怛之心无以感格于天人之际，此所以事屡败而功不成也。今虽重为群邪所误，以蹙国而召寇，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开圣心哉。谓宜深察此理，使吾胸中了然无纤芥之惑，然后明诏中外，公行赏罚，以快军民之愤，则人心悦，士气充，而敌不难却矣。继今以往，益坚此志，誓不言和，专务自强，虽折不挠，使此心纯一，贯彻上下，则迟以岁月，亦何功之不济哉？”疏入，不报。

久之，刘珙荐于上，除知抚州，未上，改严州。时宰相虞允文以恢复自任，然所以求者类非其道，意栻素论当与己合，数遣人致殷勤，栻不答。入奏，首言：“先王所以建事立功无不如志者，以其胸中之诚有以感格天人之心，而与之无间也。今规画虽劳，而事功不立，陛下诚深察之日用之间，念虑云为之际，亦有私意之发以害吾之诚者乎？有则克而去之，使吾中局洞然无所间杂，则见义必精，守义必固，而天人之应将不待求而得矣。夫欲复中原之地，先有以得中原之心，欲得中原之心，先有以得吾民之心。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，岂有他哉？不

尽其力，不伤其财而已矣。今日之事，固当以明大义、正人心为本。然其所施有先后，则其缓急不可以不详；所务有名实，则其取舍不可以不审，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。”

明年，召为吏部侍郎，兼权起居郎侍立官。时宰方谓敌势衰弱可图，建议遣泛使往责陵寝之故，士大夫有忧其无备而召兵者，辄斥去之。栻见上，上曰：“卿知敌国事乎？”栻对曰：“不知也。”上曰：“金国饥馑连年，盗贼四起。”栻曰：“金人之事，臣虽不知，境中之事，则知之矣。”上曰：“何也？”栻曰：“臣切见比年诸道多水旱，民贫日甚，而国家兵弱财匮，官吏诞谩，不足倚赖。正使彼实可图，臣惧我之未足以图彼也。”上为默然久之。栻因出所奏疏读之曰：“臣窃谓陵寝隔绝，诚臣子不忍言之至痛，然今未能奉辞以讨之，又不能正名以绝之，乃欲卑祠厚礼以求于彼，则于大义已为未尽。而异论者犹以为忧，则其浅陋畏怯，固益甚矣。然臣窃揆其心意，或者亦有以见我未有必胜之形，而不能不忧也欤。盖必胜之形，当在于早正素定之时，而不在于两阵决机之日。”上为竦听改容。栻复读曰：“今日但当下哀痛之诏，明复仇之义，显绝金人，不与通使。然后修德立政，用贤养民，选将帅，练甲兵，通内修外攘、进战退守以为一事，且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，则必胜之形隐然可见，虽有浅陋畏怯之人，亦且奋跃而争先矣。”上为叹息褒谕，以为前始未闻此论也。其后因赐对反复前说，上益嘉叹，面谕：“当以卿为讲官，冀时得晤语也。”

会史正志为发运使，名为均输，实尽夺州县财赋，远近骚然，士大夫争言其害，栻亦以为言。上曰：“正志谓但取之诸郡，非取之于民也。”栻曰：“今日州郡财赋大抵无余，若取之不已，而经用有阙，不过巧为名色以取之于民耳。”上矍然

曰：“如卿之言，是朕假手于发运使以病吾民也。”旋阅其实，果如棫言，即诏罢之。

兼侍讲，除左司员外郎。讲《诗葛覃》，进说：“治生于敬畏，乱起于骄淫。使为国者每念稼穡之劳，而其后妃不忘织纡任之事，则心不存者寡矣。”因上陈祖宗自家刑国之懿，下斥今日兴利扰民之害。上叹曰：“此王安石所谓‘人言不足恤’者，所以为误国也。”

知阁门事张说除签书枢密院事，棫夜草疏极谏其不可，旦诣朝堂，质责宰相虞允文曰：“宦官执政，自京、黼始，近习执政，自相公始。”允文惭愤不堪。棫复奏：“文武诚不可偏，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，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，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，正恐反激武臣之怒。”孝宗感悟，命得中寝。然宰相实阴附说，明年出棫知袁州，申说前命，中外喧哗，说竟以谪死。

棫在朝末期岁，而召对至六七，所言大抵皆修身务学，畏天恤民，抑侥幸，屏谗谀，于是宰相益惮之，而近习尤不悦。退而家居累年，孝宗念之，诏除旧职，知静江府，经略安抚广南西路。所部荒残多盗，棫至，简州兵，汰冗补阙，籍诸州黥卒伉健者为效用，日习月按，申严保伍法。谕溪峒酋豪弭怨睦邻，毋相杀掠，于是群蛮帖服。朝廷买马横山，岁久弊滋，边氓告病，而马不时至。棫究其利病六十余条，奏革之，诸蛮感悦，争以善马至。

孝宗闻棫治行，诏特进秩，直宝文阁，因任。寻除秘阁修撰、荆湖北路转运副使。改知江陵府，安抚本路。一日去贪吏十四人。湖北多盗，府县往往纵释以病良民，棫首劾大吏之纵贼者，捕斩奸民之舍贼者，令其党得相捕告以除罪，群盗皆遁去。郡濒边屯，主将与帅守每不相下，棫以礼遇诸将，得其欢

心，又加恤士伍，勉以忠义，队长有功辄补官，士咸感奋。并淮奸民出塞为盗者，捕得数人，有北方亡奴亦在盗中。

栻曰：“朝廷未能正名讨敌，无使疆场之事其曲在我。”命斩之以徇于境，而缚其亡奴归之。北人叹曰：“南朝有人。”

信阳守刘大辩怙势希赏，广招流民，而夺见户熟田以与之。栻劾大辩诈谖，所招流民不满百，而虚增其数十倍，请论其罪，不报。章累上，大辩易他郡，栻自以不得其职求去，诏以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。病且死，犹手疏劝上亲君子远小人，信任防一己之偏，好恶公天下之理。天下传诵之。栻有公辅之望，卒时年四十有八。孝宗闻之，深为嗟悼，四方贤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吊，而江陵、静江之民尤哭之哀。嘉定间，赐谥曰宣。淳祐初，诏从祀孔子庙。

栻为人表里洞然，勇于从义，无毫发滞吝。每进对，必自盟于心，不可以人主意悦辄有所随顺。孝宗尝言伏节死义之臣难得，栻对：“当于犯颜敢谏中求之。若平时不能犯颜敢谏，他日何望其伏节死义？”孝宗又言难得办事之臣，栻对：“陛下当求晓事之臣，不当求办事之臣。若但求办事之臣，则他日败陛下事者，未必非此人也。”栻自言：前后奏对忤上旨虽多，而上每念之，未尝加怒者，所谓可以理夺云尔。

其远小人尤严。为都司日，肩舆出，遇曾觌，觌举手欲揖，栻急掩其窗棂，觌惭，手不得下。所至郡，暇日召诸生告语。民以事至庭，必随事开晓。具为条教，大抵以正礼俗、明伦纪为先。斥异端，毁淫祠，而崇社稷山川古先圣贤之祀，旧典所遗，亦以义起也。

栻闻道甚早，朱熹尝言：“己之学乃铢积寸累而成，如敬夫，则于大本卓然先有见者也。”所著《论语孟子说》、《太极图说》、《洙泗言仁》、《诸葛忠武侯传》、《经世纪年》，皆行于

世。栻之言曰：“学莫先于义利之辨。义者，本心之当为，非有为而为也。有为而为，则皆人欲，非天理。”此栻讲学之要也。子焯。

列传第一百八十九 道学四（朱氏门人）

黄干 李燔 张洽 陈淳 李方子 黄灏

黄干字直卿，福州闽县人。父瑀，在高宗时为监察御史，以笃行直道著闻。瑀没，干往见清江刘清之。清之奇之，曰：“子乃远器，时学非所以处子也。”因命受业朱熹。干家法严重，乃以白母，即日行。时大雪，既至而熹它出，干因留客邸，卧起一榻，不解衣者二月，而熹始归。干自见熹，夜不设榻，不解带，少倦则微坐，一倚或至达曙。熹语人曰：“直卿志坚思苦，与之处甚有益。”尝诣东莱吕祖谦，以所闻于熹者相质正。及广汉张栻亡。熹与干书曰：“吾道益孤矣，所望于贤者不轻。”后遂以其子妻干。

宁宗即位，熹命干奉表，补将仕郎，铨中，授迪功郎，监台州酒务。丁母忧，学者从之讲学于墓庐甚众。熹作竹林精舍成，遗干书，有“它时便可请直卿代即讲席”之语。及编《礼书》，独以《丧》、《祭》二编属干，稿成，熹见而喜曰：“所立规模次第，缜密有条理，它日当取所编家乡、邦国、王朝礼，悉仿此更定之。”病革，以深衣及所著书授干，手书与诀曰：“吾道之托在此，吾无憾矣。”讣闻，干持心丧三年毕，调监嘉兴府石门酒库。

时韩侂胄方谋用兵，吴猎帅湖北，将赴镇，访以兵事。干曰：“闻议者谓今天下欲为大举深入之谋，果尔，必败。此何时而可进取哉？”猎雅敬干名德，辟为荆湖北路安抚司激赏酒

库兼准备差遣，事有未当，必输忠款力争。

江西提举常平赵希慝、知抚州高商老辟为临川令，岁旱，劝糴捕蝗极其力。改知新淦县，吏民习知临川之政，皆喜，不令而政行。以提举常平郡太守荐，擢监尚书六部门，未上，改差通判安丰军。淮西帅司檄干鞫和州狱，狱故以疑未决，干释囚桎梏饮食之，委曲审问无所得。一夜，梦井中有人，明日呼囚诘之曰：“汝杀人，投之于井，我悉知之矣，胡得欺我。”囚遂惊服，果于废井得尸。

寻知汉阳军。值岁饥，余客米、发常平以振。制置司下令，欲移本军之粟而禁其余，干报以乞候干罢然后施行，及援鄂州例，十之一告余于制司。荒政具举。旁郡饥民辐凑，惠抚均一，春暖愿归者给之粮，不愿者结庐居之，民大感悦。所至以重庠序，先教养。其在汉阳，即郡治后凤栖山为屋，馆四方士，立周、程、游、朱四先生祠。以病乞祠，主管武夷冲祐观。

寻起知安庆府，至则金人破光山，而沿边多警。安庆去光山不远，民情震恐。乃请于朝，城安庆以备战守，不俟报，即日兴工。城分十二料，先自筑一料，计其工费若干，然后委官吏、寓公、士人分料主之。役民兵五千人，人役九十日，而计人户产钱起丁夫，通役二万夫，人十日而罢。役者更番，暑月月休六日，日午休一时，至秋渐杀其半。干日以五鼓坐于堂，濠砦官入听命，以一日成算授之：役某乡民兵若干，某乡人夫若干；分布于某人料分，或搬运某处土木，应副某料使用；某料民兵人夫合当更代，合散几日钱米。俱受命毕，乃治府事，理民讼，接宾客，阅士卒，会僚佐讲究边防利病，次则巡城视役，晚入书院讲论经史。筑城之杵，用钱监未铸之铁，事毕还之。城成，会上元日张灯，士民扶老携幼，往来不绝。有老姬百岁，二子舆之，诸孙从，至府致谢。干礼之，命具酒炙，且

劳以金帛。姬曰：“老妇之来，为一郡生灵谢耳，太守之赐非所冀也。”不受而去。是岁大旱，干祈辄雨，或未出，晨兴登郡阁，望灊山再拜，雨即至。后二年，金人破黄州沙窝诸关，淮东、西皆震，独安庆按堵如故。继而霖潦余月，巨浸暴至，城屹然无虞。舒人德之，相谓曰：“不残于寇，不滔于水，生汝者黄父也。”

制置李珣辟为参议官，再辞不受。既而朝命与徐侨两易和州，且令先赴制府稟议，干即日解印趋制府。和州人日望其来，曰：“是尝檄至吾郡鞫死囚、感梦于井中者，庶能直吾屈乎。”

先是，干移书珣曰：“丞相诛韩之后，惩意外之变，专用左右亲信之人，往往得罪于天下公议。世之君子遂从而归咎于丞相，丞相不堪其咎，继然逐去之，而左右亲信者其用愈专矣。平居无事，纪纲紊乱，不过州县之间，百姓受祸。至于军政不修，边备废弛，皆此曹为之，若今大敌在境，更不改图，大事去矣。今日之急，莫大于此。”又曰：“今日之计，莫若用两淮之人，食两淮之粟，守两淮之地。然其策当先明保伍，保伍既明，则为之立堡砦，蓄马、制军器以资其用，不过累月，军政可成。且淮民遭丙寅之厄，今闻金人迁汴，莫不狼顾胁息，有弃田庐、挈妻子渡江之意，其间勇悍者。且将伺变窃发。向日胡海、张军之变，为害甚于金，今若不早为之图，则两淮日见荒墟，卒有警急，攘臂而起矣。”珣皆不能用。

及至制府，珣往惟扬视师，与偕行，干言：“敌既退，当思所以赏功罚罪者。崔惟扬能于清平山豫立义砦，断金人右臂，方仪真能措置捍御，不使军民仓皇奔轶，此二人者当荐之。泗上之败，刘倬可斩也。某州官吏三人携家奔窜，追而治之，然后具奏可也。”其时幕府书馆皆轻儇浮靡之士，僚吏士民有献

谋画，多为毁抹疏驳。将帅偏，人心不附，所向无功。流移满道，而诸司长吏张宴无虚日。干知不足与共事，归自惟扬，再辞和州之命，仍乞祠，闭阁谢客，宴乐不与。乃复告珣曰：

浮光敌退已两月，安丰已一月，盱眙亦将两旬，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，所施行者何策。边备之弛，又甚于前，日复一日，恬不知惧，恐其祸又不止今春矣。

向者轻信人言，为泗上之役，丧师万人。良将劲卒、精兵利器，不战而沦于泗水，黄团老幼，俘虜杀戮五六千人，盱眙东西数百里，莽为丘墟。安丰、浮光之事大率类此。切意千乘言旋，必痛自咎责，出宿于外，大戒于国，曰：“此吾之罪也，有能箴吾失者，疾入谏。”日与僚属及四方贤士讨论条画，以为后图。今归已五日矣，但闻请总领、运使至玉麟堂赏牡丹，用妓乐，又闻总领、运使请宴赏亦然，又闻宴僚属亦然。邦人诸军闻之，岂不痛愤。且视牡丹之红艳，岂不思边庭之流血；视管弦之啁啾，岂不思老幼之哀号；视栋宇之宏丽，岂不思士卒之暴露；视饮饌之丰美，岂不思流民之冻馁。敌国深侵，宇内骚动，主上食不甘味，听朝不怡；大臣忧惧，不知所出。尚书岂得不朝夕忧惧，而乃如是之迂缓暇逸耶！

今浮光之报又至矣，金欲以十六县之众，四月攻浮光，侵五关，且以一县五千人率为率，则当有八万人攻浮光，以万人刈吾麦，以五万人攻吾关。吾之守关不过五六百人，岂能当万人之众哉？则关之不可守决矣。五关失守，则蕲、黄决不可保；蕲、黄不保，则江南危。尚书闻此亦已数日，乃不闻有所施行，何耶？

其它言皆激切，同幕忌之尤甚，共诋排之。厥后光、黄、蕲继失，果如其言。遂力辞去，请祠不已。

俄再命知安庆，不就，入庐山访其友李燔、陈宥，相与盘

旋玉渊、三峡间，俯仰其师旧迹，讲《乾》、《坤》二卦于白鹿书院，山南北之士皆来集。未几，召赴行在所奏事，除大理丞，不拜，为御史李楠所劾。

初，干入荆湖幕府，奔走诸关，与江、淮豪杰游，而豪杰往往愿依干。及倅安丰、武定，诸将皆归心焉。后倅建康，守汉阳，声闻益著。诸豪又深知干倜傥有谋，及来安庆，且兼制幕，长淮军民之心，翕然相向。此声既出，在位者益忌，且虑干入见必直言边事，以悟上意，至是群起挤之。

干遂归里，弟子日盛，巴蜀、江、湖之士皆来，编礼著书，日不暇给，夜与之讲论经理，亶亶不倦，借邻寺以处之，朝夕往来，质疑请益如熹时。俄命知潮州，辞不行，差主管亳州明道宫，逾月遂乞致仕，诏许之，特授承议郎。既没后数年，以门人请谥，又特赠朝奉郎，与一子下州文学，谥文肃。有《经解》、文集行于世。

李燔字敬子，南康建昌人。少孤，依舅氏。中绍熙元年进士第，授岳州教授，未上，往建阳从朱熹学。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语，且曰：“致远固以毅，而任重贵乎弘也。”燔退，以“弘”名其斋而自傲焉。至岳州，教士以古文六艺，不因时好，且曰：“古之人皆通材，用则文武兼焉。”即武学诸生文振而识高者拔之，辟射圃，令其习射；稟老将之长者于艺者，以率偷惰。以祖母卒，解官承重而归。

改襄阳府教授。复往见熹，熹嘉之，凡诸生未达者先令访燔，俟有所发，乃从熹折衷，诸生畏服。熹谓人曰：“燔交友有益，而进学可畏，且直谅朴实，处事不苟，它日任斯道者必燔也。”熹没，学禁严，燔率同门往会葬，视封窆，不少怵。及诏访遗逸，九江守以燔荐，召赴都堂审察，辞，再召，再辞。郡守请为白鹿书院堂长，学者云集，讲学之盛，它郡无与比。

除大理司直，辞，寻添差江西运司干办公事，江西帅李珣、漕使王补之交荐之。会洞寇作乱，帅、漕议平之，而各持其说。燾徐曰：“寇非吾民耶？岂必皆恶。然其如是，诚以吾有司贪刻者激之，及将校之邀功者逼城之耳。反是而行之，则皆民矣。”帅、漕曰：“干办议是。谁可行者？”燾请自往，乃驻兵万安，会近洞诸巡尉，察隅保之尤无良者易置之，分兵守险，弛辩士谕贼逆顺祸福，寇皆帖服。

洪州地下，异时赣江涨而堤坏，久雨辄涝，燾白于帅、漕修之，自是田皆沃壤。漕司以十四界会子新行，价日损，乃视民税产物力，各藏会子若干，官为封识，不时点阅，人爱重之则价可增，慢令者黥籍，而民乞寿张，持空券益不售。燾与国子学录李诚之力争不能止。燾又入札争之曰：“钱荒楮涌，子母不足以相权，不能行楮者，由钱不能权之也。楮不行而抑民藏之，是弃物也。诚能节用，先谷粟之实务，而不取必于楮币，则楮币为实用矣。”札入，漕司即弛禁，诣燾谢。燾又念社仓之置，仅贷有田之家，而力田之农不得沾惠，遂倡议袁谷创社仓，以贷佃人。

有旨改官，通判潭州，辞，不许。真德秀为长沙帅，一府之事咸咨燾。不数月，辞归。当是时，史弥远当国，废皇子竑，燾以三纲所关，自是不复出矣。真德秀及右史魏了翁荐之，差权通判隆兴府，江西帅魏大有辟充参议官，皆辞，乃以直秘阁主管庆元至道宫。燾自惟居闲无以报国，乃荐崔与之、魏了翁、真德秀、陈宓、郑寅、杨长孺、丁黼、弃疾、龚维藩、徐侨、刘宰、洪咨夔于朝。

绍定五年，帝论及当时高士累召不起者，史臣李心传以燾对，且曰：“燾乃朱熹高弟，经术行义亚黄干，当今海内一人而已。”帝问今安在，心传对曰：“燾，南康人，先帝以大理

司直召，不起，比乞致仕。陛下诚能强起之，以置讲筵，其神圣学岂浅浅哉。”帝然其言，终不召也。九江蔡念成称燠心事有如秋月。燠卒，年七十，赠直华文阁，谥文定，补其子举下州文学。

燠尝曰：“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为职事，方为功业，但随力到处有以及物，即功业矣。”又尝曰：“仕宦至卿相，不可失寒素体。夫子无入不自得者，正以磨挫骄奢，不至居移气、养移体。”因诵古语曰：“分之所在，一毫跻攀不上，善处者退一步耳。”故燠处贫贱患难若平素，不为动，被服布素，虽贵不易。入仕凡四十二年，而历官不过七考。居家讲道，学者宗之，与黄干并称曰“黄、李。”孙鏊，登进士第。

张洽字元德，临江之清江人。父绂，第进士。洽少颖异，从朱熹学，自《六经》传注而下，皆究其指归，至于诸子百家、山经地志、老子浮屠之说，无所不读。尝取管子所谓“思之思之，又重思之，思之不通，鬼神将通之”之语，以为穷理之要。熹嘉其笃志，谓黄干曰：“所望以永斯道之传，如二三君者不数人也。”

时行社仓法，洽请于县，贷常平米三百石，建仓里中，六年而归其本于官，乡人利之。嘉定元年中第，授松滋尉。湖右经界不正，弊日甚，洽请行推排法，令以委洽。洽于是令民自实其土地疆界产业之数投于匱，乃筹核而次第之，吏奸无所匿。其后十余年，讼者犹援以为证云。

改袁州司理参军。有大囚，讯之则服，寻复变异，且力能动摇官吏，累年不决，而逮系者甚众。洽以白提点刑狱，杀之。有盗黠甚，辞不能折。会狱有兄弟争财者，洽谕之曰：“讼于官，祇为胥吏之地，且冒法以求胜，孰与各守分以全手足之爱乎？”辞气恳切，讼者感悟。盗闻之，自伏。民有杀人，贿其

子焚之，居数年，事败，洽治其狱无状，忧之，且白郡委官体访。俄梦有人拜于庭，示以伤痕在胁。翌日，委官上其事，果然。

郡守以仓禀虚，籍仓吏二十余家，命洽鞠之，洽廉知为都吏所卖。都吏者，州之巨蠹也，尝干于仓不获，故以此中之。洽度守意锐未可婴，姑系之，而密令计仓庾所入以白守曰：“君之籍二十余家者，以胥吏也。今校数岁之中所入，已丰于昔，由是观之，胥吏妄矣。君必不忍受胥吏之妄，而籍无罪之家也。若以罪胥吏，过乃可免。”守悟，为罢都吏，而免所籍之家。

知永新县。一日谒告，闻狱中榜笞声，盖狱吏受赇，乘间讯囚使诬服也。洽大怒，亟执付狱，明日上于郡，黥之。湖南鄯寇作乱，与县接壤，民大恐。洽单车以往，邑佐、寓士交谏，弗听。至则寇未尝至，乃延见隅官，访利害而犒之，因行安福境上，结约土豪，得其欢心。未几，南安舒寇将犯境，闻有备，乃去。

以江东提举常平荐，通判池州。狱有张德修者，误就人以死，狱吏诬以故杀，洽讯而疑之，请再鞠，守不听。会提点常平袁甫至，时方大旱，祷不应，洽言于甫曰：“汉、晋以来，滥刑而致旱，伸冤而得雨，载于方册可考也。今天大旱，焉知非由德修事乎？”甫为阅款状于狱，德修遂从徒罪。复白郡请蠲征税，宽催科，以召和气，守为宽税。三日果大雨，民甚悦。洽数以病请祠，至是主管建昌仙都观，以庆寿恩赐绯衣、银鱼。

时袁甫提点江东刑狱，甫以白鹿书院废弛，招洽为长。洽曰：“嘻，是先师之迹也，其可辞！”至则选好学之士日与讲说，而汰其不率教者。凡养士之田乾没于豪右者复之。学兴，即谢病去。

端平初，大臣多荐洽，召赴都堂审察，洽以疾不赴，乃除

秘书郎，寻迁著作佐郎。度正、叶味道在经幄，帝数问张洽何时可到，将以说书待洽，洽固辞，遂除直秘阁，主管建康崇禧观。嘉熙元年，以疾乞致仕，十月卒，年七十七。

洽自少用力于敬，故以“主一”名斋。平居不异常人，至义所当为，则勇不可夺。居闲不言朝廷事，或因灾异变故，辄鬻蹙不乐，及闻一君子进用，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，则喜见颜色。所交皆名士，如吕祖俭、黄干、赵崇宪、蔡渊、吴必大、辅广、李道传、李燔、叶味道、李闳祖、李方子、柴中行、真德秀、魏了翁、李 、赵汝谏、陈贵谊、杜孝严、度正、张嗣古，皆敬慕之。卒后一日，有旨除直宝章阁。所著书有《春秋集注》、《春秋集传》、《左氏蒙求》、《续通鉴长编事略》、《历代郡县地理沿革表》、文集。

子 路、桢，赐同进士出身。

陈淳字安卿，漳州龙溪人。少习举子业，林宗臣见而奇之，且曰：“此非圣贤事业也。”因授以《近思录》，淳退而读之，遂尽弃其业焉。

及朱熹来守其乡，淳请受教，熹曰：“凡讲义理，必穷其原，如为人父何故止于慈，为人子何故止于孝，其他可类推也。”淳闻而为学益力，日求其所未至。熹数语人以“南来，吾道喜得陈淳”，门人有疑问不合者，则称淳善问。后十年，淳复往见熹，陈其所得，时熹已寝疾，语之曰：“如公所学，已见本原，所阙者下学之功尔。”自是所闻皆要切语，凡三月而熹卒。

淳追思师训，前自裁抑，无书不读，无物不格，日积月累，义理贯通，洞见条绪。故其言太极曰：太极只是理，理本圆，故太极之体浑沦。以理言，则自末而本，自本而末，一聚一散，而太极无所不极其至。自万古之前与万古之后，无端无始，此

浑沦太极之全体也。自其冲漠无朕，而天地万物皆由是出，及天地万物既由是出，又复冲漠无朕，此浑沦无极之妙用也。圣人一心浑沦太极之全体，而酬酢万变，无非太极流行之用。学问工夫，须从万事万物中贯过，凑成一浑沦大本，又于浑沦大本中散为万事万物，使无少窒碍，然后实体得浑沦至极者在我，而大用不差矣。”

其言仁曰：“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体，无表里、动静、隐显、精粗之间，惟此心纯是天理之公，而绝无一毫人欲之私，乃可以当其名。若一处有病痛，一事有欠缺，一念有间断，则私意行而生理息，即顽痹不仁矣。”

其语学者曰：“道理初无玄妙，只在日用人事间，但循序用功，便自有见。所谓‘下学上达’者，须下学工夫到，乃可从事上达，然不可以此而安于小成也。夫盈天地间千条万绪，是多少人事；圣人大成之地，千节万目，是多少功夫。惟当开拓心胸，大作基址。须万理明彻于胸中，将此心放在天地间一例看，然后可以语孔、孟之乐。须明三代法度，通之于当今而无不宜，然后为全儒，而可以语王佐事业。须运用酬酢，如探诸囊中而不匮，然后为资之深，取之左右逢其原，而真为已物矣。至于以天理人欲分数而验宾主进退之几，如好好色，恶恶臭，而为天理人欲强弱之证，必使之于是是非非如辨黑白，如遇镞，不容有骑墙不决之疑，则虽艰难险阻之中，无不从容自适，夫然后为知之至而行之尽。”此语又中学者膏肓，而示以标的也。

淳性孝，母疾亟，号泣于天，乞以身代。弟妹未有室家者，皆婚嫁之。葬宗族之丧无归者。居乡不沽名徇俗，恬然退守，若无闻焉。然名播天下，世虽不用，而忧时论事，感慨动人，郡守以下皆礼重之，时造其庐而请焉。

嘉定九年，待试中都，归过严陵郡守郑之悌，率僚属延讲郡庠。淳叹陆、张、王，学问无源，全用禅家宗旨，认形气之虚灵知觉为天理之妙，不由穷理格物，而欲径造上达之境，反托圣门以自标榜。遂发明吾道之体统，师友之渊源，用功之节目，读书之次序，为四章以示学者。明年，以特奏恩授迪功郎、泉州安溪主簿，未上而没，年六十五。其所著有《语孟大学中庸》口义、字义、详讲，《礼》、《诗》、《女学》等书，门人录其语，号《筠谷濂口金山所闻》。

李方子字公晦，昭武人。少博学能文，为人端谨纯笃。初见朱熹，谓曰：“观公为人，自是寡过，但宽大中要规矩，和缓中要果决。”遂以“果”名斋。长游太学，学官李道传折官位辈行具刺就谒。

嘉定七年，廷对擢第三，调泉州观察推官。适真德秀来为守，以师友礼之，郡政大小咸咨焉。暇则辩论经训，至夜分不倦。故事，秩满必先通书庙堂乃除，方子曰：“以书通，是求也。”时丞相弥远闻之怒，逾年始除国子录。无何，将选入宫僚，而方子不少贬以求合。或告弥远曰：“此真德秀党也。”使台臣劾罢之。

方子既归，学者毕集，危坐竟日，未始倾侧，对宾客一语不妄发，虽奴隶亦不加诟詈，然常严惮之。尝语人曰：“吾于问学虽未能周尽，然幸于大本有见处，此心常觉泰然，不为物欲所渍尔。”其亡也，天子闵之，与一子恩泽。

黄灏字商伯，南康都昌人。幼敏悟强记，肄业荆山僧舍三年，入太学，擢进士第。教授隆兴府，知德化县，以兴学校、崇政化为本。岁馔，行振给有方。王藺、刘颖荐于朝，除登闻鼓院。光宗即位，迁太常寺簿，论今礼教废阙，请敕有司取政和冠昏丧葬仪，及司马光、高闾等书参订行之。

除太府寺丞，出知常州，提举本路常平。秀州海盐民伐桑柘，毁屋庐，葶殄盈野，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，而州县方督促捕欠，颡见之蹙然。时有旨倚阁夏税，遂奏乞并阁秋苗，不俟报行之。言者罪其专，移居筠州，已而寝谪命，止削两秩，而从其蠲阁之请。

灏既归里，幅巾深衣，骑驴匡山间，若素隐者。起知信州，改广西转运判官，移广东提点刑狱，告老不赴。卒。

灏性行端饬，以孝友称。朱熹守南康，灏执弟子礼，质疑问难。熹之没，党禁方厉，灏单车往赴，徘徊不忍去者久之。

列传第一百九十 儒林一

聂崇义 邢昺 孙奭 王昭素 孔维 孔宜 崔颂子
卢 尹拙 田敏辛文悦 李觉 崔颐正 弟偓佺 李之才

聂崇义，河南洛阳人。少举《三礼》，善《礼》学，通经旨。汉乾祐中，累官至国子《礼记》博士，校定《公羊春秋》，刊板于国学。周显德中，累迁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。先是，世宗以郊庙祭器止由有司相承制造，年代浸久，无所规式，乃命崇义检讨摹画以闻。四年，崇义上之，乃命有司别造焉。

五年，将禘于太庙，言事者以宗庙无祧室，不当行禘祫之礼。崇义援引故事上言，其略曰：“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仙，至五年二月祫祭，明年又禘，自兹后以五年为禘。且魏以武帝为太祖，至明帝始三帝，未有毁主而行禘祫。其证一也。宋文帝元嘉六年，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祠，其太学博士议云：案禘祫之礼，三年一，五年再。宋高祖至文帝裁亦三帝，未有毁主而行禘祫。其证二也。梁武帝用谢广议，三年一禘，五年一祫，谓之大祭，禘祭以夏，祫祭以冬。且梁武乃受命之君，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，则知祭者是追养之道，以时移节变，孝子感而思亲，故荐以首时，祭以仲月，间以禘祫，序以昭穆，乃礼之经也。非关宗庙未备。其证三也。”终从崇义之议。

未几，世宗诏崇义参定郊庙祭玉，又诏翰林学士窦俨统领之。崇义因取《三礼图》再加考正，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，俨为序。太祖览而嘉之，诏曰：“礼器礼图，相承传用，浸历年

祀，宁免差违。聂崇义典事国庠，服膺儒业，讨寻故实，刊正疑讹，奉职效官，有足嘉者。崇义宜量与酬奖。所进《三礼图》，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学三五人更同参议，所冀精详。苟有异同，善为商确。”五月，赐崇义紫袍、犀带、银器、缯帛以奖之。拙多所驳正，崇义复引经以释之，悉以下工部尚书窦仪，俾之裁定。仪上奏曰：“伏以圣人制礼，垂之无穷，儒者据经，所传或异，年祀浸远，图绘缺然。踳驳弥深，丹青靡据。聂崇义研求师说，耽味礼经，较于旧图，良有新意。尹拙爰承制旨，能罄所闻。尹拙驳议及聂崇义答义各四卷，臣再加详阅，随而裁置，率用增损，列于注释，共分为十五卷以闻。”诏颁行之。

拙、崇义复陈祭玉鼎釜异同之说，诏下中书省集议。吏部尚书张昭等奏议曰：

按聂崇义称：祭天苍璧九寸圆好，祭地黄琮八寸无好，圭、璋、琥并长九寸。自言周显德三年与田敏等按《周官》玉人之职及阮谿、郑玄旧图，载其制度。

臣等按：《周礼》玉人之职，只有“璧琮九寸”、“象琮八寸”及“璧羨度尺、好三寸以为度”之文，即无苍璧、黄琮之制。兼引注有《尔雅》“肉倍好”之说，此即是注“璧羨度”之文，又非苍璧之制。又详郑玄自注《周礼》，不载尺寸，岂复别作画图，违经立异？

《四部书目》内有《三礼图》十二卷，是隋开皇中敕礼官修撰。其图第一、第二题云“梁氏”，第十后题云“郑氏”，又称不知梁氏、郑氏名位所出。今书府有《三礼图》，亦题“梁氏”、“郑氏”，不言名位。厥后有梁正者，集前代图记更加详议，题《三礼图》曰：“陈留阮士信受《礼》学于颍川蔡册君，取其说，为图三卷，多不按《礼》文而引汉事，与郑君之文违错。”正删为二卷，其阮士信即谿也。如梁正之言，可

知谏之纰谬。兼三卷《礼图》删为二卷，应在今《礼图》之内，亦无改祭玉之说。

臣等参详自周公制礼之后，叔孙通重定以来，礼有纬书，汉代诸儒颇多著述，讨寻祭玉，并无尺寸之说。魏、晋之后，郑玄、王肃之学各有生徒，《三礼》、《六经》无不论说，检其书，亦不言祭玉尺寸。臣等参验画图本书，周公所说正经不言尺寸，设使后人谬为之说，安得便入周图？知崇义等以诸侯入朝献天子夫人之琮璧以为祭玉，又配合“羨度”、“肉好”之言，强为尺寸，古今大礼，顺非改非，于理未通。

又据尹拙所述礼神之六玉，称取梁桂州刺史崔灵恩所撰《三礼义宗》内“昊天及五精帝圭、璧、琮、璜皆长尺二寸，以法十二时；祭地之琮长十寸，以效地之数。”又引《白虎通》云：“方中圆外曰璧，圆中方外曰琮。”崇义非之，以为灵恩非周公之才，无周公之位，一朝撰述，便补六玉阙文，尤不合礼。

臣等窃以刘向之论《洪范》，王通之作《元经》，非必挺圣人之姿，而居上公之位，有益于教，不为斐然。臣等以灵恩所撰之书，聿稽古训，祭玉以十二为数者，盖天有十二次，地有十二辰，日有十二时，封山之玉牒十二寸，园丘之笱豆十二列，天子以镇圭外守，宗后以大琮内守，皆长尺有二寸。又裸圭尺二寸，王者以祀宗庙。若人君亲行之郊祭，登坛酌献，服大裘，搢大圭，行稽奠，而手秉尺二之圭，神献九寸之璧，不及礼宗庙裸圭之数，父天母地，情亦奚安？则灵恩议论，理未为失，所以自《义宗》之出，历梁、陈、隋、唐垂四百年，言礼者引为师法，今《五礼精义》、《开元礼》、《郊祀录》皆引《义宗》为标准。近代晋、汉两朝，仍依旧制。周显德中，田敏等妄作穿凿，辄有更改。自唐贞观之后，凡三次大修五礼，并因隋朝

典故，或节奏繁简之间稍有厘革，亦无改祭玉之说。伏望依《白虎通》、《义宗》、唐礼之制，以为定式。

又尹拙依旧图画釜，聂崇义去釜画瓠。臣等参详旧图，皆有釜无瓠。按《易·说卦》云“坤为釜”，《诗》云“惟錡及釜”，又云“溉之釜鬲”，《春秋传》云“錡釜之器”，《礼记》云“燔黍捭豚”，解云“古未有甑釜，所以燔捭而祭。”即釜之为用，其来尚矣，故入于《礼图》。今崇义以《周官》祭祀有省鼎瓠，供鼎瓠，又以《仪礼》有羊瓠、豕瓠之文，乃云画釜不如画瓠。今诸经皆载釜之用，诚不可去。又《周》、《仪礼》皆有瓠之文，请两图之。又若观诸家祭祀之画，今代见行之礼，于大祀前一日，光禄卿省视鼎瓠。伏请图瓠于鼎下。

诏从之。未几，崇义卒，《三礼图》遂行于世，并画于国子监讲堂之壁。

崇义为学官，兼掌礼，仅二十年，世推其该博。郭忠恕尝以其姓嘲之曰：“近贵全为聩，攀龙即作聋。虽然三个耳，其奈不成聪。”崇义对曰：“仆不能为诗，聊以一联奉答。”即云：“勿笑有三耳，全胜畜二心。”盖因其名以嘲之。忠恕大惭，人许其机捷而不失正，真儒者之戏云。

邢昺，字叔明，曹州济阴人。太平兴国初举《五经》，廷试日，召升殿讲《师》、《比》二卦，又问以群经发题。太宗嘉其精博，擢《九经》及第，授大理评事、知泰州盐城监，赐钱二十万。昺以是监处楚、秦间，秦僻左而楚会要，盐食为急，请改隶楚州，从之。明年，召为国子监丞，专讲学之任。迁尚书博士，出知仪州，就转国子博士。代还，赐绯，选为诸王府侍讲。雍熙中，迁水部员外郎，改司勋。端拱初，赐金紫，累迁金部郎中。

真宗即位，改司勋郎中，俄知审刑院，以昺儒者不达刑章，

命刘元吉同领其事。是冬，曷上表自陈夙侍讲讽，迁右谏议大夫。咸平初，改国子祭酒。二年，始置翰林侍讲学士，以曷为之。受诏与杜镐、舒雅、孙奭、李慕清、崔偓牲等校定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公羊》、《谷梁春秋传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尔雅义疏》，及成，并加阶勋。俄为淮南、两浙巡抚使。初置讲读之职，即于便坐令曷讲《左氏春秋》，侍读预焉。五年讲毕，宴近臣于崇政殿，赐曷袭衣、金带，加器币，仍迁工部侍郎，兼国子祭酒、学士如故。知审官院陈恕丁内艰，以曷权知院事。

景德二年，上言：“亡兄素尝举进士，愿沾赠典。”特赠大理评事。是夏，上幸国子监阅库书，问曷经版几何，曷曰：“国初不及四千，今十余万，经、传、正义皆具。臣少从师业儒时，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，盖力不能传写。今板本大备，士庶家皆有之，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。”上喜曰：“国家虽尚儒术，非四方无事，何以及此！”上又访以学馆故事，有未振举者，曷不能有所建明。先是，印书所裁余纸，鬻以供监中杂用，曷请归之三司，以裨国用。自是监学公费不给，讲官亦厌其寥落。上方兴起道术，又令曷与张雍、杜镐、孙奭举经术该博、德行端良者，以广学员。三年，加刑部侍郎。

曷居近职，常多召对，一日从容与上语及宫邸旧僚，叹其沦丧殆尽，唯曷独存。翌日，赐白金千两，且诏其妻至宫庭，赐以冠帔。四年，曷以羸老艰于趋步上前，自陈曹州故乡，愿给假一年归视田里，俟明年郊祀还朝。上命坐，慰劳之，因谓曰：“便可权本州，何须假耶？”曷又言杨砺、夏侯峤同为府僚，二臣没皆赠尚书。上悯之，翌日，谓宰相曰：“此可见其志矣。”即超拜工部尚书、知曹州、职如故。

入辞日，赐袭衣、金带。是日，特开龙图阁，召近臣宴崇和殿，上作五、七言诗二首赐之，预宴者皆赋。曷视壁间《尚

书》、《礼记图》，指《中庸》篇曰：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。因陈其大义，上嘉纳之。及行，又令近臣祖送，设会于宜春苑。大中祥符初，上东封泰山，曷表曹州民请车驾经由本州，仍令济阴令王范部送父老诣阙，优诏答之。俄召还。车驾进发，命判留司御史台。礼毕，进位礼部尚书。

上勤政悯农，每雨雪不时，忧形于色，以曷素习田事，多委曲访之。初，田家察阴晴丰凶，皆有状候，老农之相传者率有验，曷多采其说为对。又言：“民之灾患，大者有四：一曰疫，二曰旱，三曰水，四曰畜。灾岁必有其一，但或轻或重耳。四事之害，旱为甚，盖田无吠浚，悉不可救，所损必尽。《传》曰：‘天灾流行，国家代有。’此之谓也。”

三年，被病请告，诏太医诊视。六月，上亲临问疾，赐名药一奩、白金器千两、缯彩千匹。国朝故事，非宗戚将相，无省疾临丧之礼，特有加于曷与郭贄者，以恩旧故也。未几，有旨命中书召其子太常博士知东明县仲宝、国子博士知信阳军若思还侍疾。逾月卒，年七十九，则左仆射，三子并进秩。

初，雍熙中，曷撰《礼选》二十卷献之，太宗探其帙，得《文王世子篇》，观之甚悦，因问卫绍钦曰：“曷为诸王讲说，曾及此乎？”绍钦曰：“诸王常时访曷经义，曷每至发明君臣父子之道，必重复陈之。”太宗益喜。上尝因内阁暴书，览而称善，召曷同观，作《礼选赞》赐之。曷言：“家无遗稿，愿得副本。”上许之。缮录未毕而曷卒，亟诏写二本，一本赐其家，一本俾置冢中。

曷在东宫及内庭，侍上讲《孝经》、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左氏传》。据传疏敷引之外，多引时事为喻，深被嘉奖。上尝问：“管仲、召忽皆事公子纠，小白之入，召忽死之，管仲乃归齐相桓公。岂非召忽以忠死，而管仲不能固

其节，为臣之道当若是乎？又郑注《礼记·世子篇》云：‘文王以勤忧损寿，武王以安乐延年。’朕以为本经旨意必不然也。且夏禹焦劳，有玄圭之赐，而享国永年。若文王能忧人之心，不自暇逸，纵无感应，岂至亏损寿命耶？”各随其事理以对。

先是，咸平中，王钦若知贡举，有告其受举人贿赂者，下御史台鞠得状，钦若自诉，诏曷与边肃、毋宾古、阎承翰就太常寺覆推。曷力辨钦若，而洪湛抵罪，钦若以是德之。曷之厚被宠顾，钦若与有功焉。

仲宝贪猥不才，举止率易，士大夫多鄙笑之。钦若在中书，用为三司判官，后至祠部郎中，坐赃黜官，卒。若思终于驾部郎中。

孙奭，字宗古，博州博平人。幼与诸生师里中王彻，彻死，有从奭问经者，奭为解析微指，人人惊服，于是门人数百皆从奭。后徙居须城。

《九经》及第，为莒县主簿，上书愿试讲说，迁大理评事，为国子监直讲。太宗幸国子监，召奭讲《书》，至“事不师古，以克永世，匪说攸闻”，帝曰：“此至言也。商宗乃得贤相如此耶！”因咨嗟久之。赐五品服。真宗以为诸王府侍读。会诏百官转对，奭上十事。判太常礼院、国子监、司农寺，累迁工部郎中，擢龙图阁待制。

奭以经术进，守道自处，即有所言，未尝阿附取悦。大中祥符初，得天书于左承天门，帝将奉迎，召宰相对崇政殿西庑。王旦等曰：“天旒符命，实盛德之应。”皆再拜称万岁。又召问奭，奭对曰：“臣愚，所闻‘天何言哉’，岂有书也？”帝既奉迎天书，大赦改元，布告其事于天下，筑玉清昭应宫。是岁，天书复降泰山，帝以亲受符命，遂议封禅，作礼乐。王钦若、陈尧叟、丁谓、杜镐、陈彭年皆以经义左右附和，由是天

下争言符瑞矣。

四年，又将祀汾阴，是时大旱，京师近郡谷踊贵，爽上疏谏曰：“先王卜征，五年岁习其祥，祥习则行，不习则增修德而改卜。陛下始毕东封，更议西幸，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，其不可一也。夫汾阴后土，事不经见。昔汉武帝将封禅，故先封中岳，祠汾阴，始巡幸郡县，遂有事于泰山。今陛下既已登封，复欲幸汾阴，其不可二也。古者圜丘方泽，所以郊祀天地，今南北郊是也。汉初承秦，唯立五畤以祀天，而后土无祀，故武帝立祠于汾阴。自元、成以来，从公卿之议，遂徙汾阴后土于北郊，后之王者多不祀汾阴。今陛下已建北郊，乃舍之而远祀汾阴，其不可三也。西汉都雍，去汾阴至近。今陛下经重关，越险阻，轻弃京师根本，而慕西汉之虚名，其不可四也。河东，唐王业之所起也。唐又都雍，故明皇间幸河东，因祠后土。圣朝之兴，事与唐异，而陛下无故欲祀汾阴，其不可五也。昔者周宣王遇灾而惧，故诗人美其中兴，以为贤主。比年以来，水旱相继，陛下宜侧身修德，以答天谴，岂宜下徇奸回，远劳民庶，盘游不已，忘社稷之大计？其不可六也。夫雷以二月启蛰，八月收声，育养万物，失时则为异。今震雷在冬，为异尤甚。此天意丁宁以戒陛下，而反未悟，殆失天意，其不可七也。夫民，神之主也，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。今国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，水旱几沴，饥馑居多，乃欲劳民事神，神其享之乎？此其不可八也。陛下必欲为此者，不过效汉武帝、唐明皇，巡幸所至，刻石颂功，以崇虚名，夸示后世尔。陛下天资圣明，当慕二帝、三王，何为下袭汉、唐之虚名，其不可九也。唐明皇以嬖宠奸邪，内外交害，身播国屯，兵交关下，亡乱之迹如此，由狃于承平，肆行非义，稔致祸败。今议者引开元故事以为盛烈，乃欲倡导陛下而为之，臣切为陛下不取，

此其不可十也。臣言不逮意，陛下以臣言为可取，愿少赐清问，以毕臣说。”

帝遣内侍皇甫继明就问，又上疏曰：

陛下将幸汾阴，而京师民心弗宁，江、淮之众困于调发，理须镇安而矜存之。且土木之功未息，而夺攘之盗公行，外国治兵，不远边境，使者虽至，宁可保其心乎？昔陈胜起于徭戍，黄巢出于凶饥，隋炀帝勤远略而唐高祖兴于晋阳，晋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长驱中国。陛下俯从奸佞，远弃京师，涉仍岁荐饥之墟，修违经久废之祠，不念民疲，不恤边患。安知今日戍卒无陈胜，饥民无黄巢，英雄将无窥伺于肘腋，外敌将无观衅于边陲乎？

先帝尝议封禅，寅畏天种，寻诏停寝。今奸臣乃赞陛下力行东封，以为继成先志。先帝尝欲北平幽朔，西取继迁，大勋未集，用付陛下，则群臣未尝献一谋、画一策，以佐陛下继先帝之志者，反务卑辞重币，求和于契丹，蹙国糜爵，姑息于继迁，曾不思主辱臣死为可戒，诬下罔上为可羞。撰造祥瑞，假托鬼神，才毕东封，便议西幸，轻劳车驾，虐害饥民，冀其无事往还，便谓成大勋绩。是陛下以祖宗艰难之业，为奸邪侥幸之资，臣所以长叹而痛哭也。夫天地神祇，聪明正直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，未闻专事笱豆簠簋，可邀福祥。《春秋传》曰：“国之将兴，听于民；将亡，听于神。”愚臣非敢妄议，惟陛下终赐裁择。

后天下数有灾变，又言：“古者五载巡守，有国之事尔，非必有紫气黄云，然后登封，嘉禾异草，然后省方也。今野雕山鹿，郡国交奏，秋旱冬雷，群臣率贺，退而腹非窃笑者比比皆是。孰谓上天为可罔，下民为可愚，后世为可欺乎？人情如此，所损不细，惟陛下深鉴其妄。”

六年，又上疏曰：“陛下封泰山，祀汾阴，躬谒陵寝，今又将祠于太清宫，外议籍籍，以谓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，岂以明皇为令德之主耶？甚不然也。明皇祸曹之迹有足为深戒者，非独臣能知之，近臣不言者，此怀奸以事陛下也。明皇之无道，亦无敢言者，及奔至马嵬，军士已诛杨国忠，请矫诏之罪，乃始谕以识理不明，寄任失所。当时虽有罪己之言，觉寤已晚，何所及也。臣愿陛下早自觉寤，抑损虚华，斥远邪佞，罢兴土木，不袭危乱之迹，无为明皇不及之悔，此天下之幸，社稷之福也。”帝以为“封泰山，祠汾阴，上陵，祀老子，非始于明皇。《开元礼》今世所循用，不可以天宝之乱，举谓为非也。秦为无道甚矣，今官名、诏妙、郡县犹袭秦旧，岂以人而废言乎？”作《解疑论》以示群臣。然知爽朴忠，虽其言切直，容之而弗斥。

久之，以父老请归田里，不许，以知密州。居二年，迁左谏议大夫，罢待制。还，纠察在京刑狱。是时初置天庆、天祺、天贶、先天、降圣节，天下设斋醮张燕，费甚广。爽又请裁省浮用，不报。复出知河阳，又求解官就养，迁给事中，徙兖州。

天禧中，朱能献《乾祐天书》。复上疏曰：

朱能者，奸憯小人，妄言祥瑞，而陛下崇信之，屈至尊以迎拜，归秘殿以奉膊，上自朝廷，下及闾巷，靡不痛心疾首，反唇腹非，而无敢言者。

昔汉文成将军以帛书饭牛，既而言牛腹中有奇书，杀视得书，天子识其手迹。又有五利将军妄言，方多不仇，二人皆坐诛。先帝时有侯莫陈利用者，以方术暴得宠用，一旦发其奸，诛于郑州。汉武可谓雄材，先帝可谓英断。唐明皇得《灵宝符》、《上清护国经》、《宝券》等，皆王鉞、田同秀等所为，明皇不能显戮，怵于邪说，自谓德实动天，神必福我。夫老君，圣人

也。倘实降语，固宜不妄，而唐自安、史乱离，乘輿播越，两都荡覆，四海沸腾，岂天下太平乎？明皇虽况得归阙，复为李辅国劫迁，卒以忧终，岂圣寿无疆、长生久视乎？以明皇之英睿，而祸患猥至曾不知者，良由在位既久，骄亢成性，谓人莫己若，谓谏不足听，心玩居常之安，耳熟导谏之说，内惑宠嬖，外任奸回，曲奉鬼神，过崇妖妄。今收见老君于阁上，明日见老君于山中。大臣尸禄以将迎，端士畏威而缄默。既惑左道，既紊政经，民心用离，变起仓卒。当是之时，老君宁肯御兵，宝符安能排蒲邪？今未能所为，或类于此，愿陛下思汉武之雄材，法先帝之英断，鉴明皇之踪祸，庶几灾害不生，祸乱不作。

未几，能果败。奭又尝请减修寺度僧，帝虽未用其言，尝令向敏中谕令陈时政访失奭以纳谏、恕直、轻徭、薄敛四事为言，颇施行焉。

仁宗即位，宰相请择名儒以经术侍讲读，乃召为翰林侍讲学士、知审官院，判机子监，修《真宗实录》。丁父忧，起复，兼判太常寺及礼院，三迁兵部侍郎、龙霞阁学士。每讲论至前世乱君亡国，必反覆规讽。仁宗意或不在书，奭则拱默以鄙，帝为竦然改听。尝画《无逸图》上之，帝施于讲读阁。时章宪明肃皇后每五收一御殿，与帝同听政，奭言：“古帝王朝朝暮夕，未有旷日不朝。陛下宜每日御殿，以览万机。”奏留中不报。然帝与皇太后尤爱重之，每进见，未尝不加礼。

三请致仕。召对承明殿，敦谕之，以年逾七十固请，泣下，帝亦恻然，诏与冯知讲《老子》三章，各赐帛二百匹。以不得请，求近郡，优拜工部尚书，复知兖州。诏须宴而后行，又留数月，特宴太清楼，近臣皆预，帝作飞白大字以赐二府，而小字赐诸学生，独奭与晁迥兼赐大小字。诏群臣即席赋诗，太后又别出禁中卒器劝酒。翌日，奭入谢，又命讲《老子》，赐袞

衣、金带、银鞍勒马。及行，赐隅瑞圣园，又赐诗，诏近臣皆赋。以恭谢恩改礼部尚书，既而累表乞归，以太子速傅致仕。疾甚，徙正寝，屏婢妾，谓子瑜曰：“无令我死妇人之手。”卒。奏至，帝谓张士逊曰：“朕方欲召奭还，而奭遂死矣。”嗟惜者久之，罢朝一日，赠左仆射，谥曰宣。

奭性方重，事亲笃孝。父亡，舐其面以代颊。常掇《五经》切于治道者，为《经典微言》五十卷。又撰《崇祀录》、《乐记图》、《五经节解》、《五服制度》。尝奉诏与邢昺、杜镐校定诸经正义，《庄子》、《尔雅》释文，考证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谬误及律音义。

初，圜丘无外壝，五郊从祀不设席，尊不施幂；七祠时飧饮福用一尊，不设数登，升歌不以《雍》彻；冬至摄祀昊天上帝，外级止十七位，而不以星辰从；飧先农在祈谷之前；上丁释奠无三献；宗庙不备二舞；诸臣当谥者，或既葬乃请。奭吭援古奏正，遂著于礼。又请冬至罢祀五帝，大雩设五帝而罢祠昊天上帝。事下有司议，不合而止。

瑜，官至工部侍郎致仕。

王昭素，开封酸枣人。少笃学不仕，有至行，为乡里所称。常聚徒教授以自给，李穆与弟肃及李恇皆常师事焉。乡人争讼，不诣官府，多就昭素决之。

昭素博通《九经》，兼究《庄》、《老》，尤精《诗》、《易》，以为王、韩注《易》及孔、马疏义或未尽是，乃著《易论》二十三篇。

开宝中，穆荐之朝，诏召赴阙，见于便殿，时年七十七，精神不衰。太祖问曰：“何以不求仕进，致相见之晚？”对曰：“臣草野蠢愚，无以裨圣化。”赐坐，令讲《易·乾卦》，召宰相薛居正等观之，至“飞龙在天”，上曰：“此书岂可令常

人见？”昭素对曰：“此书非圣人出不能合其象。”因访以民间事，昭素所言诚实无隐，上嘉之。以衰老求归乡里，拜国子博士致仕，赐茶药及钱二十万，留月余，遣之。年八十九，卒于家。

昭素颇有人伦鉴。初，李穆兄弟从昭素学《易》，常谓穆曰：“子所谓精理，往往出吾意表。”又语人曰：“穆兄弟皆令器，穆尤沈厚，他日必至廊庙。”后果参知政事。

昭素每市物，随所言而还直，未尝论高下。县人相告曰：“王先生市物，无得高取其价也。”治所居室，有椽木积门中，夜有盗者抉门将入，昭素觉之，即自门中潜掷椽于外，盗者惭而去，由是里中无盗。家有一驴，人多来假，将出，先问僮奴曰：“外无假驴者乎？”对云“无”，然后出。其为纯质若此。

子仁著，亦有隐德。

孔维，字为则，开封雍丘人。乾德四年《九经》及第，解褐东明、鄆陵二主簿。开宝中，礼部再奏为考试官，调滁州军事推官。太宗即位，擢授太子左赞善大夫、知河南县，通判滑、梓二州。太平兴国中，就拜国子《周易》博士，代还，迁《礼记》博士。七年，使高丽，王治问礼于维，维对以君父臣子之道，升降等威之序，治悦，称之曰：“今日复见中国之夫子也。”九年，判国学事。雍熙初，迁主客员外郎。三年，擢为国子司业，赐金紫。

会将有事于籍田，维起《周礼》至于《唐书》，凡沿革制度并录之以献，观者称其博。又上书请禁原蚕以利国马。直史馆乐史驳之曰：

《管子》云：“仓禀实，知礼节；衣食足，知荣辱。”是以古先哲王厚农桑之业，以其为衣食之原耳。一夫不耕，天下有受其饥者；一妇不蚕，天下有受其寒者。故天子亲耕，后妃

亲蚕，屈身以化下者，邦国之重务也。《吴都赋》曰：“国赋再熟之稻，乡贡八蚕之绵。”则蚕之有原，其来旧矣。今孔维请禁原蚕以利国马，徒引前经物类同气之文，不究时事确实之理。夫所市国马来自外方，涉远驰驱，亏其秣饲，失于善视，遂至玄黄，致毙之由，鲜不以此。今乃欲禁其蚕事，甚无谓也。唐朝畜马，具存监牧之制，详观本书，亦无禁蚕之文。况近降明诏，来年春有事于籍田，是则劝农之典方行，而禁蚕之制又下，事相违戾，恐非所长。

臣尝历职州县，粗知利病，编民之内，贫窳者多，春蚕所成，止充赋调之备，晚蚕薄利，始及卒岁之资。今若禁其后图，必有因缘为弊，滋彰挠乱，民岂皇宁。浼汗丝纶，所宜重慎。

上览之，遂寝晚蚕之禁。维复抗疏曰：

按《周礼·夏官·司马》职禁原蚕者，为伤马也。原，再也。天文，辰为马。《蚕书》，蚕为龙精，月直大火，则浴其种。是蚕与马同气，物莫能两大，故禁再蚕以益马也。又郭璞云：“重蚕为原，今晚蚕也。”臣少亲耕桑之务，长历州县之职，物之利害，尽知之矣。蚩蚩之氓知其利而不知其害，故有早蚕之后，重养晚蚕之茧，出丝甚少，再采之叶来岁不茂，岂止伤及于马，而桑亦损矣。臣自县历官，路见垆野之地官马多死，若非明援典据，助其畜牧，安敢妄有举陈哉。

按《本草》注：“以僵蚕涂马齿，则不能食草。”物类相感如此。《月令》仲春祭马祖，季春享先蚕，皆谓天驷房星也，为马祈福，谓之马祖，为蚕祈福，谓之先蚕，是蚕与马同其类尔。蚕重则马损，气感之而然也。臣谓依《周礼》禁原蚕为当。

上虽不用维言，而嘉其援引经据，以章付史馆。籍田毕，拜国子祭酒。淳化初，兼工部侍郎。二年，卒，年六十四。

维通经术。准旧制，举《九经》，一上不中第即改科。开

宝中，维论其事非便，诏礼部自今《九经》同诸科许再赴举。

太宗尹京日，维为属邑吏，颇以经术受知。即位后，维始升郎署。自以通经，求为司业，即以授之。使外国者皆假服紫，维自高丽还，会东使至，维自耻衣绯，因求见上，诡言：“高丽使问臣获何罪降服，臣无以对。”因泣下。上怜之，即赐以金紫。及为祭酒，又奏言：“朝廷久不置此官，少有知者，臣之亲戚故旧有书信来者，多云祭酒郎中。田敏晋朝任祭酒，仍兼侍郎。愿循前例，兼领是官，庶获美称。”上从之。然缙绅恶其儒者躁求，无退让之风。

尝建议乞广太学，上以侵坏民舍不许。受诏与学官校定《五经疏义》，刻板行用，功未及毕，被病，上遣太医诊视，使者抚问。初，维私用印书钱三十余万，为掌事黄门所发，维忧惧，遽以家财赏之，疾遂亟，上赦而不问。维将终，召其婿郑革口授遗表，以《五经疏》未毕为恨。

景德四年，录其孙禹圭同学究出身。

孔宜，字不疑，兖州曲阜人，孔子四十四世孙。孔子生鲤，字伯鱼。鲤生伋，字子思。伋生白，字子上。白生求，字子家。求生箕，字子京。箕生穿，字子高。穿生谦，字子慎。谦生鲋，字子鱼，以弟子腾为嗣。腾字子襄，值秦难，藏其家书于屋壁。腾生正，字季忠。忠生武。武生延年及安国。延年生霸，字次孺，汉昭帝时为博士，宣帝时为太中大夫，授皇太子经。元帝即位，赐爵关内侯，号褒成君。霸生福。福生房。房生均，字长平，好学有才，为尚书郎，平帝元始元年，封均为褒成侯，食邑二千户，追谥夫子为褒成宣尼公。王莽以均为太尉，三以疾辞，得还，莽败，失国。后汉世祖建武十四年，复封均子志为褒成侯，谥元成。志生损，袭爵，和帝永元四年，徙封损为褒亭侯。损卒，子曜嗣侯、邑千户。子完嗣，邑百户。完早卒

无子，以弟子羨袭爵。

羨仕魏为议郎，黄初二年，封宗圣侯、邑百户。羨生震，晋武帝泰始三年，徙封奉圣亭侯，邑二百户，历太常、黄门侍郎。震生疑。疑生抚，举孝廉，辟太尉掾，历豫章太守。抚生懿。懿生鲜，有度量，好学，宋文帝元嘉十九年，袭封奉圣侯。鲜生乘，博学有才艺，后魏孝文延兴初举孝廉三年，封乘为崇圣大夫，复十户，以供洒扫。乘生灵珍，袭爵，历秘书郎，太和十九年，改封崇圣侯，邑百户。灵珍生文泰。文泰生渠，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，改封恭圣侯。后周宣帝大象二年，追封孔子为邹国公，以渠袭爵，邑百户。

渠生长孙，隋文帝复封长孙为邹国公。长孙生嗣哲，应制举，历泾州司兵参军、太子通事舍人，大业四年，改封绍圣侯、邑百户。嗣哲生德伦，唐太宗贞观十一年，封褒圣侯，邑百户，朝会位同三品，复其子孙。则天天授二年，赐德伦玺书、衣服。德化生崇基，袭侯，中宗神龙元年，授朝散大夫。崇基生璲之，玄宗开元中，历国子四门博士、邠王府文学、蔡州长史。二十七年，诏追谥孔子为文宣王，改封褒圣侯璲之为袭文宣公，兼兖州长史。璲之生萱，袭封，历兖州泗水令。萱生齐卿，德宗建中三年，诏以齐卿为兖州司马，陷于东平，卒。至宪宗元和十三年，平李师道，其子惟晷归鲁，诏以惟晷为兖州参军，奉夫子祀，复五十户，以供洒扫。惟晷生策，会昌元年，历国子监丞、尚书博士。大中元年，宰相白敏中奏岁给封户绢百匹，充春秋奉祀。自璲之至策，五世并袭封文宣公。策生振，懿宗咸通四年，举进士甲科，历兖州观察判官，至刑部员外郎。振生昭俭，历衮州司马、曲阜令。自策至昭俭，三世岁给封绢，以供享祀。昭俭生光嗣，哀帝天祐中，为泗水主簿，奉孔子祀。

光嗣生仁玉，九岁通《春秋》，姿貌雄伟。后唐明宗长兴

元年，以为曲阜主簿，三年，迁龚丘令，袭文宣公，晋高祖天福五年，改曲阜令。周高祖广顺二年，平慕容彦超，幸曲阜，拜孔子庙及墓，召仁玉，赐五品服，复以为本县令。

仁玉四子，长曰宜，举进士不第，乾德中诣阙上书，述其家世，诏以为曲阜主簿，历黄州军事推官，迁司农寺丞，掌星子镇市征。宜上言：“星子当江湖之会，商贾所集，请建为军。”诏以为县，就命宜知县事，后以为南康军。

宜代还，献文赋数十篇，太宗览而嘉之，召见，问以孔子世嗣，因下诏曰：“素王之道，百代所崇，传祚袭封，抑存典制。文宣王四十四代孙、司农寺丞宜服勤素业，砥砺廉隅，亟历官联，洽闻政绩，圣人之后，世德不衰，俾登朝伦，以光儒胄。可太子右赞善大夫，袭封文宣公，复其家。”未几，通判密州。太平兴国八年，诏修曲阜孔子庙，宜贡方物为谢，诏褒之，迁殿中丞。雍熙三年，王师北征，受诏督军粮，涉拒马河溺死，年四十六。

子延世字茂先，以父死事，赐学究出身，为曲阜主簿，历闽、长葛二令。真宗至道三年十一月，召赴阙，以为曲阜令，袭封文宣公，赐白金、束帛及太宗御书印《九经》。咸平三年，诏本道转运使、本州长吏待以宾礼，仍留三年，卒官，年三十八。次曰宪，太平兴国二年进士及第，至工部员外郎、知浚仪县。次曰冕，应城主簿。次曰勛，雍熙中进士及第。

延世子圣祐，景德初，始九岁，特赐同学究出身。大中祥符元年，东封泰山，特听圣祐衣绿陪位，缀京官班后。及还至兖州，十一月朔，幸曲阜，谒孔子庙，行酌献之礼，孔氏宗属并令陪位。又幸孔林，观其墓久之。又御北亭，召从臣观古碑，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，追封孔子父叔梁纥齐国公，母颜氏鲁国太夫人。擢圣祐为太常寺奉礼郎，又录其近属进士谓同《三

传》出身，习进士延祐、习学究延渥、延鲁、延龄并同学究出身，共赐银二百两、绢三百匹，以充奉祠庙。时勛为殿中丞、通判广州，王钦若言其有声于乡曲，召赴阙，改太常博士，赐绯，令知曲阜县，专主祠庙。二年三月，又遣使赐太宗御书及《九经》书疏、《三史》藏于庙，令本州选儒生讲说。圣祐后改大理评事。天禧五年，授光禄寺丞，袭封文宣公、知仙源县事。后改名佑，迁太子中舍，卒，年三十。

勛为司封郎中。延鲁，大中祥符五年复举进士及第，后改名道辅，为左司谏、龙图阁待制，自有传。

崔颂，字敦美，河南偃师人。父协，后唐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。颂幼丧母，为外祖母所鞠养。以荫补河南府巡官，历开封主簿、邓州录事参军，以疾去官。未几，诣阙上书言事，宰相桑维翰览而奇之，擢为左拾遗，选右补阙。

汉初，加朝散阶，副右散骑常侍张煦册钱俶为吴越王。梁末，协尝使两浙，至是，越人美之，赠贿甚厚。及还，值周祖入京师，为军士剽夺悉尽。世宗镇澶渊，择僚佐，颂与王朴、王敏中皆中其选，以颂为观察判官，赠金紫。世宗尹京，拜司封员外郎、充判官，以断狱误失罢职，守本官。即位，拜驾部郎中，迁吏部，复副尹日就使两浙。世宗读唐元稹《均田疏》，命写为图赐近臣，遣使均诸道租赋，颂使兖州，颇增旧额。恭帝嗣位，改左谏议大夫。

宋初，判国子监。会重修国学及武成王庙，命颂总领其事。建隆三年夏，始会生徒讲说，太祖遣中使以酒果赐之。每临幸国学，召颂与语。因及经义，颂应答无滞。及郊祀，以颂摄太仆，升车执绥，上问以一时典礼，颂占对闲雅，上甚重之。未几，坐请托有司为所亲求便官，出为保大军行军司马。乾德六年，暴得疾卒，年五十。

颇好诙谐，善笔札，受命书世宗谥册文，当时称其遒丽。笃信释氏，睹佛像必拜。性多疑，在鄜州官舍，尝召圻壤者治堂室，以帛蒙其目，人皆笑之。

子晓，至太子右赞善大夫。

卢字文炳，雍熙二年进士，淹雅有士行，累为屯田员外郎、开封三司户部判官。景德中，雍王元份薨，府官皆坐黜。时戚维为曹国公元俨府翊善，上谓宰相曰：“元俨年少，尤资赞导，维迂懦循默，不能规戒，闻崔 卢性纯谨，以之代维，庶有裨益。”因召对，迁都官员外郎，充记室参军，赐金紫。迁兵部郎中，出知河中府，转太常少卿、将作监，卒。

尹拙，颍州汝阴人。梁贞明五年举《三史》，调补下邑主簿，摄本镇馆驿巡官。后唐长兴中，召为著作佐郎、直史馆，迁左拾遗，依前直史馆，加朝散大夫。应顺初，出为宣武军掌书记、检校虞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。清泰初，加检校驾部员外郎兼御史大夫。二年，改检校虞部郎中、忠武军掌书记。

晋天福四年，入为右补阙。明年，转侍御史。会诏拙与张昭、吕琦等同修《唐史》，改仓部员外郎，赐金紫。八年，迁左司员外郎。契丹入寇，赵延寿镇常山。以拙为掌书记。汉初，召为司马郎中、弘文馆直学士。

周广顺初，迁库部郎中兼太常博士，仍充直学士。奉使荆南还，改兵部郎中。显德初，拜检校右散骑常侍、国子祭酒、通判太常礼院事，与张昭同修唐应顺、清泰及周《祖实录》，又与昭及田敏同详定《经典释文》。丁忧，免。宋初，改检校工部尚书、太子詹事、判太府寺，迁秘书监、判大理寺。乾德六年告老，以本官致事。

拙性纯谨，博通经史。周世宗北征，命翰林学士为文祭白马祠，学士不知所出，遂访于拙，拙历举郡国祠白马者以十数，

当时伏其该博。开宝四年卒，年八十一。

子季通，至国子博士。

田敏，淄州邹平人。少通《春秋》之学。梁贞明中登科，调补淄州主簿，不令之任，留为国子四门博士。后唐天成初，改《尚书》博士，赐绯。满岁，为国子博士。上言请四郊置斋宫，不报。秩满，转屯田员外郎，以详明典礼兼太常博士。建议请依《春秋》每岁藏冰荐宗庙，颁公卿，如古礼。奉诏与太常卿刘岳、博士段颙、路航、李居浣、陈观等删定唐郑余庆《书仪》，又诏与马鎬等同校《九经》。改户部员外郎，赐金紫。清泰初，迁国子司业。

晋天福四年授祭酒，仍检校工部尚书，俄兼户部侍郎。开运初，迁兵部侍郎，充弘文馆学士、判馆事。议者以敏止可任学官，宰相桑维翰闻之，即改授检校右仆射，复为祭酒。汉乾祐中，拜尚书右丞，判国子监。

周广顺初，改左丞，遣使契丹，将岁赂钱十万贯，止其侵剽，契丹不许。周祖将亲郊，命权判太常卿事。世宗即位，真拜太常卿、检校左仆射，加司空。显德五年，上章请老，赐诏曰：“卿详明礼乐，博涉典坟，为儒学之宗师，乃荐绅之仪表。朕方资旧德，以访话言，遽览封章，愿致官政。引年之制难著旧文，尊贤之心方深虚伋，所请宜不允。”迁工部尚书。俄再上表愿归故乡，以遂首丘之志，改太子少保致仕，归淄州别墅。恭帝即位，加少傅。开宝四年，卒，年九十二。

敏解官归乡，有良田数十顷，多酿美酒待宾客。体强少疾，徒步往来闾巷间，不以杖。每日亲授诸子经。自作父墓碑，辞甚质。敏尝使湖南，路出荆渚，以印本经书遗高从诲，从诲谢曰：“祭酒所遗经书，仆但能识《孝经》耳。”敏曰：“读书不必多，十八章足矣。如《诸侯章》云‘在上不骄，高而不危，

制节谨度，满而不溢’，皆至要之言也。”时从海兵败于郢，故敏以此讽之，从海大惭。

敏虽笃于经学，亦好为穿凿，所校《九经》，颇以独见自任，如改《尚书·盘庚》“若网在纲”为“若纲在纲”，重言“纲”字。又《尔雅》“椴，木槿”注曰：“日及”，改为“白及”。如此之类甚众，世颇非之。

子章，至殿中丞。

辛文悦者，不知何许人。以《五经》教授，太祖幼时从其肄业。周显德中，太祖历禁卫为殿前都点检，节制方面。文悦久不获接见，一日，梦邀车驾请见，既拜，乃太祖也。太祖亦梦其来谒，因令左右寻访，文悦果自至，太祖异之。及登位，召见，授太子中允，判太府事。开宝三年，出知房州。时周郑王出居是州，上以文悦长者，故命焉。文悦后累迁至员外郎。

又有张遁、张文旦者，尝与太宗同学校，太平兴国中，诣阙自言，各起家为主簿。

李觉，字仲明，本京兆长安人。曾祖鼎，唐国子祭酒、苏州刺史，唐末避乱，徙家青州益都。鼎生瑜，本州推官。瑜生成，字咸熙，性旷荡，嗜酒，喜吟诗，善琴奕，画山水尤工，人多传秘其迹。周枢密使王朴将荐其能，会朴卒，郁郁不得志。乾德中，司农卿卫融知陈州，闻其名，召之，成因挈族而往，日以酣饮为事，醉死于客舍。

子觉，太平兴国五年举《九经》，起家将作监丞、通判建州，秩将满，州人借留，有诏褒之，就迁左赞善大夫、知泗州，转秘书丞。太宗以孔颖达《五经正义》刊板诏孔维与觉等校定。王师征燕、蓟，命觉部京东诸州刍粮赴幽州。维荐觉有学，迁《礼记》博士，赐绯鱼。

雍熙三年，与右补阙李若拙同使交州，黎桓谓曰：“此土

山川之险，中朝人乍历之，岂不倦乎？”觉曰：“国家提封万里，列郡四百，地有平易，亦有险固，此一方何足云哉！”桓默然色沮。使还，久之，迁国子博士。

端拱元年春，初令学官讲说，觉首预焉。太宗幸国子监谒文宣王毕，升辇将出西门，顾见讲坐，左右言觉方聚徒讲书，上即召觉，令对御讲。觉曰：“陛下六龙在御，臣何敢辄升高坐。”上因降辇，令有司张帘幕，设别坐，诏觉讲《周易》之《泰卦》，从臣皆列坐。觉因述天地感通、君臣相应之旨，上甚悦，特赐帛百匹。

俄献时务策，上颇嘉奖。是冬，以本官直史馆。右正言王禹偁上言：“觉但能通经，不当辄居史职。”觉仿韩愈《毛颖传》作《竹颖传》以献，太宗嘉之，故寝禹偁之奏。淳化初，上以经书板本有田敏辄删去者数字，命觉与孔维详定。二年，详校《春秋正义》成，改水部员外郎、判国子监。四年，迁司门员外郎，被病。假满，诏不绝奉，卒。

觉累上书言时务，述养马、漕运、屯田三事，太宗嘉其详备，令送史馆，语见本志。觉性强毅而聪敏，尝与秘阁校理吴淑等同考试开封府秋赋举人，语及算雉兔首足法，觉曰：“此颇繁，吾能易之。”及成，果精简。淑意其宿制，即试以别法，皆能立就，坐中皆叹伏。

子宥，大中祥符五年进士，为祠部员外郎、集贤校理。

崔颐正，开封封丘人。与弟偓侗并举进士，明经术。颐正雍熙中为高密尉，秩满，国子祭酒孔维荐之，以为国学直讲，迁殿中丞。太宗召见，令说《庄子》一篇，赐钱五万。判监李至上言：“本监先校定诸经音疏，其间文字讹谬尚多，深虑未副仁君好古诲人之意也。盖前所遣官多专经之士，或通《春秋》者未习《礼记》，或习《周易》者不通《尚书》，至于旁引经史，

皆非素所传习，以是之故，未得周详。伏见国子博士杜镐、直讲崔颐正、孙奭皆苦心强学，博贯《九经》，问义质疑，有所依据。望令重加刊正，冀除舛谬。”从之。

咸平初，又有学究刘可名言诸经版本多舛误，真宗命择官详正，因访达经义者，至方参知政事，以颐正对。曰：“朕宫中无事，乐闻讲诵。”翌日，召颐正于苑中，说《尚书·大禹谟》，赐以牙绯。自是日令赴御书院待对，说《尚书》至十卷。颐正年老步趋艰蹇，表求致仕，上命坐，问恤甚至，赐器币，听以本官致仕，仍充直讲，改国子博士。三年，卒，年七十九。

偃佺，淳化中历福州连江尉，判国子监李至奏为直讲，引对便坐，太宗顾谓曰：“李觉尝奏朕云，‘四皓’中一先生，或言姓‘用’字加撇，或云加点。尔知否？”偃佺曰：“昔秦时程邈撰隶书，训如仆隶之易使也。今字与古或异。臣闻刀用为角音榘，两点为用。音鹿，用上一撇一点俱不成字。”

咸平二年，真宗幸国学，召偃佺说《尚书》，即特赐绯。景德后，令讲《道德经》，日于崇文院候对。终篇，赐以白金纒彩。三年，卒，年七十九。尝撰《帝王手鉴》十卷，并注曹唐《大游仙诗》十五卷。其子世安上之，特赐出身。

李之才字挺之，青社人也。天圣八年同进士出身，为人朴且率，自信，无少矫厉。师河南穆修，修性庄严寡合，虽之才亦频在诃怒中，之才事之益谨，卒能受《易》。时苏舜钦辈亦从修学《易》，其专授受者惟之才尔。脩之《易》受之种放，放受之陈抟，源流最远，其图书象数变通之妙，秦、汉以来鲜有知者。

之才初为卫州获嘉主簿、权共城令。时邵雍居母忧于苏门山百源之上，布裘蔬食，躬爨以养父。之才叩门来谒，劳苦之曰：“好学笃志果何似？”雍曰：“简策之外，未有迹也。”

之才曰：“君非迹简策者，其如物理之学何？”他日，则又曰：“物理之学学矣，不有性命之学乎？”雍再拜，愿受业，于是先示之以陆淳《春秋》，意欲以《春秋》表仪《五经》，既可语《五经》大旨，则授《易》而终焉。其后雍卒以《易》名世。

之才器大，难乎识者，栖迟久不调。或惜之，则曰：“宜少贬以图荣进。”石延年独曰：“时不足以容君，盍不弃之隐去。”再调孟州司法参军。时范雍守孟，亦莫之知也。雍初自洛建节守延安，送者皆出境外，之才独别近郊。或病之，谢曰：“故事也。”顷之，雍谪安陆，之才沿檄见之洛阳，前日远送之人无一来者，雍始恨知之之晚。

友人尹洙以书荐于中书舍人叶道卿，因石延年致之，曰：“孟州司法参军李之才，年三十九，能为古文章，语直意遂，不肆不窘，固足以蹈及前辈，非洙所敢品目，而安于卑位，无仕进意，人罕知之。其才又达世务，使少用于世，必过人远甚，恨其贫不能决其归心，知之者当共成之。”延年复书曰：“今业文好古之士至鲜且不张，苟遗若人，其学益衰矣。”延年素不喜谒贵仕，凡四五至道卿门，通其书乃已。道卿荐之，遂得应铨新格，有保任五人，改大理寺丞，为缙氏令。未行，会延年与龙图阁直学士吴遵路调兵河东，辟之才泽州签署判官。泽人刘羲叟从受历法，世称“羲叟历法”，远出古今上，有杨雄、张衡所未喻者，实之才授之。

在泽转殿中丞，丁母忧，甫除丧，暴卒于怀州官舍，庆历五年二月也。时尹洙兄渐守怀，哭之才过哀，感疾，不逾月亦卒。之才归葬青社，邵雍表其墓，有曰：“求于天下，得闻道之君子李公以师焉。”

列传第一百九十一 儒林二

胡旦 贾同 刘颜 高弁 孙复 石介 胡瑗 刘羲叟
林概 李觏何涉 王回 弟向 周尧卿 王当 陈旸

胡旦字周父，滨州渤海人。少有隼才，博学能文辞。举进士第一，为将作监丞、通判升州。时江南初平，汰李氏时所度僧，十减六七。旦曰：“彼无田庐可归，将聚而为盗。”悉黥为兵。迁左拾遗、直史馆，数上书言时政利病。出为淮南东路转运副使、知海州。逾年，召归。

先是，卢多逊贬，赵普罢相。其夏，河决韩村，寻复塞。旦献《河平颂》曰：“天祚我宋，以君兆民。配天成休，惟尧与邻。粤有大水，昏垫下人。非曰圣作，孰究孰度。蔽贤者退，壅泽者罪。我防大患，河岂云败。逆逊远投，奸普屏外。圣道如堤，崇崇海内。帝曰守文，是塞是亲。调尔卫兵，程是烝民。民以尽力，臣以勤职。役云其终，河以之塞。唐尧怀山，实警神德。汉武宣防，实彰令式。我塞长河，融流惠泽。明明圣功，万代成则。”太宗览颂有“逆逊、奸普”之语，召宰相谓曰：“胡旦献颂，词意悖戾。朕自擢于甲科，历试外任，所至无善状。知海州日为部下所讼，犹已具，适会大赦，朕录其材而舍其过，尚令在近列，又领史职，乃敢恣胸臆狂躁如此，其亟逐之！”即贬殿中丞、商州团练副使。

上《平燕议》曰：

今幽州在北门之外，东封非国家所急，愿移其资以事北伐。

且天时、地利、人事皆有可伐之意。岁之所临，其地受福。今年春未至来年，岁在宋分，今年初秋至六年，镇在燕分。从今年为备，至来年春兴师。北兵之遇春夏，则毡裘、皮履、羊弓、塞马不为用，而中原士卒素不能寒，往北逢暄，筋力勇健。以勇健之士驱不用之敌，承福庆之时讨灾殃之城，成功立事，在于此矣。

长淮以北，太行以东，河水罢灾，土地甚沃。因其丰实，取其谷帛，减价以折纳，见钱以贵余，官府多积，兵役无虞，用兵丰财，可济大事。

太原克复以来，于今七载，兵甲甚利，士卒甚雄，夜寝晨兴，寒裘饥粟。若以促装之赐，发军而用之，恩赏之贲，成功而赉之，可以齐心平敌，恢拓旧境。

幽州平土而负敌，为势必择四人，分之方面，以刚断勇毅者主之，选和平恭慎者一人部之。幽州之北，皆是山谷，通人马者不过十处，领将士者亦择十人，同行则共议兵机，分出则各司军事，寇来则同战以驱逐，寇归则画疆以扞蔽。苟塞断山路，余寇在燕与大军相持，则迁延其时以度春夏，寇不能热，有退无前。使士之刚勇才力者各为一将，多则分部扞敌攻城，两尽其力。定其军名，实其军数。我寡彼多则力不胜，我实彼虚则胜有余。力均则较其地形，地均则争其谋略，分明勇怯，各致其用。

以茶盐香药之价十分减二，从新者先卖于边城要路、军马屯所。以刍粟钱帛之价十分增二，纳货以出券者诣本场以交货，得货者缘逐路以纳税。出往来四方之饶，为两地费用之耗，自然商得其利，则买之于人，人得其资，则勤之于穡。故必民效兼倍之力，国贮九年之积，科拨不假于度支，转般何劳于漕挽。刍粟之给，攻具之用，委输发运，以为后继。

今将用二十万之众，役三十州之民，愿陛下明降日月之信，先示雨露之泽。民知信赏则悦而忘死，士得仰给则死而力战。如此则逆垒不足下，猾寇不足殄也。

起为左补阙，复直史馆。迁修撰，预修国史，以尚书户部员外郎知制诰，迁司封员外郎。

有佣书人翟颖者，旦尝与之善，因为改姓名马周，以为唐马周复出，上书诋时政，且自荐可为大臣。又举材任辅者十人，其辞颇壮。当时皆谓旦所为。马周坐流海岛，旦亦贬坊州团练副使。坐擅离所部谒宋白于郾州，既被劾，特释之。徙绛州。稍复工部员外郎、直集贤院，迁本曹郎中、知制诰、史馆修撰。

素善中官王继恩，为继恩草制辞过美。继恩败，真宗闻而恶之，贬安远军行军司马，又削籍流浚州。咸平初，移通州团练副使，徙徐州，以祠部员外郎分司西京，又为保信军节度副使。久之，以司封员外郎通判襄州。封泰山，改祠部郎中，服母丧，既除，乃言父卒时尝诏夺哀从事，请追行服三年。已而失明，以秘书省少监致仕，居襄州。再迁秘书监，卒。

旦喜读书，既丧明，犹令人诵经史，隐几听之不少辍。著《汉春秋》、《五代史略》、《将帅要略》、《演圣通论》、《唐乘》、《家传》三百余卷。斫大砚，方五六尺，刻而瘞之，曰“胡旦修《汉春秋》砚。”晚尤黠货，干扰州县，持吏短长，为时论所薄。既死，子孙贫甚，寓柩民间。皇祐末，知襄州王田为言于朝，得钱二十万以葬。

贾同字希得，青州临淄人。五代时，杨光远反，同祖崇率乡里四百余家保愚谷山，全活者二千人。同初名罔，字公疏，笃学好古，有时名，著《山东野录》七篇。年四十余，同进士出身，真宗命改今名。王钦若方贵盛，闻同名，欲致之，固谢不往。居八九年，始补历城主簿。张知白荐为大理评事，通判

兖州。

天圣初，上书言：“自祥符以来，谏诤路塞，丁谓乘间造符瑞以欺先帝。今谓奸既白，宜明告天下，正符瑞之谬，罢宫观崇奉，归不急之卫兵，收无名之实费，使先帝免后世之议，国家无因循之失。”又言：“寇准忠规亮节，疾恶摈邪。自其贬黜，天下之人弗见其罪，宜还之内地，以明忠邪善恶之分。”时章献太后临朝，而同言如此，人以为难。

再迁殿中丞、知棣州，卒。刘颜、李冠、王无忌及其门人谥同日存道先生。

刘颜字子望，彭城人。少孤，好古，学不专章句。师事高弁。举进士第，以试秘书省校书郎知龙兴县，坐法免。久之，授徐州文学。居乡里，教授数十百人。采汉、唐奏议为《辅弼名对》。冯元、刘筠、钱易、滕涉、蔡齐上其书，除任城主簿。岁饥，发大姓所积粟，活数千人。李迪知兖州、青州，皆辟为从事，卒。著《儒术通要》、《经济枢言》复数十篇。石介见其书，叹曰：“恨不在弟子之列。”子庠，自有传。

高弁字公仪，濮州雷泽人。弱冠，徒步从种放学于终南山，又学古文于柳开，与张景齐名。至道中，以文谒王禹偁，禹偁奇之。举进士，累官侍御史。谏修玉清昭应宫，降知广济军。寻以户部判官试开封府进士，私发糊名，夺二官。稍复知单州、邢州、盐铁判官。河决澶州，请弛堤防，纵水所之，可省民力，且以扼契丹南向。议寝。知陕州，卒。

弁性孝友。所为文章多祖《六经》及《孟子》，喜言仁义。有《帝则》三篇，为世所传。与李迪、贾同、陆参、朱頔、伊淳相友善。石延年、刘潜皆其门人也。

孙复，字明复，晋州平阳人。举进士不第，退居泰山。学《春秋》，著《尊王发微》十二篇，大约本于陆淳，而增新意。

石介有名山东，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复。年四十不娶。李迪知其贤，以其弟之子妻之。复初犹豫，石介与诸弟子请曰：“公卿不下士久矣，今丞相不以先生贫贱，欲托以子，宜因以成丞相之贤名。”复乃听。孔道辅闻复之贤，就见之，介执杖屦立侍复左右，升降拜则扶之，其往谢亦然。介既为学官，语人曰：“孙先生非隐者也。”于是范仲淹、富弼皆言复有经术，宜在朝廷。除秘书省校书郎、国子监直讲。车驾幸太学，赐绯衣银鱼，召为迓英阁祗候说书。杨安国言其讲说多异先儒，罢之。

孔直温败，得所遗复诗，坐贬虔州监税，徙泗州，又知长水县，签书应天府判官事。通判陵州，未行，翰林学士赵概等十余人言复经为人师，不宜使佐州县。留为直讲，稍迁殿中丞，卒，赐钱十万。

复与胡瑗不合，在太学常相避。瑗治经不如复，而教养诸生过之。复既病，韩琦言于仁宗，选书吏，给纸笔，命其门人祖无择就复家得书十五万言，录藏秘阁。特官其一子。

石介，字守道，兖州奉符人。进士及第，历郓州、南京推官。笃学有志尚，乐善疾恶，喜声名，遇事奋然敢为。御史台辟为主簿，未至，以论赦书不当求五代及诸伪国后，罢为镇南掌书记。代父丙远官，为嘉州军事判官。丁父母忧，耕徂徕山下，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丧。以《易》教授于家，鲁人号介徂徕先生。入为国子监直讲，学者从之甚众，太学繇此益盛。

介为文有气，尝患文章之弊，佛、老为蠹，著《怪说》、《中国论》，言去此三者，乃可以有为。又著《唐鉴》以戒奸臣、宦官、宫女，指切当时，无所讳忌。杜衍、韩琦荐，擢太子中允、直集贤院。会吕夷简罢相，夏竦既除枢密使，复夺之，以衍代。章得象、晏殊、贾昌朝、范仲淹、富弼及琦同时执政，

欧阳修、余靖、王素、蔡襄并为谏官，介喜曰：“此盛事也，歌颂吾职，其可已乎”作《庆历圣德诗》，曰：

于惟庆历三年三月，皇帝龙兴，徐出闾闾。晨坐太极，昼开闾闾。躬览英贤，手鉏奸桀。大声泠泠，震摇六合。如乾之动，如雷之发。昆虫踣躅，怪妖藏灭。同明道初，天地嘉吉。

初闻皇帝，蹙然言曰：“予祖予父，付予大业，予恐失坠，实赖辅弼。汝得象、殊，重慎微密。君相予久，予嘉君伐。君仍相予，竹籀斯协。昌朝儒者，学问该洽。与予论政，傅以经术。汝贰二相，庶绩咸秩。

惟汝仲淹，汝诚予察。太后乘势，汤沸火热。汝时小臣，危言'捆。为予司谏，正予门闾。为予京兆，圣予谗说。贼叛予夏，往予式遏。六月酷日，大冬积雪。汝寒汝暑，同予士卒。予闻辛酸，汝不告乏。予晚得弼，予心弼悦。弼每见予，无有私谒。以道辅予，弼言深切。予不尧、舜，弼自笞罚。谏官一年，疏奏满筐。侍从周岁，忠力廛竭。契丹忘义，檣机饕饕。敢侮大国，其辞慢悖。弼将予命，不畏不怯。卒复旧好，民得食褐。沙碛万里，死生一节。视弼之肤，霜剥风裂。观弼之心，炼金锻铁。宠名大官，以酬劳渴。弼辞不受，其志莫夺。惟仲淹、弼，一夔一契。天实贲予，予其敢忽。并来弼予，民无瘥札。

曰衍汝来，汝予黄发。事予二纪，毛秃齿豁。心如一兮，率履弗越。遂长枢府，兵政无蹶。予早识琦，琦有奇骨。其器魁落，岂视店楔。其人浑朴，不施刮劂。可属大事，敦厚如勃。琦汝副衍，知人予哲。

惟修惟靖，立朝 献夕。言论礧礧，忠诚特达。禄微身贱，其志不怯。尝诋大官，亟遭贬黜。万里归来，刚气不折。屡进直言，以补予阙。素相之后，含忠履洁。昔为御史，几叩予榻。

襄虽小官，名闻予彻。亦尝献言，箴予之失。刚守粹悫，与修侔匹。并为谏官，正色在列。予过汝言，毋钳汝舌。”

皇帝圣明，忠邪辨别。举擢俊良，扫除妖魅。众贤之进，如茅斯拔。大奸之去，如距斯脱。上倚辅弼，司予调燮。下赖谏诤，维予纪法。左右正人，无有邪孽。予望太平，日不逾浹。

皇帝嗣位，二十二年。神武不杀，其默如渊。圣人不测，其动如天。赏罚在予，不失其权。恭己南面，退奸进贤。知贤不易，非明弗得。去邪惟艰，惟断乃克。明则不贰，断则不惑。既明且断，惟皇帝之德。

群臣蹴，重屏息，交相教语：曰惟正直，毋作侧僻，皇帝汝殛。诸侯危栗，坠玉失舄，交相告语：皇帝神明，四时朝覲，谨修臣职。四夷走马，坠镫遗策，交相告语：皇帝英武，解兵修贡，永为属国。皇帝一举，群臣慑焉，诸侯畏焉，四夷服焉。

臣愿皇帝，寿万千年。

诗所称多一时名臣，其言大奸，盖斥竦也。诗且出，孙复曰：“子祸始于此矣。”

介不畜马，借马而乘，出入大臣之门，颇招宾客，预政事，人多指目。不自安，求出，通判濮州，未赴，卒。

会徐狂人孔直温谋反，搜其家，得介书。夏竦衔介甚，且欲中伤杜衍等，因言介诈死，北走契丹，请发棺以验。诏下京东访其存亡。衍时在兖州，以验介事语官属，众不敢答，掌书记龚鼎臣愿以阖族保介必死，衍探怀出奏稿示之，曰：“老夫已保介矣。君年少，见义必为，岂可量哉。”提点刑狱吕居简亦曰：“发棺空，介果走北，孥戮非酷。不然，是国家无故剖人冢墓，何以示后世？且介死必有亲族门生会葬及棺敛之人，苟召问无异，即令具军令状保之，亦足应诏。”于是众数百保

介已死，乃免斫棺。子弟羈管他州，久之得还。

介家故贫，妻子几冻馁，富弼、韩琦共分奉买田以贍养之。有《徂徕集》行于世。

胡瑗，字翼之，泰州海陵人。以经术教授吴中，年四十余。景祐初，更定雅乐，诏求知音者。范仲淹荐瑗，白衣对崇政殿。与镇东军节度推官阮逸同较钟律，分造钟磬各一虞。以一黍之广为分，以制尺，律径三分四厘六毫四丝，围十分三厘九毫三丝。又以大黍累尺，小黍实龠。丁度等以为非古制，罢之，授瑗试秘书省校书郎。范仲淹经略陕西，辟丹州推官。以保宁节度推官教授湖州。瑗教人有法，科条纤悉备具，以身先之。虽盛暑，必公服坐堂上，严师弟子之礼。视诸生如其子弟，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，从之游者常数百人。庆历中，兴太学，下湖州取其法，著为令。召为诸王宫教授，辞疾不行。为太子中舍，以殿中丞致仕。

皇祐中，更铸太常钟磬，驿召瑗、逸，与近臣、太常官议于秘阁，遂典作乐事。复以大理评事兼太常寺主簿，辞不就。岁余，授光禄寺丞、国子监直讲。乐成，迁大理寺丞，赐绯衣银鱼。瑗既居太学，其徒益众，太学至不能容，取旁官舍处之。礼部所得士，瑗弟子十常居四五，随材高下，喜自修饬，衣服容止，往往相类，人遇之虽不识，皆知其瑗弟子也。嘉祐初，擢太子中允、天章阁侍讲，仍治太学。既而疾不能朝，以太常博士致仕，归老于家。诸生与朝士祖饯东门外，时以为荣。既卒，诏赙其家。

刘羲叟，字仲更，泽州晋城人。欧阳修使河东，荐其学术。试大理评事，权赵州军事判官。精算术，兼通《大衍》诸历。及修唐史，令专修《律历》、《天文》、《五行志》。寻为编修官，改秘书省著作佐郎。以母丧去，诏令家居编修。书成，擢崇文

院检讨，未入谢，疽发背卒。

羲叟强记多识，尤长于星历、术数。皇祐五年，日食心，时胡瑗铸钟奔而直，声郁不发。又陕西铸大钱，羲叟曰：“此所谓害金再兴，与周景王同占，上将感心腹之疾。”其后仁宗果不豫。又月入太微，曰：“后宫当有丧。”已而张贵妃薨。至和元年，日食正阳，客星出于昴，曰：“契丹宗真其死乎？”事皆验。羲叟未病，尝曰：“吾及秋必死。”自择地于父冢旁，占庚穴，以语其妻，如其言葬之。著《十三代史志》、《刘氏辑历》、《春秋灾异》诸书。

林概，字端父，福州福清人。父高，太常博士，有治行。概幼警悟，举进士，以秘书省校书郎知长兴县。岁大饥，富人闭余以邀价，概出奉粟庭下，诱土豪输数千石以饲饥者。

知连州。康定初，上封事曰：“古者民为兵，而今兵食民。古马寓于民，而今不习马。此兵与马之大患也。请附唐府兵之法，四敛一民，部以为军，闲耕田里，被甲皆兵。因命其家咸得畜马，私乘休暇，官为调习。则人便干戈，马识行列。又行阵无法，而出于临时；将无素备，而取于仓卒；军不予权，而监以宦侍：若是者，虽得古之材，使循今之法，亦必屡战而屡败。”又请备蛮，籍土民为兵，栅要冲，购徭人使守御。徙淮安军。

程琳尝禁蜀人不得自为渠堰，概奏罢之。又言蜀饥，愿罢川峡漕，发常平粟贷民租，募富人轻粟价，除商旅之禁，使通货相资。官至太常博士、集贤校理，卒。著《史论》、《辨国语》。子希，自有传。

李觏，字泰伯，建昌军南城人。俊辩能文，举茂才异等不中。亲老，以教授自资，学者常数十百人。皇祐初，范仲淹荐为试太学助教，上《明堂定制图序》曰：

《考工记》“周人明堂，度九尺之筵”，是言堂基修广，非谓立室之数。“东西九筵，南北七筵，堂崇一筵”，是言堂上，非谓室中。东西之堂各深四筵半，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。”五室，凡室二筵”，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，自东至西可营五室，自南至北可营五室。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，既为太室，连作余室，则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，当于东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缺处，各虚方二筵之地，周而通之，以为太庙。太室正居中，《月令》所谓“中央土”、“居太庙太室”者，言此太庙之中有太室也。太庙之外，当子、午、卯、酉四位上各画方二筵地，以与太庙相通，为青阳、明堂、总章、元堂四太庙；当寅、申、巳、亥、辰、戌、丑、未八位上各画方二筵地，以为左个、右个也。

《大戴礼·盛德记》：“明堂凡九室，室四户八牖，共三十六户、七十二牖。”八个之室，并太室而九，室四面各有户，户旁夹两牖也。

《白虎通》：“明堂上圆下方，八窗、四闑、九室、十二坐。”四太庙前各为一门，出于堂上，门旁夹两窗也。左右之个其实皆室，但以分处左右，形如夹房，故有个名。太庙之内以及太室，其实祀文王配上帝之位，谓之庙者，义当然矣。土者分王四时，于五行最尊，故天子当其时居太室，用祭天地之位以尊严之也。四仲之月，各得一时之中，与余月有异。故复于子、午、卯、酉之方，取二筵地，假太庙之名以听朔也。

《周礼》言基而不及室，《大戴》言室而不及庙，稽之《月令》则备矣，然非《白虎通》，亦无以知窗闑之制也。聂崇义所谓秦人《明堂图》者，其制有十二阶，古之遗法，当亦取之。

《礼记外传》曰：“明堂四面各五门。”今按《明堂位》：四夷之国，四门之外。九采之国，应门之外。时天子负斧扆南

向而立。南门之外者北面东上，应门之外者亦北面东上，是南门之外有应门也。既有应门，则不得不有皋、库、雉门。明堂者，四时所居，四面如一，南面既有五门，则余三面皆各有五门。郑注《明堂位》则云“正门谓之应门”，其意当谓变南门之文以为应门。又见王宫有路门，其次乃有应门。今明堂无路门之名，而但有应门，便谓更无重门，而南门即是应门。且路寝之前则名路门，其次有应门。明堂非路寝，乃变其内门之名为东门南门，而次有应门，何害于义？四夷之君，既在四门之外，而外无重门，则是列于郊野道路之间，岂朝会之仪乎？王宫常居，犹设五门，以限中外。明堂者，效天法地，尊祖配帝，而止一门以表之，岂为称哉！

若其建置之所，则淳于登云“在国之阳，三里之外，七里之内，丙巳之地”。《玉藻》“听朔于南门之外”，康成之注亦与是合。夫称明也，宜在国之阳。事天神也，宜在城门之外。

今图以九分当九尺之筵，东西之堂共九筵，南北之堂共七筵。中央之地自东至西凡五室，自南至北凡五室，每室二筵，取于《考工记》也。一太室、八左右个，共九室，室有四户、八牖，共三十六户、七十二牖，协于戴德《记》也。九室四庙，共十三位，本于《月令》也。四庙之面，各为一门，门夹两窗，是为八窗四闑，稽于《白虎通》也。十二阶，采于《三礼图》也。四面各五门，酌于《明堂位》、《礼记外传》也。

嘉祐中，用国子监奏，召为海门主簿、太学说书而卒。觐尝著《周礼致太平论》、《平土书》、《礼论》。门人邓润甫，熙宁中，上其《退居类稿》、《皇祐续稿》并《后集》，请官其子参鲁，诏以为郊社斋郎。

何涉，字济川，南充人。父，祖皆业农，涉始读书，昼夜刻苦，泛览博古。上自《六经》、诸子百家，旁及山经、地志、

医卜之术，无所不学，一过目不复再读，而终身不忘。人问书传中事，必指卷第册叶所在，验之果然。

登进士第，调洛交主簿，改中部令。范仲淹一见奇之，辟彰武军节度推官。用庞籍奏，迁著作佐郎、管勾鄜延等路经略安抚招讨司机宜文字。时元昊扰边，军中经画，涉预有力。元昊纳款，籍召为枢密使，欲与之俱，涉曰：“亲老矣，非人子自便之时。”拜章愿得归养，特改秘书丞、通判眉州，徙嘉州。用文彦博、庞籍荐，召还，除集贤校理。既又求归蜀，遂得知汉州。岁满，移合州。累官尚书司封员外郎。父丧，罢归，卒。诏恤其家，并官其一子。

涉长厚有操行，事亲至孝，平居未尝谈人过恶。所至多建学馆，劝诲诸生，从之游者甚众。虽在军中，亦尝为诸将讲《左氏春秋》，狄青之徒皆横经以听。有《治道中术》、《春秋本旨》、《庐江集》七十卷。

王回，字深父，福州候官人。父平言，试御史。回敦行孝友，质直平恕，造次必稽古人所为，而不为小廉曲谨以求名誉。尝举进士中第，为卫真簿，有所不合，称病自免。

作《告友》曰：

古之言天下达道者，曰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妇也，兄弟也，朋友也。五者各以其义行而人伦立，其义废则人伦亦从而亡矣。

然而父子兄弟之亲，天性之自然者也；夫妇之合，以人情而然者也；君臣之从，以众心而然者也。是虽欲自废，而理势持之，何能斩也。惟朋友者，举天下之人莫不可同，亦举天下之人莫不可异，同异在我，则义安所卒归乎？是其渐废之所繇也。

君之于臣也，父之于子也，夫之于妇也，兄之于弟也，过且恶，必乱败其国家，国家败而皆受其难，被其名，而终身不

可辞也。故其为上者不敢不诲，为下者不敢不谏。世治道行，则人能循义而自得；世衰道微，则人犹顾义而自全。间有不若，则亦无害于众焉耳。此所谓理势持之，虽百代可知也。

亲非天性也，合非人情也，从非众心也，群而同，别而异，有善不足与荣，有恶不足与辱。大道之行，公与义者可至焉，下斯而言，其能及者鲜矣。是以圣人崇之，以列于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而壹为达道也。圣人既没，而其义益废，于今则亡矣。

夫人有四肢，所以成身；一体不备，则谓之废疾。而人伦缺焉，何以为世？呜呼，处今之时而望古之道，难矣。姑求其肯告吾过也，而乐闻其过者，与之友乎！

退居颍州，久之不肯仕，在廷多荐者。治平中，以为忠武军节度推官、知南顿县，命下而卒。回在颍川，与处士常秩友善。熙宁中，秩上其文集，补回子汾为郊社斋郎。弟向。

向字子直，为文长于序事，戏作《公默先生传》曰：

公议先生刚直任气，好议论，取当世是非辨明。游梁、宋间，不得意。去居颖，其徒从者百人。居二年，与其徒谋，又去颖。弟子任意对曰：“先生无复念去也，弟子从先生久矣，亦各厌行役。先生舍颖为居庐，少有生计。主人公贤，遇先生不浅薄，今又去之，弟子未见先生止处也。先生岂薄颖邪？”

公议先生曰：“来，吾语尔！君子贵行道信于世，不信贵容，不容贵去，古之辟世、辟地、辟色、辟言是也。吾行年三十，立节循名，被服先王，究穷《六经》。顽钝晚成，所得无几。张罗大纲，漏略零细。校其所见，未为完人。岂敢自忘，冀用于世？予所厌苦，正谓不容。予行世间，波混流同。予誉不至，予毁日隆。小人凿空，造事形迹；侵排万端，地隘天侧。《诗》不云乎，‘谗人罔极’。主人明恕，故未见疑。不幸去

我，来者谓谁？谗一日效，我终颠危。智者利身，远害全德，不如亟行，以适异国。”

语已，任意对曰：“先生无言也。意辈弟子尝窃论先生乐取怨憎，为人所难，不知不乐也。今定不乐，先生知所以取之乎？先生聪明才能，过人远甚，而刺口论世事，立是立非，其间不容毫发。又以公议名，此人之怨府也。《传》曰：‘议人者不得其死’，先生忧之是也，其去未是。意有三事为先生计，先生幸听意，不必行；不听，先生虽去绝海，未见先生安也。”

公议先生强舌不语，下视任意，目不转移时，卒问任意，对曰：“人之肺肝，安得可视，高出重泉，险不足比。闻善于彼，阳誉阴非，反背复憎，诋笑纵横。得其细过，声张口播，缘饰百端，得败行破。自然是人，贱彼善我。意策之三，此为最上者也。先生能用之乎？”公议先生曰：“不能，尔试言其次者。”对曰：“捐弃骨肉，佯狂而去，令世人不复顾忌。此策之次者，先生能用之乎？”公议先生曰：“不能，尔试言其又次者。”对曰：“先生之行己，视世人所不逮何等也！曾未得称高世，而诋诃锋起，几不得与妄庸人伍者，良以口祸也。先生能不好议而好默，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，何疾于不容？此策之最下者也，先生能用之乎？”公议先生喟然叹曰：“吁，吾为尔用下策也。”

任意乃大笑，顾其徒曰：“宜吾先生之病于世也。吾三策之，卒取其下者矣。”弟子阳思曰：“今日非任意，先生不可得留。”与其徒谢意，更因意请，去公议为公默先生。

弟同，字容季。性纯笃，亦善序事。皆早卒。仕止于县主簿。

周尧卿，字子俞，道州永明人。警悟强记，以学行知名。天圣二年举进士，历连、衡二州司理参军、桂州司录。知高安、

宁化二县，提点刑狱纮入境，有被刑而耘苗者，纮就询其故，对曰：“贫以利故，为人直其枉，令不我欺而我欺之，我又何怨？”纮至县，以所闻荐之。后通判饶州，积官至太常博士。范仲淹荐经行可为师表，未及用，以庆历五年卒，年五十一。

始，尧卿年十二丧父，忧戚如成人，见母则抑情忍哀，不欲伤其意。母知而异之，谓族人曰：“是儿爱我如此，多知孝养矣。”卒能如母之言。及母丧，倚庐三年，席薪枕块，虽疾病，不饮酒食肉。既葬，慈乌百数衔土集陇上，人以为孝感所致。其于昆弟尤笃友爱。又为人简重不校，有慢己者，必厚为礼以愧之。居官禄虽薄，必以周宗族朋友，罄而后已。

为学不专于传注，问辨思索，以通为期。长于毛、郑《诗》及《左氏春秋》。其学《诗》，以孔子所谓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曰：‘思无邪’”，孟子所谓“说《诗》者以意逆志，是为得之”，考经指归，而见毛、郑之得失。曰：“毛之传欲简，或寡于义理，非一言以蔽之也。郑之笺欲详，或远于性情，非以意逆志也。是可以无去取乎？”其学《春秋》，由左氏记之详，得经之所以书者，至《三传》之异同，均有所不取。曰：“圣人之意岂二致耶？”读庄周、孟子之书，曰：“周善言理，未至于穷理。穷理，则好恶不缪于圣人，孟轲是已。孟善言性，未至于尽己之性。能尽己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，而可与天地参，其唯圣人乎。天何言哉？性与天道，子贡所以不可得而闻也。昔宰我、子贡善为说辞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善言德行，孔子曰：‘我于辞命，则不能也。’惟不言，故曰不能而已，盖言生于不足者也。”其讲解议论皆若是。

有《诗》、《春秋说》各三十卷，文集二十卷。七子：谕，鼎州司理参军；诜，湖州归安主簿；谥、讽、諲、说、谊。

王当，字子思，眉州眉山人。幼好学，博览古今，所取惟

王佐大略。尝谓三公论道经邦，燮理阴阳，填抚四方，亲附百姓，皆出于一道，其言之虽大，其行之甚易。尝举进士不中，退居田野，叹曰：“士之居世，苟不见其用，必见其言。”遂著《春秋列国名臣传》五十卷，人竞传之。

元祐中，苏辙以贤良方正荐。廷对慷慨，不避权贵，策入四等。调龙游县尉。蔡京知成都，举为学官，当不就。其后京相，当遂不复仕，卒，年七十二。当于经学尤邃《易》与《春秋》，皆为之传，得圣人之旨居多。又有《经旨》三卷，《史论》十二卷，《兵书》十二篇。

陈旸字晋之，福州人。中绍圣制科，授顺昌军节度推官。徽宗初，进《迓衡集》以劝导绍述，得太学博士、秘书省正字。礼部侍郎赵挺之言，旸所著《乐书》二十卷贯穿明备，乞援其兄祥道进《礼书》故事给札。既上，迁太常丞，进驾部员外郎，为讲议司参详礼乐官。

魏汉津议乐，用京房二变四清。旸曰：“五声十二律，乐之正也。二变四清，乐之蠹也。二变以变宫为君，四清以黄钟清为君。事以时作，固可变也，而君不可变。太簇、大吕、夹钟，或可分也，而黄钟不可分。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哉？”时论方右汉津，绌旸议。

进鸿胪太常少卿、礼部侍郎，以显谟阁待制提举醴泉观。尝坐事夺，已而复之。卒，年六十八。

祥道字用之。元祐中，为太常博士，终秘书省正字。所著《礼书》一百五十卷，与旸《乐书》并行于世。

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儒林三

邵伯温 喻樗 洪兴祖 高闰 程大昌 林之奇 林光朝 杨万里

邵伯温，字子文，洛阳人，康节处士雍之子也。雍名重一时，如司马光、韩维、吕公著、程颐兄弟皆交其门。伯温入闻父教，出则事司马光等，而光等亦屈名位辈行，与伯温为再世交，故所闻日博，而尤熟当世之务。光入相，尝欲荐伯温，未果而薨。后以河南尹与部使者荐，特授大名府助教，调潞州长子县尉。

初，蔡确之相也，神宗崩，哲宗立，邢恕自襄州移河阳，诣确谋造定策事。及司马光子康诣阙，恕召康诣河阳，伯温谓康曰：“公休除丧未见君，不宜枉道先见朋友。”康曰：“已诺之。”伯温曰：“恕倾巧，或以事要公休，若从之，必为异日之悔。”康竟往。恕果劝康作书称确，以为他日全身保家计。康、恕同年登科，恕又出光门下，康遂作书如恕言。恕盖以康为光子，言确有定策功，世必见信。既而梁焘以谏议召，恕亦要焘至河阳，连日夜论确功不休，且以康书为证，焘不悦。会吴处厚奏确诗谤朝政，焘与刘安世共请诛确，且论恕罪，亦命康分折，康始悔之。康卒，子植幼。宣仁后悯之。吕大防谓康素以伯温可托，请以伯温为西京教授以教植。伯温既至官，则诲植曰：“温公之孙，大谏之子，贤愚在天下，可畏也。”植

闻之，力学不懈，卒有立。

绍圣初，章惇为相。惇尝事康节，欲用伯温，伯温不往。会法当赴吏部铨，程颐为伯温曰：“吾危子之行也。”伯温曰：“岂不欲见先公于地下耶？”至则先就部拟官，而后见宰相。惇论及康节之学，曰：“嗟乎，吾于先生不能卒业也。”伯温曰：“先君先天之学，论天地万物未有不尽者。其信也，则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。”时惇方兴党狱，故以是动之。惇悚然。犹荐之于朝，而伯温愿补郡县吏，惇不悦，遂得监永兴军铸钱监。时元祐诸贤方南迁，士鲜访之者。伯温见范祖禹于咸平，见范纯仁于颖昌，或为之恐，不顾也。会西边用兵，复夏人故地，从军者得累数阶，伯温当行，辄推同列。秩满，惇犹在相位。伯温义不至京师，从外台辟环庆路帅幕，实避惇也。

徽宗即位，以日食求言。伯温上书累数千言，大要欲复祖宗制度，辨宣仁诬谤，解元祐党锢，分君子小人，戒劳民用兵，语极恳至。宣仁太后之谤，伯温既辨之，又著书名《辨诬》。后崇宁、大观间，以元符上书人分邪正等，伯温在邪等中，以此书也。

出监华州西岳庙，久之，知陕州灵宝县，徙芮城县。丁母忧，服除，主管永兴军耀州三白渠公事。童贯为宣抚使，士大夫争出其门，伯温闻其来，出他州避之。除知果州，请罢岁输泸南诸州绫绢、丝绵数十万以宽民力。除知兴元府、遂宁府、邠州，皆不赴。擢提点成都路刑狱，贼史斌破武休，入汉、利，窥剑门，伯温与成都帅臣卢法原合谋守剑门，贼竟不能入，蜀人德之。除利路转运副使，提举太平观。绍兴四年，卒，年七十八。初，邵雍尝曰：“世行乱，蜀安，可避居。”及宣和末，伯温载家使蜀，故免于难。

伯温尝论元祐、绍圣之政曰：“公卿大夫，当知国体，以

蔡确奸邪，投之死地，何足惜！然尝为宰相，当以宰相待之。范忠宣有文正余风，知国体者也，故欲薄确之罪，言既不用，退而行确词命，然后求去，君子长者仁人用心也。确死南荒，岂独有伤国体哉！刘摯、梁燾、王岩叟、刘安世忠直有余，然疾恶已甚，不知国体，以貽后日缙绅之祸，不能无过也。”

赵鼎少从伯温游，及当相，乞行追录，始赠秘阁修撰。尝表伯温之墓曰：“以学行起元祐，以名节居绍圣，以言废于崇宁。”世以此三语尽伯温出处云。

著书有《河南集》、《闻见录》、《皇极系述》、《辨诬》、《辨惑》、《皇极经世序》、《观物内外篇解》近百卷。三子：溥、博、傅。

喻樗，字子才，其先南昌人。初，俞药仕梁，位至安州刺史，武帝赐姓喻，后徙严，樗其十六世孙也。少慕伊、洛之学，中建炎三年进士第，为人质直好议论。赵鼎去枢筦，居常山，樗往谒，因讽之曰：“公之事上，当使启沃多而施行少。启沃之际，当使诚意多而语言少。”鼎奇之，引为上客。鼎都督川陕、荆襄，辟樗为属。

绍兴初，高宗亲征，樗见鼎曰：“六龙临江，兵气百倍，然公自度此举，果出万全乎？或姑试一掷也？”鼎曰：“中国累年退避不振，敌情益骄，义不可更屈，故赞上行耳。若事之济否，则非鼎所知也。”樗曰：“然则当思归路，毋以贼遗君父忧。”鼎曰：“策安出？”樗曰：“张德远有重望，居闽。今莫若使其为江、淮、荆、浙、福建等路宣抚使，俾以诸道兵赴阙，命下之日，府库军旅钱谷皆得专之。宣抚来路，即朝廷归路也。”鼎曰：“诺。”于是入奏曰：“今沿江经画大计略定，非得大臣相应援不可。如张浚人才，陛下终弃之乎？”帝曰：“朕用之。”遂起浚知枢密院事。浚至，执鼎手曰：“此

行举措皆合人心。”鼎笑曰：“子才之功也。”樗于是往来鼎、浚间，多所裨益。顷之，以鼎荐，授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。

初，金既退师，鼎、浚相得欢甚。人知其将并相，樗独言：“二人宜且同在枢府，他日赵退则张继之。立事任人，未甚相远，则气脉长。若同处相位，万有一不合，或当去位，则必更张，是贤者自相背戾矣。”后稍如其言。又尝曰：“推车者遇艰险则相诟病，及车之止也，则欣然如初。士之于国家亦若是而已。”

先是，樗与张九成皆言和议非便。秦桧既主和，言者希旨，劾樗与九成谤讪。樗出知舒州怀宁县，通判衡州，已而致仕。桧死，复起为大宗正丞，转工部员外郎、出知蕲州。孝宗即位，用为提举浙东常平，以治绩闻。淳熙七年，卒。

初，樗善鉴识，宣和间，谓其友人沈晦试进士当第一。建炎初，又谓今岁进士张九成当第一，凌景夏次之。会风折大槐，樗以作二简遗之，后果然。赵鼎尝以樊光远免举事访樗，樗曰：“今年省试不可无此人。”于是光远亦第一。初，樗二女方择配，富人交请婚，不许。及见汪洋、张孝祥，乃曰“佳婿也。”遂以妻之。

洪兴祖，字庆善，镇江丹阳人。少读《礼》至《中庸》，顿悟性命之理，绩文日进。登政和上舍第，为湖州土曹，改宣教郎。高宗时在扬州，庶事草创，选人改秩军头司引见，自兴祖始。召试，授秘书省正字，后为太常博士。

上疏乞收人心，纳谋策，安民情，壮国威。又论国家再造，一宜以艺祖为法。绍兴四年，苏、湖地震。兴祖时为驾部郎官，应诏上疏，具言朝廷纪纲之失，为时宰所恶，主管太平观。

起知广德军，视水原为陂塘六百余所，民无旱忧。一新学舍，因定从祀：自十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，又列先儒左丘明

而下二十有六人。擢提点江东刑狱。知真州。州当兵冲，疮痍未瘳。兴祖始至，请复一年租，从之。明年再请，又从之。自是流民复业，垦辟荒田至七万余亩。

徙知饶州，先梦持六刀，觉曰：“三刀为益，今倍之，其饶乎？”已而果然。是时秦桧当国，谏官多桧门下，争弹劾以媚桧。兴祖坐尝作故龙图阁学士程瑀《论语解序》，语涉怨望，编管昭州，卒，年六十有六。明年，诏复其官，直敷文阁。

兴祖好古博学，自少至老，未尝一日去书。著《老庄本旨》、《周易通义》、《系辞要旨》、《古文孝经序赞》、《离骚楚词考异》行于世。

高闾，字抑崇，明州鄞县人。绍兴元年，以上舍选赐进士第。执政荐之，召为秘书省正字。时将赐新进士《儒行》、《中庸》篇，闾奏《儒行》词说不醇，请止赐《中庸》，庶几学者得知圣学渊源，而不惑于他说，从之。

权礼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。面对，言：“《春秋》之法，莫大于正名。今枢密院号本兵柄，而诸路军马尽属都督，是朝廷兵柄自分为二。又周六卿，其大事则从其长，小事官属犹得专达。今一切拘以文法，虽利害灼然可见，官长且不敢自决，必请于朝，故庙堂之事益繁，而省曹官属乃与胥吏无异。又政事之行，给、舍得缴驳，台谏得论列，若给、舍以为然，台谏以为不然，则不容不改。祖宗时有缴驳台谏章疏不以为嫌者，恐其得于风闻，致朝廷之有过举。然此风不见久矣，臣恐朝廷之权反在台谏。且祖宗时，监察御史许言事，靖康中尝行之。今则名为台官，实无言责，此皆名之未正也。”

寻迁著作佐郎，以言者论罢，主管崇道观。召为国子司业。时兴太学，闾奏宜先经术，帝曰：“士习诗赋已久，遽能使之通经乎？”闾曰：“先王设太学，惟讲经术而已。国初犹循唐

制用诗赋，神宗始以经术造士，遂罢诗赋，又虑不足以尽人才，乃设词学一科。今宜以经义为主，而加诗赋。”帝然之。阅于是条具以闻。其法以《六经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义为一场，诗赋次之，子史论又次之，时务策又次之。太学课试及郡国科举，尽以此为法，且立郡国士补国学监生之制。中兴已后学制，多阅所建明。

阅又言建学之始，宜得老成以诱掖后进。乃荐全州文学师维藩，诏除国子录。维藩，眉山人，精《春秋》学，林栗其高第也，故首荐之。新学成，阅奏补试者六千人，且乞临雍，继率诸生上表以请。于是帝幸太学，秦熈执经，阅讲《易·泰卦》，赐三品服。胡寅闻之，以书责阅曰：“阁下为师儒之首，不能建大论，明天人之理，乃阿谀柄臣，希合风旨，求举太平之典，欺天罔人孰甚焉！平生志行扫地矣。”

阅少宗程颐学。宣和末，杨时为祭酒，阅为诸生。胡安国至京师，访士于时，以阅为首称，由是知名。阅除礼部侍郎，帝因问阅张九成安否，明日，复以问秦桧，桧疑阅荐，中丞李文会承桧旨劾阅，出知筠州，不赴，卒。初，秦棣尝使姚孚请婚，阅辞之。其著述有《春秋集传》行于世。

程大昌，字泰之，徽州休宁人。十岁能属文，登绍兴二十一年进士第。主吴县簿，未上，丁父忧。服除，著十论言当世事，献于朝，宰相汤思退奇之，擢太平州教授。明年，召为太学正，试馆职，为秘书省正字。

孝宗即位，迁著作佐郎。当是时，帝初政，锐意事功，命令四出，贵近或预密议。会诏百官言事，大昌奏曰：“汉石显知元帝信己，先请夜开宫门之诏。他日，故夜还，称诏启关，或言矫制，帝笑以前诏示之。自是显真矫制，人不复言。国朝命令必由三省，防此弊也。请自今被御前直降文书，皆申省审

奏乃得行，以合祖宗之规，以防石显之奸。”又言：“去岁完颜亮入寇，无一士死守，而兵将至今策勋未已。惟李宝捷胶西，虞允文战采石，实屠亮之阶。今宝罢兵，允文守夔，此公论所谓不平也。”帝称善，选为恭王府赞读。迁国子司业兼权礼部侍郎、直学士院。帝问大昌曰：“朕治道不进，奈何？”大昌对曰：“陛下勤俭过古帝王，自女真通和，知尊中国，不可谓无效。但当求贤纳谏，修政事，则大有为之业在其中，不必他求奇策，以幸速成。”又言：“淮上筑城太多，缓急何人可守？设险莫如练卒，练卒莫如择将。”帝称善。

除浙东提点刑狱。会岁丰，酒税逾额，有挟朝命请增额者，大昌力拒之，曰：“大昌宁罪去，不可增也。”徙江西转运副使，大昌曰：“可以兴利去害，行吾志矣。”会岁歉，出钱十余万缗，代输吉、赣、临江、南安夏税折帛。清江县旧有破坑、桐塘二堰，以捍江护田及民居，地几二千顷。后堰坏，岁罹水患且四十年，大昌力复其旧。

进秘阁修撰，召为秘书少监，帝劳之曰：“卿，朕所简记。监司若人人如卿，朕何忧？”兼中书舍人。六和塔寺僧以镇潮为功，求内降给赐所置田产仍免科徭，大昌奏：“僧寺既违法置田，又移科徭于民，奈何许之！况自修塔之后，潮果不啗岸乎？”寝其命。权刑部侍郎，升侍讲兼国子祭酒。大昌言：“辟以止辟，未闻纵有罪为仁也。今四方讞狱例拟贷死，臣谓有司当守法，人主察其可贷则贷之。如此，则法伸乎下，仁归乎上矣。”帝以为然。兼给事中。江陵都统制率逢原纵部曲殴百姓，守帅辛弃疾以言状徙帅江西。大昌因极论“自此屯戍州郡，不可为矣”！逢原由是坐削两官，降本军副将。累迁权吏部尚书。言：“今日诸军，西北旧人日少，其子孙伉健者，当教之战阵。不宜轻听离军。且禁卫之士，祖宗非独以备宿卫而已，

南征北伐，是尝为先锋。今率三年辄补外，用违其长，既有征行，无人在选。奈何始以材武择之，而终以庸常弃之乎？愿留三衙勿遣。”

会行中外更迭之制，力请郡，遂出知泉州。汀州贼沈师作乱，戍将萧统领与战死，闽部大震。漕檄统制裴师武讨之。师武以未得帅符不行，大昌手书趣之曰：“事急矣，有如帅责君，可持吾书自解。”当是时，贼谋攻城，而先使谍者衷甲纵火为内应。会师武军至，复得谍者，贼遂散去。迁知建宁府。光宗嗣位，徙知明州，寻奉祠。绍熙五年，请老，以龙图阁学士致仕。庆元元年卒，年七十三，谥文简。

大昌笃学，于古今事靡不考究。有《禹贡论》、《易原》、《雍录》、《易老通言》、《考古编》、《演繁露》、《北边备对》行于世。

林之奇，字少颖，福州侯官人。紫微舍人吕本中入闽，之奇甫冠，从本中学。时将试礼部，行次衢州，以不得事亲而反。学益力，本中奇之，由是学者踵至。中绍兴二十一年进士第，调莆田簿，改尉长汀，召为秘书省正字，转校书郎。

会朝廷欲令学者参用王安石《三经义》之说，之奇上言：“王氏三经，率为新法地。晋人以王、何清谈之罪，深于桀、纣。本朝靖康祸乱，考其端倪，王氏实负王、何之责。在孔、孟书，正所谓邪说、诡行、淫辞之不可训者。”或传金人欲南侵，之奇作书抵当路，以为“久和畏战，人情之常。金知吾重于和，故常以虚声喝我，而示我以欲战之意，非果欲战，所以坚吾和。欲与之和，宜无惮于战，则其权在我”。又言：“战之所须不一，而人才为先。必求可与共患难者，非得如庞士元所谓俊杰者不可也。”

以痹疾乞外，由宗正丞提举闽舶，参帅议，遂以祠禄家居，

自称拙斋。东莱吕祖谦尝受学焉。淳熙三年卒，年六十有五。

有《书》《春秋》《周礼说》、《论》、《孟》《杨子讲义》、《道山记闻》等书行于世。

林光朝，字谦之，兴化军莆田人。再试礼部不第，闻吴中陆子正尝从尹焞学，因往从之游。自是专心圣贤践履之学，通《六经》，贯百氏，言动必以礼，四方来学者亡虑数百人。南渡后，以伊、洛之学倡东南者，自光朝始。然未尝著书，惟口授学者，使之心通理解。尝曰：“道之全体，全乎太虚。《六经》既发明之，后世注解固已支离，若复增加，道愈远矣。”

孝宗隆兴元年，光朝年五十，以进士及第。调袁州司户参军。乾道三年，龙大渊、曾觌以潜邸恩幸进，台谏、给舍论驳不行。张阐自外召为执政，锐欲去之，觉其不可拙，遂以老疾力辞不拜。而光朝及刘朔方以名儒荐对，颇及二人罪，由是光朝改左承奉郎、知永福县。而大臣论荐不已，召试馆职，为秘书省正字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官，历著作佐郎兼礼部郎官。八年，进国子司业兼太子侍读，史职如故。是时，张说再除签书枢密院事，光朝不往贺，遂出为广西提点刑狱，移广东。

茶寇自荆、湘剽江西，薄岭南，其锋锐甚。光朝自将郡兵，檄摧锋统制路海、本路钤辖黄进各以军分控要害。会有诏徙光朝转运副使，光朝谓贼势方张，留屯不去，督二将遮击，连败之，贼惊惧宵遁。帝闻之，喜曰：“林光朝儒生，乃知兵耶。”加直宝谟阁，召拜国子祭酒兼太子左谕德。四年，帝幸国子监，命讲《中庸》，帝大称善，面赐金紫。不数日，除中书舍人。是时，吏部郎谢廓然由曾觌荐，赐出身，除殿中侍御史，命从中出。光朝愕曰：“是轻台谏、羞科目也。”立封还词头。天子度光朝决不奉诏，改授工部侍郎，不拜，遂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。光朝老儒，素有士望。在后省未有建明，或疑之，

及闻缴驳廓然，士论始服。光朝因引疾提举兴国宫，卒，年六十五。

杨万里，字廷秀，吉州吉水人。中绍兴二十四年进士第，为赣州司户，调永州零陵丞。时张浚谪永，杜门谢客，万里三往不得见，以书力请，始见之。浚勉以正心诚意之学，万里服其教终身，乃名读书之室曰诚斋。

浚入相，荐之朝。除临安府教授，未赴，丁父忧。改知隆兴府奉新县，戢追胥不入乡，民逋赋者揭其名市中，民讵藿趋之，赋不扰而足，县以大治，会陈俊卿、虞允文为相，交荐之，召为国子博士。侍讲张栻以论张说出守袁，万里抗疏留栻，又遗允文书，以和同之说规之，栻虽不果留，而公论伟之。迁太常博士，寻升丞兼吏部侍右郎官，转将作少监、出知漳州，改常州，寻提举广东常平茶盐。盗沈师犯南粤，帅师往平之。孝宗称之曰“仁者之勇”，遂有大用意，就除提点刑狱。请于潮、惠二州筑外砦，潮以镇贼之巢，惠以扼贼之路。俄以忧去。免丧，召为尚左郎官。

淳熙十二年五月，以地震，应诏上书曰：

臣闻：言有事于无事之时，不害其为忠；言无事于有事之时，其为奸也大矣。南北和好逾二十年，一旦绝使，敌情不测。而或者曰：彼有五单于争立之祸。又曰：彼有匈奴困于东胡之祸，既而皆不验。道涂相传，缮汴京城池，开海州漕渠，又于河南、北签民兵，增驿骑，制马枥，籍井泉，而吾之间谍不得以入，此何为者耶？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一也。

或谓金主北归，可为中国之贺。臣以中国之忧，正在乎此。此人北归，盖惩创于逆亮之空国而南侵也。将欲南之，必固北之。或者以身填抚其北，而以其子与婿经营其南也。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二也。

臣窃闻论者或谓缓急，淮不可守，则弃淮而守江，是大不然。昔者吴与魏力争而得合肥，然后吴始安。李煜失滁、扬二州，自此南唐始蹙。今日弃淮而保江，既无淮矣，江可得而保乎？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三也。

今淮东、西凡十五郡，所谓守帅，不知陛下使宰相择之乎，使枢廷择之乎？使宰相择之，宰相未必为枢廷虑也；使枢廷择之，则除授不自己出也。一则不为之虑，一则不自己出，缓急败事，则皆曰：非我也。陛下将责之谁乎？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四也。

且南北各有长技，若骑若射，北之长技也；若舟若步，南之长技也。今为北之计者，日缮治其海舟，而南之海舟则不闻缮治焉。或曰：吾舟素具也，或曰：舟虽未具而惮于扰也。绍兴辛巳之战，山东、采石之功，不以骑也，不以射也，不以步也，舟焉而已。当时之舟，今可复用乎？且夫斯民一日之扰，与社稷百世之安危，孰轻孰重？事固有大于扰者也。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五也。

陛下以今日为何等时耶？金人日逼，疆场日扰，而未闻防金人者何策，保疆场者何道？但闻某日修某礼文也，某日进某书史也，是以乡饮理军，以干羽解围也。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六也。

臣闻古者人君，人不能悟之，则天地能悟之。今也国家之事，敌情不测如此，而君臣上下处之如太平无事之时，是人不能悟之矣。故上天见灾异，异时荧惑犯南斗，迺日镇星犯端门，荧惑守羽林。臣书生，不晓天文，未敢以为必然也。至于春正月日青无光，若有两日相摩者，兹不曰大异乎？然天犹恐陛下不信也，至于春日载阳，复有雨雪杀物，兹不曰大异乎？然天犹恐陛下又不信也，乃五月庚寅，又有地震，兹又不曰大异乎？

且夫天变在远，臣子不敢奏也，不信可也；地震在外，州郡不敢闻也，不信可也。今也天变频仍，地震辇毂，而君臣不闻警惧，朝廷不闻咨访，人不能悟之，则天地能悟之。臣不知陛下于此悟乎，否乎？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七也。

自频年以来，两浙最近则先旱，江淮则又旱，湖广则又旱，流徙者相续，道殣相枕。而常平之积，名存而实亡；入粟之令，上行而下慢。静而无事，未知所以振救之；动而有事，将何以仰以为资耶？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八也。

古者足国裕民，惟食与货。今之所谓钱者，富商、巨贾、阉宦、权贵皆盈室以藏之，至于百姓三军之用，惟破楮券尔。万一如唐泾原之师，因怒糲食，蹴而覆之，出不逊语，遂起朱泚之乱，可不为寒心哉！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九也。

古者立国必有可畏，非畏其国也，畏其人也。故苻坚欲图晋，而王猛以为不可，谓谢安、桓冲江左之望，是存晋者，二人而已。异时名相如赵鼎、张浚，名将如岳飞、韩世忠，此金人所惮也。近时刘珙可用则早死，张栻可用则沮死，万一有缓急，不知可以督诸军者何人，可以当一面者何人，而金人之所素惮者又何人？而或者谓人之有才，用而后见。臣闻之《记》曰：“苟有车必见其式，苟有言必闻其声。”今日有其人而未闻其可将可相，是有车而无式，有言而无声也。且夫用而后见，非临之以大安危，试之以大胜负，则莫见其用也。平居无以知其人，必待大安危、大胜负而后见焉。成事幸矣，万一败事，悔何及耶？昔者谢玄之北御苻坚，而郗超知其必胜；桓温之西伐李势，而刘惔知其必取。盖玄于履屐之间无不当其任，温于蒲博不必得则不为，二子于平居无事之日，盖必有以察其小而后信其大也，岂必大用而后见哉？臣所谓言有事于无事之时者十也。

愿陛下超然远览，昭然远寤。勿矜圣德之崇高，而增其所未能；勿恃中国之生聚，而严其所未备。勿以天地之变异为适然，而法宣王之惧灾；勿以臣下之苦言为逆耳，而体太宗之导谏。勿以女谒近习之害政为细故，而监汉、唐季世致乱之由；勿以仇讎之包藏为无他，而愆宣、政晚年受祸之酷。责大臣以通知边事军务如富弼之请，勿以东西二府异其心；委大臣以荐进谋臣良将如萧何所奇，勿以文武两途而殊其辙，勿使赂宦者而得旄节如唐大历之弊，勿使货近幸而得招讨如梁段凝之败。以重蜀之心而重荆、襄，使东西形势之相接；以保江之心而保两淮，使表里唇齿之相依。勿以海道为无虞，勿以大江为可恃。增屯聚粮，治舰扼险。君臣之所咨访，朝夕之所讲求，姑置不急之务，精专备敌之策。庶几上可消于天变，下不堕于敌奸。

然天下之事，有本根，有枝叶。臣前所陈，枝叶而已。所谓本根，则人主不可以自用。人主自用，则人臣不任责，然犹未害也。至于军事，而犹曰“谁当忧此，吾当自忧”。今日之事，将无类此？《传》曰：“木水有本原。”圣学高明，愿益思其所以本原者。

东宫讲官阙，帝亲擢万里为侍读。宫僚以得端人相贺。他日读《陆宣公奏议》等书，皆随事规警，太子深敬之。王淮为相，一日问曰：“宰相先务者何事？”曰：“人才。”又问：“孰为才？”即疏朱熹、袁枢以下六十人以献，淮次第擢用之。历枢密院检详，守右司郎中，迁左司郎中。

十四年夏旱，万里复应诏，言：“旱及两月，然后求言，不曰迟乎？上自侍从，下止馆职，不曰隘乎？今之所以旱者，以上泽不下流，下情不上达，故天地之气隔绝而不通。”因疏四事以献，言皆恳切。迁秘书少监。会高宗崩，孝宗欲行三年丧，创议事堂，命皇太子参决庶务。万里上疏力谏，且上太子

书，言：“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。一履危机，悔之何及？与其悔之而无及，孰若辞之而不居。愿殿下三辞五辞，而必不居也。”太子悚然。高宗未葬，翰林学士洪迈不俟集议，配飧独以吕颐浩等姓名上。万里上疏诋之，力言张浚当预，且谓迈无异指鹿为马。孝宗览疏不悦，曰：“万里以朕为何如主！”由是以直秘阁出知筠州。

光宗即位，召为秘书监。入对，言：“天下有无形之祸，僭非权臣而僭于权臣，扰非盗贼而扰于盗贼，其惟朋党之论乎！盖欲激人主之怒莫如朋党，空天下人才莫如朋党。党论一兴，其端发于士大夫，其祸及于天下。前事已然，愿陛下建皇极于圣心，公听并观，坏植散群，曰君子从而用之，曰小人从而废之，皆勿问其某党某党也。”又论：“古之帝王，固有以知一己揽其权，不知臣下窃其权。大臣窃之则权在大臣，大将窃之则权在大将，外戚窃之则权在外戚，近习窃之则权在近习。窃权之最难防者，其惟近习乎！非敢公窃也，私窃之也。始于私窃，其终必至于公窃而后已。可不惧哉！”

绍熙元年，借焕章阁学士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官。会《孝宗日历》成，参知政事王藺以故事俾万里序之，而宰臣属之礼部郎官傅伯寿。万里以失职力丐去，帝宣谕勉留。会进《孝宗圣政》，万里当奉进，孝宗犹不悦，遂出为江东转运副使，权总领淮西、江东军马钱粮。朝议欲行铁钱于江南诸郡，万里疏其不便，不奉诏，忤宰相意，改知赣州，不赴，乞祠，除秘阁修撰，提举万寿宫，自是不复出矣。

宁宗嗣位，召赴行在，辞。升焕章阁待制、提举兴国宫。引年乞休致，进宝文阁待制致仕。嘉泰三年，诏进宝谟阁直学士，给赐衣带。开禧元年召，复辞。明年，升宝谟阁学士，卒，年八十三，赠光禄大夫。

万里为人刚而褊。孝宗始爱其才，以问周必大，必大无善语，由此不见用。韩侂胄用事，欲网罗四方知名士相羽翼，尝筑南园，属万里为之记，许以掖垣。万里曰：“官可弃，记不可作也。”侂胄恚，改命他人。卧家十五年，皆其柄国之日也。侂胄专僭日益甚，万里忧愤，怏怏成疾。家人知其忧国也，凡邸吏之报时政者皆不以告。忽族子自外至，遽言侂胄用兵事。万里恸哭失声，亟呼纸书曰：“韩侂胄奸臣，专权无上，动兵残民，谋危社稷，吾头颅如许，报国无路，惟有孤愤！”又书十四言别妻子，笔落而逝。

万里精于诗，尝著《易传》行于世。光宗尝为书“诚斋”二字，学者称诚斋先生，赐谥文节。子长孺。

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儒林四

刘子翬 吕祖谦 蔡元定 子沉 陆九龄 兄九韶 陆九渊 薛季宣 陈傅良叶适 戴溪 蔡幼学 杨泰之

刘子翬，字彦冲，赠太师鞏之仲子。以父任授承务郎，辟真定府幕属。鞏死靖康之难，子翬痛愤，几无以为生，墓三年服除，通判兴化军。寇杨勍犯闽境，子翬与郡将张当世画计备御，如素服戎事者，贼不敢犯。事闻，诏因任。

子翬始执丧致羸疾，至是以不堪吏责，辞归武夷山，不出者凡十七年。间走其父墓下，瞻望徘徊，涕泗呜咽，或累日而返。妻死不再娶，事继母吕氏及兄子羽尽孝友。子羽之子珙，幼英敏嗜学，子翬教之不懈，珙卒有立。

与籍溪胡宪、白水刘勉之交相得，每见，讲学外无杂言。它所与游，皆海内知名士，而期以任重致远者，惟新安朱熹而已。初，熹父松且死，以熹托子翬。及熹请益，子翬告以《易》之“不远复”三言，俾佩之终身，熹后卒为儒宗。子翬少喜佛氏说，归而读《易》，即涣然有得。其说以为学《易》当先《复》，故以是告熹焉。

一日，感微疾，即谒家庙，泣别母，与亲朋诀，付珙家事，指葬处，处亲戚孤弱之无业者，训学者修身求道数百言。后二日卒，年四十七。学者称屏山先生。珙，别有传。

吕祖谦，字伯恭，尚书右丞好问之孙也。自其祖始居婺州。

祖谦之学本之家庭，有中原文献之传。长从林之奇、汪应辰、胡宪游，既又友张栻、朱熹，讲索益精。

初，荫补入官，后举进士，复中博学宏词科，调南外宗室。丁内艰，居明招山，四方之士争趋之。除太学博士，时中都官待次者例补外，添差教授严州，寻复召为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官、实录院检讨官。轮对，勉孝宗留意圣学。且言：“恢复大事也，规模当定，方略当审。陛下方广揽豪杰，共集事功，臣愿精加考察，使之确指经画之实，孰为先后，使尝试侥幸之说不敢陈于前，然后与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，则大义可伸，大业可复矣。”

召试馆职。先是，召试者率前期从学士院求问目，独祖谦不然，而其文特典美。尝读陆九渊文，喜之，而未识其人。考试礼部，得一卷，曰：“此必江西小陆之文也。”揭示，果九渊，人服其精鉴。父忧，免丧，主管台州崇道观。

越三年，除秘书郎、国史院编修官、实录院检讨官。以修撰李焘荐，重修《徽宗实录》。书成，进秩。面对，言曰：“夫治道体统，上下内外不相侵夺而后安。乡者，陛下以大臣不胜任而兼行其事，大臣亦皆亲细务而行有司之事，外至监司、守令职任，率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。故豪猾玩官府，郡县忽省部，掾属凌长吏，贱人轻柄臣。平居未见其患，一旦有急，谁与指麾而伸缩之邪？如曰臣下权任太重，惧其不能无私，则有给、舍以出纳焉，有台谏以救正焉，有侍从以询访焉。傥得端方不倚之人分处之，自无专恣之虑，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劳哉？人之关鬲脉络少有壅滞，久则生疾。陛下于左右虽不劳操制，苟玩而弗虑，则声势浸长，趋附浸多，过咎浸积，内则惧为陛下所遣而益思壅蔽，外则惧为公议所疾而益肆诋排。愿陛下虚心以求天下之士，执要以总万事之机。勿以图任或误而谓人多

可疑，勿以聪明独高而谓智足遍察，勿详于小而忘远大之计，勿忽于近而忘壅蔽之萌。”

又言：“国朝治体，有远过前代者，有视前代为未备者。夫以宽大忠厚建立规模，以礼逊节义成就风俗，此所谓远过前代者也。故于俶扰艰危之后，驻蹕东南逾五十年，无纤毫之虞，则根本之深可知矣。然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，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，故虽昌炽盛大之时，此病已见。是以元昊之难，范、韩皆极一时之选，而莫能平殄，则事功之不竞从可知矣。臣谓今日治体视前代未备者，固当激厉而振起。远过前代者，尤当爱护而扶持。”

迁著作郎，以未疾，请祠归。先是，书肆有书曰《圣宋文海》，孝宗命临安府校正刊行。学士周必大言：《文海》去取差谬，恐难传后，盍委馆职铨择，以成一代之书？孝宗以命祖谦。遂断自中兴以前，崇雅黜浮，类为百五十卷，上之，赐名《皇朝文鉴》。

诏除直秘阁。时方重职名，非有功不除，中书舍人陈燿驳之。孝宗批旨云：“馆阁之职，文史为先。祖谦所进，采取精详，有益治道，故以宠之，可即命词。”燿不得已草制。寻主管冲祐观。明年，除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。卒，年四十五。谥曰成。

祖谦学以关、洛为宗，而旁稽载籍，不见涯涘。心平气和，不立崖异，一时英伟卓犖之士皆归心焉。少卞急，一日，诵孔子言：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”，忽觉平时忿懣涣然冰释。朱熹尝言：“学如伯恭，方是能变化气质。”其所讲画，将以开物成务，既卧病，而任重道远之意不衰。居家之政，皆可为后世法。修《读诗记》、《大事记》，皆未成书。考定《古周易》、《书说》、《閩范》、《官箴》、《辨志录》、《欧阳公本末》，

皆行于世。晚年会友之地曰丽泽书院，在金华城中，既歿。郡人即而祠之。子延年。

蔡元定，字季通，建州建阳人。生而颖悟，八岁能诗，日记数千言。父发，博览群书，号牧堂老人，以程氏《语录》、邵氏《经世》、张氏《正蒙》授元定，曰：“此孔、孟正脉也。”元定深涵其义。既长，辨析益精。登西山绝顶，忍饥啖荠读书。

闻朱熹名，往师之。熹扣其学，大惊曰：“此吾老友也，不当在弟子列。”遂与对榻讲论诸经奥义，每至夜分。四方来学者，熹必俾先从元定质正焉。太常少卿尤袤、秘书少监杨万里联疏荐于朝，召之，坚以疾辞。筑室西山，将为终焉之计。

时韩侂胄擅政，设伪学之禁，以空善类。台谏承风，专肆排击，然犹未敢诵言攻朱熹。至沈继祖、刘三杰为言官，始连疏诋熹，并及元定。元定简学者刘砺曰：“化性起伪，乌得无罪！”未几，果谪道州。州县捕元定甚急，元定闻命，不辞家即就道。熹与从游者数百人饯别萧寺中，坐客兴叹，有泣下者。熹微视元定，不异平时，因喟然曰：“友朋相爱之情，季通不挫之志，可谓两得矣。”元定赋诗曰：“执手笑相别，无为儿女悲。”众谓宜缓行，元定曰：“获罪于天，天可逃乎？”杖屦同其子沉行三千里，脚为流血，无几微见言面。

至春陵，远近来学者日众，州士子莫不趋席下以听讲说。有名士挟才简傲、非笑前修者，亦心服谒拜，执弟子礼甚恭。人为之语曰：“初不敬，今纳命。”爰元定者谓宜谢生徒，元定曰：“彼以学来，何忍拒之？若有祸患，亦非闭门塞窦所能避也。”贻书训诸子曰：“独行不愧影，独寝不愧衾，勿以吾得罪故遂懈。”一日，谓沉曰：“可谢客，吾欲安静，以还造化旧物。”阅三日卒。侂胄既诛，赠迪功郎，赐谥文节。

元定于书无所不读，于事无所不究。义理洞见大原，下至图书、礼乐、制度，无不精妙。古书奇辞奥义，人所不能晓者，一过目辄解。熹尝曰：“人读易书难，季通读难书易。”熹疏释《四书》及为《易》、《诗》传、《通鉴纲目》，皆与元定往复参订。《启蒙》一书，则属元定起稿。尝曰：“造化微妙，惟深于理者能识之，吾与季通言而不厌也。”及葬，以文诔之曰：“精诣之识，卓绝之才，不可屈之志，不可穷之辩，不复可得而见矣。”学者尊之曰西山先生。

其平生问学，多寓于熹书集中。所著书有《大衍详说》、《律吕新书》、《燕乐》、《原辩》、《皇极经世》、《太玄潜虚指要》、《洪范解》、《八阵图说》，熹为之序。

子渊、沉，皆躬耕不仕。渊有《周易训解》。

沉字仲默，少从朱熹游。熹晚欲著《书传》，未及为，遂以属沉。《洪范》之数，学者久失其传，元定独心得之，然未及论著，曰：“成吾书者沉也。”沉受父师之托，沈潜反复者数十年，然后成书，发明先儒之所未及。其于《洪范》数，谓：“体天地之撰者《易》之象，纪天地之撰者《范》之数。数始于一奇，象成于二偶。奇者数之所以立，偶者数之所以行。故二四而八，八卦之象也；三三而九，九畴之数也。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为四千九十六，而象备矣；九九而又九九之为六千五百六十一，而数周矣。《易》更四圣而象已著，《范》锡神禹而数不传。后之作者，昧象数之原，窒变通之妙，或即象而为数，或反数而拟象，牵合傅会，自然之数益晦焉。”

始，从元定谪道州，跋涉数千里，道楚、粤穷僻处，父子相对，常以理义自怡悦。元定没，徒步护丧以还。有遗之金而义不可受者，辄谢却，之曰：“吾不忍累先人也。”年仅三十，屏去举子业，一以圣贤为师。隐居九峰，当世名卿物色将荐用

之，沉不屑就。次子抗，别有传。

陆九龄，字子寿。八世祖希声，相唐昭宗。孙德迁，五代末，避乱居抚州之金溪。父贺，以学行为里人所宗，尝采司马氏冠昏丧祭仪行于家，生六子，九龄其第五子也。幼颖悟端重，十岁丧母，哀毁如成人。稍长，补郡学弟子员。

时秦桧当国，无道程氏学者，九龄独尊其说。久之，闻新博士学黄、老，不事礼法，慨然叹曰：“此非吾所愿学也。”遂归家，从父兄讲学益力。是时，吏部员外郎许忻有名中朝，退居临川，少所宾接，一见九龄，与语大说，尽以当代文献告之。自是九龄益大肆力于学，翻阅百家，昼夜不倦，悉通阴阳、星历、五行、卜筮之说。

性周谨，不肯苟简涉猎。入太学，司业汪应辰举为学录。登乾道五年进士第。调桂阳军教授，以亲老道远改兴国军，未上，会湖南茶寇剽庐陵，声摇旁郡，人心震摄。旧有义社以备寇，郡从众请，以九龄主之，门人多不悦。九龄曰：“文事武备，一也。古者有征讨，公卿即为将帅，比闾之长，则五两之率也。士而耻此，则豪侠武断者专之矣。”遂领其事，调度屯御皆有法。寇虽不至，而郡县倚以为重。暇则与乡之子弟习射，曰：“是固男子之事也。”岁恶，有剽劫者过其门，必相戒曰：“是家射多命中，无自取死。”

及至兴国，地滨大江，俗俭啬而鲜知学。九龄不以职闲自佚，益严规矩，肃衣冠，如临大众，劝绥引翼，士类兴起。不满岁，以继母忧去。服除，调全州教授。未上，得疾。一日晨兴，坐床上与客语，犹以天下学术人才为念。至夕，整襟正卧而卒。年四十九。宝庆二年，特赠朝奉郎、直秘阁，赐谥文达。

九龄尝继其父志，益修礼学，治家有法。阖门百口，男女以班各供其职，闺门之内严若朝廷。而忠敬乐易，乡人化之，

皆逊弟焉。与弟九渊相为师友，和而不同，学者号“二陆”。有来问学者，九龄从容启告，人人自得。或未可与语，则不发。尝曰：“人之惑有难以口舌争者，言之激，适固其意；少需，未必不自悟也。”

广汉张栻与九龄不相识，晚岁以书讲学，期以世道之重。吕祖谦常称之曰：“所志者大，所据者实。有肯綮之阻，虽积九仞之功不敢遂；有毫厘之偏，虽立万夫之表不敢安。公听并观，却立四顾，弗造于至平至粹之地，弗措也。”兄九韶。

九韶字子美。其学渊粹。隐居山中，昼之言行，夜必书之。其家累世义居，一人最长者为家长，一家之事听命焉。岁迁子弟分任家事，凡田畴、租税、出内、庖爨、宾客之事，各有主者。九韶以训戒之辞为韵语，晨兴，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，击鼓诵其辞，使列听之。子弟有过，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，不改，则撻之，终不改，度不可容，则言之官府，屏之远方焉。九韶所著有《梭山文集》、《家制》、《州郡图》。

陆九渊，字子静。生三四岁，问其父天地何所穷际，父笑而不答。遂深思，至忘寝食。及总角，举止异凡儿，见者敬之。谓人曰：“闻人诵伊川语，自觉若伤我者。”又曰：“伊川之言，奚为与孔子、孟子之言不类？近见其间多有不是处。”初读《论语》，即疑有子之言支离。他日读古书，至“宇宙”二字，解者曰“四方上下曰宇，往古来今曰宙”，忽大省曰：“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，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。”又尝曰：“东海有圣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。至西海、南海、北海有圣人出，亦莫不然。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。至于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，此心此理，亦无不同也。”

后登乾道八年进士第。至行在，士争从之游。言论感发，闻而兴起者甚众。教人不用学规，有小过，言中其情，或至流

汗。有怀于中而不能自晓者，为之条析其故，悉如其心。亦有相去千里，闻其大概而得其为人。尝曰：“念虑之不正者，顷刻而知之，即可以正。念虑之正者，顷刻而失之，即为不正。有可以形迹观者，有不可。以形迹观人，则不足以知人。必以形迹绳人，则不足以救之。”初调隆兴靖安县主簿。丁母忧，服阕，改建宁崇安县。以少师史浩荐，召审察，不赴。侍从复荐，除国子正，教诸生无异在家时。除敕令所删定官。

九渊少闻靖康间事，慨然有感于复仇之义。至是，访知勇士，与议恢复大略。因轮对，遂陈五论：一论仇耻未复，愿博求天下之俊杰，相与举论道经邦之职；二论愿致尊德乐道之诚；三论知人之难；四论事当驯致而不可骤；五论人主不当亲细事。帝称善。未几，除将作监丞，为给事中王信所驳，诏主管台州崇道观。还乡，学者辐凑，每开讲席，户外屦满，耆老扶杖观听。自号象山翁，学者称象山先生。尝谓学者曰：“汝耳自聪，目自明，事父自能孝，事兄自能弟，本无欠缺，不必它求，在乎自立而已。”又曰：“此道与溺于利欲之人言犹易，与溺于意见之人言却难。”或劝九渊著书，曰：“《六经》注我，我注《六经》。”又曰：“学苟知道，《六经》皆我注脚。”

光宗即位，差知荆门军。民有诉者，无早暮，皆得造于庭，复令其自持状以追，为立期，皆如约而至，即为酌情决之，而多所劝释。其有涉人伦者，使自毁其状，以厚风俗。唯不可训者，始置之法。其境内官吏之贪廉，民俗之习尚善恶，皆素知之。有诉人杀其子者，九渊曰：“不至是。”及追究，其子果无恙。有诉窃取而不知其人，九渊出二人姓名，使捕至，讯之伏辜，尽得所窃物还诉者，且宥其罪使自新。因语吏以某所某人为暴，翌日有诉遇夺掠者，即其人也，乃加追治。吏大惊，郡人以为神。申严保伍之法，盗贼或发，擒之不逸一人，群盗

屏息。

荆门为次边而无城。九渊以为：“郡居江、汉之间，为四集之地，南捍江陵，北援襄阳，东护随、郢之肋，西当光化、夷陵之冲，荆门固则四邻有所恃，否则有背肋腹心之虞，由唐之湖阳以趋山，则其涉汉之处已在荆门之肋；由邓之邓城以涉汉，则其趋山之处已在荆门之腹。自此之外，间道之可驰，汉津之可涉，坡陀不能以限马，滩濑不能以濡轨者，所在尚多。自我出奇制胜，徼敌兵之腹肋者，亦正在此。虽四山环合，易于备御，而城池阙然，将谁与守？”乃请于朝而城之，自是民无边忧。罢关市吏讥察而减民税，商贾毕集，税入日增。旧用铜钱，以其近边，以铁钱易之，而铜有禁，复令贴纳。九渊曰：“既禁之矣，又使之输邪？”尽蠲之。故事，平时教军伍射，郡民得与，中者均赏，荐其属不限流品。尝曰：“古者无流品之分，而贤不肖之辨严；后世有流品之分，而贤不肖之辨略。”每旱，祷即雨，郡人异之。逾年，政行令修，民俗为变，诸司交荐。丞相周必大尝称荆门之政，以为躬行之效。

一日，语所亲曰：“先教授兄有志天下，竟不得施以没。”又谓家人曰：“吾将死矣。”又告僚属曰：“某将告终。”会祷雪，明日，雪。乃沐浴更衣端坐，后二日日中而卒。会葬者以千数，谥文安。

初，九渊尝与朱熹会鹅湖，论辨所学多不合。及熹守南康，九渊访之，熹与至白鹿洞，九渊为讲君子小人喻义利一章，听者至有泣下。熹以为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。至于无极而太极之辨，则贻书往来，论难不置焉。门人杨简、袁燮、舒璘、沈焕能传其学云。

薛季宣，字士龙，永嘉人。起居舍人徽言之子也。徽言卒时，季宣始六岁，伯父敷文阁待制弼收鞠之。从弼宦游，及见

渡江诸老，闻中兴经理大略。喜从老校、退卒语，得岳、韩诸将兵间事甚悉。年十七，起从荆南帅辟书写机宜文字，获事袁溉。溉尝从程颐学，尽以其学授之。季宣既得溉学，于古封建、井田、乡遂、司马法之制，靡不研究讲画，皆可行于时。

金兵之未至也，武昌令刘锜镇鄂渚。季宣白锜，以武昌形势直淮、蔡，而兵寡势弱，宜早为备，锜不听。及兵交，稍稍资季宣计画。未几，汪澈宣谕荆襄，而金兵趋江上，诏成闵还师入援。季宣又说澈以闵既得蔡，有破竹之势，宜守便宜勿遣，而令其乘胜下颍昌，道陈、汝，趋汴都，金内顾且惊溃，可不战而屈其兵矣。澈不听。

时江、淮仕者闻金兵且至，皆预遣其奴而系马于庭以待。季宣独留家，与民期曰：“吾家即汝家，即有急，吾与汝偕死。”民亦自奋。县多盗，季宣患之，会有伍民之令，乃行保伍法，五家为保，二保为甲，六甲为队，因地形便合为总，不以乡为限，总首、副总首领之。官族、士族、富族皆附保，蠲其身，俾输财供总之小用。诸总必有圃以习射，禁蒲博杂戏，而许以武事角胜负，五日更至庭阅之，而赏其尤者；不幸死者予棺，复其家三年。乡置楼，盗发，伐鼓举烽，瞬息遍百里。县治、白鹿矶、安乐口皆置戍。复请于宣谕司，得战舰十，甲三百，罗落之。守计定，讫兵退，人心不摇。

枢密使王炎荐于朝，召为大理寺主簿，未至，为书谢炎曰：“主上天资英特，群臣无将顺缉熙之具，幸得遭时，不能格心正始，以建中兴之业，徒侥幸功利，夸言以眩俗，虽复中夏，犹无益也。为今之计，莫若以仁义纪纲为本。至于用兵，请俟十年之后可也。”

时江、湖大旱，流民北渡江，边吏复奏淮北民多款塞者，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宣行淮西，收以实边。季宣为表废田，相原

隰，复合肥三十六圩，立二十二庄于黄州故治东北，以户授屋，以丁授田，颁牛及田器谷种各有差，廩其家，至秋乃止。凡为户六百八十有五，分处合肥、黄州间，并边归正者振业之。季宣谓人曰：“吾非为今日利也。合肥之圩，边有警，因以断栅江，保巢湖。黄州地直蔡冲，诸庄辑则西道有屏蔽矣。”光州守宋端友招集北归者止五户，而杂旧户为一百七十，奏以幸赏，季宣按得其实而劾之。时端友为环列附托难撼，季宣奏上，孝宗怒，属大理治，端友以忧死。

季宣还，言于孝宗曰：“左右之人进言者，其情不可不察也。托正以行邪，伪直以售佞，荐退人物，曾非诵言，游扬中伤，乃自不意。一旦号令虽自中出，而其权已归私门矣。故齐威之霸，不在阿、即墨之诛赏，而在毁誉者之刑。臣观近政，非无阿、即墨之诛赏，奈何毁誉之人自若乎？”帝曰：“朕方图之。”

季宣又进言曰：“日城淮郡，以臣所见，合肥板干方立，中使督视，卒卒成之。臣行过郡，一夕风雨，堕楼五堵。历阳南壁阙，而居巢庠陋如故，乃闻有靡钱钜万而成城四十余丈者。陛下安取此！然外事无足道，咎根未除，臣所深忧。左右近侍，阴挤正士而阳称道之，陛下傥因貌言而听之，臣恐石显、王凤、郑注之智中也。”又言：“近或以好名弃士大夫，夫好特为臣子学问之累。人主为社稷计，唯恐士不好名，诚人人好名畏义，何乡不立？”帝称善，恨得季宣晚，遂进两官，除大理正。

自是，凡奏请论荐皆报可。以虞允文讳阙失，不乐之。居七日，出知湖州，会户部以历付场务，锱铢皆分隶经总制，诸郡束手无策，季宣言于朝曰：“自经总制立额，州县凿空以取赢，虽有奉法吏思宽弛而不得骋。若复额外征其强半，郡调度顾安所出？殆复巧取之民，民何以胜！”户部譙责愈急，季宣

争之愈强，台谏交疏助之，乃收前令。

改知常州，未上，卒，年四十。季宣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皆有训义，藏于家。其杂著曰《浪语集》。

陈傅良，字君举，温州瑞安人。初患科举程文之弊，思出其说为文章，自成一家，人争传诵，从者云合，由是其文擅当世。当是时，永嘉郑伯熊、薛季宣皆以学行闻，而伯熊于古人经制治法，讨论尤精，傅良皆师事之，而得季宣之学为多。及入太学，与广汉张栻、东莱吕祖谦友善。祖谦为言本朝文献相承条序，而主敬集义之功得于栻为多。自是四方受业者愈众。

登进士甲科，教授泰州。参知政事龚茂良才之，荐于朝，改太学录。出通判福州。丞相梁克家领帅事，委成于傅良，傅良平一府曲直，壹以义。强御者不得售其私，阴结言官论罢之。

后五年，起知桂阳军。光宗立，稍迁提举常平茶盐、转运判官。湖湘民无后，以异姓以嗣者，官利其赀，辄没入之。傅良曰：“绝人嗣，非政也。”复之几二千家。转浙西提点刑狱。除吏部员外郎，去朝十四年，至是而归，须鬓无黑者，都人聚观嗟叹，号“老陈郎中”。

傅良为学，自三代、秦、汉以下靡不研究，一事一物，必稽于极而后已。而于太祖开创本原，尤为潜心。及是，因轮对，言曰：“太祖皇帝垂裕后人，以爱惜民力为本。熙宁以来，用事者始取太祖约束，一切纷更之。诸路上供岁额，增于祥符一倍。崇宁重修上供格，颁之天下，率增至十数倍。其它杂敛，则熙宁以常平宽剩、禁军阙额之类别项封桩，而无额上供起于元丰，经制起于宣和，总制、月桩起于绍兴，皆迄今为额，折帛、和买之类又不与焉。茶引尽归于都茶场，盐钞尽归于榷货务，秋苗斗斛八九归于纲运，皆不在州县。州县无以供，则

豪夺于民，于是取之斛面、折变、科敷、抑配、赃罚，而民困极矣。方今之患，何但四夷？盖天命之永不永，在民力之宽不宽耳，岂不甚可畏哉？陛下宜以救民穷为己任，推行太祖未泯之泽，以为万世无疆之休。”

且言：“今天下之力竭于养兵，而莫甚于江上之军。都统司谓之御前军马，虽朝廷不得知；总领所谓之大军钱粮，虽版曹不得与。于是中外之势分，而事权不一，施行不专，虽欲宽民，其道无由。诚使都统司之兵与向者在制置司时无异，总领所之财与向者在转运司时无异，则内外为一体。内外一体，则宽民力可得而议矣。”帝从容嘉纳，且劳之曰：“卿昔安在？朕不见久矣。其以所著书示朕。”退，以《周礼说》十三篇上之，迁秘书少监兼实录院检讨官、嘉王府赞读。

绍熙三年，除起居舍人。明年，兼权中书舍人。初，光宗之妃黄氏有宠，李皇后妒而杀之。光宗既闻之，而复因郊祀大风雨，遂震惧得心疾，自是视章疏不时。于是傅良奏曰：“一国之势犹身也，壅底则致疾。今日迁延某事，明日阻节某人，即有奸险乘时为利，则内外之情不接，威福之柄下移，其极至于天变不告，边警不闻，祸且不测矣！”帝悟，会疾亦稍平，过重华宫。而明年重明节，复以疾不往，丞相以下至于太学诸生皆力谏，不听，而方召内侍陈源为内侍省押班，傅良不草词，且上疏曰：“陛下之不过宫者，特误有所疑而积忧成疾，以此尔。臣尝即陛下之心反覆论之，窃自谓深切，陛下亦既许之矣。未几中变，以误为实，而开无端之衅；以疑为真，而成不疗之疾。是陛下自贻祸也。”书奏，帝将从之。百官班立，以俟帝出。至御屏，皇后挽帝回，傅良遂趋上引裾，后叱之。傅良哭于庭，后益怒，傅良下殿径行。诏改秘阁修撰仍兼赞读，不受。

宁宗即位，召为中书舍人兼侍读、直学士院、同实录院修撰。会诏朱熹与在外宫观，傅良言：“熹难进易退，内批之下，举朝惊愕，臣不敢书行。”熹于是进宝文阁待制，与郡。御史中丞谢深甫论傅良言不顾行，出提举兴国宫。明年察官交疏，削秩罢。嘉泰二年复官，起知泉州，辞。授集英殿修撰，进宝谟阁待制，终于家，年六十七。谥文节。

傅良著述有《诗解诂》、《周礼说》、《春秋后传》、《左氏章指》行于世。

叶适，字正则，温州永嘉人。为文藻思英发。擢淳熙五年进士第二人，授平江节度推官。丁母忧。改武昌军节度判官。少保史浩荐于朝，召之不至，改浙西提刑司干办公事，士多从之游。参知政事龚茂良复荐之，召为太学正。

迁博士，因轮对，奏曰：“人臣之义，当为陛下建明者，一大事而已。二陵之仇未报，故疆之半未复，而言者以为当乘其机，当待其时。然机自我发，何彼之乘？时自我为，何彼之待？非真难真不可也，正以我自为难，自为不可耳。于是力屈气索，甘为退伏者，于此二十六年。积今之所谓难者阴沮之，所谓不可者默制之也。盖其难有四，其不可有五。置不共戴天之仇而广兼爱之义，自为虚弱，此国是之难一也。国之是既然，士大夫之论亦然。为奇谋秘画者止于乘机待时，忠义决策者止于亲征迁都，深沉虑远者止于固本自治，此议论之难二也。环视诸臣，迭进迭退，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论议者谁乎？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励期望者谁乎？此人才之难三也。论者徒鉴五代之致乱，而不思靖康之得祸。今循守旧模，而欲驱一世之人以报君仇，则形势乖阻，诚无展足之地。若顺时增损，则其所更张动摇，关系至重，此法度之难四也。又有甚不可者，兵以多而至于弱，财以多而至于乏，不信官而信吏，不任人而任法，

不用贤能而用资格：此五者，举天下以为不可动，岂非今之实患欤！沿习牵制，非一时矣。讲利害，明虚实，断是非，决废置，在陛下所为耳。”读未竟，帝蹙额曰：“朕比苦目疾，此志已泯，谁克任此，惟与卿言之耳。”及再读，帝惨然久之。

除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。尝荐陈傅良等三十四人于丞相，后皆召用，时称得人。会朱熹除兵部郎官，未就职，为侍郎林栗所劾。适上疏争曰：“栗劾熹罪无一实者，特发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！至于其中‘谓之道学’一语，利害所系不独熹。盖自昔小人残害忠良，率有指名，或以为好名，或以为立异，或以为植党。近创为‘道学’之目，郑丙倡之，陈贾和之，居要津者密相付授，见士大夫有稍慕洁修者，辄以道学之名归之，以为善为玷阙，以好学为己愆，相与指目，使不得进。于是贤士惴栗，中材解体，销声灭影，秽德垢行，以避此名。栗为侍从，无以达陛下之德意志虑，而更袭用郑丙、陈贾密相付授之说，以道学为大罪，文致语言，逐去一熹，自此善良受祸，何所不有！伏望摧折暴横，以扶善类。”疏入，不报。

光宗嗣位，由秘书郎出知蕲州。入为尚书左选郎官。是时，帝以疾不朝重华宫者七月，事无钜细，皆废不行。适见上力言：“父子亲爱出于自然。浮疑私畏，似是而非，岂有事实？若因是而定省废于上，号令愆于下，人情离阻，其能久乎！”既而帝两诣重华宫，都人欢悦。适复奏：“自今宜于过宫之日，令宰执、侍从先诣起居。异时两宫圣意有难言者，自可因此传致，则责任有归。不可复近习小人增损语言，以生疑惑。”不报。而事复浸异，中外汹汹。

及孝宗不豫，群臣至号泣攀裾以请，帝竟不往。适责宰相留正曰：“上有疾明甚。父子相见，当俟疾瘳。公不播告，使臣下轻议君父，可乎？”未几，孝宗崩，光宗不能执丧。军士

籍籍有语，变且不测。适又告正曰：“上疾而不执丧，将何辞以谢天下？今嘉王长，若预建参决，则疑谤释矣。”宰执用其言，同入奏立嘉王为皇太子，帝许之。俄得御批，有“历事岁久，念欲退闲”之语，正惧而去，人心愈摇。知枢密院赵汝愚忧危不知所出，适告知阁门事蔡必胜曰：“国事至此，子为近臣，庸坐视乎？”蔡许诺，与宣赞舍人傅昌朝、知内侍省关礼、知阁门事韩侂胄三人定计。侂胄，太皇太后甥也。会慈福宫提点张宗尹过侂胄，侂胄觇其意以告必胜。适得之，即亟白汝愚。汝愚请必胜议事，遂遣侂胄因张宗尹、关礼以内禅议奏太皇太后，且请垂帘，许之，计遂定。翌日禫祭，太皇太后临朝，嘉王即皇帝位，亲行祭礼，百官班贺，中外晏然。凡表奏皆汝愚与适裁定，临期，取以授仪曹郎，人始知其预议焉。迁国子司业。

汝愚既相，赏功将及适，适曰：“国危效忠，职也。适何功之有？”而侂胄恃功，以迁秩不满望怨汝愚。适以告汝愚曰：“侂胄所望不过节钺，宜与之。”汝愚不从。适叹曰：“祸自此始矣！”遂力求补外。除太府卿、总领淮东军马钱粮。及汝愚贬衡阳，而适亦为御史胡纆所劾，降两官罢，主管冲佑观，差知衢州，辞。

起为湖南转运判官，迁知泉州。召入对，言于宁宗曰：“陛下初嗣大宝，臣尝申绎《卷阿》之义为献。天启圣明，销磨党偏，人才庶几复合。然治国以和为体，处事以平为极。臣欲人臣忘己体国，息心既往，图报方来可也。”帝嘉纳之。初，韩侂胄用事，患人不附，一时小人在言路者，创为“伪学”之名，举海内知名士贬窜殆尽。其后侂胄亦悔，故适奏及之，且荐楼钥、丘壘、黄度三人，悉与郡。自是禁网渐解矣。

除权兵部侍郎，以父忧去。服除，召至。时有劝侂胄立盖

世功以固位者，侂冑然之，将启兵端。适因奏曰：“甘弱而幸安者衰，改弱而就强者兴。陛下申命大臣，先虑预算，思报积耻，规恢祖业，盖欲改弱以就强矣。窃谓必先审知强弱之势而定其论，论定然后修实政，行实德，弱可变而为强，非有难也。今欲改弱以就强，为问罪骤兴之举，此至大至重事也。故必备成而后动，守定而后战。今或谓金已衰弱，姑开先衅，不惧后艰，求宣和之所不能，为绍兴之所不敢，此至险至危事也。且所谓实政者，当经营濒淮沿汉诸郡，各为处所，牢实自守。敌兵至则阻于坚城，彼此策应，而后进取之计可言。至于四处御前大军，练之使足以制敌，小大之臣，试之使足以立事，皆实政也。所谓实德者，当今赋税虽重而国愈贫，如和买、折帛之类，民间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输纳者。况欲规恢，宜有恩泽。乞诏有司审度何名之赋害民最甚，何等横费裁节宜先。减所入之额，定所出之费。既修实政于上，又行实德于下。此其所以能屡战而不屈，必胜而无败也。”

除权工部侍郎。侂冑欲藉其草诏以动中外，改权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，以疾力辞兼职。会诏诸将四路出师，适又告侂冑宜先防江，不听。未几，诸军皆败，侂冑惧，以丘密为江、淮宣抚使，除适宝谟阁待制、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。适谓三国孙氏尝以江北守江，自南唐以来始失之，建炎、绍兴未暇寻绎。乃请于朝，乞节制江北诸州。

及金兵大入，一日，有二骑举旗若将渡者，淮民仓皇争斫舟缆，覆溺者众，建康震动。适谓人心一摇，不可复制，惟劫砮南人所长，乃募市井悍少并帐下愿行者，得二百人，使采石将徐纬统以往。夜过半，遇金人，蔽茅苇中射之，应弦而倒。矢尽，挥刀以前，金人皆错愕不进。黎明，知我军寡来追，则已在舟中矣。复命石跋、定山之人劫敌营，得其俘馘以归。金

解和州围，退屯瓜步，城中始安。又遣石斌贤渡宣化，夏侯成等分道而往，所向皆捷。金自滁州遁去。时羽檄旁午，而适治事如平时，军须皆从官给，民以不扰。淮民渡江有舟，次止有寺，给钱饷米，其来如归。兵退，进宝文阁待制、兼江、淮制置使，措置屯田，遂上堡坞之议。

初，淮民被兵惊散，日不自保。适遂于墟落数十里内，依山水险要为堡坞，使复业以守，春夏散耕，秋冬入堡，凡四十七处。又度沿江地创三大堡：石跋则屏蔽采石，定山则屏蔽靖安，瓜步则屏蔽东阳、下蜀。西护历阳，或连仪真，缓急应援，首尾联络，东西三百里，南北三四十里。每堡以二千家为率，教之习射。无事则戍，以五百人一将。有警则增募新兵及抽摘诸州禁军二千人，并堡坞内居民，通为四千五百人，共相守戍。而制司于每岁防秋，别募死士千人，以为劫砦焚粮之用。因言堡坞之成有四利，大要谓：“敌在北岸，共长江之险，而我有堡坞以为声援，则敌不敢窥江，而士气自倍，战舰亦可以策勋。和、滁、真、六合等城或有退遁，我以堡坞全力助其袭逐，或邀其前，或尾其后，制胜必矣。此所谓用力寡而收功博也。”三堡就，流民渐归。而侂胄适诛，中丞雷孝友劾适附侂胄用兵，遂夺职。自后奉祠者凡十三年，至宝文阁学士、通议大夫。嘉定十六年，卒，年七十四。赠光禄大夫，谥文定。

适志意慷慨，雅以经济自负。方侂胄之欲开兵端也，以适每有大仇未复之言重之。而适自召还，每奏疏必言当审而后发，且力辞草诏。第出师之时，适能极力谏止，晓以利害祸福，则侂胄必不妄为，可免南北生灵之祸。议者不能不为之叹息焉。

戴溪，字肖望，永嘉人也。少有文名。淳熙五年，为别头省试第一。监潭州南岳庙。绍熙初，主管吏部架阁文字，除太学录兼实录院检讨官。正录兼史职自溪始。升博士，奏两淮当

立农官，若汉稻田使者，括闲田，谕民主出财，客出力，主客均利，以为救农之策。除庆元府通判，未行，改宗正簿。累官兵部郎官。

开禧时，师溃于符离，溪因奏沿边忠义人、湖南北盐商皆当区画，以销后患。会和议成，知枢密院事张岩督师京口，除授参议军事。数月，召为资善堂说书。

由礼部郎中凡六转为太子詹事兼秘书监。景献太子命溪讲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，溪辞以讲读非詹事职，惧侵官。太子曰：“讲退便服说书，非公礼，毋嫌也。”复命类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资治通鉴》，各为说以进。权工部尚书，除华文阁学士。嘉定八年，以宣奉大夫、龙图阁学士致仕。卒，赠特进、端明殿学士。理宗绍定间，赐谥文端。

溪久于官僚，以微婉受知春官，然立朝建明，多务秘密，或议其殊乏骨鲠云。

蔡幼学，字行之，温州瑞安人。年十八，试礼部第一。是时，陈傅良有文名于太学，幼学从之游。月书上祭酒芮烨及吕祖谦，连选拔，辄出傅良右，皆谓幼学之文过其师。孝宗闻之，因策士将置首列。而是时外戚张说用事，宰相虞允文、梁克家皆阴附之。幼学对策，其略曰：“陛下资虽聪明而所存未大，志虽高远而所趋未正，治虽精勤而大原不立。即位之始，冀太平旦暮至。奈何今十年，风俗日坏，将难扶持；纪纲日乱，将难整齐；人心益摇，将难收拾；吏慢兵骄，财匮民困，将难正救。”又曰：“陛下耻名相之不正，更制近古，二相并进，以为美谈。然或以虚誉惑听，自许立功；或以缄默容身，不能持正。”盖指虞允文、梁克家也。又曰：“汉武帝用兵以来，大司马、大将军之权重而丞相轻。公孙弘为相，卫青用事，弘苟合取容，相业无有。宣、元用许、史，成帝用王氏，哀帝用丁、

傅，率为元始之祸。今陛下使姨子预兵柄，其人无一才可取。宰相忍与同列，曾不羞耻。按其罪名，宜在公孙弘上。”盖指张说也。帝览之不怿，虞允文尤恶之。遂得下第，教授广德军。

丁父忧，再调潭州。执政荐于朝，帝许之，且问：“年几何矣？何以名幼学？”参政施师点举《孟子》“幼学壮行”之语以对。上伫思，慨然曰：“今壮矣，可行也。”遂除敕令所删定官。首言：“大耻未雪，境土未复，陛下睿知神武，可以有为。而苟且之议，委靡之习，顾得以缓陛下欲为之心。”孝宗喜曰：“解卿意，欲令朕立规模尔。”寻以母忧去。

光宗立，以太学录召，改武学博士。逾年，迁太学，擢秘书省正字兼实录院检讨官，迁校书郎。时光宗以疾不朝重华宫，幼学上封事曰：“陛下自春以来，北宫之朝不讲。比者寿皇愆豫，侍从、台谏叩陛请对，陛下拂衣而起，相臣引裾，群臣随以号泣。陛下退朝，宫门尽闭，大臣累日不获一对清光。望日之朝，都人延颈，迁延至午，禁卫饮恨。市廛军伍，谤诽籍籍，旁郡列屯，传闻疑怪，变起仓卒，陛下实受其祸。诚思身体发肤寿皇所与，宗社人民寿皇所命，则畴昔慈爱有感乎心，可不独出圣断，复父子之欢，弭宗社之祸！”疏入，不报。

宁宗即位，诏求直言。幼学又奏：“陛下欲尽为君之道，其要有三：事亲、任贤、宽民，而其本莫先于讲学。比年小人谋倾君子，为安靖和平之说以排之。故大臣当兴治而以生事自疑，近臣当效忠而以忤旨摈弃，其极至于九重深拱而群臣尽废，多士盈庭而一筹不吐。自非圣学日新，求贤如不及，何以作天下之才！自熙宁、元丰而始有免役钱，有常平积剩钱，有无额上供钱；自大观、宣和而始有大礼进奉银绢，有赡学余本钱，有经制钱；自绍兴而始有和买折帛钱，有总制钱，有月桩大军钱；至于茶盐酒榷、税契、头子之属，积累增多，较之祖宗无

虑数十倍，民困极矣。”

幼学既论列时政，其极归之圣学。帝称善，将进用之。时韩侂胄方用事，指正人为“伪学”，异论者立黜。幼学遂力求外补，特除提举福建常平。陛辞，言：“今除授命令径从中出，而大臣之责始轻；谏省、经筵无故罢黜，而多士之心始惑。或者有以误陛下至此耶！”侂胄闻之不悦。既至官，日讲荒政。时朱熹居建阳，幼学每事咨访，遂为御史刘德秀劾罢，奉祠者凡八年。

起知黄州，改提点福建路刑狱，未行。有劝侂胄以收召海内名士者，乃召幼学为吏部员外郎。入见，言：“高宗建炎间减婺州和买绢折罗事，因谕辅臣曰：‘一日行得如此一事，一年不过三百六十事而已。’陛下除两浙丁钱，视高宗无间，然而兵事既开，诸路罹锋镝转饷之艰，江、湖以南有调募科需之扰，惟陛下以爱惜邦本为念。”迁国子司业、宗正少卿，皆兼权中书舍人。

侂胄既诛，余党尚塞正路，幼学次第弹缴，窜黜尤众，号称职。迁中书舍人兼侍讲。故事，阁门、宣赞而下，供职十年，始得路都监若钤辖。侂胄坏成法，率五六年七八年即越等除授，有已授外职犹通籍禁闼者，幼学一切厘正。

嘉定初，同楼钥知贡举。时正学久锢，士专于声律度数，其学支离。幼学始取义理之文，士习渐复于正。兼直学士院，内外制皆温醇雅厚得体，人多称之。除刑部侍郎，改吏部，仍兼职。赵师睪除知临安府，睪辞。故事，当有不允诏。幼学言：“师睪以媚权臣进官，三尹京兆，狼籍无善状，诏必出褒语，臣何辞以草？”命遂寝。改兼侍读，师睪命乃下。

除龙图阁待制、知泉州，徙建康府、福州，进福建路安抚使。政主宽大，惟恐伤民。福建下州，例抑民买盐，以户产高

下均卖者曰产盐，以交易契纸钱科敷者曰浮盐，皆出常赋外，久之遂为定赋。幼学力请蠲之，不报。提举司令民以田高下藏新会子，不如令者籍其货。幼学曰：“罔民而可，吾忍之乎！惟有去而已。”因言钱币未均，秤提无术，力求罢去。遂升宝谟阁直学士、提举万寿宫。召权兵部尚书兼修玉牒官，寻兼太子詹事。

先是，朝廷既遣岁币入金境，适值其有难，不果纳，则遽以兵叩边索之。中外汹汹，皆言当亟与。幼学请对，言：“玉帛之使未还，而侵轶之师奄至，且肆其侮慢，形之文辞。天怒人愤，可不伸大义以破其谋乎！”于是朝论奋然，始诏与金绝。幼学因请“固本根以弭外虞，示意向以定众志，公汲引以合材谋，审怀附以一南北。”帝称善。一夕感异梦，星陨于屋西南隅，遂卒，年六十四。

幼学早以文鸣于时，而中年述作，益穷根本，非关教化之大、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。器质凝重，莫窥其际，终日危坐，一语不妄发。及辩论义理，纵横阖辟，沛然如决江河，虽辩士不及也。尝续司马光《公卿百官表》，《年历》、《大事记》、《备忘》、《辨疑》、《编年政要》、《列传举要》，凡百余篇，传于世。

杨泰之，字叔正，眉州青神人。少立志于学，卧不设榻几十岁。庆元元年类试，调泸川尉，易什邡，再调绵州学教授、罗江丞，制置司檄置幕府。吴猎谕蜀，泰之贻书曰：“使吴曦为乱，而士大夫不从，必有不敢为；既乱，而士大夫能抗，曦犹有所惮。夫乱，曦之为也；乱所以成，士大夫之为也。”

改知严道县，摄通判嘉定。白崖砦将王坝引蛮寇利店，刑狱使者置坝于法，又冒絰余人当坐死。泰之访知夷都实迓利店，夷都蛮称乱，不需引导，固请释之，不听。乃去官。宣抚使安

丙荐之曰：“蜀中名儒杨虞仲之子，当逆臣之变，勉有位者毋动。言不用，拂衣而去。使得尺寸之柄，必能见危致命。”召泰之赴都堂审察，以亲老辞。差知广安军，未上，丁父忧。免丧，知富顺监。去官，以禄禀数千缗予邻里，以千缗为义庄。知普州，以安居、安岳二县受祸尤惨，泰之力白丙尽蠲其赋。丙复荐于朝，召赴行在，固辞。知果州。踣零钱病民，泰之以一年经费储其赢为诸邑对减，上尚书省，按为定式。民歌之曰：“前张后杨，惠我无疆。”张谓张义，实自发其端，而泰之踵行之。

理宗即位，趣入对，言：“法天行健，奋发英断，总揽威权，无牵于私意，无夺于邪说，以救蛊敝，以新治功。本朝德泽，迩来斫丧无余，民无恒心，何以为国？陛下以直言求人，而以直言罪之，使天下以言为戒。臣恐言路既梗，士气益消，循循默默，浸成衰世之风，为国者何便于此？”上奇其对，以为工部郎中。其后言事者相继，无所避忌，自泰之发之。迁军器少监、大理少卿。

绍定元年入对，谓：“风雨为暴，水潦溃溢，此阴盛阳微之证。而台臣谗曰雪川水患之惨，桀之余烈也。”后又言：“巴陵追降之命，重于违群臣，轻于绝友爱。陛下居天位之至逸，则当思天伦之大痛。秦邸歿于房陵，既行封谥，又录用其子。今乃曰‘不当为之后，以贻它日忧’，何示人之不广乎？”又曰：“今日不言，后必有言之者。与其追恤于后，固不若举行于今也。”是日，诏直宝谟阁、知重庆府。为书以别丞相曰：“宰相职事，无大于用人有道，去自私之心，恢容人之度，审取舍之理而已。”至官，俗用大变。主管千秋鸿禧观，卒。

所著《克斋文集》、《论语解》、《老子解》、《春秋列国事目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类》、《诗类》、《诗名物编》、《论》

《孟类》、《东汉三国志南北史唐五代史类》、《历代通鉴本朝
长编类》、《东汉名物编》、《诗事类》、《大易要言》、杂著，
凡二百九十七卷。

列传第一百九十四 儒林五

范冲 朱震 胡安国 子寅 宏 宁

范冲，字元长，登绍圣进士第。高宗即位，召为虞部员外郎，俄出为两淮转运副使。

绍兴中，隆祐皇后诞日，上置酒宫中，从容语及前朝事，后曰：“吾老矣，有所怀为官家言之。吾逮事宣仁圣烈皇后，聪明母仪，古今未见其比。曩因奸臣诬谤，有玷圣德，建炎初虽下诏辨明，而史录未经删定，无以传信后世，而慰在天之灵也。”上悚然，亟诏重修神、哲两朝《实录》，召冲为宗正少卿兼直史馆。冲父祖禹，元祐中尝修《神宗实录》，尽书王安石之过，以明神宗之圣。其后安石婿蔡卞恶之，祖禹坐谪死岭表。至是复以命冲，上谓之曰：“两朝大典，皆为奸臣所坏，故以属卿。”冲因论熙宁创置，元祐复古，绍圣以降弛张不一，本末先后，各有所因。又极言王安石变法度之非，蔡京误国之罪。上嘉纳之，迁起居郎。

俄开讲筵，升兼侍读。上雅好《左氏春秋》，命冲与朱震专讲。冲敷衍经旨，因以规讽，上未尝不称善。会皇子建国公瑗出就傅，首命冲以徽猷阁待制提举建隆观，为资善堂翊善，而朱震兼赞读。诏曰：“朕为宗庙社稷大计，不敢私于一身，选于属籍，得艺祖七世孙鞠之宫中。兹择刚辰，出就外傅，宜有端良之士以充辅导之官，博观在廷，无以易汝冲，德行文学，

为时正人。乃祖发议嘉祐之初，乃父纳忠元祐之际，敷求是似，尚有典刑。顾资善之开，史馆经筵，姑仍厥旧。朕方求多闻之益，尔实兼数器之长，施及童蒙，绰有余裕。蔽自朕志，宜即安之。”时张浚在长沙，亦荐冲、震可备训导。冲、震皆一时名德老成，极天下之选，上命建国公见翊善、赞读，皆纳拜。俄迁翰林学士兼侍读，冲力辞，改翰林侍读学士，用其父故事也。寻以龙图阁直学士奉祠。卒，年七十五。

冲之修《神宗实录》也，为《考异》一书，明示去取，旧文以墨书，删去者以黄书，新修者以朱书，世号“朱墨史”。及修《哲宗实录》，别为一书，名《辨诬录》。冲性好义乐善，司马光家属皆依冲所，冲抚育之。为光编类《记闻》十卷奏御，请以光之族曾孙宗召主光祀。又尝荐尹焞自代云。

朱震，字子发，荆门军人。登政和进士第，仕州县以廉称。胡安国一见大器之，荐于高宗，召为司勋员外郎，震称疾不至。会江西制置使赵鼎入为参知政事，上谕以当世人才，鼎曰：“臣所知朱震，学术深博，廉正守道，士之冠冕，使位讲读，必有益于陛下。”上乃召之。既至，上问以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之旨，震具以所学对。上说，擢为祠部员外郎，兼川、陕、荆、襄都督府详议官。震因言：“荆、襄之间，沿汉上下，膏腴之田七百余里，若选良将领部曲镇之，招集流亡，务农种谷，寇来则御，寇去则耕，不过三年，兵食自足。又给茶盐钞于军中，募人中余，可以下江西之舟，通湘中之粟。观衅而动，席卷河南，此以逸待劳，万全计也。”

迁秘书少监兼侍经筵，转起居郎。建国公出就傅，以震为赞读，仍赐五品服。迁中书舍人兼翊善。时郭千里除将作监丞，震言：“千里侵夺民田，曾经按治，愿寝新命。”从之。转给事中兼直学士院，迁翰林学士。是时，虔州民为盗，天子以为

忧，选良太守往慰抚之。将行，震曰：“使居官者廉而不扰，则百姓自安，虽诱之为盗，亦不为矣。愿诏新太守到官之日，条具本郡及属县官吏有贪墨无状者，一切罢去，听其自择慈祥仁惠之人，有治效者优加奖劝。”上从其言。故事，当丧无享庙之礼。时徽宗未祔庙，太常少卿吴表臣奏行明堂之祭。震因言：“《王制》：‘丧三年不祭，惟天地社稷为越缋而行事。’《春秋》书‘夏五月乙酉，吉，禘于庄公’，《公羊传》曰：‘讥始不三年也。’国朝景德二年，真宗居明德皇后丧，既易月而除服，明年遂享太庙，合祀天地于圜丘。当时未行三年之丧，专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，在今日行之则非也。”诏侍从、台谏、礼官参议，卒用御史赵涣、礼部侍郎陈公辅言，大飨明堂。七年，震谢病丐祠，旋知礼部贡举，会疾卒。

震经学深醇，有《汉上易解》云：“陈抟以《先天图》传种放，放传穆修，穆修传李之才，之才传邵雍。放以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传李溉，溉传许坚，许坚传范谔昌，谔昌传刘牧。穆修以《太极图》传周惇颐，惇颐传程颢、程颐。是时，张载讲学于二程、邵雍之间。故雍著《皇极经世书》，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，惇颐作《通书》，程颐著《易传》，载造《太和》、《参两》篇。臣今以《易传》为宗，和会雍、载之论，上采汉、魏、吴、晋，下逮有唐及今，包括异同，庶几道离而复合。”盖其学以王弼尽去旧说，杂以庄、老，专尚文辞为非是，故其于象数加详焉。其论《图》、《书》授受源委如此，盖莫知其所自云。

胡安国，字康侯，建宁崇安人。入太学，以程颐之友朱长文及颍川靳裁之为师。裁之与论经史大义，深奇重之。三试于礼部，中绍圣四年进士第。初，廷试考官定其策第一，宰职以无诋元祐语，遂以何昌言冠，方天若次之，又欲以宰相章惇子

次天若。时发策大要崇复熙宁、元丰之制，安国推明《大学》，以渐复三代为对。哲宗命再读之，注听称善者数四，亲擢为第三。为太学博士，足不蹶权门。

提举湖南学事，有诏举遗逸，安国以永州布衣王绘、邓璋应诏。二人老不行，安国请命之官，以劝为学者。零陵簿称二人党人范纯仁客，而流人邹浩所请托也。蔡京素恶安国与己异，得簿言，大喜，命湖南提刑置狱推治，又移湖北再鞫，卒无验，安国竟除名。未几，簿以他罪抵法，台臣直前事，复安国元官。

政和元年，张商英相，除提举成都学事。二年，丁内艰，移江东。父没终丧，谓子弟曰：“吾昔为亲而仕，今虽有禄万钟，将何所施？”遂称疾不仕，筑室墓傍，耕种取给，盖将终身焉。宣和末，李弥大、吴敏、谭世勳合荐，除屯田郎，辞。

靖康元年，除太常少卿，辞；除起居郎，又辞。朝旨屡趣行，至京师，以疾在告。一日方午，钦宗亟召见，安国奏曰：“明君以务学为急，圣学以正心为要。心者万事之宗，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权。愿擢名儒明于治国平天下之本者，虚怀访问，深发独智。”又言：“为天下国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计，谋议既定，君臣固守，故有志必成，治功可立。今南向视朝半年矣，而纪纲尚紊，风俗益衰，施置乖方，举动烦扰。大臣争竞，而朋党之患萌；百执窥觊，而浸润之奸作。用人失当，而名器愈轻；出令数更，而士民不信。若不扫除旧迹，乘势更张，窃恐大势一倾，不可复正。乞访大臣，各令展尽底蕴，画一具进。先宣示台谏，使随事疏驳。若大臣议绌，则参用台谏之言；若疏驳不当，则专守大臣之策。仍集议于朝，断自宸衷，按为国论，以次施行。敢有动摇，必罚无赦。庶几新政有经，可冀中兴。”钦宗曰：“比留词掖相待，已命召卿试矣。”语未竟，日昃暑甚，汗洽上衣，遂退。

时门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，凡与己不合者，即指为朋党。见安国论奏，愠曰：“中兴如此，而曰绩效未见，是谤圣德也。”乃言安国意窥经筵，不宜召试。钦宗不答。安国屡辞，南仲又言安国不臣。钦宗问其状，南仲曰：“往不事上皇，今又不事陛下。”钦宗曰：“渠自以病辞，初非有向背也。”每臣僚登对，钦宗即问识胡安国否，中丞许翰曰：“自蔡京得政，士大夫无不受其笼络，超然远迹不为所污如安国者实鲜。”钦宗叹息，遣中书舍人晁说之宣旨，令勉受命，且曰：“他日欲去，即不强留。”既试，除中书舍人，赐三品服。南仲讽台谏论其稽命不恭，宜从黜削。疏奏不下，安国乃就职。

南仲既倾宰相吴敏、枢密使李纲，又谓许景衡、晁说之视大臣升黜为去就，怀奸徇私，并黜之。安国言：“二人为去就，必有陈论。怀奸徇私，必有实迹。乞降付本省，载诸词命。”不报。

叶梦得知应天府，坐为蔡京所知，落职奉祠。安国言：“京罪已正，子孙编置，家财没入，已无蔡氏矣。则向为京所引者，今皆朝廷之人，若更指为京党，则人才见弃者众，党论何时而弭！”乃除梦得小郡。

中书侍郎何 建议分天下为四道，置四都总管，各付一面，以卫王室、捍强敌。安国言：“内外之势，适平则安，偏重则危。今州郡太轻，理宜通变。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广，分为四道，事得专决，财得专用，官得辟置，兵得诛赏，权恐太重。万一抗衡跋扈，何以待之？乞据见今二十三路帅府，选择重臣，付以都总管之权，专治军旅。或有警急，即各率所属守将应援，则一举两得矣。”寻以赵野总北道，安国言魏都地重，野必误委寄。是冬，金人大入，野遁，为群盗所杀，西道王襄拥众不复北顾，如安国言。

李纲罢，中书舍人刘珣行词，谓纲勇于报国，数至败衄。吏部侍郎冯澥言珣为纲游说，珣坐贬。安国封还词头，以为“侍从虽当献纳，至于弹击官邪必归风宪。今台谏未有缄默不言之咎，而澥越职，此路若开，臣恐立于朝者各以好恶胁持倾陷，非所以靖朝著。”南仲大怒，何 从而挤之，诏与郡。以安国素苦足疾，而海门地卑湿，乃除安国右文殿修撰、知通州。

安国在省一月，多在告之日，及出必有所论列。或曰：“事之小者，盍姑置之？”安国曰：“事之大者无不起于细微，今以小事为不必言，至于大事又不敢言，是无时而可言也！”

安国既去逾旬，金人薄都城。子寅为郎，在城中，客或忧之，安国愀然曰：“主上在重围中，号令不出，卿大夫恨效忠无路，敢念子乎！”敌围益急，钦宗亟召安国及许景衡，诏竟不达。

高宗即位，以给事中召。安国言：“昨因缴奏，遍触权贵，今陛下将建中兴，而政事弛张，人才升黜，尚未合宜，臣若一行其职守，必以妄发，干犯典刑。”黄潜善讽给事中康执权论其托疾，罢之。三年，枢密张浚荐安国可大用，再除给事中。赐其子起居郎寅手札，令以上意催促。既次池州，闻驾幸吴、越，引疾还。

绍兴元年，除中书舍人兼侍讲，遣使趣召，安国以《时政论》二十一篇先献之。论入，复除给事中。二年七月入对，高宗曰：“闻卿大名，渴于相见，何为累诏不至？”安国辞谢，乞以所进二十一篇者施行。其论之目，曰《定计》、《建都》、《设险》、《制国》、《恤民》、《立政》、《核实》、《尚志》、《正心》、《养气》、《宏度》、《宽隐》。论《定计》略曰：“陛下履极六年，以建都，则未有必守不移之居；以讨贼，则未有必操不变之术；以立政，则未有必行不反之令；以任官，则未有必信不

疑之臣。舍今不图，后悔何及！”论《建都》谓：“宜定都建康以比关中、河内，为兴复之基。”论《设险》谓：“欲固上流，必保汉、沔；欲固下流，必守淮、泗；欲固中流，必以重兵镇安陆。”论《尚志》谓：“当必志于恢复中原，祇奉陵寝；必志于扫平仇敌，迎复两宫。”论《正心》谓：“戡定祸乱，虽急于戎务，而裁决戎务，必本于方寸。愿选正臣多闻识、有志虑、敢直言者置诸左右，日夕讨论，以宅厥心。”论《养气》谓：“用兵之胜负，军旅之强弱，将帅之勇怯，系人君所养之气曲直何如。愿强于为善，益新厥德，使信于诸夏、闻于夷狄者，无曲可议，则至刚可以塞两间，一怒可以安天下矣。”安国尝谓：“虽诸葛复生，为今日计，不能易此论也。”

居旬日，再见，以疾恳求去。高宗曰：“闻卿深于《春秋》，方欲讲论。”遂以《左氏传》付安国点句正音。安国奏：“《春秋》经世大典，见诸行事，非空言比。今方思济艰难，《左氏》繁碎，不宜虚费光阴，耽玩文采，莫若潜心圣经。”高宗称善。寻除安国兼侍读，专讲《春秋》。时讲官四人，援例乞各专一经。高宗曰：“他人通经，岂胡安国比。”不许。

会除故相朱胜非同都督江、淮、荆、浙诸军事，安国奏：“胜非与黄潜善、汪伯彦同在政府，缄默附会，循致渡江。尊用张邦昌结好金国，沦灭三纲，天下愤郁。及正位冢司，苗、刘肆逆，贪生苟容，辱逮君父。今强敌凭陵，叛臣不忌，用人得失，系国安危，深恐胜非上误大计。”胜非改除侍读，安国持录黄不下，左相吕颐浩特令检正黄龟年书行。安国言：“‘有官守者，不得其职则去’。臣今待罪无补，既失其职，当去甚明。况胜非系臣论列之人，今朝廷乃称胜非处苗、刘之变，能调护圣躬。昔公羊氏言祭仲废君为行权，先儒力排其说。盖权宜废置非所施于君父，《春秋》大法，尤谨于此。建炎之失

节者，今虽特释而不问，又加选擢，习俗既成，大非君父之利。臣以《春秋》入侍，而与胜非为列，有违经训。”遂卧家不出。

初，颐浩都督江上还朝，欲去异己者，未得其策。或教之指为朋党，且曰：“党魁在琐闼，当先去之。”颐浩大喜，即引胜非为助，而降旨曰：“胡安国屡召，偃蹇不至，今始造朝，又数有请。初言胜非不可同都督，及改命经筵，又以为非，岂不以时艰不肯尽瘁，乃欲求微罪而去，其自为谋则善，如国计何？”落职，提举仙都观。是夕，彗出东南。右相秦桧三上章乞留之，不报，即解相印去。侍御史江跻上疏，极言胜非不可用，安国不当责。右司谏吴表臣亦言安国扶病见君，欲行所学，今无故罪去，恐非所以示天下。不报。颐浩即黜给事中程璠、起居舍人张焘及跻等二十余人，云应天变除旧布新之象。台省一空，胜非遂相，安国竟归。

五年，除徽猷阁待制、知永州，安国辞。诏以经筵旧臣，重闵劳之，特从其请，提举江州太平观，令纂修所著《春秋传》。书成，高宗谓深得圣人之旨，除提举万寿观兼侍读。未行，谏官陈公辅上疏诋假托程颐之学者。安国奏曰：“孔、孟之道不传久矣，自颐兄弟始发明之，然后知其可学而至。今使学者师孔、孟，而禁不得从颐学，是入室而不由户。本朝自嘉祐以来，西都有邵雍、程颢及其弟颐，关中有张载，皆以道德名世，公卿大夫所钦慕而师尊之。会王安石、蔡京等曲加排抑，故其道不行。望下礼官讨论故事，加之封爵，载在祀典，比于荀、杨、韩氏，仍诏馆阁哀其遗书，校正颁行，使邪说者不得作。”奏入，公辅与中丞周秘、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风旨，交章论安国学术颇僻。除知永州，辞，复提举太平观，进宝文阁直学士，卒，年六十五。诏赠四官，又降诏加赠，赐田十顷恤其孤，谥曰文定，盖非常格也。

安国强学力行，以圣人为标的，志于康济时艰，见中原沦没，遗黎涂炭，常若痛切于其身。虽数以罪去，其爱君忧国之心远而弥笃，每有君命，即置家事不问。然风度凝远，萧然尘表，视天下万物无一足以婴其心。自登第迄谢事，四十年在官，实历不及六载。

朱震被召，问出处之宜，安国曰：“子发学《易》二十年，此事当素定矣。世间惟讲学论政，不可不切切询究，至于行己大致，去就语默之几，如人饮食，其饥饱寒温，必自斟酌，不可决诸人，亦非人所能决也。吾平生出处皆内断于心，浮世利名如螻蛄过前，何足道哉！”故渡江以来，儒者进退合义，以安国、尹焞为称首。侯仲良言必称二程先生，他无所许可。后见安国，叹曰：“吾以为志在天下，视不义富贵真如浮云者，二程先生而已，不意复有斯人也。”

安国所与游者，游酢、谢良佐、杨时皆程门高弟。良佐尝语人曰：“胡康侯如大冬严雪，百草萎死，而松柏挺然独秀者也。”安国之使湖北也，时方为府教授，良佐为应城宰，安国质疑访道，礼之甚恭，每来谒而去，必端笏正立目送之。

自王安石废《春秋》不列于学官，安国谓：“先圣手所笔削之书，乃使人主不得闻讲说，学士不得相传习，乱伦灭理，用夏变夷，殆由乎此。”故潜心是书二十余年，以为天下事物无不备于此。每叹曰：“此传心要典也。”

安国少欲以文章名世，既学道，乃不复措意。有文集十五卷、《资治通鉴举要补遗》一百卷。三子，寅、宏、宁。

寅字明仲，安国弟之子也。寅将生，弟妇以多男欲不举，安国妻梦大鱼跃盆水中，急往取而子之。少桀黠难制，父闭之空阁，其上有杂木，寅尽刻为人形。安国曰：“当有以移其心。”别置书数千卷于其上，年余，寅悉成诵，不遗一卷。游辟雍，

中宣和进士甲科。

靖康初，以御史中丞何 荐，召除秘书省校书郎。杨时为祭酒，寅从之受学。迁司门员外郎。金人陷京师，议立异姓，寅与张浚、赵鼎逃太学中，不书议状。张邦昌伪立，寅弃官归，言者劾其离次，降一官。

建炎三年，高宗幸金陵，枢密使张浚荐为驾部郎官，寻擢起居郎。金人南侵，诏议移蹕之所，寅上书曰：

昨陛下以亲王、介弟出师河北，二圣既迁，则当纠合义师，北向迎请。而遽膺翊戴，亟居尊位，斩戮直臣，以杜言路。南巡淮海，偷安岁月，敌入关陕，漫不捍御。盗贼横溃，莫敢谁何，元元无辜，百万涂地。方且制造文物，讲行郊报，自谓中兴。金人乘虚直捣行在，匹马南渡，淮甸流血。迨及反正宝位，移蹕建康，不为久图，一向畏缩远避。此皆失人心之大者也。

自古中兴之主所以能克复旧物者，莫不本于愤耻恨怒，不能报怨，终不苟已。未有乘衰微阙绝之后，固陋以为荣，苟且以为安，而能久长无祸者也。黄潜善与汪伯彦方以乳妪护赤子之术待陛下，曰：“上皇之子三十人，今所存惟圣体，不可不自重爱。”曾不思宗庙则草莽湮之，陵阙则畚鍤惊之，堂堂中华戎马生之，潜善、伯彦所以误陛下、陷陵庙、蹙土宇、丧生灵者，可胜罪乎！本初嗣服，既不为迎二圣之策，因循远狩，又不为守中国之谋。以致于今德义不孚，号令不行，刑罚不威，爵赏不劝。若不更轍以救垂亡，则陛下永负孝悌之愆，常有父兄之责。人心一去，天命难恃，虽欲羁栖山海，恐非为自全之计。

愿下诏曰：“继绍大统，出于臣庶之谄，而不悟其非；巡狩东南，出于侥幸之心，而不虞其祸。金人逆天乱伦，朕义不共天，志思雪耻。父兄旅泊，陵寝荒残，罪乃在予，无所逃责。”

以此号召四海，耸动人心，决意讲武，戎衣临阵。按行淮、襄，收其豪英，誓以战伐。天下忠义武勇，必云合响应。陛下凡所欲为，孰不如志？其与退保吴、越，岂可同年而语哉！

自古中国强盛如汉武帝、唐太宗，其得志四夷，必并吞扫灭，极其兵力而后已。中国礼义所自出也，恃强凌弱且如此。今乃以仁慈之道、君子长者之事，望于凶顽之粘罕，岂有是理哉！今日图复中兴之策，莫大于罢绝和议，以使命之币，为养兵之资。不然，则僻处东南，万事不竞。纳赂则孰富于京室？纳质则孰重于二圣？反复计之，所谓乞和，决无可成之理。

夫大乱之后，风俗靡然，欲丕变之，在于务实效，去虚文。治兵择将，誓戮大憝者，孝弟之实也；遣使乞和，冀幸万一者，虚文也。屈己求贤，信用群策者，求贤之实也；外示礼貌，不用其言者，虚文也。不惟面从，必将心改，苟利于国，即日行之者，纳谏之实也；和颜泛受，内恶切直者，虚文也。擢智勇忠直之人，待御以恩威，结约以诚信者，任将之实也；亲厚庸奴，等威不立者，虚文也。汰疲弱，择壮勇，足其衣食，申明阶级，以变其骄悍之习者，治军之实也；教习儿戏，纪律荡然者，虚文也。遴选守刺，久于其官，痛刈奸赃，广行宽恤者，爱民之实也；军须戎具，征求取办，蠲租赦令，苟以欺之者，虚文也。若夫保宗庙、陵寝、土地、人民，以此六实者行乎其间，则为中兴之实政也。陵庙荒圯，土宇日蹙，衣冠黔首，为血为肉，以此六虚者行乎其间，则为今日虚文。陛下戴黄屋，建幄殿，质明攀出房，雉扇金炉夹侍两陛，仗马卫兵俨分仪式，赞者引百官入奉起居，以此度日。彼粘罕者，昼夜厉兵，跨河越岱，电扫中土，遂有吞吸江湖，蹂践衡霍之意。吾方拥虚器，茫然未知所之。

君子小人，势不两立。仁宗皇帝在位，得君子最多。小人

亦时见用，然罪者则斥；君子亦或见废，然忠显则收。故其成当世之功，貽后人之辅者，皆君子也。至王安石则不然，斥绝君子，一去而不还；崇信小人，一任则不改。故其败当时之政，为后世之害者，皆小人也。仁宗皇帝所养之君子，既日远而销亡矣。安石所致之小人，方蕃息而未艾也。所以误国破家，至毒至烈，以致二圣屈辱，羿、莽擅朝，伏节死难者不过一二人。此浮华轻薄之害，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。

古之称中兴者曰：“拨乱世，反之正。”今之乱亦云甚矣，其反正而兴之，在陛下；其遂陵迟不振，亦在陛下。昔宗泽一老从官耳，犹能推诚感动群贼，北连怀、卫，同迎二圣，克期密应者，无虑数十万人。何况陛下身为子弟，欲北向而有为，将见举四海为陛下用，期以十年，必能扫除妖沴，远逐父兄，称宋中兴。其与惕息遁藏，蹈危负耻如今日，岂不天地相绝哉！

疏入，宰相吕颐浩恶其切直，除直龙图阁、主管江州太平观。

二年五月，诏内外官各言省费、裕国、强兵、息民之策，寅以十事应诏，曰修政事、备边陲、治军旅、用人才、除盗贼、信赏罚、理财用、核名实、屏谗佞、去奸慝。疏上不报，寻命知永州。

绍兴四年十二月，复召为起居郎，迁中书舍人，赐三品服。时议遣使入云中，寅上疏言：

女真惊动陵寝，残毁宗庙，劫质二圣，乃吾国之大仇也。顷者，误国之臣遣使求和，以苟岁月，九年于兹，其效如何？幸陛下灼见邪言，渐图恢复，忠臣义士闻风兴起，各思自效。今无故蹈庸臣之辙，忘复仇之义，陈自尊之辞，臣切为陛下不取也。

若谓不少贬屈，如二圣何？则自丁未以至甲寅，所为卑辞

厚礼以问安迎请为名而遣使者，不知几人矣，知二圣之所在者谁欤？闻二圣之声音者谁欤？得女真之要领而息兵者谁欤？臣但见丙午而后，通和之使归未息肩，而黄河、长淮、大江相继失险矣。夫女真知中国所重在二圣，所惧在劫质，所畏在用兵，而中国坐受此饵，既久而不悟也。天下谓自是必改图矣，何为复出此谬计邪？

当今之事，莫大于金人之怨。欲报此怨，必殄此仇。用复仇之议，而不用讲和之政，使天下皆知女真为不共戴天之仇，人人有致死之心，然后二圣之怨可平，陛下人子之职举矣。苟为不然，彼或愿与陛下歃盟泗水之上，不知何以待之？望圣意直以世仇无可通之义，寝罢使命。

高宗嘉纳，云：“胡寅论使事，词旨剝切，深得献纳论思之体。”召至都堂谕旨，仍降诏奖谕。既而右仆射张浚自江上还，奏遣使为兵家机权，竟反前旨。寅复奏疏言：“今日大计，只合明复仇之义，用贤修德，息兵训民，以图北向。倘或未可，则坚守待时。若夫二三其德，无一定之论，必不能有所立。”寅既与浚异，遂乞便郡就养。

始，寅上言：“近年书命多出词臣好恶之私，使人主命德讨罪之词，未免玩人丧德之失，乞命词臣以饰情相悦、含怒相訾为戒。”故寅所撰词多诤诫，于是忌嫉者众。朝廷辨宣仁圣烈之诬，行遣章惇、蔡卞，皆宰臣面授上旨，令寅撰进。除徽猷阁待制、知邵州，辞。改集英殿修撰，复以待制改知严州，又改知永州。

徽宗皇帝、宁德皇后讣至，朝廷用故事以日易月，寅上疏言：“礼：仇不复则服不除。愿降诏旨，用丧三年，衣墨临戎，以化天下。”寻除礼部侍郎、兼侍讲兼直学士院。丁父忧，免丧，时秦桧当国，除徽猷阁直学士、提举江州太平观。俄乞致

仕，遂归衡州。

桧既忌寅，虽告老，犹愤之，坐与李光书讥讪朝政落职。右正言章复劾寅不持本生母服不孝，谏通邻好不忠，责授果州团练副使、新州安置。桧死，诏自便，寻复其官。绍兴二十一年卒，年五十九。

寅志节豪迈，初擢第，中书侍郎张邦昌欲以女妻之，不许。始，安国颇重秦桧之大节，及桧擅国，寅遂与之绝。新州谪命下，即日就道。在谪所著《读史管见》数十万言，及《论语详说》，皆行于世。其为文根著义理，有《斐然集》三十卷。

宏字仁仲，幼事杨时、侯仲良，而卒传其父之学。优游衡山下余二十年，玩心神明，不舍昼夜。张栻师事之。

绍兴间上书，其略曰：

治天下有本，仁也。何谓仁？心也。心官茫茫，莫知其乡，若为知其体乎？有所不察则不知矣。有所顾虑，有所畏惧，则虽有能知能察之良心，亦浸消亡而不自知，此臣之所大忧也。夫敌国据形胜之地，逆臣僭位于中原，牧马骎骎，欲争天下。臣不是惧，而以良心为大忧者，盖良心充于一身，通于天地，宰制万事，统摄亿兆之本也。察天理莫如屏欲，存良心莫如立志。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于虑，便嬖智巧不陈于前，妃嫔佳丽不幸于左右时矣。陛下试于此时沉思静虑，方今之世，当陛下之身，事孰为大乎？孰为急乎？必有歉然而馁，恻然而痛，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，则良心可察，而臣言可信矣。

昔舜以匹夫为天子，瞽叟以匹夫为天子父，受天下之养，岂不足于穷约哉？而瞽叟犹不悦。自常情观之，舜可以免矣，而舜蹙然有忧之，举天下之大无足以解忧者。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几三十年。钦宗皇帝生于深宫，享乘舆之次，以至为帝。一旦劫于仇敌，远适穷荒，衣裘失司服之制，饮食失膳夫之味，

居处失宫殿之安、妃嫔之好，动无威严，辛苦垫隘。其愿陛下加兵敌国，心目睽睽，犹饥渴之于饮食。庶几一得生还，父子兄弟相持而泣，欢若平生。引领东望，九年于此矣。夫以疏贱，念此痛心，当食则嗑，未尝不投箸而起，思欲有为，况陛下当其任乎？而在廷之臣，不能对扬天心，充陛下仁孝之志，反以天子之尊，北面仇敌。陛下自念，以此事亲，于舜何如也？

且群臣智谋浅短，自度不足以任大事，故欲偷安江左，贪图宠荣，皆为身谋尔。陛下乃信之，以为必持是可以进抚中原，展省陵庙，来归两宫，亦何误耶！

万世不磨之辱，臣子必报之仇，子孙之所以寝苦枕戈，弗与共天下者也；而陛下顾虑畏惧，忘之不敢以为仇。臣下僭逆，有明目张胆显为负叛者，有协赞乱贼为之羽翰者，有依随两端欲以中立自免者，而陛下顾虑畏惧，宽之不敢以为讨。守此不改，是祖宗之灵，终天暴露，无与复存也；父兄之身，终天困辱，而求归之望绝也；中原士民，没身涂炭，无所赴诉也。陛下念亦及此乎？

五安石轻用己私，纷更法令，弃诚而怀诈，兴利而忘义，尚功而悖道，人皆知安石废祖宗法令，不知其并与祖宗之道废之也。邪说既行，正论屏弃，故奸谀敢挟绍述之义以逞其私，下诬君父，上欺祖宗，诬谤宣仁，废迁隆祐。使我国国家君臣父子之间，顿生疵疠，三纲废坏，神化之道泯然将灭。遂使敌国外横，盗贼内讧，王师伤败，中原陷没，二圣远栖于沙漠，皇舆僻寄于东吴，器器万姓，未知攸底，祸至酷也。

若犹习于因循，惮于更变，亡三纲之本性，昧神化之良能，上以利势诱下，下以智术干上。是非由此不公，名实由此不核，赏罚由此失当，乱臣贼子由此得志，人纪由此不修，天下万事倒行逆施，人欲肆而天理灭矣。将何以异于先朝，求救祸乱而

致升平乎？

未言：

陛下即位以来，中正邪佞，更进更退，无坚定不易之诚。然陈东以直谏死于前，马伸以正论死于后，而未闻诛一奸邪，黜一谀佞，何摧中正之力，而去奸邪之难也？此虽当时辅相之罪，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，奈何以天子之威，握亿兆之命，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辅助，而令奸邪得而杀之，于谁责而可乎？臣窃痛心，伤陛下威权之不在己也。

高闾为国子司业，请幸太学，宏见其表，作书责之曰：

太学，明人伦之所在也。昔楚怀王不返，楚人怜之，如悲亲戚。盖忿秦之以强力诈其君，使不得其死，其惨胜于加之以刃也。太上皇帝劫制于强敌，生往死归，此臣子痛心切骨，卧薪尝胆，宜思所以必报也。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，以大仇为大恩乎？

昔宋公为楚所执，及楚子释之，孔子笔削《春秋》，乃曰：“许侯盟于薄，释宋公。”不许楚人制中国之命也。太母，天下之母，其纵释乃在金人，此中华之大辱，臣子所不忍言也。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，以大辱为大恩乎？

晋朝废太后，董养游太学，升堂叹曰：“天下之理既灭，大乱将作矣。”则引远而去。今阁下自睹忘仇灭理，北面敌国，以苟宴安之事，犹偃然为天下师儒之首。既不能建大论，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；乃阿谀柄臣，希合风旨，求举太平之典，又为之词云云，欺天罔人孰甚焉！

宏初以荫补右承务郎，不调。秦桧当国，贻书其兄寅，问二弟何不通书，意欲用之。宁作书止叙契好而已。宏书辞甚厉，人问之，宏曰：“政恐其召，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。”桧死，宏被召，竟以疾辞，卒于家。

著书曰《知言》。张栻谓其言约义精，道学之枢要，制治之菁龟也。有诗文五卷、《皇王大纪》八十卷。

宁字和仲，以荫补官。秦桧当国，召试馆职，除敕令所删定官。秦熿知枢密院事，桧问宁曰：“熿近除，外议云何？”宁曰：“外议以为相公必不为蔡京之所为也。”迁太常丞、祠部郎官。

初，以宁父兄故召用，及寅与桧忤，乃出宁为夔路安抚司参议官。除知澧州，不赴。主管台州崇道观，卒。

安国之传《春秋》也，修纂检讨尽出宁手。宁又著《春秋通旨》，以羽翼其书云。